

初 中 一 年 級

國 文 讀 本

第 一 冊

5468

北 平 文 化 學 社 印 行



MG
G634.3
86
:1



3 1761 9732 9

新生活 胡適

那樣的生活可以叫做新生活呢？

我想來想去，只有一句話，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

你聽了，必定又要問我，有意思的生活又是什麼樣子的生活呢？

我且先說一兩件實在的事情做個樣子；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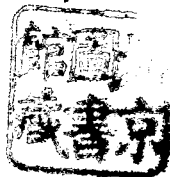
前天你沒有事做，閑得不耐煩了，你跑到街上一個小酒店裏，打了四兩「白干」；喝完了，又要四兩，再添上四兩。喝得大醉了，同張大哥吵了一回嘴，幾乎打起架來。後來李四哥走來把你拉開，你氣忿忿的又要四兩「白干」；喝得人事不知，幸虧李四哥把你扶回去睡了。昨兒早上，你酒醒了，大嫂子把前天的事告訴你，你懊悔得很，自己埋怨自己：「昨兒爲什麼要喝那麼多酒呢？可不是糊塗麼？」

你趕上張大哥家去，作了許多揖，賠了許多不是，自己怪自己糊塗，

新 生 活 (胡 適)

一 共 二 頁

138301



請張大哥大量包涵。正說時，李四哥也來了，王二哥也來了。他們三缺一，要你陪他們打牌。你坐下來，打了十二圈牌，輸了一百多吊錢。你回到家來，大嫂子怪你不該賭博，你懊悔得很，自己怪自己道：『是啊，我爲什麼要陪他們打牌呢？可不是糊塗嗎？』

諸位！像這樣子的生活，叫做糊塗生活；糊塗生活便是沒有意思的生活。你做完了這種生活，回頭一想，『我爲什麼要這樣幹呢？』你自己也回不出究竟爲什麼。

諸位！凡是自己說不出『爲什麼這樣做』的事，都是沒有意思的生活。

反過來說，凡是自己能說得出『爲什麼這樣做』的事，都可以說是有意義的生活。

生活的『爲什麼』就是生活的意思。

人同畜生的分別，就在這個『爲什麼』上。你到萬牲園裏去看那

白熊，一天到晚擺來擺去不肯歇，那就是沒有意思的生活。我們做了人，應該不要學那些畜生的生活。畜生的生活只是糊塗，只有胡混，只是不曉得自己爲什麼如此做。一個人做的事，應該件件事回得出一個『爲什麼』。

我爲什麼要幹這個？爲什麼不幹那個？能回答得出，方才算是一個人的生活。

我們希望中國人都能做這種有意思的新生活。其實這種新生活並不難，只消時時刻刻問自己爲什麼這樣做，爲什麼不這樣做，就是我所說的新生活了。

諸位！千萬不要說『爲什麼』這三個字是很容易的小事。你們打今天起，每做一件事，便問一個爲什麼；爲什麼不把辮子剪了？爲什麼不把大姑娘的小腳放了？爲什麼大嫂子臉上擦那麼多的脂粉？爲什麼出棺材要用那麼多叫化子？爲什麼娶媳婦也用那麼多叫化子？爲什麼罵人要罵他的爸

媽？爲什麼這個？爲什麼那個？——你試辦一兩天，你就覺得這三個字的趣味真是無窮無盡，這三個字的功用也無窮無盡。

諸位！我們恭恭敬敬的請你來試試這種新生活。

【作者略歷】

胡適（一八九〇—）現代著作家，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留美回國後，曾任北京大學教授。

文學革命運動，他和陳獨秀都是最有力的先鋒。著有新詩嘗試集，雜著胡適文存三集，及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白話文學史（上卷）等。

【注釋】

（一）萬牲園 在北平西直門外三里許，名天然博物院。飼及培養動植物極多。俗名萬

牲園，又名三貝子花園。

我的新生活觀

蔡元培

什麼叫舊生活？是枯燥的，是退化的。什麼叫新生活？是豐富的，是進步的。舊生活的人，是一部份不作工，又不求學的，終日把吃着嫖賭作消遣。物質上一點也沒有生產；精神上一點也沒有長進。又一部份是整日作苦工，沒有機會求學。身體上疲乏得了不得，所作的工是事倍功半；精神上得過且過。豈不全是枯燥的麼？不作工的人，體力是逐漸衰退了；不求學的人，心力又逐漸萎靡了；一代傳一代，更衰退，更萎靡。豈不全是退化麼？新生活是每一個人，每日有一定所作工，又有一定的時候求學。所以製品日日增加。還不是豐富的麼？工是愈練愈熟的，熟了出產必能加多；而且『熟能生巧』，就能增出新工作來。學是有一部份講現在作工的道理，懂了這個道理，工作必能改良。又有一部份講別種工作的道理，懂了那種道理，又可以改良別種的工。從簡單的工改到複雜的工；從容易的

工改到繁雜的工；從出產較少的工改到出產較多的工。而且有一種學問，雖然與工作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學了以後，眼光一日一日的遠大起來，心地一日一日的平和起來，生活上無形中增進許多幸福。這還不是進步的嗎？要是有一個人肯日日作工，日日求學便是一個新生活的人；有一個團體裏面的人，都是日日作工，日日求學，便是一個新生活的團體；全世界的人都是日日作工，日日求學，那就是新生活的世界了。

【作者略歷】

蔡元培（一八六七—）字鶴卿，又字子民，浙江紹興人。曾任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詳傳見黃世暉的蔡子民（收入蔡子民先生言行錄）。

勞工神聖「二」蔡元培

諸君！此次世界大戰爭「二」，協約國「三」竟得最後勝利，可以消滅種種黑暗的主義「四」，發展種種光明的主義，我昨日曾經說過，可見此次戰爭的價值了。但是我們四萬萬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國的十五萬華工，還有什麼人？這不算怪事；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啊！

我說的勞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所以農是種植的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職員，著述家、發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勞工神聖！

我們不要羨慕那憑藉遺產的執袴兒，不要羨慕那賣國營私的官吏，不要羨慕那尅扣軍餉的軍官，不要羨慕那操縱票價的商人，不要羨慕那領乾脩的顧問、諮議，不要羨慕那出售選舉票的議員。他們雖然「五」奢侈點，

但是良心上不及我們的平安了。我們要認清我們的價值！勞工神聖！

【作者略歷】

蔡元培，字子民，一字鶴卿。浙江紹興人。清光緒間進士。曾任教育總長，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國民政府委員等職。著有中國倫理學史，哲學綱要等書。

【注釋】

(一) 神聖 爲人格最高者之稱。孟子：「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此神聖分言之也。合言之，古多以頌君上；如漢書：「臣聞五帝聖神，其臣莫能及。」近世用神聖，有地位最高，人不可侵犯之意，較古人用者爲泛。

(二) 世界大戰 指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歐戰。(三) 協約國 各國因利害之關係，彼此協定條約之國也，歐戰時，與德奧對抗之協約國，有英法日俄等，其未有協約關係，而與德宣戰或絕交者，亦稱爲協約國方面國家，如美意中國等。(四) 主義 所主張學說上之根本標準也。孫中山先生曰：「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大凡人類對於一件事，研究當中的道理，最先發思想，思想貫通以後，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義先由思想再想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後完全成立。(見三民主義講演)

(五) 雖然……但是……此爲主從關應連詞之表讓步者。在此一句中，語意恆分相異的兩層，而所重者每在下層，如本文「他們雖然奢侈點，但良心上……。」

說自由 章炳麟

天下無純粹之自由，亦無純粹之不自由。何以言之？飢則必食，疲則必臥，迫於物理，無可奈何，雖昌言自由者，於此亦不得已。故曰天下無純粹之自由也。投灰於道，條狼所遮焉；便溺於衢，警察將引焉；有法制在，不得不率行之，則喜其不自由矣。雖然，苟欲自由，任受苛罰，亦何不可。今自願其不自由，而率從於法律，即此自願，亦不得不謂之自由。故曰天下無純粹之不自由也。

然則雖至住囚奴隸，其自由亦無所失。所以者何？住囚奴隸，人所強迫也，而天下實無強迫之事。苟欲強迫，拒之以死，彼強迫亦無所用。今不願死而願從其強迫，此於死與強迫二事，固任其取捨矣。任其一而任捨其一，得不謂之自由乎？



國
文
讀
本

我的學校生活一斷片 俄國愛羅先珂原著 魯迅譯

(節錄愛羅先珂童話集)

在我們學校近旁，是柏洛甫先生 (Sho. Perlov) 的住宅。柏洛甫是俄國最大的茶葉公司的經理；那公司是專向中國採辦大幫茶葉的。有一次，中國著名外交家李鴻章 (二) 來到莫斯科，柏洛甫更在自己家裏款待他。李鴻章聞知我們的學校在柏洛甫住宅的近邊；他便想帶便來參觀。於是他穿著中國衣服，腦後拖着大辮，來到我們的校裏。他非常和氣，而且准許我們去摸他的衣服和辮子。我因為知道李鴻章是「屬於黃種」，所以緊緊地握住了他的手，細細摸索了一番，想尋出白種的手和黃種的手究竟有什麼不同的地方沒有。過了幾分鐘，我便問先生道：「李鴻章是真的黃種麼？」先生說了一聲是。

「但是，黃種的手和白種的手到底有什麼分別，我可是找不出呢！」

臘賓(Sir)也湊上來說：『李鴻章要是屬於黃種，他一定要比我們野蠻得多了。但是我看來，他似乎至少比我們的彌海印(Miain)總要和善些兒罷！』(彌海印是我們校裏的僕役，我們最憎惡這人。)

我們正在談話時，和李鴻章同來的那個譯員向他說了幾句，李鴻章哈哈地笑了一陣。他出去之後，我和臘賓因為對於貴人失了敬禮，便受了嚴厲的懲罰。她們不許我們吃東西，等到我們明白了自己的失禮時才止。一直到了那日晚上，我們才明白，才得和別的孩子一塊兒晚飯。在晚飯的當兒，我低聲地和臘賓私語着：『我已摸過了黃種的李鴻章的手了，這手倒比我們那位白種校長的手滑澤得多呢。』臘賓便也低聲說：『我想李鴻章不但比我們的彌海印更和善，便比我們白種的先生們也文明得多了。』那時先生也在膳堂吃飯，便立刻命我和臘賓立起來，吩咐着說：『快走到這邊，把你們的私語當着衆人老老實實地說出來！』可憐那時我們還沒有學會說謊的本領，匆促間又怎麼編造得出，於是不得戰慄着把剛纔所說

的話都一五一十的說出來了。先生聽了，自然大怒；他叫我們在冷冰冰的石板他上一齊跪着，並且說，在我們沒有完全明白我們自己的過失之前，不許我們站起來。一直到了夜半後，——飯都沒有吃——我們纔算明白了自己的過失。我們先中國人的劣點和奇形怪狀都記起來了。這些事都是平日先生教給我們的，現在都拿來加到可憐的李鴻章的頭上去了。我們於是開始交換着說：『李鴻章的確不及我們先生那樣的文明，不及我們先生那樣的智慧，因為他束有奇異樣子的裙，拖着滑稽的辮髮；在他年幼的時候，他把他的兩腳緊緊地裹在很小的木鞋裏，使變成一雙小腳……』

我們的同級生嚷道：『不，只有中國的女孩子們是那樣的罷！』

臘賓却毫不屈服地答說：『那不是一樣的麼？要是李鴻章是女子，也免不了要這樣做的。』

和我們同級的一個女學生便嚷道：『我想女孩子們誰也不會願意裹足的；這都是父母做出來的罷！』可是臘賓仍舊不服氣，答說：『假如女孩

子們自己做了父母，伊們也是要這樣做的呵。」於是大家都笑起來，我們便繼續着歷數李鴻章的野蠻證據。

「先生時常和我們說：中國人是東方的猶太人，李鴻章當然也是東方的猶太人了。他只知道謀自己的利益；他愛金錢比世界上的什麼東西都還愛；他爲了金錢；會得把什麼人麼什東西都賣掉呢！……」

談到這裏，臘賓更覺得津津有味了，他說：「從前猶太人爲了三十個銀圓，把基督賣了（三），那東方的猶太人李鴻章爲了三十個銅子——假如沒有人肯出更高的價值時——也不見得不會把基督賣去罷。」於是大家又大笑起來，我們自然越有興致，便接下去說：「李鴻章喜歡在大庭廣衆中看着執行慘刑或處決罪犯。他有許多妻子。他只愛他的兒子。對於女兒却很淡漠；他的兒子生時，他受人家的慶賀；但要是生下的是女兒，他就不高興。他騎了人行路：他喝的茶是不攪糖的。李鴻章用了黑貓當作早餐，用了小狗和蠕蟲當作午餐，用了蜜炙耗子當作晚餐。他捉住蠅虱時，便放

到嘴裏把他嚼死。

「够了，够了。」先生們嚷着說。這時有幾個正喝着羹湯，聽了，便要嘔起來了。於時先生饒赦了我們，准我們去吃晚飯。膳堂裏的大衆都大笑大樂，只有我們悶悶地坐着，眼淚淌下來，淌在我們的羹裏，這羹我們連嘗都不想嘗了。

「現在已饒赦了你們了，你們爲什麼還要哭泣呢？」先生問了好幾次，我們却一句也沒有話說。先生看見我們一點東西都沒吃，倒擔心起來了，便走過來，問我：「你們有了什麼事情呵？爲什麼儘着哭泣，不吃一些東西呢？」臘賓回答說：「我們現在自己責罰着，自己不想東西吃，因爲我們對那黃種的李鴻章，實在太惡毒，太蠻橫了呵。」先生聽了，一個字都沒有說。

在那日晚上，我們在夢中又看見那個李鴻章。他束著異樣的裙，腦後拖着滑稽的辮髮；但他却怎樣的和善，他的兩手又是怎樣的滑澤而且可愛。

爾！

【作者略歷】

愛羅先珂 (Vasily Ilyichsohnko 一八九〇——) 俄國盲詩人兼童話家。自幼盲目，曾居印度日本，均以宣傳危險思想被逐。一九二二年來中國，明年任北大教師，又明年離去，著有愛羅先珂童話集，幸福之點等。

【注釋】

(一) 李鴻章 (一八二三——一九〇一) 字少荃，清安徽合肥人。因平太平天國功，歷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光緒二十二年 (一八九六) 曾使俄，締結喀西尼條約。

(二) 曠賓 (Garin) 愛羅先珂當時的男同學。

(三) 猶太……賣了 專見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十二個門徒裡，有一個稱為加略人 大的。去見祭司長，說：『我把他 (指基督) 交給你們，你們願意給我多少錢？』」他們就給了他三十塊錢。」並見馬可福音第十四章和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准均只言允許給銀錢，沒提錢數。

王冕傳 宋濂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筆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穢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

時冕父已卒，卽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

，不中，嘆曰：「此童子羞爲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奴。北游燕都，館祕書卿秦不花家，秦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祿仕爲？」卽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廬生死灤陽，唯兩幼女，一童留燕，俛俛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

冕旣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爲妄，冕曰：「妄人非我，雖當爲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做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祕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諷。旣而撫卷，曰：「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不休，皆鵬鴛海怒，讀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

喜畫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繪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我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潁兵起，一如冕言。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家，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篔簹，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卽冕也，冕真怪民哉！馬不惡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亦類是夫。

【作者略歷】

宋濂字景濂，明浙江金華浦江人。元薦授翰林編修，不就，明太祖取婺州，徵爲儒學提舉，尋遷翰林學士。正德間，追諡文憲。

【注釋】

- (一) 諸暨 今縣名，屬浙江省。(二) 蹊 音奚，徑也。(三) 安陽 今縣名，屬河南省。(四) 琅琅 琅音郎，琅琅金石相擊聲。(五) 越城 古稱會稽曰越，此蓋指今浙江省紹興縣。(六) 訕 音山，訕笑，譏笑也。(七) 東吳 泛指今江蘇省境。
- (八) 淮楚 泛指今江蘇安徽和湖南湖北諸省地。(九) 燕都 即北平。(十) 武林 即今浙江省杭縣。(十一) 灤陽 指灤水以北地，即今河北省東北部。(十二) 偃 無見貌。(十三) 九里山 在江蘇桐山縣北五里，一名九巖山，相傳爲劉項戰場。
- (十四) 周禮 爲三禮之一，相傳爲周公作，或疑是後人僞託。(十五) 伊呂 伊是伊尹，呂是呂尚。(十六) 騫 音軒，鳥飛貌。(十七) 汝瀕 本二水名，此蓋指二水附近各地，在今河南安徽境。(十八) 皇帝 即指明太祖。(十九) 婺州 即今浙江省金華縣。
- (二十) 甞 與泛同，覆也。

王冕的少年時代 節吳敬梓《儒林外史》

……王冕已是十歲了，母親喚他到面前，說道：「兒阿！不是我有心要耽誤你；只因你父親亡後，我一個寡婦人家，年歲不好，柴米又貴，這幾件舊衣服和些舊傢伙都當賣了，只靠著我做些針線生活，尋來的錢如何供得你讀書？如今沒奈何，把你僱在隔壁人家放牛，每月可得幾錢銀子；你又有現成飯吃。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說的是。我在學堂裏坐著，心裏也悶；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讀書，依舊可以帶幾本去讀。」

當夜商議定了。第二日，母親同他到問壁秦家。秦老留著吃了早飯，牽出一條水牛來，交與王冕，指著門外，道：「就在我這大門過去一箭之地，便是七泖湖。湖邊一帶綠草，各家放牛都在那裏打睡。又有幾十棵合抱的垂楊樹，十分陰涼。牛要渴了，就在湖邊飲水。小廝，你只在這一帶

頑要，不必遠去。我老漢每日兩餐小菜飯是不少的；早上還折兩個錢與你買點心吃。只是凡事勤謹些，休嫌怠慢。」他母親謝了擾，回去。王冕送出門來，母親替他理理衣服，囑付道：「你在此須要小心，休惹人說不是；早出晚歸，免我懸望。」說罷，含淚去了。

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每日黃昏回家，跟著母親歇宿。或遇秦家煮些醃魚，臘肉給他吃，他便拿塊荷葉包了，來家孝敬母親。每日點心錢也不用掉，聚到一兩個月，儉空走到村學堂裏，見那闖學堂的書客，就買幾本舊書，逐日把牛拴了，坐在柳陰樹下看。

彈指過了數年，王冕看書，心下也著實明白了。那日正是黃梅時候，天氣煩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綠草地上坐著。須臾，濃雲密布，一陣大雨過了，那黑雲邊上鑲著白雲，漸漸散去；透出一派日光來，照耀得滿湖通紅。湖邊上山，青一塊，紫一塊，綠一塊。樹枝上都像水洗過一番的，尤其緣的可愛。湖裏有十來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葉上水珠滾來滾去

。王冕看了一回，心裏想道：古人說「人在畫圖中，」其實不錯；可惜我這裏沒有一個畫工，把這荷花畫他幾枝，也覺有趣。又心裏想道：天下那有個學不會的事？我何不自畫幾枝？……王冕見天色晚了，牽牛回去。自此，聚的錢不買書了，託人向城裏買些胭脂，鉛粉之類，學畫荷花。初時畫得不好；畫到三個月之後，那荷花精神顏色無一不像，只多著一張紙——就像是湖裏長的；又像纔從湖裏摘下來貼在紙上的。鄉間人見畫得好，也有拿錢來買的。王冕得了錢，買些好東西孝養母親。……

【作者略歷】

吳敬梓字敏軒，清安徽全椒人。不肯應科舉考試，貧困而死。生平著作甚多，以儒林外史，最爲人所喜誦。

【注釋】

(一) 王冕 字元章，元諸暨人。善畫梅，以胭脂作「沒骨體。」晚年隱居九里山，自題所居爲梅花屋。

王冕的少年時代 (吳敬梓)

國文讀本 (No. 47)

四 文化學社

- (二) 七柳湖 水名，柳，水滯滯而不端急的意思。
- (三) 闖學堂的書客 負帶書籍或筆墨到學堂販賣的商人。
- (四) 黃梅時候 梅曆在舊五月間黃熟，人因稱其時爲黃梅時候。

偉人訥耳遜軼事

梁啟超

人苟無名譽心則已，苟有名譽心，則雖有千百難事，橫於前途，以遮斷其進路，而鼓其勇氣，終必能排除之。英之偉人訥耳遜者，五洲所共聞也。幼時，與兄同在一學校，當冬季休假終而歸校之時，與兄并轡適校，途中風雪大作，寒徹骨不可支。其兄乃約訥耳遜同歸家，見其父，父曰：「歸校與否，吾聽汝等之自由。雖然，凡發念欲做一事，必做成之而後已，此大丈夫之舉動，而榮譽之事也。半途而廢，面目掃地之事也。汝等試兩者比較而擇所從！」訥耳遜聞言，即從兄更上歸校之途。兄猶有難色。訥耳遜厲聲曰：「阿兄忘榮譽之一言乎？」卒相俱以去。嗚呼！訥公其後造赫赫之偉業，轟風雲於大地，雖有器量膽畧，超軼尋常，抑豈不以此名譽心旁薄而宣洩矣乎？

飲冰子曰：「訥耳遜者何人乎？其人棲息於海上者二十五年。中間經

大小百二十四回之戰鬪，而赫然爲世界歷史之一大人物者也。當十八世紀之末，以威如雷霆，猛如虎豹之拿破崙，蹂躪馬蹄於歐洲全土，各國之帝王將相，膝行莫敢仰視之時，而有鬼神之算，鐵石之膽，電光之手腕，訥耳遜其人者，率英國艦隊，屢決死戰於海上，卒勦滅法國及其同盟國之海軍，使不能再立，而地中海之海上權，遂全歸英國之手，至歐洲有井水飲處，莫不知其名焉，嗚呼！榮矣！人人知其榮，而抑知其犯險冒難，遇敗受挫，百折不回，萬死一生，而以易之者乎？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或直行，或曲行，或顯流；遇有山陵之障，則繞而避之，遇有沙石之阻，則挾而赴之，要之，必奔流到海而後已！任事者，可以鑒矣！」

陳軫爲齊說昭陽戰國策

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

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功。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惟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

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地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

「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

國文讀本

爵且後歸，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靖郭君將城薛 戰國策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先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請聞其說。」客曰：「客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鈎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陰，奚以薛爲？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國
文
讀
本

荆宣王問羣臣 戰國策

荆宣王^{〔一〕}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二〕}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一^{〔三〕}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

：「臣聞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欺王。」王乃不殺。

趙且伐燕

趙且伐燕，蘇代〔五〕爲燕謂惠王〔六〕曰：「今者臣來過易水〔七〕，蚌方出曝，而鸕喙其肉。蚌合而拊其喙。鸕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八〕。」蚌亦謂鸕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鸕。」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並禽之〔九〕。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大眾；臣恐彊秦之爲漁父也。故願王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作者略歷】

漢劉向字子政。元帝時，嘗校書天祿閣。戰國策者，即劉向錄戰國時高才秀士爲國君謀畫之策也。今通行者，有漢高誘注之三十三卷本，宋鮑彪注元吳師道補注之十卷本。

【注釋】

(一) 荆宣王 爲肅王之弟。肅王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爲宣王。

(二) 昭奚恤 戰國楚將。

(三) 江 戰國魏人。後仕楚。

(四) 而明人之欺王。金正煒云：「禮記檀弓注：而猶乃也；言殺無罪之臣，乃適以明人之欺王耳。」見戰國策補釋。

(五) 蘇代 蘇秦弟。亦習縱橫家言。嘗與燕伐齊，破之。又受燕命約六國合縱，名顯諸侯。

(六) 惠王 即趙惠文王。名何。爲武靈王之子。受父傳國。

(七) 易水 水名。出今河北省易縣。

(八) 即有死蚌。姚宏注云：「謠語、諺語皆叶。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爲脯，」如此，則叶韻。」按此句王念孫亦云：「當作蚌將爲脯；謂不雨蚌將枯死。」脯與雨叶韻。

(九) 得而並禽之。金正煒云：「而猶以也。說詳釋詞。」(王引之精傳釋詞。) 或「得」字爲「見」之譌。古書得作鼻，策文得見二字，往往互誤。「見戰國策補釋。」

蟻戰 薛福成

階前兩蟻穴；東西相望。天將雨，蟻背穴而鬪。西蟻數贏什五，東蟻敗；乘勝蹴之，將傳（一）壘矣。東蟻紛奔告急，遽出穴如潮湧，濟師可三倍，逆諸礎下。相鬪者，相禽者，勝相喉者，敗相救者，相持僵斃不動者，沓然眩目。西蟻伏尸滿階，且戰且却。又有蟻自穴中出，嚮東蟻若偶語者，蓋求和也。東蟻稍稍引退，西蟻分道收其屍。明日視之，則西蟻徒穴益西，無敢東首者矣。

夫蟻智相若，力相等。兩陣交鋒，數多者勝；蟻似能用其衆者。然倏忽之間而勝負異焉，則一勝烏足恃哉。

【作者略歷】

薛福成字叔耘，號庸齋，清江蘇無錫人。同治丁卯附貢，光緒間歷居曾國藩李鴻章幕府，後出使英法意比諸國，講求經世之學，著有庸齋全集。

蟻

戰

（薛福成）

一

文化學社

【注釋】

- (一) 傳 近也，爾雅：「傳展也」，郭注云傳近。

永某氏之鼠 柳宗元

永(一)有某氏者，拘忌異甚，以爲己生歲值子，——鼠，子神也；(二)因愛鼠，不畜貓；禁童僕弗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三)，不問。

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四)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五)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

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惡之，乃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羅捕之，殺鼠如丘。

【作者略歷】

柳宗元，唐河東人，字子厚。與韓愈併稱爲唐代二大散文家。著有柳先生集。

【注釋】

(一) 永 永州也，今湖南零陵縣。

永某氏之鼠 (柳宗元)

(二) 子神 我國相傳有屬生之說，如人生於丑年者，屬牛；生於酉年者，屬雞；生於子年者，屬鼠等，據說牛雞鷄鼠等爲丑酉子之神。

(三) 恣鼠 是讓鼠滋擾的意思。

(四) 櫛音一。就是衣架。

(五) 累累 相連屬的樣子。

臨江之麋 柳宗元

臨江(二)之人、叟(三)，得麋麋，攜歸畜之。

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撻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弗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亦如人意。麋稍大，忌己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三)，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四)道上。麋至死不悟。

【作者略歷】

柳宗元，唐河東人，字子厚。與韓愈併稱爲唐代二大散文家。著有柳先生集。

【注釋】

(一) 臨江 府名，今江西清江縣。

(二) 叟 田獵也。《詩》：『叟子有洛之表。』

臨江之麋 (柳宗元)

(三) 偃仆 仰而倒曰偃，伏而覆而仆。吳越春秋：『迎風則偃，背風則仆。』

(四) 狼藉 言散亂不整理也。史記：『杯盤狼藉』言杯盤錯亂。蟬史：『狼起臥游戲多藉草，而草皆穢亂，故里語云狼藉。』藉亦作籍。後漢書：『聞其兒爲吏，放縱狼籍。』

黔之驢柳宗元

黔(一)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

虎見之，彪然(二)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愨愨(三)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己也；甚恐。

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四)；驢不敢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乃跳跟(五)大嚙(六)，斷其喉，盡其肉，乃去。

【作者略歷】

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唐代文學家。字子厚，河東人，由博學鴻詞累官禮部員外郎，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後徙柳州刺史而卒。工古文，與韓愈齊名，世稱柳韓，詩善寫自然。著有柳河東集。

【注釋】

- (一) 黔 即今貴州省，古名黔中。
- (二) 尨尤然 毛色亂雜的樣子。
- (三) 愨愨一 不相親近的樣子。
- (四) 蕩倚衝冒 蕩，震動；倚，從側面靠近牠；衝，突擊；冒，侵犯；全是故意激怒驢試其技能的動作。
- (五) 跳跟尤 足亂動的樣子。
- (六) 翻丁尤 吼也。

口技 林嗣環

京中有善口技者。會賓客大宴，於廳事之東北隅；施八尺屏幃。口技人坐屏幃中，一棹、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衆賓圍坐。

少頃，但聞屏幃中撫尺一下，滿堂寂然，無敢譁者。遙聞深巷中犬吠，便有婦人驚覺，欠伸，丈夫嚶語；既而兒醒，大啼，丈夫亦醒。婦撫兒，兒含乳啼，婦拍而鳴之。又一大兒醒，絮絮不止。當是時，婦手拍兒聲，口中鳴聲，兒含乳啼聲，大兒初醒聲，夫叱大兒聲，一時齊發，衆妙畢備。滿座賓客、無不伸頸，側目，微笑，默歎，以爲妙絕。

未幾，夫齁聲起，婦拍兒，亦漸拍漸止。微聞有鼠，作作索索，盆器傾側。婦夢中咳嗽。賓客意少舒，稍稍正坐。忽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婦亦起大呼，兩兒齊哭。俄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兒哭，百千犬吠。中間力拉崩倒之聲，火爆聲，呼呼風聲，百千齊作；又夾百千求救聲，

曳屋許許聲，搶奪聲、潑水聲，凡所應有，無所不有。雖人有白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白口，口有白舌，不能明其一處也。於是賓客無不變色離席，奮袖出臂，兩股駭戰，幾欲先走。忽然撫尺一下，衆響畢絕；撒屏視之，一人、一棹、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

【作者哈歷】

林嗣環，字鐵崖，清福建晉江人。順治年間進士，因事謫戍邊地，遇赦免，客死武林。

【注釋】

- (一) 口技 雜戲之一種，俗名隔壁戲。
- (二) 撫尺 即俗所謂響木。
- (三) 欠伸 疲倦的樣子，俗稱打哈息。
- (四) 嚶語 說夢說。
- (五) 許許 衆人一同用力的聲音。

越巫 方孝孺

越巫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振鈴，跳擲，叫呼，爲胡旋舞，禳之。病幸已，饌酒食，持其貲去；死，則諉以他故，終不自信其術之妄。恒夸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

惡少年慍其誕，矚其夜歸，分五六人棲道旁木上，相去各里所，候巫過，下沙石擊之。巫以爲真鬼也，卽鳴其角。且角，且走，心大駭，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在。稍前，駭頗定，木間沙亂下如初。又鳴其角，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復至前，復如初。手慄，氣懾，不能角；角墜。振其鈴；旣而鈴墜。惟大叫以行。行聞履聲，及葉鳴，谷響，亦皆以爲鬼，號求救於人甚哀。

夜半，抵家，大哭，叩門。其妻問故，舌縮不能言，惟指牀曰：『巫扶我寢！我遇鬼！今死矣！』扶至床，膽裂死，膚色如藍。巫至死不知其

越 巫

（方孝孺）

非鬼。

國文讀本 (NO. 113)
(STA. 113)

二
文化學社

吳 士 方孝孺

吳士好夸言，自高其能，謂舉世莫及。尤喜談兵。談，必推孫「二」吳。

遇元季亂，張「二」士誠稱王姑蘇「三」，與國朝爭雄，兵未決。士謂士誠曰：『吾觀今天下形勢，莫便于姑蘇；粟帛，莫富于姑蘇；兵甲，莫利于姑蘇；然而不羈者，將劣也。今大王之將，皆任賤丈夫，戰而不知兵，此鼠鬪耳。王果能將吾，中原可得，于勝小敵何有！』士誠以爲然，俾爲將，聽自募兵。戒司粟吏勿與較贏縮。

士嘗游錢塘，與無賴懦人交，遂募兵于錢塘。無賴士皆起從之，得官數十人，月糜粟萬計。日相講擊刺坐作之法；暇則斬牲具酒，燕飲其所募士，實未嘗能將兵也。

李曹「二」公破錢塘，士及麾下遁去，不敢少格。蒐得，縛至轅門，誅

之。垂死，猶曰：『吾善孫吳法！』

【作者略歷】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明台州海寧人。從宋濂學，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己任，名其廬曰正學。人稱正學先生，建文時，爲待講學士。成祖登極，命草詔，不從，磔於市；宗族親友坐誅者數百人。著有遜志齋記。

【注釋】

(一) 孫吳 孫武，吳起也。武，齊人，爲武王闔廬將，著兵書十三篇。起，衛人。爲魯將，尋爲魏將，後又爲楚相，死於楚，著兵書六篇。

(二) 張士誠 小字九四。元·泰州人。以操舟販鹽爲業。元順帝時，亂者四起，士誠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繼陷平江（今吳縣）等處，自高郵徙據之。又稱吳王，有土二千餘里。後爲明將徐達常遇春擒送金陵，自縊死。自起至亡，凡十四年。

(三) 姑蘇 今江蘇吳縣，因山得名。山在吳縣西南。

(四) 李曹公 名文忠，字思本，泗州盱眙縣人。明太祖姊子。洪武間，累功仕至大都督府左都督。封曹國公。及卒，追封岐陽王，諡武靖。明潘元明爲士誠守杭州，文忠兵至，遂降。即破錢塘事也。

核工記

宋起鳳

(大茂山房合稿)

季弟獲桃墜一枚，長五分許，橫廣四分。全核向背皆山，山坳挿一城，雉_二歷歷可數。城巔具層樓。樓門洞敞，中有人，類司更卒，執桴鼓，若寒凍不勝者。

枕山麓一寺，老松隱蔽三章_二。松下鑿雙戶，可開闔。戶內一僧，側首傾聽。戶虛掩，如應門；洞開，如延納狀，左右度之無不宜。松外東來一衲_三，負卷帙踉蹌行，若爲佛事夜歸者。對林一小陀_四，似聞足音僕僕前。

核側出浮屠_五七級，距灘半黍_六。近灘維一舟，篷窗短絃間，有客憑几假寐，形若漸寤然。舟尾一小童，擁爐噓火，薰供客茗飲也。艤舟處，當寺陰，高阜鐘閣踞焉。叩鐘者貌爽爽自得，睡足徐興乃爾。山頂月

晦半規，雜疎星數點。下則波紋漲起；作潮來候。取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

計人凡七：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宮室器具凡九：城一，樓一，招提「八」一，浮屠一，舟一，閣一，爐竈一，鐘、鼓各一。景凡七：山、水、林、木、灘石、四，星、月、燈火、三。而人事如傳更、報曉、候門、夜歸、隱几、煎茶，統爲六，各殊致殊意；且並其愁苦、寒懼、凝思諸態，俱一一肖之。

【作者略歷】

宋起鳳，字來儀，號覺庵，又號紫亭，清初滄州人。博學，能詩文，崇尚古奧，簡練中有遒勁氣。著有嶺表七風略，大茂山房合稿，渤隱廬詩集等。

【注釋】

(一) 雉 雉堞的省稱，即城上短牆。

(二)章 大材木。

(三)衲 Y 僧衣通稱衲，故稱僧爲衲，或衲子。

(四)小陀 小頭陀的省稱，即小和尚，梵語稱和尚爲頭陀，抖擻煩惱之義。

(五)浮屠 亦作浮圖，都是佛陀的異譯。因佛教是佛所創，所以古人稱佛教爲浮屠道，而佛教徒佛塔也都叫浮屠。

(六)黍 古人定分寸，以黍爲準，因爲牠的粒均齊無大小。縱黍百，當營造尺十寸；橫黍百，當營造尺八寸一分。

(七)姑蘇二句 唐張繼楓橋夜泊詩中的句子。姑蘇，即今江蘇吳縣；因附近有姑蘇山，所以舊日亦名姑蘇，寒山寺，在姑蘇城西約十里。

(八)招提 即寺院。官賜額的叫寺，私造的叫招提，（見唐會要），又招提原作「拓門提奢」猶言四方僧物。後人訛拓爲招，去門奢留提字，因稱招提。即今之十方住持僧院（見僧禪記）。



國
文
讀
本

核舟

魏學洵

明人王叔遠能以徑寸之木爲宮室、器皿、人物以至鳥、獸、木、石、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

嘗鑄核舟一，蓋大蘇泛赤壁云。舟首尾長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爲艙，簾篷覆之。旁開小窗，左右各四，啓窗以觀，雕闌相望。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青糝之。

船頭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髻者爲東坡，佛印居右，魯直居左，蘇黃共閱一手卷，東坡右手執卷端，左手撫魯直背；魯直左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身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絕類彌勒，袒胸露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臥右膝，誦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左臂掛念珠——珠可歷歷數也。

舟尾橫臥一檝，檝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依一橫木，右手攀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撫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然。

船背稍夷，題名其上，文曰：『天啓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細若蚊足，鈎畫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

通計一舟：爲人五，爲窗八，爲翳篷、爲檝、爲爐、爲壺、爲手卷、爲念珠，各一，對聯題名並篆文爲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簡桃核修狹者爲之。嘻，技亦靈怪也哉！

魏學滌，字子敬，明嘉善人。好學，工文章。父大中，被魏忠賢黨所陷害，被捕下獄。學滌微服入都，設法贖父；未成而大中斃。扶柩還葬，晨夕號泣而死。著有茅簷集。

【注釋】

(一)大蘇 即蘇軾。軾與父向弟轍都以文章著稱，世號三蘇。洵爲老蘇，轍爲小蘇，軾爲大蘇。

(二)赤壁 山名。凡三，皆在湖北境。蘇軾所遊的赤壁，在黃岡縣城外，名赤鼻磯。與嘉魚縣周瑜破曹軍的赤壁，非一地。

(三)「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蘇軾後赤壁賦中語。

(四)「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蘇軾前赤壁賦中語。

(五)石青 顏料，色青翠，經久不變。

(六)佛印 宋時金山寺的和尚，名了元，和蘇軾友善。

(七)魯直 蘇軾的朋友黃庭堅之號，字山谷，分寧人。

(八)手卷 書畫橫幅之長者，只可卷舒，不可懸掛，故名。

(一) 國文書生 國文書生 國文書生 國文書生 國文書生

(二) 國文書生 國文書生 國文書生 國文書生 國文書生

(三) 國文書生 國文書生 國文書生 國文書生 國文書生

(四) 國文書生 國文書生 國文書生 國文書生 國文書生

(五) 國文書生 國文書生 國文書生 國文書生 國文書生

先妣事略 壽有光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靜淑；靜淑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孺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姘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擊慶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姘不數矣。」孺人舉之盡，暗不能言。

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

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港，並小橋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賞雄，敦尙簡實；與人媾媮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

無不愛。

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繡；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釼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綉綴不輟，戶內灑然。遇童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即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

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痢，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

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許孝子傳 吳敏樹

許孝子，巴陵人，縣之學生，名伯泰，康熙間人也。歲大疫，伯泰之父聖，行客長沙而病。伯泰馳侍疾，父病已，而聞母在家病急。時官有施藥者，其藥良，急求得之。犯風下湘，溺死洞庭中。其夕，母見伯泰來，飲已以藥；頃而汗出，病大蘇，呼伯泰。家人告未至。始言夢。已，乃知伯泰死矣。

吳敏樹曰：『孝子之爲孝也，豈不悲哉！方其犯風泛舟，意急歸，誠不知擇，乃溺以死，魂魄猶切切以母病爲急，何其孝也？世之人子，或父母病篤，漠然若無有，而許君獨至於此耶？夫死而猶孝，而孝安窮耶？夫許君之孝，不得生盡其孝，而以死，而不可悲耶？』

【作者畧歷】

吳敏樹清湖南巴陵人，字南屏，舉人，官瀏陽縣訓導，著有�湖文集十二卷。

國文讀本 (No. A24)

二 共一頁

【注釋】

巴陵 今湖南岳陽縣

康熙 清聖祖年號，民國紀元前二五〇年。

趙聾子小傳

林紆

趙聾子，楚人，以相術至閩，三日，閩之薦紳先生，大集其門，至不可過車馬，納金屏息，聽決於聾子。聾子曰：『某頤豐，壽臺，羣客聞之，皆自摩其頤也。某準隆位相，羣客聞之，又皆自按其準也。神色惴恐，惟患聾子之詆己者。若者神木而色朽，當死，則淚承睫。他客亦蹙然，若憫其果死者。更撫其頂，審其頰，曰是紋佳，可勿患，則淚者笑矣。壽，天，貴，賤，惟聾子一言。聾子詭譎多智，嘗陰飾姝麗若貴家者，亦至而求相，聾子僞叱曰：『若倡也！若何相？』相者泚而栗栗，引去，見者大神之。士之應舉者齎至，聾子皆許售；閩試得售者，百有三人耳！聾子許售已百數。榜未出，至而更欲有問者，晨欺其扉，而聾子以夜去矣。畏廬曰：『有某公者，擁資巨萬，已任方面，事聾子甚恭。聾子策三年必開府。今以後期，無驗。病瘳，不復良行。公恭儉峻整，親故嚴憚，無敢陳乞，

國文讀本

於鑿子特厚。嗚呼！鑿子亦神於乞矣。

阿留傳陸容

阿留者，太倉周元素家僮也。性痴默無狀，而元素終畜之。嘗使執洒掃；終朝運帚，不能潔一廬。主怒之，則擲帚於地，曰：「汝善是，曷煩我爲？」元素或他出，使之應門；賓客雖稔熟者，不能舉其名。問之，則曰：「短而肥者，瘦而髯者，美姿容者，龍鍾而曳杖者。」後度悉不記，則闔門拒之。家蓄古尊、彝、鼎、敦、數物。客至，出陳之。留伺客退，竊叩之，曰：「非銅乎？何黯黑若是也？」走取沙石，就水滌磨之。矮榻缺一足，使留斷木之歧生者爲之；持斧鋸，歷園中竟日。及其歸，出二指狀曰：「木枝皆上生，無下向焉。」家人爲之闕然。舍前植新柳數株，元素恐爲鄰兒所撼，使留守焉。留將入飯，則收而藏之。其可笑事率類此。

元素工楷書，尤喜繪事。一日和粉墨，戲語曰：「汝能是乎？」曰：「何難乎是。」遂使爲之。濃澹參亭，一若素能。屢試之，亦無不如意者。

元素由是專任之，終其身不棄焉。

傳者曰：樗櫟不材，薪者弗棄；沙石至惡，玉人賴焉；蓋天地間無棄物也。矧靈於物者，獨無可取乎？阿留痴默無狀，固棄材耳；而卒以一長見試，實元素之能容也。今天下正直靜退之士，每不爲造命者所知；遲鈍疎闊者，又不爲所喜。能知而喜矣，用之不能當其材，則廢棄隨之。於戲！今之士胡不幸，而獨留之幸哉？

田單以火牛破燕軍（節史記）

樂毅（一）破齊，獨莒（二）卽墨（三）不下。田單（四）以卽墨拒燕。頃之，燕昭王（五）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六）於燕。燕使騎劫（七）代樂毅。

田單身操版插（八），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

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繪絳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熟，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

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

；所過城邑皆畔燕而復爲齊（九）。

【作者略歷】

司馬遷，漢人，字子長，生於龍門，嘗游江淮，北涉汶泗，父談爲太史公，遷繼父業。李陵降匈奴。武帝怒甚，遷極言諫忠，下腐刑，乃紬金匱石室之書，上起皇帝，下止獲麟。作史記。序事辦而不華，質而不俚，劉向，揚雄，皆稱爲良史之材。

【注釋】

(一) 樂毅 戰國樂羊之後。賢而好兵。初仕趙，後仕魏使燕，時昭王禮賢，用爲亞卿。以伐齊功，封於昌國。

(二) 莒 齊邑。今山東莒縣境。

(三) 即墨 齊邑。今山東平度縣境。

(四) 田單 齊王族之疏遠者。初爲臨菑（今山東臨菑縣）市掾當燕攻齊時。單由安平（今山東臨菑縣東）奔即墨。即墨人以其多智習兵，立以爲將。破燕軍後，王以爲相，封

安平君。

(五) 燕昭王名平。燕爲齊所滅，燕人立爲王，立黃金臺以招賢士。師事郭隗，使樂毅伐齊，入其都，燕遂強大。

(六) 縱反間。單知惠王與毅有隙，乃縱反間於燕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患，惟恐他將之來耳。』

(七) 騎劫。騎乃官稱，非姓也。

(八) 版插。史記正義曰：『古之軍行，常負版插，』版，築牆版也。築牆以兩版相夾，置土其中，而以杵築之：謂之版築。

(九) 復爲齊。『爲』有『成』字之意，謂變成，爲不完全之內動詞。復爲齊，謂又變成齊地也。

國文讀本 (No. 127)

四 文化學社

周亞夫軍細柳節史記周勃世家

文帝^{〔二〕}之後六年^{〔三〕}，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三〕}劉禮^{〔四〕}爲將軍，軍霸上^{〔五〕}；祝茲侯徐厲^{〔六〕}爲將軍，軍棘門^{〔七〕}；以河內^{〔八〕}守周亞夫^{〔九〕}爲將軍，軍細柳^{〔十〕}；以備胡。

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二〕}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

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爲中尉。

【作者略歷】

司馬遷，漢人，字子長，生於龍門。嘗南游江淮。北涉汶泗，父談爲太史公，遷繼父業，李陵降匈奴。武帝怒甚，遷極言陵忠，下腐刑，乃抽金匱石室之書，上起黃帝，下止獲麟。作史記，序事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劉向，揚雄，皆稱爲良史之材。

【注釋】

(一) 文帝 名恒，高帝子。

(二) 後六年 文帝卽位之第十六年，詔更以明年爲元年。本文之後六年，乃文帝改元之第六年也。

(三) 宗正 官名。掌皇族之事；以皇族任之。

(四) 劉禮 漢宗室。

(五) 藉上 卽白鹿原。在今陝西長安縣東。水經注云，白鹿原東，卽籍川之西，謂之藉上。

(六) 徐厲 漢書功臣侯表載，徐厲以舍人從高祖起沛，入漢爲郎中，後以功封祝茲侯。

(七) 棘門 在今陝西咸陽縣東北，秦時宮也。

(八) 河內 郡名。今河南省黃河以北地。按古帝王之都，多在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

(九) 周亞夫 沛人，勃次子。封條侯。

(十) 細柳 今陝西省咸陽縣西南二十里有細柳倉

(十一) 都尉 官名。漢時都尉官名號最多；除職事官水衡都尉，主爵都尉等，及郡將之稱都尉者外，均爲皇帝侍衛之官；如三都尉（奉車都尉，駙馬都尉，騎都尉。）之類是。本文軍門都尉，蓋軍中侍衛之官也。

國文讀本 (NO. 438)

四
文化學社

李愬雪夜入蔡州節鍾繼

李愬隨裴度征蔡州。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據其柵，留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又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

時大風雪，旌旗盡裂，人馬凍死相望。天陰黑，張柴村以東之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城旁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

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年，故蔡人不爲備。四鼓，愬至城下，無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爲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元濟不信。起聽於庭，聞愬軍號令，應者近萬人，始懼。帥左右拒戰，力不敵，

請降。愬乃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

【作者略歷】

司馬光（一〇一九——一〇八六）宋代史學家，字君實，夏縣人。以進士累官御史中丞，神宗時，因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去官。哲宗時，入相，盡去新法。死後贈溫國公，著有資治通鑑，獨樂園集等。——資治通鑑，亦名通鑑，上起戰國，下終五代，是中國一部著名的編年史。

【注釋】

- (一) 李愬 字元直，唐臨潭人。憲宗時，爲唐鄆節度使。以平淮西功累官至太子少保。
- (二) 蔡州 即今河南汝南縣。
- (三) 裴度 字中立，唐聞喜人，憲宗時，以中書侍郎平淮西有功，封晉國公。
- (四) 張柴村 在今汝南縣西。
- (五) 洄曲 一名時曲，在今河南商水縣西南，因潏水在此回曲，故名。
- (六) 吳元濟 吳少誠養弟吳少陽子，少陽死，元濟秘不發喪，自領軍務。

(七) 吳少誠 潞人，申蔡光等州節度使。

(八) 李祐 字慶之，吳元濟將，後降唐。

(九) 李忠義 原名憲，吳元濟將，後降唐，更名忠義。

李愬雪夜入蔡州

(節通鑑)

三
三
三

國文讀本

(No. A 29)

四
文
化
學
社

秦士錄宋 濂

鄧弼，字伯翹，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紫稜，開闔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鬪不可擊，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昇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

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即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

；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纏纏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披髮跳叫曰：『我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書呻吟也。

泰定^{〔七〕}末，德王^{〔八〕}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闈卒不爲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踣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捽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尙未臣順，間者駕海艦，互市於鄆；即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體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九〕}，稱制^{〔一〇〕}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一一〕}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

收。

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即命給與，陰戒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衆槊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弼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煙塵漲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砍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驩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槍云。

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勲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尙何言？』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

【作者略歷】

宋濂，字景濂，明浦江人，英敏強記，通五經，元時授翰林修編，辭不就，居龍門山，著書十餘年，後仕明，累官至翰林學士，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文章富贍，爲世所宗，撰元史二百十卷，卒諡文公。

【注釋】

- (一) 紫稜 桓溫目如紫石稜。
- (二) 使酒 因酒而使氣也。
- (三) 亡命 背其名籍而逃亡也。
- (四) 速 召也。
- (五) 四庫書 謂經史子集也。唐玄宗於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
- (六) 七經 謂詩，書，三禮，公羊傳，論語也。
- (七) 泰定 元英宗年號。

(八)德王 按元史諸王表，有安德王，宣德王，懿德王及保德郡王，此處不知何指。

(九)黃屋左纛 黃屋，天子之車也；左纛，以犛牛尾製大旗，置於車衡之左也。

(十)稱制 皇帝文告曰制。

(十一)橫磨劍 五代史：「景延廣謂契丹使者曰：『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

(十二)辟易 退避也。

(十三)勺 通酌。

(十四)王檜鐵 王彥章，字子明，梁鄆州壽張人，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善用檜，當時稱王鐵檜。

(十五)王屋山 太行山脈西南之一峯，在河南濟源縣與山西垣曲縣之間。

國文讀本 (30, A 30)

六 文化學社

愚公移山列子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

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孺子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齠，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者而不平？』河曲智叟無

以應。

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厖朔東，一厖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作者略歷】

列子，名禦寇，戰國鄭人，其大學本於黃帝，老子。所著書曰列子。

【注釋】

- (一) 太行 當作太行，山名。主峯在山西晉城縣南。
- (二) 王屋 山名，在山西陽城縣西南。
- (三) 懲 苦也。
- (四) 獻疑 猶言非難。
- (五) 魁父 小山也，在陳留界。
- (六) 渤海 畱入遼東半島與山東半島間之內海。
- (七) 鼂 男女七歲時或易齒謂之鼂。

(八) 毛 草木的比喻。

(九) 固 執一不通也。

(一〇) 厝 與錯同。置也。宋書范曄傳：「撫心摧哽，不知何地可以厝身。」

國文讀本 (No. A31)

四
文
學
社

陽里華子列子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途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闔室而下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

國文讀本

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願謂顏回記之。

寤崖子八則

錄劉熙載《昨非集》

學墨

有學墨氏之道而歸者，聒聒然稱道於父兄之前。父兄皆不能難。翼日，問於里之長老曰：「吾學信無以尙與？何父兄皆不能難也？」長老曰：「子聞齊之博者乎？齊有善博者，求與魯連先生博。魯連先生曰：「爾負矣。」其人曰：「吾尙未博，何言負乎？」曰：「博，賤技也；賤技以不能爲勝，以能之爲負。爾固猶幸未博也；博而勝，是愈負矣。」其人愧且悟而止。今子於父兄，謂可勝乎？勝父兄，悖德也，是故小勝則小負，大勝則大負。子之道，相率而入於負，恐博者亦不善之矣。」

魯叟

秦有士焉，曰孔賢；越有士焉，曰孔智；遇於旅館；適魯叟亦至焉。並坐於堂，相問畢；二士熟視魯叟曰：「子豈有道者邪？」叟曰：「吾多

病，方務治之，他非所及也。」言已，入室，下帷焉。頃之，秦士論行道甚悉，越士論知道甚悉；叟皆若弗聞也者。二士慍，遂自帷外語之曰：「吾兩人之言，欲得有道正之，乃一無所可否乎？」叟出曰：「吾固言吾病人也；孔賢之言，吾欲可之，然吾時方辨藥；孔智之言，吾欲可之，然吾時方幸藥不誤而施火。夫辨藥，知也；施火，行也；吾欲吾病之過已，是故於二者並務也。今孔賢外知，孔智外行，移此道以治吾病，且將使之加劇矣，吾其敢與乎哉？」

彭祖

彭祖將觀於井，先繫其身於大木。有童子見而問之曰：「不繫則必至於溺乎？」曰：「雖非必溺，然充吾養生之道，宜致慎也。」曰：「所貴乎養生者，守其形乎？抑全其神乎？且境之溺人者多矣！何必此！」乃進問曰：「爵祿名譽，其榮足以溺人者也；子能辭榮乎？」曰：「能。」「聲色飲食，其樂足以溺人者也；子能忘樂乎？」曰：「能。」「貪生畏死，

其惑足以溺人者也：子能祛惑乎？」彭祖不應。童子曰：「觀是，則子自溺其心之甚也。尙不如溺於水者可手援出矣。」

范蠡

范蠡師計然先生，嘗問謀國。先生曰：「此切問也，必筮日乃可。」歸而筮日以告。至期往，先生方臥，久而後起，曰：「何其蚤也！吾今不暇告爾；非不欲告，時未至也。」曰：「先生置是不答，請問宅身，可乎？」曰：「此亦必筮日乃可。」筮告如初。至期往，先生已俟於門外，曰：「何其晚也！吾今不及告爾；非不欲告，時已過也。」乃揮蠡去，入而闔戶焉。蠡行，且深念；有頃，乃悟曰：「吾聞『天不言而四時行』；今謂吾師不言，師不已顯責以時之蚤晚邪？然則自今以往，凡吾所爲，亦惟因時而勿先後之已矣。」故蠡之仕越策吳至二十年，乃乘吳敝而有吳；功成則去，越不俟終日；皆本計然之教也。

響螳螂

窟崖子八則

螳螂止平原君舍，平原君待之以饗禮。或請其故。曰：「爲其氣勇而善擊。今秦強趙弱，欲勝秦，非以是厲戰者之氣不可也。」公孫龍聞之，駕而見曰：「君之禮螳螂，至矣！然吾不與君之知螳螂也。夫天下有氣者不卻，無聲者不泄，故無聲者常得完氣；氣不沈而聲轟，此蟬之所以爲螳螂制也。趙括聲過其實，非制勝才。今趙命將，以是子代廉將軍，而君不言其不可用，得毋所禮在螳螂，而所取在蟬乎？秦將白起之用兵，不勝則不發。彼方養力伏機，待閒而動；君不急請罷括，復廉將軍，是使秦之獨有螳螂也。括不足惜，奈趙國何？」平原君素知龍循名核實，往往中要，欲遂從之；然卒不一言者，猶冀括能爲螳螂於一日也。

蔣氏狗

有蔣氏者，得一狗，善吠；一日之中，見客而吠者數數焉。蔣氏甚喜，以爲能警盜也，豎之以梁肉，惟恐不饜。一夕，盜參戶而入，擔囊揭篋而出。狗臥戶側，寂無聲焉。旦日，蔣氏語隣叟曰：「吾不恨喪資，恨狗。」

之不稱其吠也，將餓斃之。」鄰叟曰：「子之咎狗，似也；然恐狗之不受也。吾聞古有能知鳥獸之言者，如夷隸貉隸是也。子嘗學此乎？曩子畜狗之始，狗嘗言吠晝必吠夜，吠客必吠盜乎？」曰：「不知也。」曰：「狗之智勝子乎？子且謂子之逆料夫狗之必能者，狗知之乎？」曰：「否。」曰：「是亦猶子之不知其言也。顧子於己之不知，則自恕焉；於狗之不知，則責之備焉；是以爲己當愚，狗當智也。自非狗智素出己上，詎宜以此施之哉！」

鄴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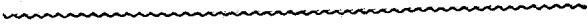
鄴俗信巫不信醫；病者召醫，必於巫決其可否；寢而巫謂醫方不可用，出己方以與之，醫益困；以故醫之無志行者，多徙業爲巫。有一醫，衣敝履穿，粗糲不飽，堅不徙業，其色若有自得者。一日，與巫遇於道；巫心賤之，呼之曰：「盍避道乎？」醫曰：「兩避可也。」巫怒曰：「爾貧將行乞，避我，宜也；今言『兩避』，有說乎？」曰：「爾，鬼道也；我

，人道也。吾聞人觸鬼者不祥；鬼觸人者碎；故當兩避也。」巫愈怒曰：「病者之門，吾能杜爾之入；我願爲爾乎？爾願爲我乎？」曰：「吾鄰有狗，善吠，躡於門，客不敢入；狗願爲客乎？客願爲狗乎？」巫終不能屈醫而去。無何，西門豹爲鄴令，大懲巫，人始服醫之識力焉。

求忘

中山有人求忘；常曰：「是非憂樂，至無已也；有之孰若無之，憶之孰若忘之，忘則與無等矣；顧吾不能，奈何？」或告之曰：「忘，不可求也，求忘則心愈擾，而忘愈不可得也。」弗聽。於是求忘不得，則飲酒；飲酒不醉，則詣醫。醫曰：「此未易爲之方也。凡人之能憶，由於精強；今子精幸未衰，而求忘，可乎？子姑去，俟吾發書且熟思焉。」歸，而其妻知所往，患之；恐其求忘而得，且將至於忘已也；因使人屬醫謬其方。醫曰：「忘不忘，不在藥也，彼遇忘者，則彼不忘矣。」其妻聞之，悟。翼日，其人復詣醫求方，予之。既服，呼其妻語，不應；數呼之，仍不應。

；就而視之，則走避若不相識者然。其人大惑曰：「服藥者我也，何吾妻亦有異也？」旋問於醫。醫曰：「子妻之不應也，子欲乎？」曰：「不欲。」曰：「彼猶子也；子自求忘，顧不許彼忘子乎？且求忘者又可以呼人乎哉？然則忘之無益於子，子今知之矣；此吾向者所以委蛇待之也。」



國文讀本

爲學 彭端淑

天下事有難易乎？爲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爲，則易者亦難矣。人之爲學有難易乎？學之，則難者亦易矣；不學，則易者亦難矣。

吾資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且且而學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與庸也。吾資之聰，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_二棄而不用，其昏與庸，無以異也。然則昏庸聰敏之用，豈有常哉？

蜀_二之鄙_三，有二僧，其一貧，其一富。貧者語於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鉢足矣。』富者曰：『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富者有慚色。西蜀之去南海_四，不知幾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貧者至焉。人之立志，顧不如蜀鄙之僧哉！

是故聰與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自敗者也。昏與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自立者也。

【作者略歷】

彭端淑字樂齋，清四川丹稜人，雍正進士；著有白鶴堂集。

【注釋】

- (一) 屏 除也
- (二) 蜀 今四川省地，古蜀國也。
- (三) 鄙 邊邑曰鄙。
- (四) 南海 浙江定海縣東海中有普陀山。凡僧言朝南海者，即至普陀山進香也。

習慣說 劉蓉

蓉少時，讀書養晦堂之西偏一室。俛而讀，仰而思；思而弗得，輒起，繞室以旋。室有窪徑尺，浸淫日廣。每履之。足若躓焉；既久而遂安之。

一日，父來室中，顧而笑曰：「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國家爲？」命童子取土平之。後蓉復履其地，蹴然以驚，如土忽隆起者；俯視地，坦然則既平矣。已而復然，又久而後安之。

噫！習之中人甚矣哉！足利平地，不與窪適也；及其久而窪者若平；至使久而即乎其故，則反窒焉而不寧。故君子之學貴慎始。

【作者略歷】

劉蓉，字孟容，號霞軒，清，湖南湘鄉人。官至陝西巡撫，同治間罷歸。著有養晦堂集。

【注釋】

(一) 養晦堂 爲劉蓉讀書處，意本詩周頌「遵養時晦」句，言隱居匿跡以待時也。

國文讀本 (NO. A 35)

二、文法練習

- (二) 窪 地低陷處。
- (三) 浸淫 漸漬也。
- (四) 躓 失足而傾跌也。
- (五) 蹢然 彷彿踢着什麼東西的樣子。
- (六) 窒 窒焉，彷彿有阻礙的樣子。

觀漁 | 梅曾亮

漁於池者，沈其網而左右縻之。網之緣出水可寸許，緣愈狹，魚之躍者愈多。有入者，有出者，有屢躍而不出者，皆經其緣而見之。

安知夫魚之躍而出者，不自以為得耶？又安知夫躍而不出，與躍而反入者，不自咎其躍之不善耶？而漁者視之，初不加得失於其心。嗟夫！人知魚之無所逃於池也，其魚之躍者可悲也。然則人之躍者何也？

【作者略歷】

梅曾亮字伯言，清江南上元人，道光朝進士，官郎中，著有柏硯山房文集十六卷。

【注釋】

- (一) 縻 繫也，結也。
- (二) 緣 邊也，四周也。
- (三) 自咎 自責也。

國文讀本 (NO. 436)

圖 畫 蔡元培

吾人視覺之所得，皆面也；賴膚覺之助，而後見爲體。建築、雕刻，體面互見之美術也。其有舍體而取面，而於面之中仍含有體之感覺者，爲圖畫。

體之感覺何自起？曰：起於遠近之比例、明暗之掩映。西人更益以繪影、寫光之法，而景狀益近於自然。

圖畫之內容：曰人，曰動物，曰植物，曰宮室，曰山水，曰宗教，曰歷史，曰風俗。既視建築、雕刻爲繁複，而又含有音樂及詩歌之意味，故感人尤深。

圖畫之設色者用水彩，中外所同也；而西人更有油畫，始於『文藝復興』時代之意大利，迄今盛行。其不設色者，曰水墨，以墨筆爲濃淡之烘染者也；曰白描，以細筆鈎勒形廓者也。不設色之畫，其感人也：純以形

式及筆勢；設色之畫，其感人也，於形式筆勢以外，兼用刺激。

中國畫家，自臨摹舊作入手；西洋畫家，自描寫實物入手。故中國之畫，自肖象而外，多以意構；雖名山水之圖，亦多以記憶所得者爲之。西人之畫，則人物必有概範，山水必有實景；雖理想派之作，亦先有所本，乃增損而潤色之。

中國之畫，與書法爲緣，而多含文學之趣味；西人之畫，與建築、雕刻爲緣，而左以科學之觀察、哲學之思想。故中國之畫以氣韻勝，善畫者多工書而能詩；西人之畫以技能及義蘊勝，善畫者或兼建築、圖畫二術，而圖畫之發達常與科學及哲學相隨焉。中國之畫圖術，託始於虞夏，備於唐而極盛於宋；其後爲之者較少，而名家亦復輩出。西洋之圖畫術，託始於希臘，發展於十四、十五世紀，極盛於十六世紀。近三世紀，則學校大備，畫人「夥頤」；而標新領異之才，亦時出於其間焉。

裝飾蔡元培

裝飾者，最普通之美術也。其所取之材：曰石類，曰金類，曰陶土，此取諸礦物者也；曰木，曰草，曰藤，曰棉，曰麻，曰果核，曰漆，此取諸植物者也；曰介，曰角，曰骨，曰牙，曰皮，曰毛羽，曰絲，此取諸動物者也。其所施之技：曰刻，曰鑄，曰陶，曰鑲，曰編，曰織，曰繡，曰繪。其所寫象者：曰幾何學之線面，曰動植物及人類之形狀，曰神話，宗教及社會之事變。其所附麗者：曰身體，曰被服，曰器用，曰宮室，曰都市。

身體之裝飾：一曰文身，二曰虧體。文身之飾，或繪，或刺，爲未開化所常有。我國今惟演劇時或以粉墨塗面；而臂上花繡，則惟我國之拳棒家，外國之航海家，間或有之。虧體之飾，如野蠻人穿鼻懸環，鑿唇安木之屬。我國婦女舊有纏足，穿耳之習，亦其類也。

被服之裝飾：如冠，服，帶，佩，及一切金，鑽，珠，玉之飾皆是。近世文明民族已日趨簡素；惟帝王、貴族、及軍人、猶有特別之制服；而婦女冠服尙喜翻新。巴黎新式女服，常爲全歐模範。德法開戰以後，德政府嘗欲創日耳曼式以代之，而德之婦女未能從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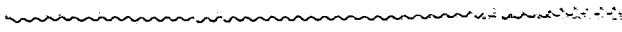
器用之裝飾：大之如坐臥具，小之如陳設品，皆是。我國如商周之鐘鼎，漢之鑪鏡，宋以後之瓷器，皆其選也。

宮室之裝飾：如簷楣，柱頭，多有刻文；承塵及壁，或施繪畫，集色彩之玻璃以爲窗，綴斑駁之石片以敷地，皆是。其他若窗幕，地氈之類，亦附屬之。

都市之裝飾：如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所以求均稱而表莊嚴也。巴黎一市，攬森河左右，緯以長橋，界爲馳道，開以廣場，文以崇閎之建築，疏以廣大之園林，積漸布置，蔚成大觀。而馳道之旁，蔭以列樹，芬以花蔭；廣場及公園之中，古木

，雜花，噴泉，造象，分合錯綜，悉具意匠。是皆所以饜公眾之美感，而非一人一家之所得而私也。

由是觀之，人智進步，則裝飾之道漸異其範圍。身體之裝飾，爲未開化時代所尚；都市之裝飾，則非文化發達之國，不能注意。由近而遠，由私而公，可以觀世運矣。



國
文
讀
本

誠兄子嚴敦書 馬援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一〕}，此吾所大惡也。寧^{〔二〕}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纜^{〔三〕}，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龍伯高^{〔四〕}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五〕}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六〕}；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七〕}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八〕}下車^{〔九〕}，輒切齒^{〔一〇〕}；州郡以爲言^{〔一一〕}。吾常爲寒心^{〔一二〕}，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題解】

後漢書馬援傳曰：「援兄（名余，字聖卿）。子嚴敦，並喜譏議，而輕通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嚴，字威卿，少孤，好擊劍，習騎射，後折節讀書，官至陳留太守。敦字孺卿，亦知名，官至虎賁中郎將。

【作者略歷】

馬援，後漢茂陵人，字文淵，建武中拜伏波將軍，征交趾，平之，立銅柱以表其功。後討武陵五溪蠻，卒於軍。

【注釋】

（一）是非正法 「是非」在本句中連爲一詞，作外動詞用，謂評議也。正法，謂國法也。是非正法，猶言評議國法也。舊注：「謂譏刺時政也。」

（二）寧 經傳釋詞曰：「寧，願詞也。」引仲有「即使」之義，連詞之表假設者也。本文：「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即其例。

(三) 旋衿結褙 儀禮士昏禮曰：「女嫁，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父母之命。」衿，爾雅釋器郭注曰：「衣小帶也。」帨，儀禮鄭注曰：「佩巾也。」又詩經幽風東山曰：「親結其褙，九十其儀。」正義引爾雅釋器曰：「婦人之褙謂之褙。」又引孫炎曰：「褙，帨巾也。」是結褙猶結帨也。然則施衿結褙者，蓋母氏於其女遣嫁之日，親爲之加帶繫巾，並伸其訓戒耳。

(四) 龍伯高 名述，後漢京兆人。爲山都長，後拜零陵太守。

(五) 杜季良 名保，亦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後仇人上書論保行爲浮薄，亂羣惑衆，詔免其官。

(六) 清濁無所失 失，遺也。謂不論人品之爲清爲濁，皆與之週旋，無所遺失也。

(七) 刻鵠類鶩 鵠，天鶩也，鶩，音木，鴨也。本文謂刻鵠不能肖，尚可類「形似天鶩」之鶩也。按此以下畫虎類狗之喻，皆爲當時之流行之成語，故冠以「所謂」二字。

(八) 郡將 官名，即郡守。前漢書酷吏列傳注：「謂郡守爲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

國文讀本 (No. 430)

四 文化學社

(九)下車 謂蒞任之始也。

(一〇)切齒 謂齒相切，所以狀恨惡之深也。

(一一)以爲言 猶云以彼爲言，謂對彼多所指議也。

(一二)寒心 恐懼而心血爲之冷也。

巫 峽 鄺道元

(節冰經注江水)

江水又東逕巫峽〔二〕，杜宇〔三〕所鑿，以通江水也。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其間首尾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爲名也。

自三峽〔三〕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畧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四〕夜分，不見曦月〔五〕。

至於夏水襄陵〔六〕，沿泝〔七〕阻絕，或王命急宣〔八〕，有時朝發白帝〔九〕，暮到江陵〔一〇〕，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一一〕，不似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淥潭〔一二〕，迴清倒影〔一三〕。絕巘多生怪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一四〕，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一五〕，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譯文

……大江再向東流，經過巫峽，這是杜宇所鑿，把來通過江水的。江水經過峽的東面，又經過新崩灘，這中間共一百六十里，叫做巫峽，是因為巫山取名的。

三峽七百里之中，兩岸連連縣縣的都是山，沒有一點闕斷之處。山峯重疊，把天容日光都遮蔽了，除非正午與夜半，不能看見陽光與月光。

有時夏水大漲，把山陵涌着抱着，無論上水下水都不能走。到交通回復時，國家有什麼緊急的公事，使者早上從白帝城出發，晚上已到了江陵，其間共有一千二百里路，雖然騎着很好的馬，駕着很急的風，總沒有像這麼快的。

春天和冬天的時候，深潭上起着白練似的急波，平靜處清清楚楚地倒映出兩岸的景物來。山頂有許多奇形怪狀的柏樹。倒掛的泉水，沖激的瀑

布，在林中只是飛濺。這很有一種清秀高偉的趣味。

到了秋天，晴明的霜朝，樹林中滿被着寒意，江面也非常沈靜。常有猴子在高處長嘯，聲調淒涼；山谷裏把回聲送出來，迴旋了好久才歇。所以漁人都唱：

『巴東三峽巫峽長，

猿鳴三聲淚沾裳。』

【作者略歷】

酈道元 後魏涿鹿人，字善長，累官至關右大使。後雍州刺史蕭寶夔反，被執遇害。道元

好學，歷覽奇書，著水經注四十卷。（按水經舊題漢桑欽撰，實三國人所僞託也。）

【注釋】

（一）巫峽 三峽之一。按山峭夾水曰峽，亦作狹。（二）杜宇 蜀古帝名。（三）三峽 謂瞿塘峽巫峽及西陵峽也。按三峽瞿塘爲首，在四川奉節縣東十三里，灘瀨堆正當其口。次爲巫峽，在四川巫山縣與湖北巴東縣之間，最末曰西陵峽，在湖北宜昌縣西北，

又名夷陵峽，江水至此，始漫爲平流。(四)停午夜分 停午，謂中午。夜分，謂夜半也。(五)曦月 曦，日色也；曦月，猶日月也。(六)襄陵 尙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注：「襄，上也。」襄陵，謂水泛溢上達山陵也。(七)沿泝 順流而下曰沿，逆流而上曰泝。泝與溯源並同。(八)王命急宣 言君王命令，急待宣佈，謂急遞之詔書也。(九)白帝 城名，在今四川奉節縣。(一〇)江陵 今湖北縣名。(一一)乘奔御風 奔，謂奔馬；御風，見莊子逍遙遊。乘奔御風，狀行踪之迅疾也。(一二)素湍綠潭 湍，急流也；潭，深水也；綠，水清也。湍急，則浪花飛白，故曰素湍；潭深，則積水清澈，故曰綠潭。(一三)迴清倒影 迴清，謂清流回旋，承上素湍而言，是江水之動象；倒影入水，承上綠潭而言，是江水之靜象。(一四)林寒澗肅 秋日木凋水落，故林中澗上，若有清寒肅靜之氣浮於其間也。(一五)屬引凄異 屬引，猶綿延也，就事之長短言。凄異，謂凄涼動人也，就調之哀惋言。

孟門山 節錄水經注河水

河水南逕北屈縣故西；西四十里有風山，風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門山。

山海經曰：『孟門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黃亞涅石。』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做穆天子傳曰：『北登孟門，九河之隆。』

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爲河之巨隄，兼孟門津之名矣。

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桀，傾崖還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常若霧露沾人，窺深悸魄。其水尙崩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蠱怒，鼓若山騰；濬波頽疊，迄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

國文讀本

遊小盤谷記梅曾亮

江寧府城，其西北包廬龍山而止。余嘗求小盤谷者；至其地，土人或曰無有。皆大竹蔽天；多歧路，曲折廣狹如一，探之不可窮。聞犬聲，乃急赴之。熟五斗米頃，行抵寺，曰歸雲堂。土地舒寬。居民以桂爲業。寺傍有草徑甚微；南出之，乃隊大谷。四山皆大桂樹，隨山陂陀，其狀若仰大盂。空響內貯，響歛不得他逸；寂寥無聲，而耳聽常滿。澗水積焉，盡山麓而止。

由寺北行至廬龍山；其中阮谷窪隆，若井竈齷齪之狀。或曰：遺老所避兵者，三十六茅庵，七十二團瓢皆當其地。

白日暮，乃登山循城而歸。暝色下積，月光布其上。俯視萬影摩盪，起伏波浪中。諸人皆曰：『此萬竹蔽天處也。所謂小盤谷，殆近之矣。』

同遊者：侯振廷、臯氏，管君異之，馬君夢湘，歐生岳庵，弟念勤，凡

六人。
國文讀本

遊姑蘇臺記 宋 犖

予再莅吳，將四載；欲訪姑蘇臺，未果。

丙子五月二十四、雨後，自胥江泛小舟，出日暉橋；觀農夫插、蒔；婦子滿田塍；泥滓被體，桔槔與歌聲相答，其勞苦殊甚。迤邐過橫塘，羣峯翠色欲滴。未至木瀆二里許，由別港過兩小橋，遂抵臺下。

山高不敵虎邱，望之僅一荒阜耳。舍舟，乘竹輿，緣山麓而東，稍見邨落；竹樹森蔚，稻畦相錯如繡，山腰小赤壁，水石頗幽，髣髴虎邱劍池。夾道穉松叢棘，蒼菊點綴其間如殘雪，香氣撲鼻。時正午，赤日炎敲，從者皆喘汗。予興愈豪，褰衣賈勇，如猿獠騰踏而上，陟其巔。黃沙平衍，南北十餘丈，闊數丈，相傳即胥臺故址也。頗訝不逮所聞。

吾友汪鈍翁記稱：方石中穿，傳爲吳王用以竿旌者；又矮松壽藤，類一二百年物；今皆無有。獨見震澤，掀天陷日，七十二峯、出沒於晴雲瀾

嶽中。環望穹窿、靈巖、高峯、堯峯、諸山，一一獻奇於臺之左右。而霸業銷沈，美人黃土，欲問夫差之遺跡，而山中人無能言之者；不禁三嘆。從山北下，抵留雲庵。庵小，有泉石；僧貧而無世法，酌泉烹茗以進。山中方採楊梅，買得一匡，衆皆飽噉；仍攜其餘返舟中。時已薄暮，飯罷，乘風，容與而歸。

侍行者，幼子筠孫、韋金、外孫候政。六日前，子至方應試北上，不得與同遊。賦詩記事，悵然者久之。

【作者略歷】

宋學字牧仲，號漫堂，河南商邱人。年十四，應大臣子弟試，名列優等，官至吏部尙書。工詩，與王漁洋齊名。著有綿津詩集，西陂類稿。

【注釋】

(一) 姑蘇臺 在江蘇吳縣西南，姑蘇山上，相傳爲吳王夫差所築，又稱胥臺。

(二) 苾菴 苾同菴，臨也；吳即江蘇。康熙二十六年，牧仲爲江蘇布政司；三十一年，

復爲江蘇巡撫。

(三) 丙子 清康熙三十五年，當公元一六九六年。

(四) 胥江 在吳縣胥門外，五子胥死，吳人爲立祠江上，因名，見史記。

(五) 插蒔 插，插秧也；蒔，蒔侍，分秧也。

(六) 陸 音層，稻田畦也。

(七) 桔槔 音吉高，農家汲水機也。

(八) 迤邐 音以里，旁行也。

(九) 橫塘 在吳縣西南十里，自南走北，直抵楓橋；塘上有橋，橋有亭，風景絕勝，時見

於詩人歌詠。

(一〇) 木瀆 鎮名，在吳縣西南三十里，近太湖口，渡湖者皆取道於此。

(一一) 虎邱 山名，在吳縣西北七里，一名海湧山，相傳闔廬葬此，三日而虎距其上，故名。泉石奇勝，上有浮屠，吳中之地也。

(一二) 小赤壁 小溪一道，蜿蜒峭壁下，具赤壁之雛形，故名。

(一三) 劍池 在虎邱山上，吳地記：「秦始皇至虎邱，求吳王寶劍，有虎當墳而踞，始皇以劍擊之，誤中石，石陷成池，故號「劍池」。

遊姑蘇臺記 (宋肇)

三 共二頁

(一四) 薔薇 音臆伏，花名，見佛經。

(一五) 敵 音羈，熱氣也。

(一六) 褰 音愆，揭也。

(一七) 汪鈍翁 汪琬字蒼文，號鈍翁，順治初，舉進士，官至刑部郎中，緣事左遷，後舉鴻傳，授編修，典修明史，著有堯峰文集。

(一八) 震澤 即太湖，吳郡志：「太湖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二十七里，周五百里，中有七十二峯。」

(一九) 滌淼 音隕渺。滌，水深白貌；淼，大水也。

(二〇) 美人黃土 美人指西施，言西施已死有黃土也。

(二一) 夫差 吳王闔廬之子，闔廬爲越王勾踐所傷而死，夫差敗越於夫椒以報之，遂霸中國。後會諸侯於黃池，勾踐乘虛而入，自剄死。

(二二) 無世法 世法，入世之法也；無世法者，言無世俗惡狀也。

(二三) 容與 閒暇自得之貌。

記承天寺夜遊 蘇軾

(東坡全集)

元豐^{二二}六年十月十二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步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二三}。懷民亦未睡，相與步於中庭。

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作者略歷】

蘇軾（一〇三六——一一〇一）宋時大文學家，字子瞻，號東坡，眉山人。嘉祐進士，官至兵部尚書。他的詩詞和散文，俱極豪放飄逸，書畫亦稱一代大家，實中國文學史上一大怪傑。著有東坡全集。

【注釋】

記承天寺夜遊

國文讀本

(一) 承天寺 在今湖北黃岡縣南。

(二) 元豐 宋神宗年號(一〇七八——一〇八五)。

(三) 張懷民 蘇軾的朋友。

蜃說

林景熙

嘗讀漢天文志載：「海旁蜃氣象樓臺，」初未之信。庚寅季春，余避寇海濱。一日飯午，家僮走報怪事，曰：「海中忽涌數山，皆昔未嘗有。父老觀之，以爲甚異。」余駭而出。

會穎川主人走使邀余；既至，相攜登聚遠樓，東望；第見滄溟浩渺，盡如奇峯，聯如疊巘，列如崒岫，隱見不常；移時城郭臺榭，驟變欲起，如衆大之區，數十萬家，魚鱗相比；中有浮圖老子之宮，三門嵯峨，鐘鼓樓翼其左右，簷牙歷歷，極公輸巧不能過。又移時，或立如人，或散如獸，或列若旌旂之旆，甕盜之器。詭異萬千。日近晡，冉冉漫滅。向之有者安在？而海自若也。

國文讀本

堡岩上的風景

秋高氣爽，從城外的堡岩上遠望海中的風景，簡直是一幅天然圖畫。這堡岩嶙峋的排列着，四周全是莊嚴的樹木，那淡黃色的葉子，卻從樹枝的空隙裏蕪蕪落下。堡岩的附近有幾間悲慘黑暗的屋子，兩個巡丁站在鐵欄外面；這就是罪犯所住的地方。

太陽快要落下去了，但對着人們還是一樣的照耀；小鳥呢，也一樣的歌唱。小鳥唱得厭倦了，拍拍翅膀，啄着胸部的羽毛，把全身吹漲。那鎖着鐵鍊的人，呆呆的觀望着，獐惡的臉上露出溫和的神氣。他的不澈底的思想從腦海中湧出；記得春天時候彷彿也是這個景象，但還有紫羅蘭的香氣。

獵人吹角的聲音在那裏傳來了；小鳥回巢去了；太陽光也不見了。幾間狹小的罪犯室裏變成黑暗的所在，那些罪犯的心上也都變成黑暗；但是

國文讀本

太陽曾在這裏照耀過的，小鳥也曾在這裏歌唱過的。

在柏林 劉延陵

從柏林城裏彎彎曲曲走出來的火車，裝滿了婦人、兒童，差不多其中沒有一個身體強壯的男子。

在一間車裏，有一個花白頭髮的兵，傍着一個衰弱而有病容的老婦人同坐。車客聽見她如痴如迷的數「一，二，三」的聲音，高出於車輪辘辘的聲音之上。她停不到一息，就要數一兩次。兩個女郎吃吃的笑，無意之中，對於她的奇怪的舉動，發了一些批評。花白頭髮的老人大聲罵了，車裏立時沉寂下來。那個無知覺的老婦人又數道：「一，二，三」。兩個女郎又吃吃吃的痴笑。

花白頭髮的兵把身體倚向前來。他很嚴肅的說道：「女郎！如果我告訴你們這個可憐的婦人是我的妻子，或者你們就不再笑了。我們已經有三個兒子在戰場上打死。在我自己到前敵去當兵之前，我還須先把他們的母

親送到瘋人院去。」於是車裏一些兒聲音都聽不見，沉寂得惹怕起來。

記潭柘寺

林紓

潭柘之岫雲寺卽晉之嘉福寺，唐之龍泉寺，金皇統間爲大萬壽寺，明正統間仍爲嘉福寺，康熙時始賜今名。

寺稍壯麗；細泉兩道，循石槽外趨，日夜咸有聲。老松十數，盤鬱不及戒壇，然亦數百年物也。開窗見馬鞍山，葱翠接於臥榻。戒壇之山枯瘠，而土石相負；潭柘得水，草木華滋，一望純綠，寺後泉脈西來，澗澗爭石罅而出，細路宛曲，通龍潭。潭水儲於小池，雜樹互陰。無人聲，隱隱聞雞鳴，乃不知是何村也！佛殿陳元妙嚴公主拜塲，雙趺隱然，幾透塲背。龕供二小蛇，曰「大青，小青」，僧指爲龍王。浮屠之謬妄，固不可以人理喻。迨夜，風水激蕩，雜以松籟，如臥風濤之中矣。

同遊者，閩縣陳荔裳永鏞；溫陵陳芷汀之遴。

國文讀本

李龍眠畫羅漢記黃淳耀

李龍眠畫羅漢渡江，凡十有八人，一角漫滅，存十五人有半，及童子三人。

凡未渡者五人：一人值壞紙，僅見腰足。一人戴笠，攜杖，衣袂翩然，若將渡而無意者。一人癡立遠望，開口自語。一人蹠左足，蹲右足，以手捧膝，作纏結狀；雙屣脫置足旁；迴顧微哂。一人坐岸上，以手踞地，伸足入水，如測淺深者。方渡者九人：一人以手揭衣，一人左手策杖，目皆下視，口喏不合。一人脫衣，雙手捧之，而承以首。一人前其杖，迴首視捧衣者。兩童子首髮鬚髻，共舁一人以渡；所舁者，長眉覆頰，面怪偉，如秋潭老蛟。一人仰面視長眉者。一人貌亦老蒼，僵僕策杖，去岸無幾，若幸其將至者。一人附童子背；童子瞪目閉口，以手反負之，若重不能勝者。一人貌老過於僵僕者，右足登岸，左足在水，若起未能，而已渡者一

人，捉其右臂，作勢起之；老者努其喙，纈紋皆見。又一人已渡者，雙足尙跳，出其履，將納之；而仰視石壁，以一指探鼻孔，軒渠自得。

按羅漢於佛氏爲得道之稱，後世所傳高僧，猶云錫飛、杯渡，今爲渡江艱辛乃爾，殊可怪也。推畫者之意，豈以佛氏之作、止、語、默，皆與人同，而世之學佛者，徒求卓詭變幻可喜可愕之跡，故爲此圖以警發之歟？昔人謂太清樓所藏呂真人畫像，儼若孔老，與他畫師作輕揚狀者不同，當即此意。

【題解】

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居士，宋舒城人，熙寧中進士，官至朝奉郎，致仕歸，老於龍眠山。人評其畫，以爲鞍馬愈韓幹，佛像可進吳道玄，山水似思訓，人物似韓滉，瀟瀟如王維，當爲宋書畫第一。此篇記其畫十八羅漢渡江圖，人各一態，描寫盡致，與韓愈畫記同工。

【作者略歷】

黃淳耀，初名金耀，字蘊生，號陶庵；明嘉定人，崇禎癸未進士；京師陷，福王立於南都，諸進士皆授官，淳耀不赴。明亡，偕弟諸生淵耀入僧舍，自經死。學者私謚貞文先生，著有陶庵全集二十二卷。

【注釋】

- (一) 踞 長跪也。
- (二) 呿 音區，張口貌。
- (三) 鬢髻 音朋僧，髮短亂貌。
- (四) 昇 音余，共舉也，即扛抬之意。
- (五) 偃僂 曲背也。
- (六) 瞪 直視貌。
- (七) 努 用力貌。
- (八) 纈紋 面上皺紋；纈，音亦。
- (九) 跣 赤足也。

(一〇)軒渠 笑貌，後漢書方技傳：「軒渠笑自若」。

(一一)錫飛 高僧傳：「有神僧飛錫凌空而行。」按僧杖用錫，錫即指杖也。

(一二)杯渡 傳燈錄：「杯渡和尚，不知其始名，嘗乘木杯渡河，因名。」

(一三)卓詭 言卓然異人也，「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見後漢書。

(一四)太清樓 宋室藏書畫之所。玉梅：「咸平三年，詔三館寫四部書一本，置禁中太清樓，以便觀覽。」

(一五)呂真人 名崑，字洞賓，唐河南人，以進士爲縣令，遇鍾離真人，授以天仙劍法，得九九數，號純陽子。按真人之稱，始於莊子：「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後世遂得道成仙之名。

(一六)輕揚 飄逸之意。

觀巴黎油畫記「一」薛福成

光緒十六年春，閏二月，甲子，余遊巴黎蠟人館，見所製悉仿生人。

形體，態度，髮膚，顏色，長短，豐瘠，無不畢肖。——自王公卿相以至工藝雜流，凡有名者，往往留像於館，——或立，或臥，或坐，或俯，或笑，或哭，——驟視之，無不驚爲生人者。余亟嘆其技之奇妙。譯者稱：『西人絕技，尤莫逾油畫。蓋馳往油畫院一觀普法交戰圖「二」乎？』

其院爲一大圓室，以巨幅懸之四壁，由屋頂放光入室。人在室中，極目四望，則見城堡，岡巒，溪澗，樹木，森然布列；兩軍人馬雜遝「三」，

——馳者，伏者，奔者，追者，開槍者，燃礮者，擐大旗者，挽礮車者——絡繹相屬。每一巨彈墮地，則火光迸「四」裂，煙燄漫迷，其被轟擊者，則斷壁危樓，——或黔其廬，或赭其垣，——而軍士之折臂，斷足，血流殷「五」地，偃仰僵仆者，令人目不忍覩，仰視天，則明月斜掛，雲霞掩映

；俯視地，則綠草如茵，川原無際；幾自疑身外即戰場，而忘其在一室中者。其實則壁也，畫也，皆幻也。

余問『法人好勝，何以自繪敗狀，令人氣喪若此？』譯者曰：『所以昭炯戒，激衆憤，圖報復也。』則其意深長矣！

【注釋】

(一) 油畫 西洋畫法的一種。以油與顏料融化，而畫於布或木板的上面，最能表示光線。

(二) 普法交戰 普，普魯士 (Prussia) 的簡稱。普法戰爭，起于一八七〇年七年，普軍連戰連勝，擒法皇路易拿破侖，進圍巴黎。次年，城破，法割亞爾薩斯 (Alsace)

洛林 (Lorraine) 二州，並賠款五千兆佛郎于普以和。

(三) 雜遝 衆多而紛亂。

(四) 逃々 散走。

(五) 殷 赤黑色。

白雷登海口避暑記

薛福成

英倫四面環海水，氣和而得中，無嚴寒，亦無盛暑。然邦人士之貴富者咸以避暑遠徙，一歲中恆四三月；而避暑必在新涼之後。當夫秋高日晶，天宇澄曠，去邑適野，舍業以遊；西人名之曰「換氣」。蓋都會之中，人民稠密。居之久，則氣濁，神昏，而百病生；必易一地以節宣之，則氣清，體健，而百病卻。此於養生要術，研之頗精，意不專在避暑也。其避暑之用亦然。

癸巳七月之杪，余從西俗，避暑白雷登海口。海口爲巨紳豪商必至之地；以海氣養人軀體，尤善於郊坰清氣也。白雷登在倫敦西南三百餘里，乘火車約熟五斗米頃即至。邦人士營此勝區，罔惜財力，歲異月新。有穹林以翳炎陽；有幽園以栽名花；有陡入海中之新舊二堤，以待遊者涵濡海氣；岸高，則有升車以省紆繞；波平，則有小舟以恣蕩漾。海岸上，中，

下，三層，俱羅花木，可步，可坐，可納涼焉。余初來此，神氣灑然，如鳥脫樊籠而翔雲霄之表。所居高樓，俯瞰海濤。夜臥人靜，洪濤訇虓，震耳盪胸，滌我塵慮。少焉風止，日出，波瀾不驚。西望遼夏，想像亞美利加大洲，如在雲煙香霧中，未嘗不覺宇宙之奇寬也。

於是攜侶扶筇，任意所之。見有駛電氣車者，夷然登之；風馳雲邁，一瞬千步。製造之功逾於火輪。數十年後，其將行之我中國乎？俄而下車，步往是堤；聽西人奏樂；披襟以當海風；或遙睇水滸，而羨鷗鳥之忘機；或旁眄釣徒，而憫衆魚之貪餌。於斯之際，蠲煩，滌羣，心曠，神怡，竊謂世間所謂神仙者之樂，不是過也。

晷移意倦，浩歌以歸。歸而依枕高臥，亦得佳趣；夢中如遊蓬古之世。既覺，偶睇窗外，海景奇麗，曠曜萬里；恍睹金碧世界；蓋日將西匿，倒影入海也。其諸所訪名蹟尙多不盡記。光緒十九年，八月，十三日。

威士敏士達寺

梁啟超

我們因旅館難覓，由徐丁二君先往巴黎布置。我和同舟諸君，在倫敦勾留五日，趁這空暇，隨意觀光。頭一個要拜會的，自然是有名的「英國凌烟閣」威士敏士達寺（Westminster Abbey）我們從託拉福加廣場，經白宮街維多利亞街，到泰姆河畔，眼前屹立一長方形古寺，雙塔高聳，和那峨特式建築的巴力門毗連並立，一種莊嚴樸茂氣象，令人起敬，這便是威士敏士達寺了。

我們先大略研究這寺的歷史。他是從十一世紀愛德華懺悔王創建，十三世紀末，亨利第三大加改築，到今將近千年，累代皆有增修。那西塔的門樓，還是二十年前新造。最奇的是把各時代的款式，合冶一爐，幾乎成了千年來建築術的博覽會。拿一個人作譬，好象戴着唐朝一頂進賢冠，披着宋朝一件緋袍，手拄着明朝一方笏，套上清朝團龍補褂，底下還踏着一

雙洋皮靴子，你想這不是很滑稽很難看嗎？然而他却沒有絲毫覺得不調和，依然保持十分莊嚴，十分趣味。我想這一個寺就可以算得英國國民性的象徵。他們無論政治上，法律上，宗教道德上，風俗禮節上，都是一部分一部分的蛻變。幾百年前和幾百年後的東西，常常同時並存，却不感覺有一些子矛盾。他們的保守性，有一點和我們一樣；他們的容納性，調和性，怕很值得我們一學罷！

這寺內最重要的一部分，一三七六年創始，一五二八年落成，約經一世紀半的長久日子。算起來，當繪圖的時候，隨種一株杉樹，還可以等他長成來充樑柱。他們却勤勤懇懇依着原定的計劃，經一百多年，絲毫不亂，絲毫不懈，到底做到成功了。唉！茲事雖小，可以喻大。試問我們中國人，可曾有預備一百年後纔造成的房子嗎？須知若是有一個人要造怎樣一間房子，這個人首先就要立定主意，自己不打算看見他成功，自己更不打算拿來享用。這個人一定是不安小就，圖個規模宏遠，明知道一生一世，

不能完成的事業，却要立個理想的基礎，傳給別人。有了這個人就行囉嗎？不然，不然。是要後起的人和他一樣的心事，一樣的魄力，纔能把他的事業繼承下去，不至前功盡棄。我想歐洲文明從何而來？就是靠這一點；人類社會所以能够進化，也只靠這一點。前人常常立些偉大的計劃，替後人謀幸福；後人保持前人的遺產，更加擴充光大；人生的目的，人生的責任，就盡於是了。我遊威士敏士達，最初起的就是這種感想。後來徧歷大陸，到處見的寺院，動輒都是幾百年工程，這感想便日印日深。回想我們中國人的過去，真是慚愧無地；懸想我們中國人的將來，更是惶恐無地了。

威士敏士達是英國國教的教會堂，是國家和王室的大禮堂。歷代君主加冕大葬，都在此舉行。却依然是全英國一般小百姓日日公共禮拜祈禱之所。就只這一點，這寺又算得平民主義的象徵了。我們却爲甚麼叫他做『英國的凌烟閣』呢？因爲他又是個國葬之地，幾百年名人坟墓，都在寺中。原來這寺本王室諸陵所在；後來凡有功德於國家的人，都葬在裏頭。拿中

國舊話講，算是『陪葬某陵』了。但他們陪葬的，不是拿王室的功臣做標準，是拿國家的人物做標準。所以政治家學者詩人，乃至名優，都在其列。入到寺中，自然令人肅然起敬，而且發出一種尙友古人的志氣。

我們拿着一本『嚮導錄』要來按圖索驥了。入門西首，便劈頭就是那廿四歲做大宰相的威廉比特遺像，張開手正在那裏演說。迎面一位長髮隆準的老頭兒，哈哈！這就是我們讀近世史時最熟的老朋友格蘭斯頓呀！他和他的夫人，就在這底下作永久平和的安息。啊啊！這是奈端。上頭的墓誌銘用拉丁文 *Isaci Newtoni*，連他名字的拼音都改了。當時受文藝復興的影響，好古實在好得有趣。這是發明蒸汽的瓦特。這是生物泰斗達爾文。這是非洲探險的立溫斯敦。這一帶是政治家，大半自由黨名士。這一帶是詩人小說家，可惜我們學問固陋；記不起許多名字了。哈哈！這是誰？是哈拔忒黎，是個唱索士比亞名劇的戲子，因戲唱得好，國家賞他功勞，封他一個爵。大街上不是還有他的銅像嗎？這是大畫家尼爾拉。他是法國人

呀，怎麼也葬在此？他是十七八世紀時對於英國美術界最有功的。威士敏士達的外國人，算他獨一無二了。這是羅拔比爾。這是哈布頓，這是拉沙爾。這是沙士勃雷。都是些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我實在應接不暇了。進到裏層，許多王陵比外面是壯麗些。但我們對於他却沒甚趣味，草草走過罷。噯，這南廊北廊兩女王，一位伊里查白，一位馬麗。他們姐兒倆，生冤家，死對頭。一個要了一個的命，到了，可也和解了，同在一個廟裏雙棲雙宿。還有查理第二。當他在這裏加冕的時候，大發雷霆，把那殺父之讎克林威爾寺內的墳掘了，後來克林威爾仍舊改葬遷回這寺，和他的陵也相去不遠。啊啊！這譏真叫做冤親平等，一視同仁。可見這威士敏士達，並沒認得甚麼個人，只認得一個英國哩。我們這一遊，整整遊了個半天，真如太史公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想見其爲人，低回留之，不能去焉。』我想我們外國人，一進此寺，尙且感動到這種田地，他們本國人該怎麼樣呢？威士敏士達，就是一種極嚴止的人格教育，就是一種極有活

國文讀本

六

力的國民精神教育。教育是單靠學校嗎？噢！我國民聽呀！我國民聽呀！

巴力門逸話 梁啓超

巴力門 (Parliament) 許多瑣碎的習慣，就外國人眼光看來，覺得不可解，其實處處都可以看得出英國人的特別性格。他那議長戴着斑白的假頭髮，披着純黑的大袈裟；那秘書服裝，也是一樣，像戲台上扮的什麼脚色。議長的名號，不叫做『伯里靈天德』 (President)，不叫做『赤亞門』 (Chairman)，却叫做『士璧架』 (Speaker)，翻譯起來，說是『說話人』的意味。因為從前國王向議會要錢，總是找他說話，得了這個名，至今不改。最奇怪的，下院議員七百零七名，議席却只有五百九十六號；若是全體都出席，便有一百一十一人沒有坐處。這種不合情理的過節，改正他並非甚難，英國人却不管，還是那老樣子。我中英兩國，向來都以保守著名；但我們中國人所保守的，和英國正相反。中國人最喜歡換招牌，抄幾條憲法，便算立憲，改一個年號，便算共和，至於政治社會的內容，連骨帶肉，

都是前清那個舊軀殼。英國人內部是不斷的新陳代謝，實際上時時刻刻在那裏革命；却是那古香古色的老招牌，抵死也不肯換。時髦算時髦極了，頑固也頑固極了。

巴力門裏頭最神聖的是「阿達」(Order) 這個字，(原意訓秩序，此處含義稍廣，泛指規則。) 議員言動，有些子違犯規則，「阿達」「阿達」的聲浪，便四座怒鳴。若從議長口中說出「阿達」這個字來，無論議場若何喧嘩，立刻就變肅靜。他們的「阿達」，却從沒有第幾條第幾項的寫在紙上。問他有多少「阿達」？「阿達」的來歷如何？沒有人能穀回答。試舉他幾個例：從前有位新到院的議員，初次演說，開口就說了一聲「諸君」，便到處叫起「阿達」來了。因為他們的「阿達」，凡有演說，都是對議長說話，不是對議員說話，所以頭一句只能說「士壁架」，不能說「諸君」。因此之故，若是有人正在演說時，你若向他前面走過，便犯了「阿達」，因為把他聲浪隔斷，怕「士壁架先生」聽不真了。

『阿達』中最不可思議的，是他們的絲織高頭帽。他們穿什麼衣服，是絕對自由；惟有這頂高頭帽，非戴不可。爲這頂帽子，那老政治家格蘭斯頓，就鬧了兩回笑話。原來他們的『阿達』，每到議案採決時，先行搖鈴，隔兩分鐘搖一次；三次後會員都要齊集廊下，分立左右，以定可否。格翁正在洗澡，（院內有浴室）鈴響起來，換衣服，萬趕不及；只得身披浴衣，頭戴高帽，飛奔出來。惹得哄堂大笑。

他們的『阿達』，尋常演說，是光着頭的，惟有當採決鈴聲已響，臨時提出動議，那提出人必要戴高帽演說。有一回格翁又鬧亂子了。他提出這種動議，却忘記戴帽。忽然前後左右都叫起『阿達』來。他找他的帽子，又找不着；急忙忙把旁邊的戴上。格翁是個有名的大腦袋，那高帽便像大冬瓜上頭放着個漱口盂，又是一場哄堂大笑。

還有好笑的，那戲裝打扮的議長，這高頭帽也要預備。要來什麼用呢？原來巴力門採決的法定人數要四十名，剛缺一名不足時，議長就來湊數

。六分鐘搖鈴三次。每次鈴響後，議長點數目。一，二，三，點到第四十，他就把高帽戴在假頭髮上，高呼「四十」。你想這種情形，不是真有點像唱戲嗎？

他們又有一個「阿達」，每次散會，總是議員動議，議長宣告。有一天議員個個都忘了動議，竟自鳥獸散了。弄得議長一個人在那神龕裏（議長席）坐到三更。幸虧一個院內守夜的走過，問起來由，纔到處找得一位議員進來，正式動議，議長然後正式宣告散會。你說好笑不好笑呢？

噢！諸君莫笑。這種瑣瑣碎碎的情節，就是英國人法治精神的好標本。「英國國旗永遠看不見日落」，都是從這「阿達神聖」的觀念贏得來哩。我方纔說，英國人愛政治活動，就像愛打球，同是一種團體競技的頑意見，須知他們打球也是最講規則的，不尊重規則，就再沒有人肯和你頑了。就算中國人打牌，也有他種種規則，若打輸了就推翻桌子，還成話嗎？我們辦了幾年共和政治，演的都是翻棹子把戲。這却從何說起？他們不制定一

種法律便罷；一經制定，便神聖不可侵犯；非經一定程序改廢之後，是有絕對效力，無論何人都要服從。所以他們對於立法事業，絲毫不肯放過，人民有了立法權，就算有了自由，都是爲此。若是法律定了不算賬，白紙上灑些黑墨來哄人，方便自己的要他，不方便的就隨時抹殺，那麼何必要這些法律？就有了立法權，又中何用呢？講到這一點，那些半野蠻未開化的軍閥不足責了。就是我們高談憲政的一派人，也不能不分担責任。因爲他們蔑法的舉動，我們雖然不是共犯，但一時爲意氣所蔽，竟有點不以爲非了。就只一點，便是對國民負了莫大罪惡。我如今覺悟過來了，所以要趁個機會，向國民痛徹懺悔一番；並要勸我們朋友輩，從此洗心革面，自己先要把法治精神培養好了，纔配談政治哩。一面還要奉勸那高談護法的一派人，也注意這種精神修養。若是拿護法做個招牌，骨子裏面，還是方便自己的法律就要他，不方便的隨時抹殺，那罪惡豈不是越發深重嗎？總之，我自從這回到了歐洲，才覺得中國人法律神聖的觀念，連根芽都還

沒有。既沒有這種觀念，自然沒有組織能力。豈但政治一場糊塗，即社會事業，亦何從辦起？唉！我國民快點自覺啊！快點自懺啊！

斐律賓百震亨 (Pasuruan) 瀑布遊記 蔣維喬

斐律賓有著名之瀑布在百震亨。其地距馬尼拉九十五英里，有鐵道可通。余於民國六年二月，偕考察教育諸君赴露思班諾斯參觀大學農林科；其地距百震亨祇十五英里，因欲往游。同人中多畏其險，不願往；獨黃君任之毅然決去。傳君煥光，林科之留學生也，亦願從；乃克成行。遂宿於露思班諾斯。明日黎明，乘汽車過行。歷二小時餘，至焉。

百震亨雖一小鎮，然街衢平坦，市肆整潔；據黃君任之言，酷似南美洲也。自車站行不半里，至河畔，雇獨木舟。舟土名「龐扛」(Panga)，剝木爲之，兩端尖；較我國南方之腳划船，尙小一倍。中置兩摺竹榻，僅可坐客一人。舟子二人，一坐船首，一坐船尾，前後划槳。余等三人各乘其一。將行時，舟子云：「必須先至客店租賃雨衣帽及鞋；否則，中途衣履必盡濕。」余等未之深信，漫應之曰：「行矣！即濕何妨。」遂解維。

自百震亨河下游溯莫隔達比 (Magdajio) 河東南行，少頃，即遇險灘。水湧如沸，舟人入水推輓其舟而過。浪花濺入，衣爲之濕，始信舟子之言非虛也。一灘甫過，而第二灘復至，水益沸。浪益湧；於是乃解去外衣褲，摺置提包中，祇餘裏衣褲與波浪肉搏。然一路兩峽壁立，愈轉愈深。樹木倒懸其間，作濃綠色。鳴鳥上下，如迎異客。河水紆迴，皆碧色。險灘則礁石矗立，小者如拳、如斧，大者如牛、如象；水激其間，悉化泡沫，作白色。令人優美之情、壯美之情一時交迸，至足樂也！所過險灘凡七。愈上，愈險，而景亦益奇。最險之灘，礁石益多而巨，水皆作旋渦。余等則登岸履亂石間，蒼苔極滑，幾不能舉步。迨舟人放空舟渡灘，則悉棄衣屨於石畔，再登舟。如此渡七灘後，而第一瀑布突現眼前矣。瀑勢自峭壁懸空而下，砰轟之聲可聞數里；頗似雁蕩之大龍湫，而奇險則過之。

觀玩既久，並以手鏡攝影；乃促舟子前進，欲窮第二瀑之勝。舟子不許，謂第二瀑非至三月水淺時不能上。余等再三強之，則云：『昔有美國

人亦因不諳地勢，頑強自恃，必欲觀第二瀑，逆流而上，人與舟俱碎於旋渦中。』意其以危詞恐駭也，則告之曰：『余等好奇，非畏死者。』舟子皆曰：『君等不畏死，吾儕不能不愛其生命，焉能從？』卒無如何，乃返。

返時，順流而下，行駛絕迅。過灘不必推輓，趁水勢渡亂礁間，若行所無事；而舟之兩舷，駭浪拍入，則較來時益甚；周身如沐，可謂淋漓盡致。至來時解衣處，取衣而不能著也。險灘既過，放棹中流。……一路爲炎日所逼，溼衣亦乾。十二時半，抵岸。……

【作者略歷】

蔣維喬，近代著作家，字竹莊，江蘇武進人，著有因是子靜坐法，佛教史等書。

【洋釋】

(一) 斐律賓 (Philippine Islands) 在太平洋，舊屬西班牙，今屬美國。

(二) 馬尼拉 (Manila) 乃斐律賓羣島中呂宋 (Luzon) 島之都會。

斐律賓百震亭瀑布遊記 (蔣維喬)

國文讀本 (A54)

四 文化學社

(三) 露思班諾斯 (Jos Pano) 乃馬尼拉之村名，斐律賓大學農林科即在此地。

(四) 遄 音傳，往來頻數而急速也。

(五) 嶮 音信，山峻拔也。

(六) 雁蕩 山名，在浙江樂清縣東九十里，大龍湫乃此山之瀑布。

奉化人的海閭生活 吳載盛

奉化縣屬忠義松林兩鄉，沿海居民在海邊築長堤成個範圍，叫「塘」。塘角裝有水出入處，叫「塹門」。潮漲時，魚類隨着潮水入塘；潮退，水向塹門流出，——並不流乾，——魚類却留在塘裏頭。漁民放水捕魚，叫「放塘」。蝦，魚，蟹，蠶，無所不有。漁民羣集搜捉，拖水帶泥，面目都污了，而嬉笑聲往往聞數里以外。所捕的，叫「放塘魚」。漁民向鄰近街市上銷賣，賣剩的就供全家一飽。

有種漁民，把十二根大竹竿拚作一塊，叫「竹排」；約兩丈五尺長，浮在水面，能抵得兩千斤的壓力。潮漲時，漁民用竹排坐着，浮於近海，散絲網捕魚；潮快乾時，就回來了。

潮乾後，有種灰黑小魚，狀類泥鰱，普通叫他「彈塗」，見了人，立刻就躲入泥塗裏。漁民趁潮水未漲，用着八寸長的竹筒，把有底的一端向

下插入泥塗，等潮水退去，把竹筒拿出，彈塗就在裏面。這和捕「放塘魚」，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作用。漁民收放竹筒時，用着三尺長一尺闊的小船，叫「泥船」，或「彈塗船」。把一膝抵住，一脚向泥塗上一撐，那船就很快的前進；比較人步跋涉，自然是經濟時光多哩。

有種紅鉗小蟹，趁着潮乾，來到泥塗上兜風逛逛，見人就跑避。漁民捉蟹，有個妙技：用根小竿，一端縛着麻線，象釣魚一樣，不過線端繫着是隻八枚曲鈎子的小鐵鈹兒。捉蟹的，站在堤上，用着這傢伙把紅鉗蟹一隻一隻鉤上來，盛於竹籬內——漁民懸在腰邊，——沒多工夫，籬就盛滿了。這種小技，是從小練習而成的。他們老捉蟹的，手段更神妙了；只顧在堤上走着，手把竹竿一上一下，我們遠看，不明白他們幹什麼；其實一舉手的代價，至少有隻紅鉗蟹咧。一潮汛的時間，能够捉五十斤蟹；漁民擔回來，用石杵搗碎，加上鹽，叫「紅鉗蟹醬」，發賣各處。這原是辛苦小本經營，所以他們常說：「可憐相，賣蟹醬！」

沙 葬 | 法國雨果著 | 奎章譯

(覺悟)

勃爾登省「」底海岸邊，有個人——旅行的，或是捕魚的人，——乘潮落的時候，在離岸很遠的沙灘上走。但他走了幾分鐘，忽然覺得有些不便當。脚底下的海灘，好似膠水一般；鞋底上粘着的沙，也簡直和漿糊一般。沙灘十分乾燥；但是人走在上面，等到脚一提起，所印的脚跡，却已被水裝滿了。眼睛裏也看不出什麼變動，只見一片冷僻的平平的海灘，一總的沙都是一般樣子，也分不出那塊沙土是堅實的，那一塊是不堅實的。一簇海蟲，在旅客底脚邊飛舞着。旅客向前走去，想走近岸邊。他一些也不羈念。有什麼羈念呢？他只覺得有些不妥當，好像他脚下重量一步加重一步了。忽地陷了下去，有二三寸深。他一想這不是一條可走的路，便立定了，想辨一辨方向。低下頭去看他的脚，已經看不出了，沒在沙中了。

他把腳拔出，想旋轉身子向原路上走去；但陷得更深，沙到脛上了。想極力掙扎出險，才向左邊一竄，沙反擁到小腿；向右邊一跳，沙齊了膝。於是他面上現出說不出的恐怕，知道自己陷在鬆沙中，他的底下，便是人不能走的，魚也不能游的，可怕的去處。他把肩上負的東西拿下來，好如遇險的船隻，想減去些重量；快得很，沙在膝上面了。他高聲喊救，揚着帽子，手帕；但是沙却把他愈拖愈深了。沙灘這般荒涼，陸地離開這般遠，灘又是著名危險的，近邊又沒有勇敢的人來救他，完了，他處罰葬在沙中了。他受罰在這可怕的，逃不掉的，慘酷的，慢吞吞地不快不遲的埋葬。幾點鐘裏，倒也不就結果他，也不妨礙他的自由，也不害他生病，只使他立着，把他的腳向下拖去。隨着他的掙扎叫喊，一步一步地引他下去。這正是好像他要抵抗，反受加倍的刑罰。一邊慢慢地拖他下去，一邊却儘他賞識四周的風景，鄉野裏的樹兒，草兒，村莊上的烟兒，海船上的帆兒，飛鳴的鳥兒，和日兒，天兒。

沙葬的一個墳，好如潮水，從地下擁上來的。漸漸的加高，一分鐘也不停。那個可憐的人，想坐一下子，想橫下去，想爬起來，一舉一動，都使他反埋得更深了。立了起來，却又深入了好多。他知道是不好了，屈了兩隻手，高聲向着老天求救，但却沒有甚麼希望。他看沙齊了他底肚子，快到胸前，只剩半個身子在外面了。他就放聲哭起來；伸起兩隻手，狠命的向上掙，指爪向沙上亂抓，想拔出來；兩隻臂膊撐住了，想脫離這兒。沙上來了，齊了肩了，到頸上了，只剩了面孔還可以看出。張開口大喊，沙塞滿了，靜默了，眼睛還睜着，沙遮蓋了，烏黑了。後來額子漸漸下去了，祇有幾根頭髮，在沙面上飄着，一隻手露在外面，在沙面上亂挖，抖擻着，顫動着，隱滅了。唉！這是一個人不幸的結果！

【作者略歷】

雨果 (Victor Hugo 一八〇二——一八八五) 或譯作韋俄，法國浪漫派文學家。他的名著

活冤孽（即巴黎的聖母院）和悲慘世界，我國已均有譯本。

【注釋】

（一）勃爾登省 疑即波爾多省（Bordeaux），在法國西部大西洋海濱。

萬里尋兄記 黃宗羲

宗羲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不可至乎？」躡屣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在，將何之？」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於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系、年、貌爲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間，冀兄或見之；卽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

經行萬里，獠洞蠻陬，蹤跡殆遍，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爲不祥。遇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爲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春陵行中句也。春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

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廁，置傘路傍。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云：「姚江黃廷賢記。」伯震方驚駭未決，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歎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牽攜之而歸。

當觀史傳，人子所遭不幸，開關踣頓求父求母者不絕書，爲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方府君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饑體凍膚而不顧，箝口槁腸而不卹，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皇皇，惟此一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而其時當景泰天順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惟恐其兄之入，英宗惟恐其弟之生，富貴利害，伐性傷恩，以視府君，愛惡頓殊。可不謂天地綱常之寄，反在草野乎！

赴。撰述之最著者，爲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實中國哲學史之典據。卒後，門人私謚曰文孝，學者稱南雷先生。

【注釋】

(一) 貌爲零丁 今尋人招子。

(二) 江 嘉陵江也。

(三) 杜少陵 名甫，字子美，唐時人，居杜陵，自稱杜陵布衣，又稱少陵野老。善爲詩歌。稱詩聖。

(四) 道州 即湖南永州府，今爲零陵縣。

(五) 奏廟 漢書金日磾傳：「日磾奏廟，心動。」(註) 奏，向也。

(六) 姚江 即餘姚。

(七) 景泰，明景宗年號。

(八) 天順 英宗年號。

(九) 景皇 即景宗。

(十) 景帝惟恐其兄之入，英宗惟恐其弟之生二句 明英宗爲額森虜去北行，弟處王即位

，改元景泰是爲景皇帝，與北廷言和，羣臣疏請迎英宗歸國，帝不悅。及英宗歸，別居南宮。景泰八年，帝疾甚；石亨曹吉祥等以兵迎英宗復位，改元天順，廢景帝仍爲郕王。

賣柑者言 劉基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剖其中，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銜外以惑愚瞽乎？甚矣哉，爲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聞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臯比者，恍恍乎千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耶？盜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

予默默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嫉邪者耶

而託於柑以諷耶？

【作者略歷】

劉基字伯溫，元季青田人，學無不窺，尤精天文兵法，自號郁離子，輔明太祖取天下。多所贊畫，累官御史中丞，封誠意伯，及正德時，追贈太師，諡文成，著有誠意伯集二十卷。

【注釋】

- (一) 柑 果名，俗呼蜜橘，產閩廣間。
- (二) 杭 即今浙江省杭縣。
- (三) 涉 經歷也。
- (四) 潰 腐壞也。
- (五) 燦然 燦讀若桀，燦然有光也。
- (六) 玉質而金色 其質如玉，而色如金也。
- (七) 市 售也。
- (八) 籩豆 古時盛列食物之器，竹器曰籩，木器曰豆。

(九) 銜 自矜也，又自媒也。越絕書云：「銜女不貞，銜男不信。」

(十) 所 交也。古所交通用，史記：「景帝謂問亞夫曰：此非不足君所乎。」

(十一) 虎符 兵符也。漢制，有銅虎符，調發則用之。

(十二) 臯比 即虎皮也，以爲坐褥。

(十四) 恍恍 當作洸洸，詩云：「武夫洸洸」，果毅之貌。

(十五) 干城 言扞衛城池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十六) 孫吳 孫臏吳起，戰國時名將。

(十七) 略 謀略也。

(十八) 峨 高貌。

(十九) 紳 大帶也。

(二十) 昂昂 軒昂舉首貌。

(二十一) 廟堂 天子發令出政之所。

(二十二) 伊臯 伊尹臯陶，古名臣。

(二十三) 御 治也。

(二十四) 吏奸 胥吏作奸也。

賣柑者言 (劉基)

(二十五) 斃 音亦。書：「犛倫攸斃」。敗壞也。

(二十六) 醇醴 味厚之酒。

(二十七) 飫 飽也。

(二十八) 象 取法也。

(二十九)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漢武帝時人，善滑稽隱語。

(三十) 嫉 害賢曰嫉，謂爲其賢於己而惡之也。

荒島遊歷記

法國威

奴著

梁啓超譯

武安領着衆人登了岸，急跑到法人洞口，把那木石除了，進去一看，覺洞內一切都如往日，並無異狀。衆人喜極，忙將鋪蓋拿來，安排妥當；又將胥羅船所用的餐檯放在中央。雅涅領着年輕的，把那鍋釜、器皿小件的都運進來。莫科又在洞外石壁之下，疊石作竈，架上一個鐵鍋，調了好些羹湯。當中途停筏之時，杜番往往提了小鎗登岸，獵取許多小鳥；至此，拿了幾串出來，交過伊播孫土耳其，吩咐他用心燒好。到七點鐘時候，各人齊集洞內，把那胥羅船所有的椅櫬環着餐檯，安排停妥，然後依次坐下。桌下有熱氣蓬蓬的湯、燻牛肉、燒雀子，又有些乾酪及車釐酒。各人鼓舌，飽餐一頓。數日積勞，到此不覺倦甚；正商量分頭就寢，因爲俄敦發議，衆人又奔向那山毛櫸樹下，憑吊了同病相憐的舊主坡陰一番。到九點鐘，始共歸洞。令杜番、韋格兩人執兵守衛。衆童子安心睡了一夜。早起

，復從事起貨入洞；又將筏拆解，收藏妥當，以備他日之用。如是忙了幾日，至十三日，欲把鐵竈運進洞裏，置諸右方。巴士他見洞壁不甚堅牢，試爲鑿之，竟得穿了一穴，以通烟突。於是他們不出洞口一步，便足了炊事。自是杜番、韋格、乙菩、格羅士四人，每日攜一鳥鎗，遊弋近處，所獲甚夥，常與衆人分甘同味。

一日，沿湖而行，約離法人洞邁許，見北方有一茂林。潛入窺探，忽見有幾個深筭散在各處，分明是人工掘成的；上面縱縱橫橫，蓋着許多樹枝，試爲俯視，覺下面還有甚麼動物遺骨續紛狼藉；這定是坡陰當日掩取動物的遺迹了。四人周歷既遍，正欲行時，韋格道：「我有一法，何不將那陷阱依舊蓋好，或者有些動物自來送死，亦未可知。」各人說是，忙取浮泥鋪填停妥，方纔歸去。路上又尋出三葉及水芹兩種植物，俱是美味適口，又宜於衛生的。天氣雖然漸寒，幸喜那湖及河還未冰結，年輕的就每天在那水邊釣得好些鮮味。十七日，武安思量道：「在這左右石壁之上

，倘能找出一個石窩，藏些東西，豈不甚妙！」遂牽着幾個同伴，出了洞外，分頭探索。正行到杜番們前日發見陷坑的近處，忽聞前頭有物嗥叫，聲音甚怪。武安不敢怠慢，急去蹤尋；杜番等隨後便至。覺那聲音是從一個陷坑裏發出來的，就近一看，見從前所蓋的浮泥及那樹枝都散落摧折，知是有甚麼動物投入其中，無可疑了。但是不知他是甚麼狠惡的禽獸，不敢逼近坑口，呼道：「荷亨！這裏！荷亨！」就見那獵犬飛的一樣跑來，到坑口略瞰一瞰，便縱身一躍，跳下去了。……武安杜番跟着，也到坑口一望，立刻舉首對着衆人道：「諸君來！」當初各人怕有什麼危險，退了幾步立着；至此，始敢走近前來。乙菩道：「豹？」格羅士道：「豺狼麼？」杜番道：「不然，是一個兩足的動物。」再往下瞧着，道：「是駝鳥。」——這是亞美利加駝鳥中之一種，頭酷肖鵝，全身灰色，味甚肥美。

——沙毗道：「我們生擒他。那巨鳥陷在坑裏，不能逃脫；地方又窄，雖有翼，無從高飛。」沙毗話猶未了，身已在坑裏了。見那駝鳥並不拿嘴來

啄，忙伸手扼住他咽喉，不多時，氣力都衰了。在上頭瞧着的人忙把幾條手巾投下，就緊緊的縛住了他的兩足，好容易牽了上來。格羅士道：「我們怎樣處置他好？」沙毗道：「不用說了，拏他洞裏去，馴養他，供我們一個騎坐就是了。」說着便走。……俄敦遠遠望見他們歡天喜地的牽了一個龐然大物回來，心中想着道：「這樣增了一個人口，爲本洞生計的情形打算，未知得失怎樣。」方纔思疑了一會兒，忽然記起那個新來的客豈不是喫些野草樹葉就够過活的麼，纔安了心，任從他們擺布去。

在洞外尋了幾天，還找不着一個可以收藏物件的山岩；他們就死了心，決議在這洞裏穿鑿穿鑿罷了。喜的這石壁不甚堅硬，從前巴士他曾經在鐵竈上頭通了一個烟突，自此更把洞口開拓，將胥羅船所用的門板嵌上；又在那左右鑿了兩個通天的窗。雖然費了許多的心力，卻幸都成了功；所以他們就想另鑿一個洞起來，也斷非妄想的。選了五月二十七日動工；到時有舉畱的，有拿鎚的，個個爭強，人人奮勇。武安道：「牽一條直線從

這裏鑿去，一定可到湖邊那石壁之下。若遇着風吹得利害不能打開正門的時候，我們就可從橫門出去，這豈不妙！」自洞內到那湖邊，直徑約有四五丈長似的。童子們先開了一條窄窄的隧道，然後把上下左右逐漸擴張。果然不出所料，這地方的石壁也是脆軟得很，有幾處還要用些木板撐住，纔能免得頹將下來。爲着這樣，他們的工程就容易做了。俄敦領着那幾個空手的童子，把從前解筏時所留下的材木，揀了幾條合作支柱用的；又伏進隧道，將土塊、石屑都運出洞外去。日日大家爲着這件事情忙碌。

到三十日下午，眼見的那隧道已穿了五六尺長。是日，武安如常扒進裏頭，拼命開鑿，忽聽見那邊離着自己不遠似有些古怪聲音，不禁喫了一驚。再側耳細聽，果然像有怪物在那裏呻吟。武安急着，匍匐卻行，見了俄敦、巴士他，便把這般這般告訴了他們一番。俄敦道：「莫不是你的幻聽麼？」武安道：「你試往一聽。」停了一刻，俄敦自隧中出來，說道：「武安說的不錯，果然有甚麼東西在那裏低聲發哮。」巴士他亦不相信，

進去一息，便出來道：「是了，但不知是甚麼東西。」三個急喚杜番、韋格、乙菩、雅涅那幾個有年紀的再進去聽聽。這時候，聲已寂然，他們一無所聞，都說是他們三個心虛聽錯的，難道爲這一件疑似的事情就把那工程罷手不成！武安只得再進去作工，到晚上九點鐘時候，噯喲！這回比不得從前，那聲音越發大了。恰好苻亨進來，這個聲浪一敲他的耳膜，他便飛也似的走出隧來，面色有些作怪，不住的在洞內亂跑，是晚，各人身上都掛着這件事，雖然睡了，倒醒了幾回。次早起來，巴士他同那杜番兩個先跑進隧中一聽，卻不見有甚麼消息。苻亨也如常走動，不似昨日那麼狂怒。兩人商量定了，就跑出洞外，尋了一條路，披荆斬棘，攀上那石壁，在法人洞的絕頂張望四圍。好好覓了半天，仍不見有甚麼罅隙。罷了，罷了，急走下來，報告各人知道，依舊動手作工。是日絕不聞有甚麼，唯是鋤壁之時，覺得有些反響，像是裏頭空虛的一樣。——看官，若是裏頭果有一洞，與他們所鑿的隧道相接近，便省他們許多工程了；但不知有這樣

大幸沒有？

是日畢工，方欲開飯，從來那荷亨一定是在主人們左右陪伴吃飯的，今夕怎麼不見了。齊聲呼了荷亨幾聲，絕無影響。俄敦快出洞外，高聲呼了一遍，仍是寂然。自是杜番向那湖邊，韋格向那河岸，各人分頭找去，幾乎把洞的前後左右都翻過了，依然不見。拿表一瞧，見那短針已指着九點，又不可冒險遠到那茂林沼澤之中，迫得各人無精沒采，愀然歸洞。正在相對太息，並無一人發言的時候，忽而狂叫怒號，怪聲大作。武安道：「聲正從這裏來。」說着，鑽身進隧道去。年長的一齊蹶起，拿了護身東西，以備不虞；年幼的嚇得面如土色，急將被窩蓋着頭，動也不敢動。不多時，武安出來，說：「石壁那邊一定別有洞天了。」俄敦接口道：「然則一定有幾個動物在那裏？」杜番道：「我也這麼想着，且等明早，我們細尋他的洞口罷。」話猶未了，忽聞可怖的怒吼之聲，咆哮之聲，嗚嗚然，隆隆然，不斷不絕。險些兒把那石壁都震塌了。韋格道：「莫是荷亨

同甚麼動物格鬪？」武安再入隧道一聽，卻無影兒消息。是晚，各人不敢交睫，眼光光的守到天亮。杜番率了一隊，仔細在湖邊石壁一上一下搜了好些時候，並不見有甚麼洞口。武安、巴士他照常用功鑿那石壁；鑿至正午，更深了二尺許。喫中飯畢，再把鋤進去，漸覺得與那邊的空洞更逼近了。急令年幼的跑出洞外，以避不測之事。杜番、韋格、乙菩等有年紀的，各人手執武器，刻刻留神，以便與隧中諸童子緩急相應。自鳴鐘剛打了兩點，忽聞武安大喊起來。你道他是做甚麼呢？原來他舉鋤一下，不覺把石壁掘穿，就望見裏面真有一個大洞。退身出來，正欲告訴外邊各人，忽聽得撲地一聲，那隧道之中跑了一隻東西出來，驚得衆人魂不附體。衆人定睛看了，纔知道就是那隻荷亨。一直跑到盃邊，吸了幾口清水，方搖頭擺尾，徐徐行近俄敦之處。衆人見他形狀無異常時，知道無甚可畏的，武安在前，俄敦、杜番、韋格、巴士他及莫科等跟着，拿了燈籠，走進隧道裏。見那石壁穿了，開出一個大穴，便由此轉過，略瞧一瞧，乃是一個大

洞，其高大寬廣大約與法人洞差不多。一望，似無路可與外邊相通；但若果然如此，那荷亨由那裏進去呢？韋格忽然跌了一交，大呼道：「有東西！」快舉燈籠一照，原來是隻豺狼的屍屍。武安道：「這不是荷亨咬死的麼？我們從前的疑團，至今方纔明白了，只是這個野獸從那裏進來的？」童子們全想不出來。武安留衆人在洞內守着，獨自一個出了法人洞，跑到湖邊，循着那石壁，且行且呼，覺有一處把各人答應的聲音傳漏出來，因細心查勘，見石壁之下，幾與地平，那裏有一個低陷的穴口。不錯了，不錯了，荷亨同那野獸俱由這裏進去。是的，再將他鑿寬些，童子們就可以有出來湖邊的門口了。

各人見得了這個新洞，不勝喜歡；自此更爲出力，急把隧道擴張擴張，居然成了一條通路，這兩個洞就聯絡上了。他們商量數次，纔議定新洞作書房、寢室，將舊洞作廚房、食堂、倉庫。忙把鋪蓋移往新洞，安排安當；再把桌子、椅子及胥羅船所用的大火爐都搬將進來。這樣陳設覺得也

很整潔。於是將那穴口嵌上兩塊胥羅船所用的門板，又在那左右開了兩個透明天窗。這種工夫，不消說，又是費巴士他的心力弄來的了。時北風漸緊，雖未至十分嚴寒，料着戶外工作不久便有爲難了。爲此，衆童子不肯怠慢，夜以繼日的，忙了兩個禮拜，方纔把那洞內的事情整理完了。

石壕吏

杜甫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作者略歷】

杜甫（七一—七七〇）唐代大詩人，字子美，號少陵，襄陽人。玄宗時，以獻賦得待制集賢院，肅宗時，官工部員外郎。一生飽經喪亂，故詩多憂國慨時之作。世稱詩史。著有《杜工部集》。

【附釋】

（三）石壕 村名，在今河南鞏縣東南七十里。

石 壕 吏

很整潔。於是將那穴口嵌上兩塊胥羅船所用的門板，又在那左右開了兩個透明天窗。這種工夫，不消說，又是費巴士他的心力弄來的了。時北風漸緊，雖未至十分嚴寒，料着戶外工作不久便有爲難了。爲此，衆童子不肯怠慢，夜以繼日的，忙了兩個禮拜，方纔把那洞內的事情整理完了。

石壕吏 杜甫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作者略歷】

杜甫（七一二——七七〇）唐代大詩人，字子美，號少陵，襄陽人。玄宗時，以獻賦得待制
築賢院，肅宗時，官工部員外郎。一生飽經喪亂，故詩多憂國慨時之作。世稱詩史。著有

《杜工部集》。

【注釋】

（三）石壕 村名，在今河南陝縣東南七十里。

國文讀本

二

(二) 鄴城 地名，在今河南臨漳縣西二十里。

(三) 河陽 地名，故城在今河南孟縣。通鑑：「郭子儀既大敗於鄴，乃以朔方軍斷河陽橋，

保東京。」

西山有虎行 沈周

(石田詩鈔)

西山人家傍山住，唱歌采茶山上去。下山日落仍唱歌，路黑林深無虎慮。

今年虎多令人憂，遶山搏人茶不收。牆東小女膏血流；村南老翁空齟齬。

官司射虎差弓手，自隱山家索雞酒。明朝入城去報官，『虎畏相公』今避走。

【作者略歷】

沈周（一四二七——一五〇九）明代詩人兼畫家。字啓南，號石田，又號白石翁，長洲人。博覽群書，工書，善詩文，猶長於畫，與唐寅，文徵明，仇英號稱明代四大家。著有石

田集，江兩春詞，石田詩鈔等書。

【注釋】

(一) 禱 カク 體 カク 死人頭骨。

(二) 相公 前代宰相多封公，故尊稱爲相公。此則以稱地方官。

賣炭翁 白居易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

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

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一），手把文書口稱勅（二），回車叱牛牽向北。

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

【作者略歷】

白居易（七七二——八四六）唐代詩人，字樂天，下邳人。貞元進士，官至刑部尚書。晚

居東都的香山，號香山居士。善詩，明如白話，老嫗都解，著有白香山詩集。

【注釋】

- (一) 黃衣使者白衫兒 當時宮使的裝束。
- (二) 勅才同敕。漢唐以來，天子頒布於臣民的文件叫「詔勅」，或單稱「勅」。

新豐折臂翁 白居易

新豐老人八十八，頭鬢眉鬚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臂折。

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梨園歌管聲，不識旗槍與弓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烟興；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皆云「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

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槌折臂。張弓簸旂俱不堪，從茲始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骨不

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塚上哭呦呦！」

老人言，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人生怨，請問新豐折臂翁！

【作者略歷】

白居易 唐，太原人。字樂天。元和進士。遷左拾遺。貶江州司馬，後召還。官至刑部尚書。晚年放意詩酒，號醉吟先生，居香山，稱香山居士。所爲詩深厚麗密，而平易近人，老嫗皆解，士人爭傳之，雞林賈人售之於其國相，率篇易一金。

【注釋】

- (一) 新豐 故城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
- (二) 慣聽梨園 玄宗時，選坐部伎子弟教習樂歌之所，故址在今陝西長安縣。
- (三) 五月萬里雲南行 天寶中，南詔王閣羅鳳反，據住雲南。
- (四) 瀘水 源出雲南石屏山，東流注入盤江。
- (五) 宋開府 指宋璟。——古時，三公及將軍，能開設府署，辟置僚屬，故稱開府。
- (六) 楊國忠 楊貴妃從兄。

燕 詩 (白居易)

梁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銜泥兩椽間，一巢生四兒。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一)。青蟲不易捕，黃口^(二)無飽期。嘴爪雖欲弊，心力不知疲；須臾十來往，猶恐巢中飢。辛勤三十日，母瘦雛漸肥。喃喃教言語，一一刷毛衣。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樹枝；舉翅不回顧，隨風四散飛。雌雄空中鳴，聲盡呼不歸；却入空巢裏，啁啾^(四)終夜悲。燕燕爾勿悲，爾當反自思：思爾爲雛日，高飛背母時；當時父母念，今日爾應知。

【注釋】

(一)原題作「燕詩示劉叟」，自注云：「叟有愛子，背叟逃去，叟甚悲念之。叟少年時亦嘗如是，故作燕詩以諭之。」

(二)孜孜 鳥雛鳴聲。

(三)黃口 鳥雛口黃，所以通稱雛鳥爲黃口。

(四)啁啾 出又 一 又 鳥悲鳴聲。

燕詩 慈鳥夜啼

慈烏夜啼(一)白居易

(白香山詩集)

慈烏失其母，啞啞吐哀音；晝夜不飛去，經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聞者爲沾襟；聲中如告訴，未盡反哺心。百鳥豈無母，爾獨哀怨深？應是母慈重，使爾悲不任。昔有吳起(二)者，母歿喪不臨。嗟哉斯徒輩，其心不如禽！慈烏復慈烏，烏中之曾參(三)。

【作者略歷】

(白居易(七七二——八四六)唐代詩人，字樂天，下邳人。貞元進士，官至刑部尚書。晚居東都的香山，號香山居士。善詩，明白如話，老嫗都解。著有白香山詩集。

【注釋】

(一)此詩是白氏居母憂詩的作品。

(二)吳起，戰國時名將，衛人。曾學於曾子，母死，不歸，曾子因與斷絕關係。

(三)曾參即曾子。字子與，春秋魯人，孔子弟子。質魯性孝，傳受孔子的道統，後世稱爲

宗聖。

西山有虎行 沈周

西山人家傍山住，唱歌采茶山上去。下山日落仍唱歌，路黑林深無虎慮。

今年虎多令人憂，遠山搏人茶不收。牆東小女膏血流；村南老翁空齟齬。

官司射虎差弓手，自隱山家索雞酒。明朝入城去報官，虎畏相公今避走。」

敕勒歌

北齊書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
見牛羊。

西窗晚望 佚名

晚霞飛，西窗外；窗外家家種青菜。天上紅，地下綠，夕陽落在黃茆屋（一）。屋頂的炊烟——絲絲、裊裊（二）、團團、片片——直上接青天。天邊歸鳥陣陣旋，肅肅（三）飛過屋山巔，落影紛紛滿眼前。抬頭紅日沒，新月一鉤出。鉤着樹梢頭，樹下烟流像水流。菜田一半被烟漫，樹影也像烟那麼淡。我也無心看，下樓吃晚飯。再上樓來月已暗，滿天但有那繁星爛！

【注釋】

（一）黃茆屋 茆與茅通，一黃茅一即多年之生草也。一黃茆屋一即屋頂生有黃茅，表示屋之老朽貌。

（二）裊裊 繚繞貌。徐伯陽詩：『圓籠裊裊掛青絲』。

（三）肅肅 羽聲也。

西窗晚望 （佚名）

國文讀本 (No. A 67)

二 文化學社

國語的應用 蔡元培

人類的語言，本為應用而起。除了「媽媽」，「伯伯」等發音最易，各民族都相類似外，其餘的名詞，動詞……等等，各民族間，共同的很少。兼且語言時有轉變，考察兩種以上的語言，每有少數部分，或前同後異，或前異後同。可知道語言的各部分，是於人有必不可少的機會，隨意造作或改變；又有些人於必不可少的機會，用意模仿，因而通行。并非那一地方的人，止准說那一種語言，而且在必要機會，當然要改變的。我們現在辦國語專修學校，邀集各省……各村的人，同來學習國語，就是覺得大家都應有應用國語的需要。所以我略說說國語的應用。

(一) 求知識的應用 我們要是聽了家中老年人的教訓，受了本村小學的教育，知識的慾望，已經滿足，那就不必說了。若是還要到城市進中學，或者還要到較大的都會進高等學校。那本村的土話，就不能通行。國

語沒有通行的時候，到上海進學校，一定要學「蘇白」；要是轉學到北京，又要學「京腔」；不是很麻煩麼？現在北京的大學，因為教員與學生不是都能作國語，有時候這一省教員的話，學生聽不懂，所以一定要印講義；或者中國教員，不能不用英國話來講；這不是怪事麼？要是人人都能講國語，那沒有到一處學一種語言的麻煩，也沒有在講堂聽不懂的苦，不是很便利的麼？

(二) 謀職業的應用 我們若是只想在家鄉種幾畝田，做一件手工，開一個小店，那就不必說了。若是想到大工廠，大公司去占個位置，就不能不到遠一點的地方，就不能單說家鄉話。譬如上海地方，絲廠的女工都是湖州人，一半是因湖州人向來多會繅絲，一半也是因湖州話與上海通行的蘇白很相近。若是有個不會說上海話的江北女子要進絲廠去，就很不方便了。又如錢莊是寧、紹幫的專業，若是有個不會寧、紹話的山西票號老夥計要進錢莊去，也很不容易了，廣東嘉應州一帶的人，是長江流域的

人；流寓在那裏的，他們的話，與別種廣東話不同，叫作「客家話」。所以他們無論到何處，都不能同廣、肇幫或潮幫在一處。南洋羣島，是華僑最多的地方；但是不會廣東話的人，要到英屬各島去；或是不會福建話的人，要到荷屬羣島去；就很不容易謀生。這豈不都是困難的問題麼？若是大家都會國語，就不成問題。

(二) 服務社會的應用 我們若是單想做個一鄉的善士，辦點鄉村自治的事務，就算盡了責任，那就不必說了。但是對於鄉的鄉人，就是對於國的國民。有了愛鄉心，就不能不有愛國心。我既然愛國，要盡我國民的責任，我就不可不知道全國國民的意思；而且有時也一定要把我的意思，給全國國民知道；這就要有一種交換意思的工具；那就是國語了。爲什麼江蘇省議會，常常有江北的議員與江南的爭執；今年爲了一個議長，鬧了許多笑話呢？爲什麼湖南第一次制憲，爲了湘西人與湘南人爭執，不能迅速成立呢？這其中固然有地方利害的關係在內，然而地方意見的起原，還是

爲語言不是全同，交換意思的作用不完全的緣故。爲什麼服務海軍的機關，不是福建人，不容易插入呢？爲什麼一個「交通系」，不是廣東人或不是與廣東人有密切關係的人，不容易插入呢？這其中固然有把持權利的作用，但是最初排斥外省人的意見，還是爲不容易交換意見的緣故。這麼看來，我們要合全國同胞來大公無私的爲國家服務，不應該大家都學國語麼？

我們生在一個國家裏面，除了求知識，謀職業，服務社會三件事外，幾乎想不起別的重要事來。這三件事都有應用國語的必要，我們還能不學國語麼？

【作者零歷】

蔡元培，字子民，一字鶴卿。浙江紹興人。清光緒間進士。曾任教育總長，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國民政府委員等職。現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著有中國倫理學史，哲學綱要等書。

【注釋】

(一)「蘇白」「京腔」蘇白是說蘇州的土話，「京腔」是指北平話。

(二)繹 音ㄌㄨˊ，抽繭出絲的意思。

(三)寧紹 即寧波和紹興。

(四)山西票號 以滙款及放債爲業。起初多是山西人經營的，份號遍設各省，從前未開銀行，全靠牠作滙兌的機關。

(五)肇慶 即廣州和肇慶。

(六)潮 即廣東潮州。

(七)交通系 民國初年，交通界的人，大多數是廣東人，稱爲「交通系」。

國文讀本 (NO.A.68.)

六 共三頁

鎮的酒店格局，是和別處不同的：都是當街一個兩尺形的大櫃臺，櫃裏面預備着熱水，可以隨時盪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銅錢，買一碗酒，——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現在每碗要漲到十文，——靠櫃外站着，熱熱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買一碟鹽煮筍，或茴香豆，做下酒物下。如果出到十幾文，那就能買一樣葷菜。但這些顧客，多是短衣幫，大抵沒有這樣闊綽。只有穿長衫的，纔踱進店面隔壁的房子裏，要酒要菜，慢慢的吃喝。

我從十三歲起，便在鎮口的咸亨酒店裏當夥計。掌櫃說：『樣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長衫主顧，就在外面做點事罷。』外面的短衣主顧，雖然容易說話，但嘮嘮叨叨纏夾不清的也很不少。他們往往要親眼看着黃酒從罈子裏舀出，看過壺子底裏有水沒有，又親看將壺子放在熱水裏燙着，然後

放心。在這嚴重監督之下，屢水也很爲難；所以過了幾天，掌櫃又說我幹不了這事。幸虧薦頭的情面大，辭退不得，便改爲專管溫酒的一種無聊職務了。

我從此便整天的站在櫃臺裏，專管我的職務。雖然沒有什麼失職，但總覺有些單調，有些無聊。掌櫃是一副凶臉孔，主顧也沒有好聲氣，教人活潑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纔可以笑幾聲，所以至今還記得。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臉色，皺紋中間，時常夾些傷痕；一部亂蓬蓬的花白鬍子。穿的雖然是長衫，可是又髒又破，似乎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他對人說話，總是滿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因爲他姓孔，別人便從描紅紙上「上大人孔乙己」這半懂不懂的話裏，替他取下一個綽號，叫作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臉上又添上新傷疤了！」他不回答，對櫃裏說：「溫兩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

錢。他們又故意的高聲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東西了！』孔乙己睜大眼睛說：『你怎麼這樣憑空污人清白……？』『什麼清白？我前天親眼見你偷了何家的書，弔着打。』孔乙己便漲紅了臉，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爭辯道：『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麼？』接連便是難懂的話，什麼『君子固窮』，什麼『者乎』之類，引得衆人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聽人家背地裏談論，孔乙己原來也讀過書，但終於沒有進學，又不曾營生；於是愈過愈窮，弄到將要討飯了。幸而寫得一筆好字，便替人家鈔鈔書，換一碗飯吃。可惜他又有一樣壞脾氣，便是好吃懶做。坐不到幾天，便連人和書籍紙張筆硯，一齊失蹤。如是幾次，叫他鈔書的人，也沒有了。孔乙己沒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竊的事。但他在我們店裏，品行却比別人都好，就是從不拖欠；雖然間或沒有現錢，暫記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還清，從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

孔乙己喝過半碗酒，漲紅的臉色，漸漸復了原，旁人便又問道：「孔乙己，你當真認識字麼？」孔乙己看着問他的人，顯出不屑置辯的神氣。他們便接着說道：「你怎的連半個秀才也撈不到呢？」孔乙己立刻顯出頹唐不安模樣，臉上籠上了一層灰色，嘴裏說些話，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類。一些不懂了。在這時候，衆人都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在這些時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櫃是決不責備的。而且掌櫃見了孔乙己，也每每這樣問他，引人發笑。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們談天，便只好向孩子說話。有一回對我說道：「你讀過書麼？」我畧畧點一點頭。他說：「讀過書，……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麼寫的？」我想，討飯一樣的人，也配考我麼？便回過臉去，不再理會。孔乙己等了許久，很懇切的說道：「不能寫罷？……我教給你，記着！這些字應該記着！將來做掌櫃的時候，寫賬要用。」我暗想，我和掌櫃的等級還很遠呢；而且我們掌櫃也從不將茴香豆上賬；又好笑，又不耐煩，懶懶的答他道：「誰

要你教，不是草頭底下一個來回的回字麼！」孔乙己顯出極高興的樣子，將兩個指頭的長指甲敲着櫃臺，點頭說：「對呀！對呀！……回字有四樣寫法，你知道麼？」我愈不耐煩了，努着嘴走遠。孔乙己剛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櫃上寫字，見我毫不熱心，便又歎一口氣，顯出極惋惜的樣子。

有幾回，鄰舍孩子聽得笑聲，也趕熱鬧，圍住了孔乙己。他便給他們茴香豆吃，一人一顆。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出五指將碟子罩住，彎腰下去說道：「不多了，我已經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搖頭說：「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於是這一羣孩子，都在笑聲裏走散了。

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麼過。

有一天，大約是中秋前的兩三天，掌櫃正在慢慢的結賬，取下粉板，忽然說：「孔乙己長久沒有來了；還欠十九個錢呢！」我纔也覺得他的確長久沒有來了。一個喝酒的人說道：「他怎麼會來？……他打折了腿了。」

「掌櫃說：『哦！』」他總仍舊是偷，這一回，是自己發昏，竟偷到了舉人家裏去了。他家的東西，偷得的麼？」「後來怎麼樣？」「怎麼樣？先寫服辯，後來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後來呢？」「後來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麼樣呢？」「怎樣？……誰曉得？許是死了。」「掌櫃也不再問，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賬。

中秋過去，秋風是一天比一天涼，看看將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須穿上棉襖了。一天的下半年，沒有一個顧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間聽得一個聲音，「溫一碗酒！」這聲音雖然極低，却很耳熟。看時又全沒有人。站起來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櫃臺下對了門檻坐着。他臉上黑而且瘦，已經不成樣子；穿一件破袷，盤着兩腿，下面墊一個蒲包，用草繩在肩上掛住；見了我，又說道：「溫一碗酒！」掌櫃也伸出頭去，一面說：「孔乙己麼？你還欠十九個錢呢！」孔乙己很頹唐的仰面答道：「這……下回還清罷！這一回是現錢，酒要好。」掌櫃仍然同平常一樣，笑着

對他說：『孔乙己你又偷了東西了！』但他這回却不十分分辯，單說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不是偷，怎麼會打斷腿？』孔乙己低聲說道：『跌斷，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懇求掌櫃，不要再提。此時已經聚集了幾個人，便和掌櫃都笑了。我溫了酒，端出去，放在門檻上。他從破衣袋裏，摸出四文大錢，放在我手裏，見他滿手是泥，原來他便用這手走來的。不一會，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笑聲中，坐着用這手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後，又長久沒有看見孔乙己。到了年關，掌櫃取下粉板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到中秋可是沒有說，再到年關也沒有看見他。我到現在終於沒有見，——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

【題解】

孔乙己

（魯迅）

舊時私塾中以紅色印成之「上大人孔乙己……」等二十餘字，教兒童描寫，故「上大人孔乙己」云云，爲一般人口頭所熟念。此篇之主人翁，說話時「滿口之乎者也，叫人半懂不懂」故人亦以此半懂半不懂之「孔乙己」三字爲彼之綽號云。

【作者略歷】

周樹人，字豫才，別號魯迅，浙江紹興人。海軍學校畢業。留學日本，曾學醫學及探礦，最後歸於文學。長於小說，與其弟周作人爲現代文學宗匠。曾任教育部社會司科長，國立北京大學師範大學講師，著有中國小說史略，吶喊，彷徨，熱風，華蓋集，野草等書。短篇小說以阿Q正傳最著名，譯有數國文字。

【注釋】

(一) 魯鎮 按紹興無魯鎮，乃作者假設之地名也。

(二) 茴香豆 茴香豆即蒔蘿，俗稱「小茴香」。一年生草。高二三尺。葉細如絲。夏開小黃花，瓣內曲。實橢圓微扁。子大如黍粒，黑褐色，氣味香辣，用以調味，亦可入藥。本產於波斯，今廣東亦有之。茴香豆，即加茴香煮熟之豆也。

(三) 君子固窮 語出論語衛靈公：「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愾見曰：『君子亦有』」

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固窮，謂雖處境窘迫而仍固守其節不變也。

(四) 進學 科舉時代凡小考錄取入府縣學肄業者，謂之「進學」。

(五) 秀才 小考錄取入縣學之生員，謂之「秀才」。

(六) 頹唐 喪氣貌。

(七) 多乎哉不多也 此蓋套論語子罕章「孔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之語氣。

(八) 舉人 科舉時鄉試中式稱「舉人」。

(九) 服辯 凡行爲不端，爲人揭破，無可申辯，遂書寫「下次不敢再犯」之書面憑證者，謂之「服辯」，言已自己服罪，無庸聲辯也。

國文讀本 (No. A59)

一〇 文化學社

阿鳳的丈夫當兵去了，伊也就進城來做雇工。主人是一個營長，面皮很黑，說話的聲音也很高，一看就知道是一個性情暴烈的人。主人動不動就要打人。阿鳳是一個鄉下人，又初到主人家，那裏曉得規矩。「好賤貨！你倒像一個主人了，喚你也喚不動；下次再如此，非滾出去不可。」主人罵伊了；伊不知道怎樣對待主人，兩隻烏越越的眼睛，呆呆地動也不動；因為伊的聽覺沒有受過這樣的刺激。從此以後，主人無日不罵，伊也聽慣了。

有一天，主人打了伊幾下，伊實在不能再忍；伊哭了，流了些眼淚；衣上有幾滴，地上也有幾滴。當晚做完了事，伊就睡了。翻來覆去，總是不能睡着。伊閉着眼睛想：「這個主人如此，換個主人想也如此，我又何必去呢？」伊又想：「主人是一個營長，聽說從前是當兵的。他不也是一個

兵嗎？主人能做營長，他就不能做營長嗎？他若做了營長，他一定來接我；我不是營長的太太嗎？那時候，我也用一個使女，我待伊好好的，決不像主人那種樣子。」伊想到這裏，心裏非常歡喜，日間所受的痛苦都忘了。第二天，天才亮，伊就起來。花呀，鳥呀，貓呀，狗呀，都現出可愛的樣子，好像歡迎伊似的；伊也對着他們笑了一笑，從此以後，主人打伊，罵伊，伊都不覺得有什麼痛苦了。因為伊有了希望，所以無論受了什麼刺激，伊的精神都是快慰的。

天冷了，空中結着凍雲，主人房裏的火爐熊熊的燒着，煤氣從烟窗裏出來，佈滿了庭園的空間。阿鳳兀自一個人坐在房內，低着頭，也不說話。這時候頗呈寂靜，祇有一個老鴉在樹頭下啞啞的叫了幾聲。忽見門房的老頭兒走進來，說：「外面有人找阿鳳，阿鳳快出去。」阿鳳聽了這話，忙從房裏出來，問這老頭兒說：「這個人看起來有多大年紀？」老頭兒說：「三十歲左右。」阿鳳聽了。即時向大門口來，一邊走，一邊心裏想：「

定是他來了。」

伊出了大門，向左邊看，沒看見什麼；向右邊看，卻看見他了。他不是一個營長的樣子，卻是一個乞丐的樣子。阿鳳見了以後，霎時間，薔薇色的面龐，變成慘白色了；立在門口，動也不動。褐色的柳條，被風吹着，飄來飄去，太陽也不高興似的，懶洋洋的往地下去了。

國文讀本 (NO. A70.)

四 文化學社

最後一課 法國都德著 胡適譯

這一天早晨，我上學去，時候已很遲了，心中很怕先生要罵。況且昨天漢麥先生說過，今天他要考我們的動靜詞文法，我卻一個字都不記得了。我想到這裏，格外害怕，心想「還是逃學去玩一天罷！」你看天氣如此清明溫暖；那邊竹籬上兩個小鳥兒唱得怪好聽；野外田裏，普魯士的兵士正在操演。我看了，幾乎把動靜詞的文法都丟在腦後了。幸虧我膽子還小，不敢真個逃學，趕緊跑上學堂去。

我走到市政廳前，看見那邊圍了一大羣的人，在那裏讀牆上的告示。我心裏暗想：「這兩年我們的壞消息，敗仗哪，賠款哪，都在這裏傳來。今天又不知有什麼壞新聞了。」我也無心去打聽。一口氣跑到漢麥先生的學堂。

平日學堂剛上課的時候，總有很大的響聲，開抽屜，關抽屜的聲音，先

生鐵戒尺的聲音，種種響聲，街上也常聽得見。我本意還想趁這一陣亂響的裏面，混了進去。不料今天我走到的時候，裏面靜悄悄地一點聲音都沒有。我朝窗口一瞧，只見同班的學生都坐好了，漢麥先生拿着他那塊鐵戒尺，踱來踱去。我沒法，只好硬着頭皮，推門進去；臉上怪難爲情的。幸虧先生還沒有說什麼。他瞧見我，但說「孩子！快坐好！我們已要開講，不等你了！」我一跳，跳上了我的座位，心還是拍拍的跳。坐定了，定睛一見，纔看出先生今天穿了一件很好看的暗綠袍子，挺硬的襯衫，小小的絲帽。這種衣服，除了行禮給獎的日子，他從不輕易穿起的。更奇怪的，今天這全學堂都是肅靜無譁的，最奇怪的，後邊那幾排空椅子上，也坐滿了人。這邊是前任的縣官，和郵政局長，那邊是赫叟那老頭子，還有幾位，我卻不認得了。這些人爲什麼來呢？赫叟那老頭子，帶了一本初級文法書，擺在膝頭上。他那副闊邊眼鏡，也放在書上，兩眼睜睜的望着先生。我看這些人臉上都很有愁的，心中正在驚疑，只見先生上了座位，端端敬敬

的開口述：「我的孩子們！這是我末了的一課書了。昨天柏林（德國京城）有令下來說，阿色司和娜戀兩省，現在已割歸普國。從此以後，這兩省的學堂，只可教授德國文字，不許再教法文了。你們的德文先生明天就到，今天是你們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

我聽了先生這幾句話，就像受了雷打一般。我這時纔明白，剛纔市政廳牆上的告示，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這就是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我的法文纔該打呢。我還沒學作法文呢，我難道就不能再學法文嗎？唉；我這兩年爲什麼不肯好好的讀書？爲什麼卻去捉鴿子，打木球呢？我從前最討厭的文法書，歷史書，今天都變了我的好友了。還有那漢麥先生也要走了。我真有點捨不得他。他從前那副鐵板板的面孔，厚沈沈的戒尺，我都忘記了。只是可憐他。原來他因爲這是末了一天功課，纔穿上那身禮服。原來後面空椅子上那些人，也是捨不得他的。我想他們心中也在懊悔從前不會好好學些法文，不會多讀些法文的書。咳！可憐得很……

我正在痴想，忽然聽先生叫我的名字，問我動靜詞的變法。我站起來，第一個字就回錯了。我那時真羞愧無地，兩手撐住桌子，低了頭，不敢擡起來。只聽得先生說道：「孩子！我也不怪你。你自己總夠受了。天天你們自己騙自己說，『這算什麼？讀書的時候多著呢。明天再用功還怕來不及嗎？』如今呢？你們自己想想看，你總算是一個法國人，連法國的語言文字都不知道……」先生說到這裏，索性演說起來了。他說我們法國的文字怎麼好，說是天下最美最明白最合論理的文字。他說：「我們應該保存法文，千萬不要忘記了。」他說：「現在我們總算是爲人奴隸了。如果我們不忘我們祖國的言語文字，我們還有翻身的日子。」

先生說完了，翻開書，講今天的文法課。說也奇怪，我今天忽變聰明了。先生講的，我句句都懂得。先生也用心細講，就像他恨不得把一生的學問，今天都傳給我們。文法講完了，接着就是習字。今天習字的本子，也換了先生自己寫的好字，寫着『法蘭西』『阿色司』『法蘭西』『阿色司』四個

大字，放在桌上，就像一面小小的國旗。同班的人，個個都用心寫字，一點聲息都沒有，但聽得筆尖在紙上颼颼的響。

我一面寫字，一面偷偷的擡頭瞧瞧先生。只見他端坐在上面，動也不動一動。兩眼瞧瞧屋子這邊，又瞧瞧那邊。我心中怪難過，暗想『先生在此住了四十年了。他的園子，就在學堂門外。這些桌子椅子，都是四十年前的舊物。他手裏種的胡桃樹也長大了。窗子上的珠簾，也爬上屋頂了。如今他這一把年紀，明天就要離去此地了。』我彷彿聽見樓上有人走動，想是先生的老妹子在那裏收拾箱籠。我心中真替他難受。先生卻能硬着心腸，把一天功課，一一做去。寫完了字，又教了一課歷史。歷史完了，便是那班幼稚生的拼音。坐在後的赫叟那老頭兒，戴上了眼鏡，也跟着他們拚那 *ba, be, bi, bo, bu, (p), 卑, 比, 波, 布,*)。我聽他的聲音都硬咽住了，很像哭聲。我聽了，又好笑，又替他哭。這一回事，這末了一天的功課，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

忽然禮拜堂的鐘敲了十二響，遠遠地聽得喇叭聲，普魯士的兵操演回來，踏踏踏的走過我們的學堂。漢麥先生立起身來，面色都變了。開口道：「我的朋友們！我……」先生的喉嚨哽住了，不能再說下去。他走下座，取了一條粉筆，在黑板上用方寫了三個大字，「法蘭西萬歲！」他回過頭來，擺一擺手，好像說，散學了，你們去罷。

(附註)這篇是描寫西歷 1870 年普法戰爭時，法國大敗的悲痛。原著人是法國都德。所取的材料，不過是法國一個小學教員教法文的「最後一課」；然而一切割土地，做奴隸的慘狀，都已顯露出來；讀了很可以發人猛省。

【作者略歷】

都德 (Alphonse Daudet) 一八四〇——一八九七) 法國小說家。少年時的生活很不幸，小物件即其自傳的變相；達格士孔的佛佛尤有名，為法文中最美的談諧作品之一。二二書和他的另一名著磨坊文札現今有中譯本。

胡適 (一八九〇上) 現代著作家，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留美回國後，曾任北京大學教授，文學革命運動，他和陳獨秀都是最有力的先鋒。著有新詩嘗試集，雜著胡適文存三

集，及中國哲學史大綱（七卷）白話文學史（上卷）等。

【注釋】

- (一) 普魯士的兵士正在操演 普法戰爭結果，法割阿色司，娜戀二州於普。此篇所寫正在割地之初，所以有普國兵士在那裏操演。
- (二) 阿色司娜戀 在法國東北境，產鐵極富。大戰後，又歸還於法。
- (三) 讀音 『ㄅㄩ，ㄅㄨ，ㄅㄨ，ㄅㄨ，ㄅㄨ，ㄅㄨ。』

國文讀本 (NO. 471)

八
文化學社

601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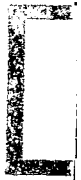


初 中 一 年 級

國 文 讀 本

第 二 冊

北 平 文 化 學 社 印 行



MG
G634.3
86
22



3 1761 9736 0

學生自治

學生自治四個字，從表面上看來，不過學生自己管理自己罷了；但是自治的範圍，有大有小，（小的是個人，大的是團體），只能做到小範圍的自治，不能做到大範圍的自治，學生就沒有達到完全自治的目的。

學生個人的自治，是自修，自強，守規則；學生團體的自治，是勸善，互助，顧大體。個人的自治，所以高尚自己的人格；團體自治，所以養成公心和責任心。學生自治的目的，能設完全達到，自治的精神，纔顯得出。

學生自治，爲甚麼連團體算在裏面呢？因爲學生將來都要到社會上去服務的。假如^二做學生的時候，只顧個人，不顧團體，那麼出了學校，辦事的能力，一定欠缺。沒有辦事的能力，學問儘^三管高深，品行儘管端正，也只能「獨善其身」，不能「兼善天下^四」。所以^五學生除自

138302



已管理自己外，必須練習團體的生活，纔做得到社會上有用的人物。

【注釋】

(一)罷了 此為表語意制限之助詞，範圍有定，絕不廣泛。故上文常有「不過」「祇是」「等副詞；如「不過學生自己管自己罷了」。

(二)假如……那麼……此為主從關應連詞之表假設者；那麼二字，相當於文言「則」字。若認作指示代名詞，則將此一長句之語氣打斷矣。

(三)儘 極言之也。數量副詞之表極比程度者；如儘前，最前也；儘先，最先也。

(四)獨善其身兼善天下 孟子盡心章：「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窮謂不得志，達謂得志。不得志，祇以善道善其身，故曰獨善；得志，除以善道善其身外，更以善道善天下，故曰兼善。

(五)所以 一，「以」為介詞；「所」為代名詞，代替上文所叙之事，相當為此字。如「所以高尚自己的人格，」「所以養成公共心和責任心，」兩所以皆與此意同。一，與「因為」二字，為主從關應連詞。如「所以學生除自己管理自己外，」「所以」二字，承上文「因為」二字而為一連詞。



巴朋作工

談二和妻子葛氏，都是紗廠裏的工人。他們有一個十二歲的兒子，叫做巴朋，天天到學校裏去讀書；晚晌回來，葛氏就監督着他，溫習功課；所以巴朋的成績很好。

有一天，談二忽然害病，葛氏要在家侍奉病人，不能去做工。他家本來很窮苦，這時候不但病人的醫藥沒有錢，就是一家的吃用，也一無所出了。葛氏的心裏，很是焦急，但是他却不肯叫兒子失學。

這天早晨，葛氏開抽屜拿東西，忽然看見兩元銀幣，覺得奇怪，左思右想，總猜不出是那裏來的；過了一週，又看見兩元，葛氏更是詫異，就把銀幣另外放開，細細的查察起來。

又過了幾天，巴朋從外面進來，葛氏滿臉怒氣的問他：「巴朋！有人告訴我，你好久不到學校裏去了，這話可是真的？」巴朋連忙說：「是真

的。」葛氏說：「好呀！我一心一意的望你讀書上進，你倒流蕩起來了！」巴朋顫着聲說：「我因為父親害病，家裏沒錢使用，母親日夜焦急，做兒子的，實在過意不去，所以向校長說明情由，請他介紹我到燭廠裏去作工，每週薪工兩元；我怕母親不許，所以不敢說明，等到父親的病好了，我仍舊要去上學的。」葛氏聽他說完，不知不覺的拉着巴朋，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

巴朋得獎

談二病了兩個月纔好，巴朋仍舊天天去上學；可是不到一個月，就放假了。放假這一天，學校裏開懇親會，來賓很多；有許多人登臺演說，演說完了，就是頒發獎品；巴朋心裏想，我曠了兩個月的功課，此次獎品，一定是沒有分的了；等到獎品發完，果然沒有巴朋的分。

忽然校長走上來說：「諸位！要曉得學生的成績好，學校的功勞，只有一半，那一半就仗着家庭。如今本校有一個學生，他的家庭，很是窮苦；他的父母，竟不肯叫兒子荒廢學業。難得他們這兒子，又很有志氣，平日的成績，本來不壞，近來他有一件事，說起來更是可敬：前兩個月，他的父親害病，他情願到燭廠裏去作工，把薪工一一積下來，做父親的醫藥費。單就這件事而論，他的天性，就比人家厚一點，所以我和各位教員商量，都說這個學生，應該特別獎勵。雖然獎勵是虛榮，但是品學兼優的人，誰又拋棄這虛榮呢？」

校長說到這裏，會場上的人，正聽得出神，忽見一位教員，捧着一個包裹，走上來，校長用手接過，將他打開，取出一頂簇新的帽子，前面綴着一塊金牌，又取出一張名譽獎狀；喊一聲『巴朋！你來領獎罷！』這時候滿場的眼光，都落在巴朋身上。巴朋走上去，先一鞠躬。領了獎狀，校長親自把帽子給他戴好。他纔鞠躬退下。大家看了這個情形，都拍掌贊歎；有幾個女賓，竟落下淚來，說：『巴朋這樣的學生，纔不愧是模範學生哩！』

【注釋】

(一) 薪金 薪謂薪水，工謂工資，皆作事之報酬也。

檢查字典法 凌善清

我們碰到不識的字，要曉得他的音義，一定要翻字典。

翻字典的法子：第一，明白部首；第二，懂得筆順。

部首共有二百十四個，各個字照他的偏旁排在那裏；字從怎樣偏旁的，就可在怎樣部首中尋他。

筆順最多的不過五十二畫，除去了部首，只賸四十四畫了。——像「監」字就是的。——不過這種字是不常見的。

往往看見有些人，費去極長的時間，經過幾回的翻弄，到底找不到要尋的那個字；那是沒有別的緣故，不明白部首，不懂得筆順，就是了。

雖是這樣說，但認得部首了，如果不明白偏旁有別種的寫法，依舊不能一翻就着。——像從「川」的字在「叺」部中，從「耂」的字在「老」部中，就是。又象「月」旁和「冂」旁，「廴」旁和「辶」旁，他的錯誤，

也很容易。稍一不留心，就錯誤了。

講到筆順，有幾個字是省併的。像「印」「虐」兩個字，同是從「匕」字的，却是「印」字在「卩」部四畫，「虐」字在「虍」部三畫；又象「刑」「笄」兩個字，也同是從「开」字的，却是「刑」字在「刀」部四畫，「笄」字在「竹」部六畫。——所以每尋一字，在某畫中如果尋不到的，應該再在上下的「二畫中尋他。老古話「熟能生巧」，這個全在練習就是了。

海行隨錄一——上海至香港〔一〕

二月十五日，我從上海搭智利號〔二〕郵船〔三〕往法國去。

船開了許久時候，我偶向窗外一望，隔着黃色的波浪，還看得見遠遠的海岸，但是越看越狹小了。艙中有人喊着：「誰遮住光亮？」我不得不離開窗孔。因此，不能看這海岸究竟狹小到怎樣爲止。

次日午間，船擺動得非常利害。我正艙着，見那搭在繩上的手巾，也起了擺動，擺幅〔四〕竟有二三尺。

十七日晨，風浪較小；許多同伴，到艙面上散步；遇着法國兵和法國水手，大家都凜凜然注意，怕被他們侮辱。其實世界上有了要侮辱他人的人，便是全人類莫大的恥辱；被侮辱與否，還在其次。

日光照在海面上，有些被雲塊遮住，分出明暗來，很使人疑心海水中映出陸地。風吹海面，激起白浪，很像有白鷄在水中浮沈似的。向西遠望，

見小島隱約在雲霧裏，與水相界處作白色帶狀，彷彿有水石相撞的聲音。

十八日早晨，船到香港了。有許多小帆船靠近我們，要鉤住汽船的纜，借力拖着進行。小帆船上的人；女人搖櫓，男子持着有鈎的竹竿來鉤纜；其餘男女小孩，或攀槳，或幫助推櫓繫纜；這分明是一個合作的家族。不多時，船停了，艙面上驟變了市場，食物用物，無所不有。這種都是從那些小帆船裏上來的。

【注釋】

- (一) 香港 地名。爲廣東珠江口外之一小島。港闊水深，足容巨船。清道光二十二年，割讓於英。
- (二) 智利號 汽船名。智利國在南美洲西部。借國名地名名船者，其例甚多，如日本有山東丸等。
- (三) 郵船 普通轉運客貨之汽船，有郵船與商船。
- (四) 擺幅 下垂之物，向左右擺動之兩端距離，曰擺幅。

海行隨錄二——香港至西貢二

下午三時開船了。沿岸山色全是濃綠，氣溫過了七十度。我離北京時，樹葉已枯黃零落了。沿津浦鐵路南下，道旁柳枝，還帶着壯年的綠色，迎風飛舞；我纔知北京的秋氣，尙留在這裏，被我趕上了。回到紹興家鄉，枝頭綻出新芽，原來春也不會歸去。到了香港，更不知還是那一年的夏季呢！

二十一日清晨，船快到西貢了。大家滿含着希望，立在艙面上，三五成羣，談論關於西貢或安南二三的事情。船將攏岸之前，船上和岸上的人，多用望遠鏡對望着。有的在望過以後，舉起他的帽，搖動他的手帕，滿面上都是快樂。一會兒，船攏岸了，我便到街市去遊覽。

途中最使我注意的，是土人的帽子：這是用芭蕉葉做成圓錐形的；女子頭上多蓋一塊布，否則必攜帶紙傘，或如傘大的箬二三帽；可見這地的

烈日可畏了！他們的衣服，都是單的，最普通的衣料是紗，男女都是左襟，都穿一樣大腳口的褲，不着鞋襪。因為不受約束，所以足趾間有很大的空處，足趾又都是圓的。

後來遊到公園。園中每種動植物，都標明名稱，種類，產地，動物則更有標本畫，以便對照。就中植物，屬櫚科「四」的最多。四五丈高的椰樹「五」，從挺直的樹頂上垂下每片二三丈長的葉子，和無數半尺餘直徑的圓形果實。棕「六」櫚「七」和檳榔樹「八」也都偉大可觀。二丈餘的仙人掌「九」，滿生老刺。竹，較低小的一種，長出尺餘長的葉，還有黃韃綠紋的一種，非常高大，而葉長却不過一寸。看到動物，最引起人注意的，就是象。給他果子，要他謝謝，他就一跪。有人給他銅幣，他就用鼻捲了，擲向旁邊的果子攤購買果子。有人給他不能吃的東西，他就用鼻向自來水機頭吸水噴人。人都稱贊這象的技能，而不知他已失了應有的技能；人都說他可以不要無食，而不知這正是可憂之至呢！

【注釋】

(一) 西貢 爲法領交址支那(安南之一部)之首都。清咸豐十一年歸法。港口深廣，便

(二) 安南 古百粵之地，自秦漢以來；爲中國屬地。清光緒十二年爲法所併。

(三) 箬 草名。根莖似小竹，四時常青。葉柔韌，可製帽。式如傘大者。可蔽日並蔽雨；蓋安南近赤道，日光強，雨量多也。

(四) 欄科 即棧欄科。棧，欄，椰子，均屬此科。

(五) 椰 常綠喬木，高五六丈，葉在其末。實長尺許，徑四五寸。

(六) 棧 亦作棕。或稱棧欄。爲常綠喬木；高一二丈，旁無枝。葉作掌狀分裂，有長柄，皆萃於木杪。

(七) 欄 常綠喬木。性堅，紫紅色。有花紋者，謂之花欄。

(八) 檳榔 屬棕欄科。幹高三丈許，似椰子而細。葉爲羽狀。其果實有健胃，利尿，強齒諸功效。

(九) 仙人掌 屬仙人掌科。爲常綠灌木。莖扁闊多腋，多而有刺。花黃赤。實可食。

國
文
讀
本

大明湖「二」劉鶚

(節錄老殘遊記)

老殘動身上車，一路秋山紅葉，老圃黃花，頗不寂寞。到了濟南府「二」，進得城來，家家泉水，戶戶垂楊，比那江南風景，覺得更爲有趣。

到了小布政司街，覓了一家客店，名叫高陞店，將行李卸下，午後便步行至鵲華橋「三」邊，雇了一隻小船，盪起雙槳；朝北不遠，便到歷下亭「四」前。下船進去，入了大門，便是一個亭子，油漆已大半剝蝕。亭子上懸了一副對聯，寫的是「歷下此亭古，」濟南名士多「五」，「上寫着」杜工部句「六」，「下寫着」道州「七」何紹基「八」書。「亭子旁邊，雖有幾間羣房，也沒有甚麼意思。

復行上船，向西盪去，不甚遠，又到了鐵公祠「九」畔。你道鐵公是誰？就是明初與燕王「十」爲難的那個鐵鉉「十一」。後人敬他的忠義，所以至今

春秋時節，土人尙不斷的來此進香。到了鐵公祠前，朝前一望，只見對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樓，與那蒼松翠柏，高下相間，紅的火紅，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綠的碧綠，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楓，夾在裏面；彷彿宋人趙千里的一幅大畫，做了一架數十里長的屏風。

正在歎賞不絕，忽聽一聲漁唱；低頭看去，誰知那明湖，業已澄淨的同鏡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裏，顯得明明白白。那樓台樹木，格外光彩；覺得比上頭的千佛山，還要好看，還要清楚。

這湖的南岸上去，便是街市；却有一層蘆葦，密密遮住。現在正是開花的時候，一片白花映着帶水氣的斜陽，好似一條粉紅絨毯，做了上下兩個山的墊子，實在奇絕。

老殘心裏想道：「如此佳景，爲何沒有甚麼遊人？」看了一會兒，回轉身來，看那大門裏面，楹柱上有副對聯，寫的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暗暗點頭道：「真真不錯。」進了大門，正面便

是鐵公享堂，朝東便是一個荷池。繞着曲折的迴廊，到了荷池東面，就是個圓門。圓門東邊有三間舊房，有個破匾，上題「古水仙祠」四個字。祠前一副破舊對聯，寫的是：「一盞寒泉薦秋菊，」「三更畫船穿藕花。」過了水仙祠，仍舊上了船，盪到歷下亭的後面，兩邊荷葉荷花，將船夾住。那荷葉初枯，擦的船噠噠價響。那水鳥被人驚起，格格價飛。那已老的蓮蓬，不斷的綑到船窗裏面來。老殘隨手摘了幾個蓮蓬，一面吃着，一面船已到了鵲華橋畔了。

【作者略歷】

劉鶚(約一八五〇——一九一〇)清末小說家，字鐵雲，江蘇丹徒人。精算學，長於治河。庚子之亂，八國聯軍佔據北京時，他以賤值購買太倉米賑救北京難民；後竟因此得罪，謫戍新疆而死。老殘遊記，係他所著一十章回體小說，以老殘的遊歷爲線索，寫當時的民情政績。

【注釋】

(一)大明湖，在山東歷城縣城內西北隅，周十餘里，風景極佳。

(二) 濟南府 即今山東歷城縣。

(三) 鵲華橋 在大明湖南岸，古名百花橋。

(四) 歷下亭 在大明湖中水島上，亦名古歷亭。

(五) 「歷下……士多」 係杜甫陪李北海宴歷下亭的詩句。原詩和對聯俱作「海右此亭古」，此作「歷下」，誤。

(六) 杜工部 即杜甫。因曾爲工部員外郎，故人稱爲杜工部。

(七) 道州 即今湖南道縣。

(八) 何紹基 字子貞，號媛叟，道光進士，官編修，工書法。

(九) 鐵公祠 在大明湖北岸。

(十) 燕王 即明成祖。名棣，太祖第四子，封於燕。後起兵破南京，遂建文帝自立，改元永樂，遷都北京。在位二十二年（一四〇三——一四二四）。

(十一) 鐵鉉 丁丑 字鼎石，明鄧州人。建文初年，官山東參政，和盛庸守濟南，屢敗燕王，後燕王入京，被擒，不屈死。

(十二) 千佛山 即歷山，亦名舜耕山。在歷城縣南門外。

(十三) 趙千里 名伯駒，宋太祖七世孫。善畫山水花鳥，人物樓台，亦極工細。

明湖泛雨記

林紓

明湖之大，不及南潯湖之半；南潯柁葦爲九道，望餘杭諸山，如聯轡
縻艦，濃翠撲人，葦外老檜，駢列可十餘里，寂無人聲。明湖處城中，叢
葦闢爲水巷，如南潯然；劃葦如田而疆之，家私其蓮藕，非有利於人之游
觀也，幸頗曲折。時中州馮申甫至濟南，爲東道主，招余陳徵宇林宰平陳
任先爲湖游。游船窗以玻璃，出葦間，襟袖皆碧，日翳雨集，涼翠爽肌。
至鐵公祠下，釣竿滿於湖蘭之上。余別西湖十四年，髣髴身在杭州矣。思
見歷下亭，訪漁洋老人詠秋柳處。至則丹堊紛綸，匠民大集。亭中供御碑
，重簷黃瓦，想舊時風景盡矣。名士軒陳設皆官樣。如欵仕宦；匠民方研
硃搗綠，塗飾楹聯，廢然遂返。望鵲華二山，隱隱出雲際。是日飲於湖榭
，以車返逆旅，雨止，見晚霞矣。

國
文
讀
本

東行隨感錄 李哲生

第一日泊萬縣，便是舊歷中秋日。萬縣那地方，烏合蜂屯的各種軍隊很多，上岸異常危險，我便不上岸。對着這空江夜月，異常清爽；若不是鎗位的狹窄汗垢，人聲的擾攘喧譁，便真是佳境了。第二日經過有名的三峽，抵宜昌，風景之美，真不能用文字言語形容。人說山水之美如畫，像這樣峰奇勢詭，移步換形，便畫也畫不出。

忠州石堡塞，一層層堆上高峰，很可觀。再下過夔州，昭烈廟在山半，即是白帝城遺址。八陣圖在下面江中，水深輪疾看不見。夔府以下，遠遠便見了夔門，兩面山脚伸入水中。江面極窄，遂入了夔峽，灩澦堆便在前面。北岸有羊腸細路一條，異常危險，乃是拉上水船的繮路。從前還沒有，是鮑超出鉅金雇人鑿的。船行數十分鐘，過了夔峽，山勢稍開。頃刻過了巫山縣，入巫峽了。夔峽三十里，巫峽一百二十五里，都是高峰刺天

，崖壁並無大樹，全露石骨，現出蒼翠如玉的顏色。或是苔蘚蒙茸，萬丈青綠；中間夾雜着黃銅色的石骨，不生寸草，日光映着，如像黃金闕一般。山峰的形狀，千奇百怪，有筆管一般的尖峰；有圓錐形的，三稜形的；上豐下銳的，上懸下削的；扁形平頂如門扇的，如城闕的；總之不是我們平時懸想得出。巫峽過去，叢樹中露出一個白色的小廟，門上有「玉皇觀」三字，那便是古代的黃陵廟。山上無數洞穴，有人在穴中建屋居住；此外草樹中的人家，豆人寸屋，隱現其間。有時兩山夾江，日光斜射，此岸山的陰影，遮着彼岸山的一部；船在中行，只覺得陰晴不定，變幻恍惚。峽裏風力猛烈，吹人欲倒，呼呼的耳目閉塞，白浪激起數尺，全江震動。我形容三峽，費了無數筆墨，還不能得其萬一。總之夔峽很短，他的好處是深厚，是蒼秀。巴峽與巫峽畧同，但江路回環，較覺變幻。此外經過諸峽，都不過數里。又過歸州的香溪，溪水淡綠色，一清澈底，傳說漢代王嬙的生地。到了宜昌，山勢便盡了。

洪水一（路易底家庭）節錄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

我們全家合在一起，可巧十人。我既是老祖父，又是外曾祖，瞧着這一堂兒孫，心花怒放。每逢晚膳時，我總居中坐着。喚阿妹阿加珊坐在右邊，阿弟庇亞爾坐在左邊，其餘孩子們，都輪着年歲圍桌而坐。從我兒子耶克起，到那十個月的外曾孫止。並着我們三個老的，恰恰成了箇圓形。大家相對大嚼，興高百倍。我每吃一口東西，心兒也覺得一喜。有時那些孩子們，一個個伸着手兒，齊向我提着那幾串嚶嚶珠喉嚨道：「祖父！再給些兒麵包我吃，要一塊大些的。」我聽了這種聲音，血管中一時充塞了無限的驕氣樂意，連個嘴兒也嘻開了合不攏來。這幾年來，委實好算是我一輩子得意之秋。窗簾簾攏間，蕩滿了一片嬌歌聲。到了紅窗燈上，庇亞爾便發明了種種新遊戲，和孩子們一塊頑着。或者眉飛色舞，講他軍中的遺聞軼事。每逢來復日，阿加珊總得烘了糕餅，給孩子們吃。瑪麗冰雪聰明

，向來知道幾園讚美歌，便不時調着玉喉，宛轉嬌唱起來。瞧他正襟危坐，雲髮垂肩，也活像是天上神聖一般。當着哀美和西泊林結婚的時候，我曾在屋上加了一層樓房，頓時覺得顯煥了許多。所以我時常借此和孩子們調笑，說『等佛緣尼克嫁亞斯伯時，便須再加一層。這樣嫁一個，加一層，娶一個，加一層，眼見將來我們這屋子，可要上蓋霄漢，和那老天接吻咧。』我們一家老小，自然都很愛這屋子，簡直沒一個捨得下他。既然生在此中，也願死在此中。往後我們人口繁衍起來，直能在田場後邊，造他一個鎮，給大家廝守在一塊兒呢。

(注)此篇小說，是寫路易羅卜自述遇洪水之禍，田廬蕩盡，全家淹沒，祇餘其一人。景況至為淒涼。此一節，是自叙未遇洪水時，家庭之盛況。為全篇前路之反映法。

哀美為耶克之長女，佛緣尼克為其次女，瑪麗為其三女。

猛可裏，却聽得一片慘呼之聲，破萬寂而起。道：『耶瀧河！耶瀧河！』我們一聽得這呼聲，即忙飛也似的趕到天井裏，擡頭望時，叵耐給那草地上，一行的鳳尾松遮斷了視線，再也瞧不見甚麼。但聽得那慘呼之聲，兀是繼續而起，依舊在那裏嚷道：『耶瀧河！耶瀧河！』一會兒歛見前邊路上，來了兩個男子和三個婦人。內中有一個婦人，還抱着個孩子。他們一路奔來，一路在那裏吶喊，臉兒上都現着慌張之色，時時回過頭去瞧，彷彿被一羣豺狼追着的。當下西泊林開口問我道：『到底是出了怎麼一回事？祖父！你可瞧見甚麼沒有？』我答道：『不見甚麼。便是那鳳尾松上的葉兒，也一動都不動呢？』我正這樣說着，却又聽得一派尖銳悲慘的呼聲，接連的起來。到此我們纔見那一行的鳳尾松中間，有一羣灰色帶黃野獸似的東西，跳過了那長長的草兒，衝將過來。定睛一瞧，方知

是水。見他波波相續，滾滾而來，浪花白沫，跳珠般向四下裏亂飛，一霎時間，那種洶湧之聲，震得地土也好似顫了起來。於是我們也不知不覺，放着失望的聲音，一齊喊將起來：道「耶瀧河！耶瀧河！」此時那兩個男子和三個婦人，依舊沿着路沒命的奔着。只那一卷卷的白浪，也依舊緊緊的跟在他們後邊，霎時間已并做了一大堆，好像千軍萬馬衝鋒殺敵似的，做出一片驚天動地的大聲。當下就有三棵鳳尾松，沖倒在水中，葉兒只打了幾個旋子，便條的不見，接着有一間茅屋，也被水兒吞沒，牆壁剝的塌了下來。更有許多小車，像稻草般隨波逐流而去。誰知那浪花却像有意追趕那幾個逃人一般，到了路曲處，斗的送過一個小山般的大浪來，把他們的進行，霎時截住，可憐他們却還在水中支撐着，沒命的向前爬去。接着又刮來一個大浪，先把那個抱着小孩子的婦人捲了去，不一會那旁的四人，也就遭了滅頂，連影兒都沒有了。

愛國童子一（偵探遇害）（文言）

一八五九年，意法聯軍與奧宣戰，奧軍連敗於索非里諾聖馬，斬他兩地。數日以後，時當六月某日清晨；意軍有騎士一小隊，由一尉一佐率領，沿村路前進，搜索敵蹤。行經某農家前，見一童子年約十二三，正握小刀削樹枝作棒；屋中悄無聲息，惟窗際有意大利之國旗，隨風蕩漾，若示其爲意人所居者。童子見騎士既近，脫帽鞠躬爲禮，佐官因駐馬詢曰：「汝在此何爲？汝家人均已遷避乎？」童曰：「我一孤兒耳！家中更無餘人。我之留此，乃欲知戰情者也。」佐曰：「若然，則以汝曾見奧人經此否？」童曰：「日來已少奧人蹤跡矣。」佐官凝佇移時；下馬入屋，登高瞭視。惟屋殊矮小，僅達門前平地。佐官自語曰：「攀門前之樹，或能遠望……。」且言且出；觀場外有赤楊一株，幹高葉密，頗足供偵遠用。乃回顧童子詢曰：「汝目力如何？」童曰：「可辨及一英里外之小鳥。」佐又詢曰：「

能攀樹否？」童曰：「是吾所習爲，不須一秒鐘，即可達其巔。」佐曰：「若然，汝登其巔，以所見之敵情語我。我將酬汝以所欲者。」童曰：「否，我亦意人耳；若奧人欲我爲此，雖重資不願從。今爲祖國故，當如將軍言，無須酬也。」佐曰：「甚善，汝可即登。」童聞言，卽棄冠脫履，猿猴而升，直達樹杪，埋身於密葉中。佐曰：「汝見何物？」童俯答曰：「無物；惟白沙路中，有騎兵二人。」佐曰：「去此約幾何？」童曰：「約半英里。」佐曰：「彼等何作？」童曰：「兀立不動。」佐曰：「更有何見？無則視右方。」童因轉目右向曰：「茂林中有刀光閃爍。」佐曰：「不見人乎？」童曰：「然，恐渠輩或伏於菜圃耳。」言未終，一彈破空飛來，越樹而去；佐急呼曰：「速下！速下！渠輩已見汝矣。」童曰：「我不畏之。」佐又連呼曰：「速下！速下！但汝左方……。」童曰：「左乎？」又轉身而左。第二彈又至。時童且轉且言曰：「無論如何擊我，葉密足以藏我軀。」佐曰：「汝可速下！勿左向矣。」此時童已轉身向左，畧

一凝視，忽失聲曰：「噫！此方……。」言未畢，第三彈已至；童應聲墮於樹下，佐頓足曰：「噫！失敗！失敗！」

國文讀本

愛國童子二（敬重國殤）

童子張着兩手，仰面朝天，橫臥在地上，鮮紅的血不住的從右腋下流出。這時尉官和兩個兵士從馬上跳下，佐官隨即把他的襯衣撕破，看見槍彈已從他右肺臟穿出，不覺發出很失望的聲音說道：「咳！死了！」過了一會，又把身上的上衣脫下，鋪在草地；將童子的屍體移在上面。那尉官和兵士，有的瞧着屍體，有的向槍彈來的方向看，一語不發。祇有佐官一人，一面揩着眼淚，一面自言自語的說道：「可憐的小孩子！勇敢的小孩子！」他又到窗前，將三色國旗取下來，裹在童子的屍體上。尉官這時也將他的履，帽，棒，小刀，拾攏來，放在屍體旁邊。大家沉默無言的過了一會。佐官就正色向尉官道：「這孩子的死，和兵士一樣；我們不能不用國殤的禮葬他；可趕快派人到大本營去，將營裏用的運送車運這屍體。」尉官點頭領命。佐官於是又對童子的屍體行了脫帽一鞠躬禮，然後莊容說

道：「馬！」頃刻之間，尉官和兵士們都飛身上馬，抱着一腔的悲憤，向前去了。在這一天日落的時候，意大利的大軍，依這隊騎兵所走的方向開始總攻擊。當他們全軍未出發之前，這童子死國的消息，久已傳徧全軍。所以他們沿着河邊進兵的時候，遠遠看着農家的赤楊樹。不久，急擊隊裏的前鋒，早看見赤楊樹下三色國旗裹着的這屍體，於是忙對他行舉槍禮；還有一個兵士在堤邊摘了一把野花，撒布在屍體上；後來的將校兵士也都是這樣，頃刻之間，這童子的屍體，已埋葬在鮮艷的香花裏了。同時這許多兵士一面走着，一面唱着讚美歌，都是讚美這殉國的童子。還有一個將校走過屍體旁邊時，曾在他額上吻了一吻。這時那已死的愛國童子，雪白的臉上還帶着些笑容；好像聽衆人讚美他爲意大利而死的樣子。

亞美利加之幼童 包公跋

當一千九百零三年時，美利堅有一四萬噸之大軍艦，舉行進水式。軍樂悠揚，國旗飄蕩，盛哉！盛哉！此軍艦何名乎？則以亞美利加之幼童稱。今試溯其名稱以詳其歷史。

初，某歲之夏，某小學校將放暑假，教師率學生遊行海濱；夕陽紅如火，清風徐來，暮景蒼然。俄見一大軍艦乘風破浪而至；小學生大喜躍，咸拍手歡迎之。師曰：「汝曹樂乎？」僉曰：「樂甚。」師曰：「汝曹寧不能造此巨艦，以擁護國家乎？」羣譁然曰：「先生誑哉！我等年幼力弱，烏足以辦此。矧一艦之費幾何？請先生詔示我等！」師曰：「少可百萬圓。」則皆咋其舌。師曰：「汝曹毋懼！有志者竟成。吾試析其理以語汝等。」則皆應之曰：「願聞。」師曰：「汝曹於日食果餌之中，月節若干，積而貯之，則事可爲矣。」學生曰：「是淺淺者烏克有濟？」師曰：「未已

也；今我美國小學生徒，全國可八百萬，脫人人如是者，不及一年，若是之軍艦，可成其四矣。」學生聞言，皆大感奮。

是日之晚，教師方掩戶欲就寢，忽聞剝啄聲；則本校學生各持數幣而來，曰：「學生等感先生言，敢節果餌之費，以爲造艦之需。願先生爲我輩貯之！」師敬受之，曰：「諾。」翌日，某報載其事。而遐邇各小學校皆贊成之。

於是美國之童子，噉一佳果，必曰：「我其以是爲軍艦之貯金。」購一玩具，必曰：「我其以是爲軍艦之貯金。」女學校之初級生。亦爭貨其手編物，曰：「將以是爲軍艦之貯金。」不半載，各儲蓄銀行報告：「軍艦貯金，已達三百萬餘」。

無何，美國之軍艦中，遂有亞美利加之幼童一號。

船長的故事

有一隻汽船，沿著澳大利亞海岸航行，預備到一個海口去。這時正當黑夜，而且厚霧佈滿了海中，照例是當停船的。不過海水却很平靜，其餘一切的現象，也很順當；所以這船敢冒險前進。

船裏搭客很多；在這萬籟俱寂的時候，他們久已睡熟了。到後來霧越下越大，水手的視線，不能及到一丈以外，許多搭客，依然睡夢沈沈，沒有一個人曉得危險已在眼前。

忽然砰的一聲，這船已和對面的來船，碰在一處。及到彼此覺察，已趕避不及。這船被碰之後，頓時生了一個大孔，海水不住的從孔外湧進；水手無法抵禦，不多時，船艙裏盛了半艙水。搭客也從夢中驚醒，一個個都奔到甲板上，看見船已破壞，都驚惶失措；更沒有一個人想到取出救生船；眼看著這船就沉沒了。

別一隻船雖也被碰，卻沒有大傷；所以他船上的人，還盡力來救這破船上的人。有些救起來了，有些却沒有救着。因爲在黑夜裏，而且時間又很急促；雖然要救，也沒有法子，只好歸命於天了。

破船的船長，是一個很美麗很強壯的少年。他家中有嬌妻愛子，家庭的生活是很美滿，很甜蜜的，這次遇見這意外事，眼看着他管的船，不住的往下沉，他實在沒有法子救。因而起了船存與存船亡與亡的心，以盡他的職務。但是轉念到家裏，又不知不覺的取了一個救命圈，套在身上，浮上水面，盼望遇救。忽然聽見一個人，在水裏呼救，他立刻將救命圈脫下，遞給那一個落水的人。那個人得了這救命圈，很歡喜的套在上身，不久就被救生船救去了。但是這船長呢？可憐他却没有遇救的機會，永遠不見了！

咳！他犧牲了自己美滿甜蜜的家庭，寶貴的生命，救了別人，不是極有榮譽的事嗎？

某船長之軼事

有汽船將赴某處，沿澳大利亞海岸而行，時值午夜，天黑霧重，以例而言，固不當開行；特以天氣平靜，海波不興，四周景況，亦復和緩，故敢冒進。

舟中乘客，以在深夜，均入睡鄉。是時萬籟俱寂。曾不知有奇險迫於眉睫者！

瞬息之間，砰然大聲，發於船首，則是舟已與來船相衝突矣。迨彼此知覺，已相避不及。是船受突後，船體生大穴。海水自船外湧入，頃刻即滿半艙。舟人竭力抵禦，欲圖補救，無效。乘客聞警，僉驚起，奔抵甲板，莫不倉皇失措，無有能憶及救生艇者。不久船及船人，皆沉沒於水中。

他船雖亦受傷，然尚無大損。既見此船沉沒，乃努力救人。第夜黑時促，被救者固有之，而不得救者亦正不少，亦惟有付之各人運命耳。

沉船之船長，爲一少年。貌豐體強，境況既裕，家中復有篤愛之妻子；初不意此行逢此不測也。既肇禍，目覩己舟下沉，無法制止，因生殉職心。然憶及家中妻子，不覺取一救生圈，佩之於體，以期得救。忽覩水中有一人力掙，乃急以所佩之救生圈投之；是人得圈，遂遇救。而年少之船長，乃終沉不返矣。

此船長寧犧牲自己之生命幸福而救人，能不令人景仰耶？

凡爾登的戰事一

法國的東邊，有一條河，叫做謨士河。凡爾登市，就跨着謨士河建設。環市兩岸的山脈，一重一重的有好幾條，像波紋一樣。礮壘藏在一個邱陵裏，挖地洞進去，可以屯兵幾萬，藏軍械無算。四圍又築了三重堡壘，大小共有二十九所，拱衛中央總壘。這些堡壘，總名叫做凡爾登要塞。

一千九百十六年二月，德人要攻擊凡爾登。他們作戰的計畫，是想先用野戰礮掃除要塞附近一帶的森林，使外兵赴援無路；然後用口徑四十二生的以上的大礮，向着各壘猛打，使壘內守兵不能露面動作，一陣大礮過後，接着便是大隊步兵肉薄的奪壘；這是他們慣用的舊法，以為一定成功的。俟他們的計算，快則二十天，遲則一個月，這一座天險雄關，定可到手。所以德太子在軍中演說道：『二月底，吾的父親要在凡爾登禮拜堂中舉行凱旋宴。』

在法人方面，對於德人的計畫，也早明白，有的主張死守，有的主張拋棄；最後的解決，這凡爾登確有萬萬不能拋棄的理由。因為凡爾登附近是著名產礦地方，假使送給敵人，增加敵人戰鬪力，便是減縮了自己的戰鬪力。並且失了這要塞以後，全國人民，一定非常失望；連共同作戰的與國，都要一齊喪氣。軍事所靠的是士氣，士氣一餒，便無法再振了！法政府和軍事當局既然決定拼命固守，凡爾登活劇，就此開演起來。

凡爾登的戰事二

這一次戰爭，從德軍開始攻擊起，到德軍退出戰線止，差不多滿六個月。德軍是由皇太子當統帥的。最初進攻時，人數約四十四萬，後來屢次增添補充，合計起來，在一百萬以上。結果，死亡的五十三萬人；發礮的總數，據法人計算，從始至終，每天平均約四百發；礮彈大小平均，每一顆須費金百四十鎊；可以曉得這回戰爭犧牲的重大了！

開戰後五日，德軍便把東邊的梭門礮臺奪去。這礮臺是要塞內的最高點，可以俯瞰總壘，所以法軍拚死力爭。兩天功夫，居然克復。但是再過兩天，又失去了。單是這一個礮臺，前前後後，他們奪來奪去，共有十九次。此外戰爭，還不知有多少。最危險的時期是三月。這一月內，每天總有幾百顆礮彈，落在凡爾登市上，把全市打得粉碎。兩軍的飛機，布滿空中，好像將要落雨時的蜻蜓，成羣結隊的亂竄。敵軍從機關槍林裏，踏着

死屍，一隊一隊的猛撲；守兵却在開花彈下拚命的應付。有好幾回在礮壘壕溝底下徒手搏戰，弄得兩邊都死得一個不留。總而言之，人類嗜殺的獸性，在這個時期內，真發揮得淋漓盡致了！

裁兵問題

蔡元培

今日又是國慶日了！回想十年以來，雖掛了民國的招牌；但是政治問題，法律問題，經濟問題，甚而至於每一個人的生計問題，教育問題，都沒有解決，反一日一日的困難起來。都是由於少數的野心家想用兵力來解決一切，不但把各種問題，都加增解決的阻力，而且招了許多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來當兵，兵已經多極了；又加以浮冒刻扣，剝削了國家與地方無數的金錢，兵士仍得不到實餉；激成各處的兵變。這樣下去，國家還能存在麼？現在救國的方法，第一是裁兵，是沒有人不贊成的。

裁兵的方法，如剔除空額，缺額不補，……；化兵爲工等等，都有人詳細計畫了。要是政府肯毅然決然的執行，沒有辦不到的。

我們並不說現在的政府，可以算是强有力的。但現在政府爲什麼不能算强有力的呢？因爲他不能服從大多數國民的意思，而仰少數擁兵者的鼻

意，所以弱而無力了。要是他一日能按著民意辦事，沒有不能戰勝軍閥的。民意的力量，十年以來，已經屢占勝利了。袁世凱爲什麼不能完成帝制？張勳爲什麼不能實行復辟？安福部爲什麼不能永遠橫行？交通系爲什麼不能不一敗塗地？他們何嘗不是直接或間接擁着多數的軍隊，然而民意盡量表現的時候，他們的軍隊不能替他出力了。

民意的力量這麼大；現在的民意既然集中於裁兵，爲什麼政府還這麼膽怯，不敢痛痛快快的裁兵呢？固然不能不怪政府的糊塗，但是我們還沒有把民意明明白白的表示出來，這是我們的錯處。我們對於裁兵問題，固然有著書的，有發行雜誌的，有演講的，有集會研究的，但總是少數人的運動，還不能算作普遍的代表。

普遍的代表，先要有羣衆運動，由一次演到無數次；由一地方推行到各地方；就漸漸的普遍了。有了這種普遍的代表，一切必要的手段，自然銜接而來。那時候的政府，一定建築在民意的基礎上，還怕他敷衍軍閥，

不敢痛痛快快的裁兵麼？

事機緊迫到極點了！要是再沒有表示，再因循下去，怕得明年十月十日，再沒有紀念國慶日的機會了！請大家想想，到了今日，還可以沒有一種普遍的代表麼！

國
文
讀
本

鳥說 | 戴名世

余讀書之室，其旁有桂一株焉。桂之上，有聲喧喧然者，即而視，則二鳥巢於其枝幹之間，去地不五六尺，人手能及之。

巢大如蓋，精密完好，細草盤結而成。鳥雌一雄一，小不能盈掬，色明潔，娟皎可愛，不知其何鳥也。

雛且出矣，雌者覆翼之，雄者往取食。每得食，輒息於屋上，不即下。主人戲以手撼其巢，則下瞰而鳴。小撼之，小鳴；大撼之，大鳴；手下，鳴乃已。他日，余從外來，見巢墮於地，覓二鳥及雛，無有；問之，則某氏僮奴取以去。

嗟乎！以此鳥之羽毛潔而音鳴好也，奚不深山之適，而茂林之棲？乃託身非所，見辱於人奴以死；彼其以世路爲甚寬也哉！

國
文
讀
本

記先夫人不殘鳥雀 蘇軾

(東坡全集)

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二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殼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三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羽毛，至爲珍異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三間見之，以爲異事。此無他不，不伎之誠，信於異類也。

有野老言：「鳥雀巢去人太遠，則其子有蛇鼠狐狸鷓鴣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患也。」由是觀之，異時^四鳥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爲甚於蛇鼠之類也。「苛政猛於虎，」信哉！

【注釋】

記先夫人不殘鳥雀

國文讀本

(一)武陽君 軾母程氏，封武陽君。

(二)桐花鳳 鳥名，亦名桐花鳥，出於四川。唐李德裕文：「成都夾岷江磯岸，多種紫桐。每至春暮，有靈禽五色，來集桐花，以飲朝露，謂之桐花鳳。」

(三)閭里 古二十五家爲閭。閭里，猶言鄉里。

(四)異時 猶言往時，與普通意義稍別。

苛政猛於虎檀弓

孔子過泰山 二 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 三 問之，曰：『子之哭也，豈似有重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 四 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子曰：小子 四 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書名解題】

禮記一名小戴記，漢初，河間獻王得孔子弟子及後學所記一百三十一篇，後繼續有所得，合二百四十篇。戴德刪節成八十五篇名大戴記，後從兄子聖，又刪成四十六篇，稱小戴記，後漢馬融，傳小戴記，又增三篇，全四十九篇，即今禮記。檀弓是禮記篇名。

【注釋】

(一) 泰山 五嶽中之東嶽，在今山東泰安縣北。

苛政猛於虎 (檀弓)

(二) 子路 孔子弟子，姓仲名由，魯國人，姓好勇，後仕於衛，死於孔悝之難。

(三) 舅 婦稱夫之父叫做舅。

(四) 小子 爲孔子稱弟子之詞，見於論語者頗多。

觀技方苞

己卯之冬，余信宿河間令孫岷山署中。值迎春，部民效技於庭：

植雙竿，繫索而橫之。有女子年可十四五，緣竿而升，徐步索上，舞且歌，不側不墜。俄設重案，臥而仰其足；衆界五鈞之甕，以足承轉，而運之如丸；良久，然後衆擊而下。

觀者皆色然驚，而雜以譁笑；余獨閱且懼焉。夫索橫於空，猿狙之所不能履也；五鈞之甕，壯夫所難負戴，而弱女以足盤之。蓋利重糴而竭其心與力，以馴致焉耳。不重可閱乎！

工學主義 黃懺華

工學主義：是把做工和求學，打成一片；同時舉行，同等看待。工學主義最扼要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叫人人都了解，都認定；精神肉體兩方面，都從事勞動；是人類的正常生活，是人類應當照着行的軌道。主張工學主義的，就是想創造這種人生觀。

創造這種人生觀，固然是想他普遍到人類社會；但是就目前看起來，却是中國的對症良藥。爲甚麼呢？中國由來把社會分作勞心和勞力兩個階級，把智識界看得非常高，勞動界看得非常之低；智識界固然不屑於去勞動，勞動界也絕不敢生非分妄想，想爬到智識界上去。其實中國的智識界，一多半是無益有損的；不是些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的文人，就是些專門搗亂國家和社會，去造就他們升官發財的機會的官僚和政客。這兩種階級，苦的太苦，安逸的太安逸；不是人類社會上正當的現象。現在世界的潮

流，漸漸捲過來；將來不免要發生階級鬭爭的危險。

如其實行工學，這兩種階級，自然漸漸溝通；階級的鬭爭，自然不至於發生，至少也許減少了發生的程度，和實現的危險；豈不是大有利益麼？至於這種人生觀，普遍到人類社會，那種影響，那種利益，更不消說了。

早晨的社會 鳴劍

一天的早晨，——差不多七點鐘的時候，——雖沒刮大風，天氣可冷，攝氏表大約降到十度下。

我和一個朋友走出校門，看見一個警察縮他的手到衣袖子裏，低着頭在那走來走去。張眼一望，除却街那邊一個送牛乳的外，旁的一個人也沒有。

我們走了幾十步，面前來兩個穿制服的小孩，接着又上來四五個。有的背着一個暗紅色的書包，有的是白布包書用手拿着，兩腮都像被風刮得通紅似的。

有幾個一面走一面談話：

(甲)「我爹爹他們這時候還正在那睡呢！」

(乙)「我爹這時也不會起來，只叫那些徒弟們在外照應照應。」

(丙)「我爹爹每日要十一點鐘才起，十二點上衙門。我每晚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他每早也不知道我什麼時候上學校。」

往後我們一路走到宣武門大街，陸續遇着好幾十個男的，女的，大的，小的，穿便服的，乘自踏車的，坐膠皮車的，往的，來的，各樣都有。但總是二十以內的青年或幼年；都像有些事在前頭等他去，不肯閑逛；都有一個書包，或拿着，或背着，或放在車上。遠遠的望着那裏來的，這裏去的，都不外是這樣的人。

我對我的朋友說：「今天怎麼會事？這大街上的空氣，居然也有這樣溼潤？這樣長久尙沒見過一個摩托車？於今除卻適間見的那幾個縮着肩膀，咬着牙齒，抽冷氣的送牛乳的苦力外，祇是些男女學生來往，沒有平時那許多聲聲色色的怪現象呢？」我的朋友對我說：「你這還不知道嗎？這是早晨的社會哪！」

黃河結冰記 節錄老殘遊記

老殘由東昌府動身回省城去。一日走到齊河縣城南門寬店，看那街上客店都住滿了客，心裏詫異道：「從來此地沒有這們熱鬧，這是什麼緣故呢？」正在躊躇；只見門外進來一人，口中喊道：「好了！好了！快打通了！大約明晨一早可以過去了！」老殘也無暇訪問，且找了店家問道：「有屋子沒有？」店家說：「都住滿了，請到別家去罷！」老殘說：「我已走了兩家，都沒有屋子。你可以不管好歹，對付一間罷！」店家道：「此地實在沒法了；東隔壁店裏，午後走了一幫客，你老趕緊去，或者還沒有住滿呢。」

老殘隨即到東邊店裏，問了店家，果然還有兩間屋子空着。當即搬了行李進去。店小二跑來，打了洗臉水，拿了一枝燃着的線香，插在棹上的爐內，說道：「客人抽煙。」老殘問：「這兒爲什麼熱鬧，各店都滿了客

？」店小二道：「刮了幾天大北風，打大前兒，河裏就淪冰，冰塊子有間把屋子大，擺渡船不敢走，恐怕碰上就要壞了。到了昨日，上灣子冰插住了，這灣子底下，可以走船呢，却又被河邊上的冰把幾隻渡船，都凍得死死的。昨日晚晌，東昌府李大人到了，要見撫台回話，走到此地，過不去了。縣衙門裏派了地保，僱了衆多民夫打冰。今兒打了一天，看看可以通了；只是一歇手，就凍上了。你老看客店裏都住滿，全是走不過去的人。我們店裏，今早還是滿滿的；因爲有一幫客，內中有個年老的，在河沿看了半天，說：「這冰是打不開了，不必在這裏死等。我們趕到雜口，看有法子想沒有，到那邊再打主意罷。」午牌時候，纔開車去的。你老真好造化，不然，直沒有屋子住呢。」

店小二將話說完，已將行李鋪好。老殘洗過臉，把房門鎖上，走了出來，先到河堤上看看。見那黃河從西南下來，到此却正是個灣子。過此便向正東去了。河面不甚寬，兩岸相距不到二里，若以此刻河水而論，也不

過百把丈寬的光景。只是面前的冰，擗得重重疊疊的，高出水面有七八寸厚。老殘再向上流走了一二百步，只見那上流的冰，還一塊一塊的慢慢價來，到此，被前面的冰攔住，走不過，就站住了。那後來的冰，趕上他，只擠得噉噉價響。後冰又被這溜水逼的緊了，就竄到前冰上頭去，前冰被壓，就漸漸低下去了。看那河身雖有百十丈寬，當中大溜，不過二三十丈，兩邊俱是平水，這平水之上，早已有冰結滿，冰面却是平的，被吹來的塵土蓋住，好似沙灘一般。中間一道大溜，却仍然奔騰澎湃，有聲有勢；將那走不過去的冰，擠得兩邊亂竄，那兩邊平水上的冰，被當中亂冰擠破了，往岸上竄出有五六尺遠。許多破冰被擠的站起來，像個小插屏似的。

看了一點多鐘功夫，老殘復往下流走去。過了原來的地方，再往下走，只見有兩隻船，船上有十來個人，都拿着木杵打冰。向前打些，又向後打些。對岸有兩隻船，也是這個打法。老殘看見天色漸漸昏了，打算回店

再看那堤上柳樹影子，都已照在地上，一絲一絲的搖動，原來月已放出光亮來了。回到店中，開了門，喊店小二點上燈，吃過晚飯，又到堤上閒步。這時北風已息；誰知道冷氣逼人，比那有風的時候，還利害些。幸得老殘已穿上申東造所贈的羊皮袍子，故還當得起冷。只見那打冰的船，還在那裏打。每船上點了一個小燈籠，遠遠望去，彷彿一面是『正堂』二字，一面是『齊河縣』三字。

抬起頭來，看那南面的山，一條雪白，映着月色，分外好看。一層一層的山嶺，却不大分辨得出；又有幾片白雲，夾在裏面，所以看不出是雲是山。及至定神看去，方纔看出那是雲那是山來。雖然雲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也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因爲月在雲上，雲在月下，所以雲的亮光，是從背面透過來的；那山却不然，山上的亮光，是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過來，所以光是兩樣子的。然只就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往東去，越望越遠，漸漸的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也是白

的，就分辨不出甚麼來了。老殘對著雪月交輝的影子，想起謝靈運的詩，「明月照積雪，北風勁且哀」兩句，若非經歷北方苦寒景象，那裏知道「北風勁且哀」的個「哀」字下的好呢！

這時月光照的滿地灼亮，抬起頭來，天上的星，一顆也看不見；只見北邊北斗七星，開陽搖光，像幾個淡白點子一樣，還看得清楚。那北斗正斜倚在紫薇垣的西邊上面，杓在上，魁在下。心裏想道：「歲月如流，眼見斗杓又將東指了；人又要添一歲了。一年一年的，這樣瞎混下去，如何是個了局呢？」又想到詩經上說：「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現在國家正當多事之秋，那些王公大臣，只是恐怕擔處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得百事俱廢，將來又是怎樣個了局？國是如此，丈夫何以家爲？」想到此地，不覺滴下淚來，也就無心觀玩景致，慢慢的回店去了。

一面走着，覺得臉上有樣物件掛着似的，用手一摸，原來兩邊滑溜溜的兩條冰。起初不懂這物那裏來的，既而想起，自己也就笑了。原來就是

方才流的淚，天寒，立刻凍在臉上；地下必定還有許多冰珠子呢！悶悶的回到店裏，也就睡了。次日早起，再到堤上看看，見那兩隻打冰船，在河邊上已經凍實在了。問了堤旁的人，說道：「昨兒打了半夜，往前打去，後面凍上；往後打去，前面凍上。所以今兒歇手不打了。大約等到冰結實了，從冰上過罷。」因此，老殘也就只有這個法子丁。

疑 問 叢 書

那天夜晚，下了陣大雪；第二天清早，却又放晴，淒淒凜凜的北風，吹着殘月曉星，彷彿各自在天空中打噤發抖。一個人力車夫，起來趕早市，接連走過三四條胡同，找不着買賣，心裏委實着急，幾乎忘了身上的冷。手拉着車，一壁走，一壁向四下張望。拐了一個彎，陡的他不知不覺忘命叫了一聲：「噯！又凍死人啦！」

說完這句話，他看見對面來了兩個警察。打頭的一個，遠遠朝着他祇眨眼；他便不敢則聲，悄悄的退回胡同口站着。兩個警察，走近馬路上睡着的一條死屍眼前，細細的瞧。

『轟！轟！』東邊一陣礮聲。接着西邊便是『多！多！多！』對對對！多對多！……一陣軍樂。胡同口站着的車夫聽了，好生驚訝。忽見前面慌慌張張跑過來一名警官，連跑帶喊道：『你們還不把他扔了！瞧什麼！』

「這邊的兩個警察，便有一個答道：『我聽他口中有沒有熱氣。』警官道：『先扔過一邊再說！你瞧！那不是來了嗎？』一個警察道：『啊呀！不錯！真來了！』那一個警察道：『快扔罷！快………你也死得太不是地方，要我們親自動手！』說話的時候，兩隻眼睛，朝着那條死屍不住的瞪。

一會兒那條死屍，扔過一邊去了。接着見有許多旗呀，傘呀，車呀，人呀，前前後後，差不多排上兩三里路遠近，中間簇擁着一具極大的棺材，徐行緩步的，從馬路上走過去了。

『這不是出殯嗎？啊呀！好熱鬧！』胡同口站着的車夫，自言自語的說。接着他心裏陡的起了一個很大的疑問，——都是死屍，爲什麼這個帶着許多活人，占滿了整條的馬路；那個却沒有福命，乞得馬路上的三尺地，睡個一時半刻？………

（附註）這篇小說，是就富貴人出殯的事實，表示貧富階級的情感。這個不平等的問題，却

由人力車夫眼中看出，口中寫出。至於凍死的死屍，不過是陪襯的人物，由反面逼來，令人發生無限感慨。

國
文
讀
本

論 言 魏際瑞

魏子客於范公。楚人之爲客者，詰於魏子曰：『聞子有言於公，而公莫不聽也，信乎？』曰：『信。』曰：『然則何以不我聽也？』曰：『范公之必聽者，兩無兩有；其必不聽者，亦兩無兩有：無私，無求，有情，有理，非獨吾言之聽，行道之人言，而亦莫不聽也；有求，有私，無情，無理，非獨人言之而不聽，公即自言，而亦莫肯自聽也。夫本乎兩無兩有之義以求必聽，雖非范公，亦安得而不聽之。』於是楚人嗒然而若失。

【作者略歷】

魏際瑞，一名祥，字善伯，清初寧都人。與弟禧，禮皆以文章稱，時人稱爲寧都三魏。

國文讀本 (No. A 95)

二 文化學社

郭孝子深山遇虎節錄儒林外史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自揹著行李，又走了幾天。這路多是崎嶇鳥道，走一步，怕一步。那日，走到一個地方，天色將晚，望不著一個村落。又走了一會，遇著一個人。郭孝子作揖問道：「請問老爹，這裏到旅店所在，還有多少路？」那人道：「還於十幾里。客人，你要緊些走。夜晚，路上有虎，須要小心！」郭孝子聽了，急急往前奔着走。

天色全黑；却喜山凹裏推出一輪月來，那正是十四五的月色，十分明亮。郭孝子趁著月色，走進一個樹林，只見劈面起了一陣狂風，把那樹上落葉，吹得颼颼的響；風過處，跳出一隻老虎來。

郭孝子叫聲「不好了！」一交跌倒在地。老虎把他抓了坐在屁股底下。坐了一會，見他閉着眼，只道是已經死了，便去地下挖了一個坑，把他放在裏面，拿爪子撥了許多落葉蓋住了他，竟自去了。郭孝子在坑裏偷眼

看那老虎走過幾里，爬到山頂上，還把兩隻通紅的眼睛轉過身來望；看見這裏不動，方才一直去了。郭孝子從坑裏爬上來，自心裏想道：「這孽障雖然去了，必定還要回來吃我，如何了得！」一時沒有主意。見一棵大樹在前，他便爬上樹去。又心裏想：「他再來咆哮震動，我可不要嚇了下來！」心生一計：將裹腿解下來，自己縛在樹上。

等到三更盡後，月色分外光明，只見老虎前走，後面又帶了一個東西來。那東西渾身雪白，頭上一隻角，兩隻眼就像兩盞大紅燈籠，直著身子走來。郭孝子認不得是個甚麼東西。只見那東西走近跟前，便蹲下了。老虎忙到坑裏去尋人，見沒有了人，慌做一堆兒。那東西大怒，伸過爪來，一掌就把虎頭打掉了。老虎死在地下。那東西抖擻身上的毛，發起威來；回頭一望，望見月亮地下照見樹枝頭上有個人，就狠命的往樹枝上一撲，撲冒失了，跌了下來。又盡力往上一撲，離郭孝子只得一尺遠。郭孝子抖著想：「我今番却休了！」不想那樹上一根枯桿，恰好對着那東西的肚皮

上；後來的這一撲，力太猛了，這枯桿戳進肚皮，有一尺多深淺；那東西急了，不住的搖，越戳搖越進去，使盡力氣，掛在樹上死了。

郭孝子又走了幾天，那日天氣甚冷，迎着西北風；那山路凍得像白蠟一般，又硬又滑。郭孝子走到天晚，只聽得山洞裏大吼一聲，又跳出一隻老虎來。郭孝子道：「我今番命真絕了！」一交跌在地下，不醒人事。原來老虎吃人，要等人怕的。今見郭孝子直僵僵躺在地下，竟不敢吃他，把嘴湊到他臉上來聞。一莖鬍子戳在郭孝子鼻孔裏去，戳出一個大噴嚏來；那老虎倒嚇了一跳，連忙轉身，幾跳，跳過面前一座山頭，跌在一個澗溝裏，（那澗極深）被那像刀劍的冰稜橫拖住，竟凍死了。郭孝子爬起來，老虎已是不見，說道：「慚愧！我又經了這一番！」背着行李再走。

國
文
讀
本

景陽岡武松打虎節錄水滸第二十二回

武松正走，看看酒湧上來，便把氈笠兒掀在脊梁上，將哨棒縮在肋下，一步步上那崗子來。回頭看這日色時，漸漸地墜下去了。（此時正在十月間天氣，日短夜長，容易得晚。）武松自言自說道：「那得甚麼大蟲！人自怕了，不敢上山。」武松走了一直，酒力發作，焦熱起來；一隻手提着哨棒，一隻手把胸膛前袒開；踉踉蹌蹌，直奔過亂樹林來。見一塊光禿禿大青石，把那哨棒倚在一邊，放翻身體，却待要睡，只見發起一陣狂風。那一陣風過了，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

武松見了，叫聲「啊呀！」從青石上翻將下來，便拿那條哨棒在手裏，閃在青石邊。那大蟲又飢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撲，從半空裏攬將下來，武松被那一驚，酒都做冷汗出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撲來，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那大蟲背後看人最難，便把

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膀一掀，掀將起來。武松只一閃，閃在一邊。大蟲見掀他不着，吼一聲。却似半天裏起個霹靂，振得那山岡也動，把這鐵棒也似的虎尾，倒豎起來，只一翦。武松却又閃在一邊。（原來那大蟲拿人，只是一撲，一掀，一翦；三般捉不着時，氣性先自沒了一半。）那大蟲又翦不著，再吼了一聲，一兜兜將回來。武松見那大蟲復翻身回來，雙手輪起哨棒，盡平生氣力，只一棒，從半空劈將下來，只聽得一聲響！簌簌地將那樹連枝帶葉劈臉打將下來。定睛看時，一棒劈不着大蟲；原來打急了，正打在枯樹上；把那條哨棒折做兩截，只拿得一半在手裏。那大蟲咆哮，性發起來，翻身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又只一跳，卻退了十步遠。那大蟲恰好把兩隻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兩隻手就勢把大蟲頂花皮脰搭地揪住一按，按將下來，那隻大蟲急要掙扎，被武松儘氣力捺定，那肯放半點兒鬆寬。武松把隻腳望大蟲面門上，眼睛裏，只顧亂踢。那大蟲咆哮起來，把身底下爬起兩堆黃泥，做了一個土坑。武松

把那大蟲嘴，直接下黃泥坑裏去。那大蟲吃武松奈何得沒了些氣力。武松把左手緊緊地捺住頂花皮，偷出右手來，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儘平生之力，只顧打。打到五七十拳，那大蟲眼裏，口裏，鼻子裏，耳朵裏，都迸出鮮血來；更動彈不得；只剩口裏兀自氣喘。武松放了手，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哨棒，拿在手裏；只怕大蟲不死，把棒槌又打了一回，眼見氣都沒了，方纔丟了棒：尋思道：「我就地拖得這死大蟲下岡子去。」就血泊裏，雙手來提時，那裏提得動。原來使盡了氣力，手足都蘇軟了。

武松再來青石上，坐了半歇，尋思道：「天色看看黑了，倘或又跳出一隻大蟲來時，却怎地鬪得他過？且掙扎下岡子去，明早却來理會。」就石頭邊尋了氈笠兒，轉過亂樹林邊，一步步捱下岡子來。

【作者畧歷】

施耐庵元東都人。七修類稿謂水滸傳出抽手。周亮工書影：金聖歎自七十回後斷爲羅貫中

景陽岡武松打虎

節錄水滸第二十二回

三 文化學社

(南宋錢塘人)所續。莊岳委談云：施某入市肆抽閱故書，得宋張叔夜擒賊招語一通，備悉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潤色以成編。

【注釋】

- (一) 武松 今河北清河縣人。
- (二) 哨棒 兵器，巡哨時所用。民間行旅常用以防身。
- (三) 崗子 卽景陽崗，在今山東陽穀縣。
- (四) 大蟲 俗稱虎。

賣魚婦 江知

賣魚婦，街頭哭，粗布裹頭頭髮禿，短衫及骭裂不縫，赤日中天灼皮肉。生計蒼茫烟水穴，歲旱河乾少魚鱉，終宵舉網不盈筐，提魚換米兒望娘。魚價苦賤米價昂，賣魚未足充飢腸。

紅纓皂隸猛如虎，一見奪魚驚莫措，「縣中祈雨禁宰屠，何事賣魚忤官府！」提魚竟去不得顧，漁婦泣塗魚泣釜。迴視吾魚已登俎，吾腹苦枵爾腹果。歸來籃空日已旰，兒女牽衣催煮飯。囑兒忍淚併忍飢，不怨清官怨天旱。

圖文讀本

自由祖國之祖 梁啓超

北亞美利加洲有一民族焉。距今二百七十餘年前，其族之先人百有一人^{〔一〕}，痛莫苛政，相率辭本國，去而自竄於此，櫛風沐雨，千辛萬苦，自立之端緒，於以萌芽。

其初至之地曰普利摩士^{〔二〕}，遺跡至今猶有存者。爾後有志之士，接踵而來，積百有餘年，戶口漸繁，財富漸臻，至千七百七十五年，遂瀰漫於十三洲^{〔三〕}之地。旋建義旗，與英苦戰八年，卒獲勝利，成地球上一大獨立國；即今之英國是也。

回憶此一百有一之先人，於千六百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冽風陰雪中，舍舟登陸，立於大西洋岸石上之時，其胸中無限塊壘抑塞，其身體無限自由自在，其襟懷無限光明俊偉，殆所謂『本來無一物^{〔四〕}』者，而其一片獨立之精神，遂以胚胎孕育今日之新世界。天下事固有種因在千百年

以前，而結果在千百年以後者。今之人有欲頂禮華盛頓者乎，吾欲率之以膜拜此百有一人也。

【作者略歷】

梁啓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近代散文家兼學術家。字卓如，號任公，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幼聰穎，受學於康有爲，一同鼓吹變法維新，世稱康梁。戊戌（一八九八年）政變後，逃往日本，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等，給予了極大影響於當時的學術思想界。民國成立，回國，先後任司法財政總長。參加反帝制反復辟兩役，末年遊歐，歸後專事著述講學，爲文極平易暢達，不受古文約束，實文學革命之先導。著作最要者，有飲冰室文集，清代學術概論，中國歷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注釋】

- （一）百有一人 一說百有二人，初居荷蘭，後乘歐船五月花轉徙美洲。
- （二）菩利摩士 爲一海口，去波士頓二十里。
- （三）十三洲 爲麻薩朱塞特，紐罕什爾，馬理蘭，康內的克特，羅得，勿吉尼亞，北加羅里拿，南加羅里拿，賓夕爾瓦尼亞，喬治亞，紐約，紐折西，特拉華，今則或併地，或易名，亦多有變遷矣。
- （四）本來無一物 傳燈錄：「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 （五）華盛頓 生在勿吉尼亞，美國獨立戰爭時之總司令。獨立功成，被舉爲大總統者兩次。

勇敢之小學生 包公毅

(警兒就學記)

八月初九日。是日，乃有一不幸之事，起自我同窗之身；初不虞於此學期之劈頭數日，乃有是變也。

今晨，吾父送我至學校，我於途中告我父以楊先生之所語「」；我父詔以在學堂中當以先生之言是從，先生言言皆金玉也。已而將及學堂門，見圍而觀者甚衆，人聲喧雜。我不知今者學堂猝起何變；我父亦駭愕不置。我乃牽父衣自人叢中擠身而入。

初入學堂門，見校長室外，禁亂如麻。又聞歎息之聲四徹，曰：「可憐哉！此周家子也！」既乃入校長室，則有警察二人，暨一著黑呢大褂者在；余識其爲某醫院之醫學士也。時吾父乃詢校長曰：「今日何如此擾擾者？」校長目視醫學士，復語吾父曰：「馬車斷學生足矣！」言已，默然

。旁一人曰：「周邦傑今日入學堂，爲馬車傷其足。」蓋周邦傑者，與余爲同級生；晨起詣學堂，忽罹此厄，慘哉！

顧周生之受此創也，乃以救人故。初，本學堂之初等科學生七八人，亦入學堂來，其母送之；中途騰躍，母不能禁；中一生遽躓石而顛，適後有一馬車鱗鱗至，車輪碾其上而過；周生見之，一躍而前，迅救此生；此生被救而已乃受創。蓋周生者，陸軍統制周公之子，統制於中俄之戰，嘗以匹馬陷敵著勇名；故周生勇敢有父風焉。方萬聲沈寂間，忽見一婦人劈衆獨前，狀類癩者；則周生之母也。以父母愛子之心度之，其心痛腸斷，寧可言者？繼見又一婦人入，眼淚沿額而下；見周生之母，即長跽不起。來者爲誰，即邦傑所救學生之母也。此時滿堂之視線均集此兩人之身。室中寂靜，惟聞此兩學生之母嚶嚶啜泣而已。

忽聞門外，馬車至。俄而學校中之小使，背負周生入。周生兩手伏於小使之肩，荏然無力，目閉口張，面青如鐵。時人人震駭，噤不作聲。我

楊先生就小使之肩，抱周生於懷，向之垂淚。於是我同級生舉泣然。

已而滿堂之聲響動搖，咸呼曰：「周生好男兒！周生俠少年！周生以拯人而傷足，不愧爲軍人之兒！」

周生聞衆人嗷呼聲，畧啓其眼；又轉目四矚，嚶然而呼曰：「我書包奚往乎？」語已，又闔口喘息，若不勝憊者。小學生之母遽趨前曰：「周公子！書包在余處，君勿繫念！君以救吾兒故，致創己身，實爲痛心；我恨不能共君任此苦也。言已，涕交於頤，至不能仰。周生之母見此狀，慰之曰：「憐忽悲！是兒合當有此塞運；抑愚夫婦不德所致。」言已，亦泣。已而校長及楊先生小使等復送周生上馬車，兩學生之母，護之歸家。是日，以周生故，停課。

【注釋】

(一) 本文前段記楊先生訓勉學生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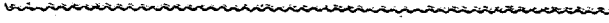


圖
文
讀
本

■

記翠微山 林紓

翠微非名勝也。近龍王堂，林木始幽闐；山勢下趨，望山上小樹皆斜俯，如迎人狀。肩輿轉入林陰，始得一小寺。憑軒下瞰，老柏三數章，碧翳天日。有石級數十；所謂龍王堂卽在其下。細泉淅然，循幽竇瀉於小池，池魚迎泉而喋，周以石闌。早月出樹間，篩碎影於襟袖之上。余及陳叟庵，陳石遺，高穎生同坐廊隅。石遺誦『淨名庵詩』，淒瑟挾鬼氣，羣處靜境，聽之肅然。

飯罷，趁月登寶珠寺。林深石黑，突怒梗道，如怪獸，如魘。余及叟庵各以掛杖行，先以杖測石高下，始窺足。寺踞巖頂，叢綠中隱隱出殿簷；近寺，稍無樹，月光下布石上。寺僧已睡，起而進茗。然燭入小洞，中坐頭陀象。意南中村寺尙或過之也。

明日，遊祕魔巖，讀偶齋師遺詩，索筆和之。以肩輿跨危嶺，遊獅子

窩，長廊依山，壁畫儉絕。且雨，遂匆匆更歷數寺，頽垣，斷塔，如新被
燹。石遺指山下樹，言秋來經霜爲老紅者此也。癸丑四月十四日記。
到。

用機器殖財養民說

蔭福成

凡人用物，蕪其質良價廉，此情之所必趨，勢之所必至；非峻法嚴刑之所能禁也；非令名美譽之所能勸也；非善政溫辭之所能導也。西洋各國，工藝日精，製造日宏，其術在使人獲質良價廉之益；而自享貨流財聚之效；彼此交便，理無不順，所以能致此者，恃機器爲之用也。有機器，則人力不能造者，機器能造之；十人百人之力所僅能造者，一人之力能造之。夫以一人兼百人之工，則所成之物必多矣；然以一人所爲百人之工，減作十人之工之價，則四方必爭購之矣；再減作二三人之工之價，則四方尤爭購之矣；然則論所成之物，一人可兼十百；論所獲之價，一人可兼二三；加以四方之爭購其物，視如減十減百之便利，而謂商務有不殷盛；民生有不富厚；國勢有不勃興者哉？

中國人民之衆，十倍西洋諸國；議者謂廣用機器，不啻奪貧民生計，

俾不能自食其力，西洋以善用機器爲養民之法，中國以屏除機器爲養民之法；然使行是說也，必有人所能造之物，而我不能造者；且以一人所爲之工，必收一人之工之價，則其物之爲人所爭購，必不能與西人之物相抗也明矣；自是中國之貨，非但不能售於各國，並不能售於本國；自是中國之民，非但不能自食其力，且知用力之無益，遂不自用其力；自是中國之民，非但不能成貨，以與西人爭利，且爭購彼貨以自供其用，而厚殖西人之利；然則商務有不衰歇，民生有不凋敝，國勢有不陵替者哉？

是故守不用機器調濟貧民之說者，皆饑寒斯民，困阨斯民者也；此從前閉關獨治之說，非所施於今日也。必也研精機器，以集西人之長；兼盡人力，以收中國之用，斟酌變通，務使物質益良，物價益廉，如近年日本之奪西人利者，則以中國之大，何圖不濟？余觀西洋用機器之各廠，皆能養貧民數千人，或數萬人；蓋用機器以造物，則利歸富商；不用機器以造物，則利歸西人；利歸富商，則利猶在中國，尙可分其餘潤，以養我貧民

；利歸西人，則如水漸涸，而禾自萎，如膏漸銷，而火自滅，後患有不可言者矣！

國
文
讀
本

新加坡洪家花園記

郭嵩燾

洪家花園，閩廣人公衆地也。花木成林，有水一溪，極清幽之致。有虎圈一，豹圈二，並張鐵網爲外障。狗熊二，山狗三。猿九；有青灰色者，有紅面者，身臂或長或短，其種各異；其一甚距而獍，用鐵圈籠之，黃毛長四寸許，則所謂金絲狨也。其豺，狸，黃鼠，松鼠，山獺之類，則製鐵網爲屋，周環約三十餘所，與雀鳥相間。中植花木，五色繽紛。鸚鵡四種；一白，一灰色，一紅，一綠；又有綠色而兩羽紅者。鷹三種：一白，一蒼，一灰色。雉三種：一彩文，一蒼，一櫻黑色相間。鴿種甚繁，最奇者翠鴿。異鳥：如青鸞，山雀，水雀；一種似山雉，采文而頭藍色或紅色；一種似水鳧，頭有毛一叢，甚長而細。而吾於其中得奇景三：一，羅漢松，高數丈，覆地如鐘，披視其中，松身合抱，枝皆盤曲而中空，綠葉外護，乃極繁密；一，藤蘿，障天如巨屏，凡數所，——有曲折如九疊屏風

者，——皆拔地直起，高數仞，四無憑倚，花葉周圍掃地：一，長松，高入雲際，凡十餘株，距地尺許，橫出五枝，懸針周匝如盤，每尺許輒出數十小枝，遠望如數十級浮圖，羅列森林中，皆奇景也。又製鐵盤七具，引藤絡其上；蓋新種者。十年後，必復成一奇景。始知以上數者，皆人力爲之，究不知何以能然也。至蒲葵，張翼如巨扇植立，則此間所在有之。其諸花木來自各國及諸番者，皆挿牌標記，足見此園魄力之大矣。

夔嶽課誦圖序 王拯

夔嶽課誦圖者，不材拯官京師日之所作也。拯之官京師，姊劉在家奉其老姑，不能來就弟養。今姑沒矣，姊復寄食甯氏姊於廣州，阻於遠行。拯自始官日，蓄志南歸；以迄於今，顛頓荒忽，瑣屑自牽，以不得遂其志。

念自七歲時，先妣沒，遂來依姊氏。姊適新寡，又喪其遺腹子，煢煢獨處。屋後小園，數丈餘，嘉樹蔭之。樹蔭有屋二椽，姊攜拯居焉。拯十歲後，就塾師學，朝出而暮歸。比夜，則姊恆執女紅，篝一燈，使拯讀其旁。夏苦熱，輟夜課。天黎明，輒呼拯起，持小几，就園樹下讀，樹根安二巨石：一姊氏擣衣以爲礎，一使拯坐而讀。日出，乃遣入塾。故拯幼時，每朝入塾所讀書，乃熟於他童。或夜讀倦，稍逐於嬉，姊必涕泣，告以母氏劬勞瘁死之狀：且曰：「汝今弗勉學，母氏地下戚矣！」拯哀懼，泣

告姊，後無復此言！

嗚呼！拯不材，年三十矣。念十五六時，猶能執一卷就姊氏讀，日愴
惴於悲思憂戚之中，不敢稍自放逸。自二十後出門，行身居業，日即荒怠
。念姊氏教不可忘，故爲圖以自警，冀使其身依然日讀姊氏之側，庶免其
墮棄之日深，而終於無所成也。——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秋九月。爲之圖者
，陳君名鑠，爲余丁酉同歲生也。

病梅館記 龔自珍

江寧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谿，皆產梅。或曰：「梅，以曲爲美，直則無姿；以欹爲美，正則無景；以疏爲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夭梅，病梅，爲業以求錢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爲也。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穉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

予購三百盆，皆病者，無一完者。旣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於地，解其纒縛；以五年爲期，必復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闢病梅之館以貯之。烏乎！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寧，杭州，蘇州之病梅，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

國
文
讀
本

病 說

龍啓瑞

客有患鬱湮^{〔一〕}之疾者。龍子過而問焉；見其兀然而坐，偃然而息，日飯三鬴，食之盡器。龍子曰：『子病乎？』曰：『病矣！』然則子何病？曰：『吾苦腹疾而事圍^{〔二〕}焉。醫者治之，三月而不效；吾憂之不知所出。輟吾業以治之，則疾益以劇。』龍子喟然歎曰：『吁！吾乃今知子之誠病也！夫子之所謂腹疾者，是特飲食寒熱之爲患也。而豐而食焉，而華而色焉，乃其根柢固莫之能蠹也；埃之而已。而遂廢而事，而日槁而形，癸而心，終日惛惛^{〔三〕}，若大難之將至者；是子之神先敝也，疾何與焉。夫萬物生於神，養於神，故神聚則強，神王則昌，神衰則病，神散則亡。是以啜糟^{〔四〕}之夫，臥之顛崖之側而不墮者，其神全也；嬰倪^{〔五〕}之子遇猛虎，則折三尺之筵以殿之，虎猶不害；何則，心忘乎物，則物莫之能賊也。今子未甚病也，而日以病爲憂；夫憂者，實病之所從集也。子盍朝作

病

說 (龍啓瑞)

一 共一頁

而于于〔六〕，夜瞑而遽遽〔七〕，無懷無惟，以寧子居，疾其庶有瘳乎！』

客曰：『善！將從子之言。』三日試之，其病良已。

【作者略歷】

龍啓瑞，字輯五，號翰臣，廣西臨桂人。道光進士，官至江西布政使。

【注釋】

- (一) 鬱湮 不舒適也。
- (二) 事閫 閫，廁所，事閫，瀉疾也。
- (三) 博博 憂貌。
- (四) 啜糟 飲酒也。
- (五) 娶倪 讀若衣倪，亦作娶媿。人始生日娶媿，見釋名。
- (六) 于于 無知貌。
- (七) 遽遽 自得貌。

自立

張士元

凡物莫不有死：草，木，鳥，獸，昆蟲，有朝生而暮死者，有春夏生而秋冬死者，有十年，百年，千年，而死者；雖有遲速，相去曾幾何時。惟人亦然；方其生時，勞之以所爲，奪之以所好，汨之以所思，其經營不已，若無復有盡期者；及其氣散而死。則與鳥，獸，草，木，昆蟲之變滅何異乎？

君子知之，故不以形體之有無爲生死，而以志氣之消長爲生死。吾今日形體無恙，而志氣已竭，斯爲死矣。吾志氣配乎道義，發乎文章，且與天地同流，而奚有於形體乎？故簡策所載，古聖賢人雖死已久矣，而其輝光常如日星之爛然；蓋其人至今存也。然則死而不死，亦在人之自爲而已。士宜如何自立哉！

國
文
讀
本

題元祐黨碑 倪元璐

此碑自靖國（一）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籙（二）矣。當毀碑時，蔡京（三）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四），眉山（五），數千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署名。（六）今披此籍，覺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七）。

【作者略歷】

倪元璐，字玉汝，明上虞人，雅負時望，官至吏部尚書，及李自成破京師殉國，諡文正。

【注釋】

題元祐黨碑（倪元璐）

一 文化學社

(一)靖國五年 元祐黨碑，在宋徽宗崇寧五年，因慧星見，依中書侍郎劉摯之請，毀去，徽宗年號，用建中靖國者止一年，此言靖國五年，蓋崇寧五年之誤。

(二)寶錄 道家秘書。

(三)蔡京 字元長，宋仙遊人，徽宗時，屢掌國政，復王安石新法，卒以覆國。

(四)涑水 陝州夏縣人，即司馬光也。

(五)眉山 即蘇軾，四川眉州人，居峨眉山，故稱眉山。

(六)石工安民乞免署名 蔡京自書姦黨爲大碑，張於郡縣，令監司長吏應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恐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聞者愧之。

(七)赫然有安民在 碑中本無安民名，此云赫然有者，似有之詞，非真有也。

稼說送張琥 蘇軾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歛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鋌，鋌，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歛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

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

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江亭消夏記

梅曾亮

都中燕客者，曰館，曰堂，皆肆也，觀優者集焉。樂閒曠，避煩暑，惟江亭爲宜。地當南城西，故爲水會；今則四達皆通車。

甲午五月望，徐廉峰編修、黃樹齋給諫，招客而觴之。天氣清佳，地曠人適。以客皆雄於談而失飲也，乃射覆以行酒。當令者取樽俎間物載經典者，隱一字爲鵠，而出其上下字爲媒；因媒以中鵠者不飲。然所出字，皆與鵠懸隔判散，不可膠附，又出他字相佐輔。綴其鵠者愈專，而媒愈幻；務以枝人心使不得尋逐以爲快。忽然得之，歡愕相半。每一覆發，而飲者十數人。酒殺既罄，憑軒周流，下多葭葦，蒙籠坡陀，風草相噬，柯葉碎縹，疑其下有波浪滴汨聲，渺若大澤，無涯江湖之思焉。

主客多涇東南人，歲比大水，談者以爲憂。於斯亭又悵然於不可得水，給諫遂歸而圖之。圖中人皆面山，左倚城；指亭下相顧語者，亭西軒

國文讀本

也。

上元梅會亮記。

史記刺客列傳荆軻刺秦王

……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

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搵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

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

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擗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

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

【注釋】

(一) 荆軻 衛人，其先爲齊人，徙衛，衛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荆卿，好讀書擊劍，事見史記本傳。

(二) 樊於期 秦將，得罪於秦王，亡之燕。燕太子丹殺之以獻秦王。

(三) 地圖 燕督亢地圖也。

(四) 秦舞陽 燕勇士，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以誦荆軻。

史記刺客列傳荊軻刺秦王 (譯文)

……荊軻捧着盛燜於期的頭顱的匣子，秦舞陽捧着地圖匣，連同走到階前。秦舞陽面色變了，而且有點顫動。秦國的許多臣子都覺得奇怪。荊軻笑着，回頭看了看舞陽，對他們道歉道，「他是北方的鄉下人，沒有見過天子，所以此刻當不住了。希望大王寬恕他一點，使他能盡了使者的任務！」

秦王對荊軻說，「把舞陽所捧的地圖拿來。」荊軻就呈上地圖。秦王揭開來看，揭到末了，瞥見亮亮的一把小刀。這當兒，荊軻左手拉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握着小刀只管刺。沒有刺到秦王的身上，秦王已嚇得跳了起來，衣袖也裂了。秦王想拔劍，劍很長，只得用一手先捏着牠的轂子；心裏又十分惶急，竟不能立刻拔出來。荊軻乘此追他，他繞着柱子只管逃。

許多臣子都駭然，料不到有這意外的變故，全失了常態。秦國的法律，站在殿上的臣子不能帶一些兵器；許多執兵器的郎中都站在殿下，沒有國王的詔旨是不能上殿的。這時秦王心急，想不到下詔旨，所以被荆軻追趕得這樣緊；又沒有器具可以抵抗他，只得舉起手來亂打。有個侍從的醫生叫做夏無且的，只能把所捧的藥囊來投荆軻。

秦玉繞着柱子儘逃，不曉得應當怎樣纔好。旁邊的人喊道，「把劍背在背上再拔！」秦王照這話做了，方纔把劍拔了出來，便砍荆軻，斷了他的左股。於是荆軻不能動了，只得舉起小刀向秦王擲去，沒有擲得中，却中了銅柱。秦王再用劍來砍荆軻。荆軻一共受了八處創傷，自知事已不成，便靠着柱子笑着。躡在地上罵道：「我所以不能成功，只因為要留着你的性命，迫得了你的契約，好去回報太子……」

旁邊的人擁上前去把荆軻殺了。秦王爲了這事心裏不爽快了好久。

旅程

鄭振鐸

一個人在旅行。

他執着手杖，走過山野，走過森林，渡過流溪。

白兔子從草叢窺見了他，屏息戰慄，心想：『這是一個可憎惡的獵人罷！』

松鼠們坐在松枝上閒談，被他的足聲驚得四散。他們從濃密的松針裏，偷偷地望着，心裏想道：『可怕的人類來了！不知那個小兄弟，又要受他的摧殘了！』

鳥也帶着恐怖，拍拍地從樹間飛起。

松柏搖頭嘆氣道：『貪婪的樵夫又來了！』

荆棘恃膽立在路旁等着他，自誇他是不怕的。

但也終於低頭戰慄。

小溪蹙額，嗚咽地流過山間，絕望地哭道：『我的親愛的魚兒呀，漁翁來了，來了！』

但是「森林之子們」呀，

請不要發愁，

他——他不過是一個過路的旅客。

【作者略歷】

鄧振鐸，福建長樂人，曾任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社主任編輯及各大學教授，著有文學大綱，中國文學史等書。

送程龍峯郡博致仕序 汪慎中

嘉靖二十三年，制當黜陟天下百司庶職；報罷者凡若干人；而吾泉州儒學教授程君龍峯名在有疾之籍，當致其事以去。

程君在學方修廢起墜，蒐遺網失，以興學成材爲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怠。耳聰目明，智長力給。非獨精爽有餘，意氣未衰；至於耳目之所營注，手足之所蹈持，該涉器數，而周旋儀等，纖煩勞憊，莫不究殫勝舉。不知司枋者奚所考而名其爲疾也？

黜陟之典，將論賢不肖以馭廢置；人之有疾與否，則有命焉，賢不肖之論，非可倚此以爲斷也；況於名其爲疾者乃非疾乎！

人之賢不肖，藏於心術，效於治行，其隱微難見，而形似易惑，故其論常於至於失實；非若有疾與否，可以形決而體定也。今所謂疾者，其失若此，則於賢不肖之論，又可知矣！此余所以深有感也。

又有異焉。古者憲老而不乞言。師也者，所事也，非事人也；所謂以道得民者是也。責其筋力之強束，課其骸骨之武健，是以待猥局冗司之末也。古之事師也，其飲食，於飯患其噎。於齎患其哽，而祝之也。其居處，於坐則有几，於行則有杖。皆所以事師，而修其輔羸攝疴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也。古之道其不可行於今乎？

程君之僚，與其所教諸生，皆恨程君之去，謂其非疾也。余故論今之失而及古之誼，使知程君雖誠有疾，亦不可使去也。

君去矣，叙其所學以教鄉之子弟，徜徉山水之間，步履輕翔，放飯決肉豐饒自喜；儻有訝而問者，『君胡無疾也？』聊應之曰，『昔者疾而今愈矣。』不亦可乎？

十五娘玄廬

(一)

菜子黃，

百花香，

軟軟的春風，吹得鋤頭枝癢；

把隔年的稻根泥，塊塊翻過來曬太陽，

不問晴和雨，

箬帽蓑衣大家有分忙，

偏是他，閒得兩手沒處放！

(二)

「看了幾分蠶，

除了幾擔桑。

十五娘

我只顧得自己個人忙。

有的是田，地和山，場。

他都要忙也，哪里許他忙？——

坐吃山空總是沒個好下場。

昨天聽人說：「哪里的地方招墾荒。」」

(三)

「五十」高興極了，

三腳兩步，慌慌張張：

「喂，十五娘，

我們底人家做成了；

我要張羅着出門去，你替我相幫！」

就在這霎時間，歡喜和悲傷在佢倆底心窩中橫衝直撞。

(四)

一夜沒睡，
補綴了些破衣裳，
一針一歡喜，
一線一悲傷，
密密的從針裏穿過線裏引出，
默默地『祝他歸時，不再穿這衣裳；
更不要丟掉這衣裳！』

(五)

此刻都不會哭，
怎麼佢倆底眼泡皮都像胡桃樣？
一張破席捲了半牀舊被胎，
跳上埠船，像煞沒介事兒一樣。
他擡起頭來，伊便低下頭去，

像是全世界底固結性形成，但倆底狀況

他恨不得說一聲「不去，」——

船兒已過村梢頭，只聽見船頭水響。

(六)

一個郵夫東問西問十五娘。

伊接到信卻一字不識，

彷彿螞蟻爬在熱鍋上。

「測字先生，你替我詳詳！」

這不是我家「五……」他來的信麼？」

測字先生很鄭重地說：

「你要給我銅版一雙，他平安到了一個地方！」

(七)

「信該到了？」

繭該摘了？

桑葉債該還了？

伊該不哭了？』

四周圍異地風光，

包圍着他一個人底癡想。——

就是要不想也只是想這個『不想』。

(八)

月光照着紡車響，

門前河水微風漾，

一縷情絲依着棉紗不斷的紡。

隣家嫂嫂太多情，

說道：『十五娘，你也太辛苦了，

明朝再做何妨。』

伊便停住搖車，但是這從來不斷過的情絲，一直牽伊到枕上，夢中，還是烏烏接着紡。

不過從接信後的十五娘，

只是勤奮，只是快慰，只是默默地想。

(九)

本來兩想合一想，

料不到勇猛的「五十」一朝陷落在環境底鐵蒺藜上。

工作乏了他也——不是，

瘟疫染了他也——不是，

掘地底機器，居然也妒嫉他來，

把勇猛的「五十」榨成了肉醬，

無意識的工作中正在凝想底人兒，這樣收場。

但只是粉碎了他底身軀，倒完成了他和伊相合的一個愛底想。

(十)

纔了蠶桑，

賣掉繭來紡紗織布做衣裳。

一件又一件，單的，夾的，棉的，

堆滿一床，壓滿一箱。

伊單估着堆頭也覺得心花放。

『五十』啊！

你再遲回來幾年，每天得試新衣裳。

爲什麼從那一回後，再不聽見郵差問『十五娘』？

(十一)

明月照着凍河水，

尖風刺着小屋霜，

滿抱着希望的獨眠人睡在合歡牀上。

十五娘

七

有時笑醒，有時哭醒；有經驗的夢也不問來的地方。

破瓦樓裏透進一路月光，

照着伊那甜蜜蜜的夢，同時也照着一片膏腴的墾殖場。

程巽行傳 吳殿麟

歙岑山程君巽行，諱學權，予妻之弟也。君兄弟伯仲二人；仲慧，父命之讀書，而俾君執賈人業。仲豪邁峻厲；君寬平恂恂長者，然見不善，則畏之如陷阱，小有失，輒惶恐不自容。父母私居嘗相謂曰：『少男固才，長男亦能不犯非分，吾與若無慮矣。』君年三十餘，佐其族富人賈於桐城。族人以君爲不能殖利，俾君閒居，而不任以賈。居數年，困甚。族人有用事之家僕，謂君曰：『小人能薦君於主。』君喜而委託之。同列有微察其謀者，一日於廣座誚君；言已，顧君微笑。君面赤；既退，爲家書一通，具以告父；竟自縊而死。

贊曰，此孔子所謂匹夫之諒也，哀哉！顧以一行虧節、而輕身蹈死，可謂知恥矣；文以傳之，豈獨慰恤君，亦以惕人不義之可危，名節不可一日墮也；墮而恥之，晚矣！嗚呼！世之赫然以富貴驕人，而其由來，下於

君今日之事者，蓋有之矣；而彼顧相率安之，其爲風俗之蠹，人心之害，可勝歎哉！

一個朋友 葉紹鈞

我有一個朋友，他的兒子今天結婚。我去擾了他的喜酒，喝的醉了！不！我沒有喝的醉！

他家裏的酒真好，是陳了三十年的花雕，呷在嘴裏，滋味濃厚而微澀，——這個要內行家才能扼要地辨別出來——委實是好酒。

他們玩的把戲真有趣！真有趣！那一對小新人面對面站着，在一陣沸天震地的拍手聲裏，他們倆鞠上三個大躬，他們倆都有迷惘的，驚恐的，矚視的眼光，好像已被貓兒威嚇住的老鼠……不像，像屠夫刀下的牲牛。
我想：你們怕和陌生的人站着麼？何不啼着，哭着，嬌央着，婉求着你們的爹爹媽媽，給你們換過熟識的知心的人站在對面呢？我們想的晚了，他們倆的躬已鞠過了，我又何必去想他。

那些宴客議論真多。做了烏鴉，總要呀呀的叫，不然，就不成其爲烏

君今日之事者，蓋有之矣；而彼顧相率安之，其爲風俗之蠹，人心之害，可勝歎哉！

一個朋友 葉紹倫

我有一個朋友，他的兒子今天結婚。我去擾了他的喜酒，喝的醉了！不！我沒有喝的醉！

他家裏的酒真好，是陳了三十年的花雕，呷在嘴裏，滋味濃厚而微澁，——這個要內行家才能扼要地辨別出來——委實是好酒。

他們玩的把戲真有趣！真有趣！那一對小新人面對面站着，在一陣沸天震地的拍手聲裏，他們倆鞠上三個大躬，他們倆都有迷惘的，驚恐的，隱視的眼光，好像已被貓兒威嚇住的老鼠……不像，像屠夫刀下的牲牛。我想：你們怕和陌生的人站着麼？何不啼着，哭着，嬌央着，婉求着你們的爹爹媽媽，給你們換過熟識的知心的人站在對面呢？我們想的晚了，他們倆的躬已鞠過了，我又何必去想他。

那些賓客議論真多。做了烏鴉，總要呀呀的叫，不然，就不成其爲烏

鴉了。他們有幾個人稱贊我那位朋友有福分，今天已是喝他令郎的喜酒了。有幾個滿口地說些『珠璧交輝』『鸞鳳和鳴』的成語。還有幾個被擠在一羣賓客的背影後，從人叢的縫裡端相那一對小新人，似羨似歎地說，『這是稀有的事！』

我沒有開口。那幾個說我那位朋友有福分的，他們的話若是有理，今天的新人何不先結了婚慢吃乳漿？那幾個熟讀成語辭典的，這是搬弄着礦物動物的名詞，不知他們究竟比擬些什麼？『這是稀有的事』！這句話却有些意思。然而也不見得是稀有。『稀有』兩字不妥。哈！哈！我錯認在這裏批改學生的文稿了。

我那位朋友，結婚的時候，我也去擾他的喜酒，也喝的爛醉，今天一樣的醉。這是十四年前的事，——或者是十三年？記不清楚了。當時行禮的景象，賓客的談話，却還印在我的腦子裡，一切和今天差不多，今天竟把當年的故事重新扮演一回。我去道賀作賓客，也算是個配角呢？

我記得那位朋友結婚之後，我曾問他：「可有什麼新的感覺？」他的答語很是有趣：「我吃，喝，玩耍，都依舊；快意的地方依舊！不如意的地方也依舊；只有臥榻上多了一個人，是我新鮮的境遇。」

我又問他：「你那新夫人的性情和思想如何？」他的答語更有趣：「我不是伊，怎能知道那些呢！」他自然不知道。他除了惟一的感覺「新鮮的境遇」而外，那裏還知道別的。我真傻了，將那些去問他。當時我便轉了詞鋒道：「伊快樂麼？」「伊快樂呀！伊理妝的時候，微微地，淺淺地，對着鏡裏的伊笑，伊見我進內室，故意將臉兒轉向別的地方，兩顆烏黑的，靈活的，動人的眼睛，却暗地偷覷着我；那時伊顴頰間總含着無限的慶幸，滿足，戀愛的意思。伊和女伴商量修飾，議論風生，足以使大家心折。伊又喜歡「叉麻雀，」下半天和上半夜的工夫，都消磨在這一件事。你道伊還有不快樂的一秒麼？」

後來他們夫妻倆有了小孩子了！便是今天的新郎他們倆遭逢了這個，

歡喜的非常，但是說不出爲什麼歡喜。……我又傻了，覺得歡喜，歡喜就是了，要說什麼來？這個歡喜，還普及到他倆的族人和戚友，因爲這事也滿足了彼等對於他們倆的期望。然而他們倆先前並沒有什麼預計。一論到這事，誰有豫計？那一家列過預算表？原來喝的醉了！

他們倆生了兒子，生活上絲毫沒變更。他吃，喝，玩耍，依然如故。伊對着鏡裏的伊笑，偷覷着他得意。談論修飾，「又麻雀，」也依然如故。

小孩子吃的，是一個賣了兒子，奪了兒子的權利換飯吃的婦人的乳漿。他醒的時候，睡眠的時候，都在伊的懷抱裏。不到幾個月，他小小的面龐兒會笑了，小手似乎會招人丁了。

他們倆看了，覺得他很好玩，是以前不曾有過的新鮮玩意兒。一個更從乳母手中抱過來和他接個吻，一個不住地撫摩他的小面龐。他覺得小身體沒有平常抱的那樣舒服，不由得哭了起來。他們倆沒趣，更沒法止住他的哭，便叫乳母快快抱去。「我們不要看他的哭臉！」

那小孩子到了七八歲，他們倆便送他進個學校。他學些什麼，他們總不問——受教育原是孩子的事，那用父母過問呢？

今天的新郎，還兼個高等小學肄業生的頭銜。他的同學，有許多也來道喜，他們活動的天性，沒有一處地方一刻功夫不流露。剛才竟把禮堂堂着球場，踢起球來，然而對於那做新郎的同學，總現出凝視猜想的神情，好像他滿身都被着神秘似的。

我想今天最樂意的要算我那位朋友了。他非但說話，便咳嗽一聲，也柔和到十二分；灣了腰，執了壺，替賓客斟酒，幾乎要把酒杯敬到嘴邊來。他聽了人家的祝賀語，眉開眼笑地答謝道：『我有什麼福分？不過幹了今天這一樁事，我對小兒總算盡了責任了。將來把這份微薄的家產交付給他，教他好好守着，我便無愧祖先。』

我忽然想起，假如我那朋友死了，我替他撰家傳，應當怎樣地敘述？有了！簡簡括括只有一句話：『他無意中生了一個兒子；還把兒子樹在自己

的模型裏。」呀！諛墓之文，那有這種體例！原來我喝的醉了！……

一九二〇，一一，一四，

林肯的少年時代

孫毓修

西美的霍琴斯鎮 (Hodgens Vill) 有一所小屋。這屋的牆壁是用橫木架疊而成的；拿熊皮來做門帘，也沒有其他的窗戶。屋中家具非常簡單；除掉土竈、板凳、瓶、碟數件以外，沒有旁的東西。這種景象很足以代表草萊時代的生活。主人湯麥司 (Thomas)，姓林肯 (Lincoln)，業木工，和他的妻南雪氏 (Nancy) 同住在此地。他們倆先生了一個女孩子，次生了一個男孩子。男名亞伯拉罕 (Abraham)，就是後來解放黑奴、統一南北、做美國第十六世總統的林肯。

他生性很活潑，時常和姊姊習遊獵。五歲時候，入村民所設的短期學校；雖然只有二個星期，但得益不少。有一天，他到溪邊釣魚，得到一條小魚；忽然看見一個軍裝的人經過，他知道是兵士，就把小魚送給他。因爲他嘗聽母親說過，兵士捨身衛國，看見他的應該致敬。他把這小魚奉

贈兵士，也就是表示敬禮。

他八歲時，遷居到斯賓塞郡 (Spencer County) 去。他幫助他父親建築自己的房子，居然像一個少年木工；但空暇的時候，又從他母親學字。因為家境貧困，沒有文具；所以就用水葉做紙，鵝毛做筆，把他來記錄要點，練習文字，而學問也漸漸的有進步。

後來他在友人處借到一本華盛頓傳，竟至百讀不厭。某天晚上，恰好大雨，這本書被屋漏污損；但他因為沒有錢賠償，只得給友人耕種三天，才算了事。

他十六歲時候，參觀審判廳，看見被告律師滔滔辯論，就直前握他的手，說道：「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所聽到的好演說啊！」但他那時赤着兩腳，衣衫藍縷，律師不免加以白眼；他才知道社會的不平等。後來他買到「冊法典，早晚研究，希望將來也做一個律師。」

他後來又任舟子的職務、商店的夥計，都很謙恭有禮。等到當義勇兵

隊長和郵政局員的時候，已入成人時代了。

【作者略歷】

孫毓修，現代著作家，號留庵。著有少年叢書，歐美小說叢談，中國雕版源流考等書。

【注釋】

(一) 林肯 (Abraham Lincoln 一八〇九—一八六五) 生於農家，家境極貧困。初習法律，後入國會，繼充辯護士。一八五四年，黑奴問題發生，他站在人道上，極力駁斥虐待黑奴之不當。一八六〇年當選總統，因釋放黑奴事，引起南北戰爭。結果北部勝利，但戰事甫定，他即被刺死。

(二) 霍琴斯鎮 (Hodgens Vill) 在干的基州 (Kentucky)。

(三) 草萊時代 萊，草名。太古時代，草萊未闢，所以人稱那時為草萊時代。

(四) 湯麥司 Thomas。

(五) 南雪氏 Nancy。

(六) 女孩子 名莎雪 (Sarah)。

林肯的少年時代 (孫毓修)

國文讀本

(No. A 177)

四 文化學社

(七) 斯賓塞郡

(Spensen County) 在西美印第安州 (Indian)

(八) 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 一七三二—一七九九) 美國第一任大總統。

(九) 白眼

音書：「阮籍能爲青白眼，見俚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後因以白眼代表鄙惡

之意。

威權——胡適

(嘗試集)

威權坐在山頂上，

指揮一班鐵索鎖着的奴隸替他開礦。

他說：「你們誰敢倔強？」

我要把你們怎麼樣就怎麼樣！」

奴隸們做了一萬年的工，

頭頸上的鐵索漸漸的磨斷了。

他們說：「等到鐵索斷時，

我們要造反了！」

奴隸們同心合力，

一鋤一鋤的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

威權倒撞下來活活的跌死！

【注釋】

(一)威權 原詩有跋云：「是夜(八年六月十一夜)陳獨秀在北京被捕；半夜後，某報館電話來，說日本東京有大罷工舉動。」

買絨綫

蘇梅

和康在街上閒逛，看見可意的東西，便買一點。二人一面走，一面東張張，西望望。明晃晃的電燈，從玻璃窗裏射出，無論什麼貨物，都覺得璀璨可愛，惹人靚綫的。忽然間我回頭不見了康，看時，原來他在二丈外的小攤子買襪子。我不願意更走回去，便在一家小小雜貨鋪等待他。

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穿着很樸素的花布旗袍，烏雲似的頭髮，早已截去，兩顆漆黑靈活的眼珠，襯着嫩白的圓臉，雖然是個平常的女郎，倒也有惹人注意處。與她並肩立着的一個黃瘦的老婦，正在櫃台邊與店夥爭論一枝絨綫的價錢，無疑的她是那女郎的母親。

絨綫的價錢，討論未成，老婦想不買了。那女郎在她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似乎是說這顏色很難配，不可錯過機會，老婦人只得向衣囊裏掏錢了。……

這極平常的光景，才射入我的眼簾，便閃電似的蘇醒了十年前一個記憶：

一年秋初的時候，母親和我從鄉下到省城——安慶——有一天我陪她上街買衣料。我見衣鋪裏有一個玻璃餅，裏面襯着一張雪景，異常清雅。我想將它買回來作畫時作爲鎮紙之用；便請母親買；問價是四角五分，母親嫌貴不要，我在旁撒嬌撒癡的定要她買；店裏的人都笑了，說道：

「太太，你買了吧，這東西正好給小女孩玩。」

慚愧，我那時身段雖不高，却已經十八歲了；在母親前我依然是一個八歲的孩子，無怪乎店裏的夥計，也把我當作小女孩了。

母親一面帶着愛憐的笑，一面帶着埋怨的口氣：「這東西一不留心就會打碎的，有什麼用呢？……你總不聽我的話！」但是，當走出那洋貨鋪門時，那可愛的玻璃餅，已在我衣袋裏了。

今晚看了這一雙母女，回想從前我和母親一段的情況，我竟呆呆地立

在雜貨鋪前，惘然如入夢。

康買好了襪子趕來，看見我臉上隱有淚痕，說話的聲音也有些梗，很奇訝地問道：

——好好的爲什麼在街上哭呢？又是誰得罪你了？

——誰哭呢！剛才起了一陣風，馬路上的飛沙吹入我的眼睛罷了。

我勉強說了這幾句普通的解釋話，——其實也尋不出別的話來——便和康離開那絨綫店向前走去。

國
文
讀
本

四

埋存與發掘

謝婉瑩

山中的生活，是沒有人理的，只要不誤了三餐和試驗體溫的時間，你愛做什麼就做什麼，醫生和看護都不來拘管你；正是童心乘時再現的時候，從前的愛好，都拿來重溫一遍。

美國不是我的國，沙穰不是我的家，偶以病因緣，在這裏遊戲半年，離此後也許此生不再來。不留些紀念，覺得有點過意不去，於是我幾乎每日做埋存與發掘的事。

我小的時候，最愛做這些事，墨魚脊雕成的小船，五色紙黏成的小人等等，無論什麼東西，玩穀了就埋起來。樹葉上寫上字，掩在土裏。石頭上刻上字，投在水裏，想起來時發掘看看；想不起來，也就讓他悄悄的永久埋存在那裏。

病中不必裝大人，自然不妨重做小孩子！遊山多半是獨行，於是隨時

隨地留下許多紀念，名片，西湖風景畫，用過的紗巾等等，幾乎滿山中星羅棋布。經過芍藥花下，流泉邊，山亭裏，都使我微笑，這其中都有我的手澤！興之所至，又往往去掘開看看。

有時也遇見人，我便扎煞着泥汗的手，不好意思的站了起來，本來這些事很難解說；人家問時，說又不好，不說又不好，迫不得已只有一笑。因此女伴們更喜歡追問，我只有躲着她們。

那一次一位舊朋友來，她笑說我近來更孩子氣，更愛臉紅了。童心的再現，有時使我不好意思是真的，半年的休養，自然血氣旺盛，臉紅那有什麼愛不愛的可言呢？

一個小農家的暮

劉復

她在竈下煮飯，

新砍的山柴，

必剝剝的響。

竈門裏嫣紅的火光，

閃着她嫣紅的臉，

閃紅了她青布的衣裳。

他含着個十年的烟斗，

慢慢的從田裏回來，

屋角裏掛上了鋤頭，

便坐在稻牀上，

一個小農家的暮

調弄着隻親人的狗。

他還踱到欄裏去，

看一看他的牛；

回頭向她說：

「怎樣了——

我們新釀的酒？」

門對面青山的頂上，

松樹的尖頭，

已露出了半輪月亮。

孩子們在場上，

看着月，

還數着天上的星：

「一，二，三，四……」

「五，八，六，兩……」

他們數，

他們唱：

「地上人多心不平，

天上星多月不亮。」

國文讀本

白種人——上帝的驕子 朱自清

去年暑假到上海，在一路電車的頭等裏，見一個大西洋人帶着一個小西洋人，相並地坐着。我不能確說他倆是英國人或美國人；我只猜他們是父與子。那小西洋人，那白種的孩子，不過十一二歲光景，看去是個可愛的小孩，引我久長的注意。他戴着平頂硬草帽，帽簷下端正地露着長圓的小臉，白中透紅的面頰。眼睛上有着金黃的長睫毛，顯出和平與秀美。我向來有種癖氣：見了有趣的小孩，總想和他親熱，做好同伴；若不能親熱，……我可用我的眼睛看他——一回，兩回，十回，幾十回。……這回在電車裏又發了老癖氣，我兩次三番地看那白種的孩子，小西洋人。

初時，他不注意或者不理會我，讓我自由地看他；但看了不幾回，那父親站起來了，兒子也站起來了，他們將到站了。這時意外的事來了，那小西洋人本坐在我的對面；走近我時，突然將臉盡力地伸過來了，兩隻藍

眼睛大大的睜着，那好看的睫毛已看不見了；兩頰的紅也已褪了不少了。和平，秀美的臉一變而爲粗俗，凶惡的臉了！他的眼睛裏有話：「咄！黃種人，黃種的支那人，你——你看吧！你配看我！」他已失了天真的稚氣，臉上滿佈着橫秋的老氣了！我因此寧願稱他爲「小西洋人」。他伸着臉向我足有兩秒鐘；電車停了，這纔勝利地掉過頭，牽着那大西洋人的手走了。大西洋人比兒子似乎高出一半；這時正注目窗外，不曾看見下面的事，兒子也不去告訴他，只獨斷獨行地伸他的臉；伸了臉之後，便又若無其事，始終不發一言——就沈默中得着勝利，凱旋而去。不用說，這在我自然是一種襲擊，「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襲擊！

這突然的襲擊使我張皇失措；我的心空虛了，四面的壓迫很嚴重，使我呼吸不能自由。……我在那小西洋人兩顆槍彈似的眼光之下，茫然地覺着有被吞食的危險，於是身子不知不覺地縮小——大有在奇鏡中的阿麗思的勁兒！我木木然自送那父與子下了電車，在馬路上開步走；那小西洋人

竟未一回頭，斷然地去了。我這時有了迫切的國家之感！我做著黃種的中國人，而現在還是白種人的世界，他們的驕傲與踐踏當然會來的；我所以張皇失措而覺着恐怖者，因為那驕傲我的，踐踏我的，不是別人，只是一個十來歲的「白種的」孩子，竟是一個十來歲的白種的「孩子」！我向來總覺得孩子應該是世界的，不應該是一種，一國，一鄉，一家的。我因此不能容忍中國的孩子叫西洋人爲「洋鬼子」；但這個十來歲的白種的孩子，竟已被擷入人種與國家的兩種定型裏了。他已懂得憑着人種的優勢和國家的強力，伸着臉襲擊我了。這一次襲擊，實是許多次襲擊的小影，他的臉上便縮印着一部中國的外交史。他之來上海，或無多日，或已長久，耳濡目染，他的父親，親長，先生，父執，乃至同國，同種，都以驕傲踐踏對付中國人；而他的讀物也推波助瀾，將中國編排得一無是處，以長他自己的威風。所以他向我伸臉，決非偶然而已。

這是襲擊，也是侮蔑，大大的侮蔑！我因了自尊，一面感着空虛，一

面却又感着憤怒；於是有了迫切的國家之念。我要咀咒這小小的人！但我立刻恐怖起來了；這到底只是十來歲的孩子呢，卻已被傳說所埋葬；我們所日夜想望着的「赤子之心」，世界之世界，（非某種人的世界，更非某國人的世界！）眼見得在正來的一代，還是毫無信息的！這是你的損失，我的損失，他的損失，世界的損失；雖然是怎樣渺小的一個孩子！但這孩子卻也有可敬的地方：他的從容，他的沈默，他的獨斷獨行，他的一去不回頭，都是力的表現，都是強者適者的表現。決不婆婆媽媽的，決不黏黏搭搭的，一針見血，一刀兩斷，這真是白種人之所以爲白種人。

我真是一個矛盾的人。無論如何，我們最要緊的還是看看自己，看看自己的孩子！誰也是上帝之驕子，這和昔日的王侯將相一樣，是沒有種的！

蛇
許地山

在高可觸天底桃椰樹下。我坐在一條石磴上，動也不動一下；穿彩衣底蛇也蟠在樹根上，動也不動一下；多會讓我看見他，我就害怕得很，飛也似地離開那里；蛇也和飛箭一樣，射入蔓草中了。

我回來，告訴妻子說：「今兒險些不能再見你的面！」

「什麼原故？」

「我在樹林見了一條毒蛇；一看見他，我就速速跑回來；蛇也逃走了。……到底是我怕他，還是他怕我？」

妻子說：「若你不走，誰也不怕誰；在你眼中，他是毒蛇；在他眼中，你比他更毒呢。」

但我心裏想着，要兩方互相懼怕，纔有和平。若有一方大膽一點，不是他傷了我，便是我傷了他。

圖文讀本

蘇子說西周下水 國策

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

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國文讀本

惠子說田需 國策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國文讀本

魏文侯疑樂羊 國策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噉之，盡一盃。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尙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旣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國文讀本

甘茂拔宜陽 國策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穉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爲墓！」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宜陽拔。

國文讀本

蘇秦止孟嘗君入秦

國策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

蘇秦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吾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國文讀本

鄭袖讒魏美人 國策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夔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今鄭夔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曰事親，忠臣之所曰事君也！」鄭夔知王目己爲不妒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夔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夔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夔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剝之，無使逆命！」

國文讀本

張儀說楚絕齊

國策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懼；子爲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并幣，自請試之。』

張儀南見楚王曰：『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惟儀之所甚願爲巨者，亦無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惟儀之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弊邑之王甚厚；弊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是以弊邑之王不能事令，而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田方六百里。』

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

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

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

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

；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尙全乎？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

國
文
讀
本

立 志 高一涵

(節錄新青年共和國與青年之自覺篇)

青年自覺之道，首在立志，志者，根諸心，發諸已，非可見奪於他人，而亦非他人所能奪者。……世人動曰：『吾非不欲立志，特強橫暴我，時勢迫我，境遇苦我，故俾我頹喪至於斯極。』不知所謂志者，正在藉此強橫，創造時勢，戰勝境遇，而後志之名稱乃稱，志之能事乃完，志之實力乃予人以可見。否則皆謂之無志。

待時會之來，乘人以自見於世者，因緣際會而已，非志也；仰他人之勢力，利之以顯吾身者，微倖成功而已，亦非志也。吾所云志，乃預定其當然之理，排除萬難，撥去障礙，而循軌赴的以求之，設已然之事，而不與吾當然之理合，則立除其已然者，而求合乎吾所謂當然，若徒歎其不然，聽其自然，或待其將然，幸其或然者，舉非吾人志內之事，志士絕不爲

也。

人類所以爲萬物之靈、不爲天演 (一) 所淘汰者、正以負有此志，可以人力勝天行 (二)，能勝物而不爲物勝。先定一當然之方針，因之以來其將然之歸宿，而幸福、安寧、自由、權利，乃可獲得，乃可常保：此則立志之用也。

【作者略歷】

高一涵 現代著作家，安徽六安人，歷任國立北京大學，武漢大學教授。著有歐洲政治思想史，歐洲政治思想小史等。

【注釋】

(一) 天演 生物界天然的進化叫天演。天演公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不適者即歸淘汰。

(二) 天行 因自然勢力的運行而使生物界起變化的叫天行。

學 校 | 意國亞米契斯原著 | 夏丏尊譯

(愛的教育)

愛兒安利柯啊！你用功怕難起來了，像你母親所說的樣子。我還未曾看到你高高興興勇敢地到學校裏去的樣子過。但是我告訴你：不到學校裏去，你每日要怎樣地乏味，怎樣地疲倦啊！只要這樣過了一禮拜，你必定要合了手來求懇把你再送入學校裏去罷。因為遊嬉雖好，每日遊嬉，就要厭倦的。

今日世界中，無論何人，沒有一個不學的。你想！職工們勞動了一日，夜裏不是還要到學校裏去嗎？街上店裏的婦人們姑娘們，勞動了一禮拜，禮拜日不是還要到學校裏去嗎？兵士們日裏做了一日的勤務，回到營裏，不是還要讀書嗎？就是瞎子和啞子，也在那裏學習種種的事情；監獄裏的囚人，不是也同樣地在那裏學習讀書寫字等的功課嗎？

每晨上學去的時候，你要這樣想想：此刻，這個市內，有和我同樣的三萬個小孩子都正在上學去。又，同在這時候，世界各國有幾千萬的小孩也正在上學去，有的正三五成羣地經過着清靜的田野罷，有的正行着熱鬧的街道罷。也有沿了河或湖在那裏走着的罷。在猛烈太陽下走着的也有，在寒霧蓬勃的河上駛着短艇的也有罷。從雪上乘了橇走的，渡溪的，爬山，穿過了森林，渡過了急流，躑躅行着冷靜的山路的，騎了馬在莽莽的原野跑着的也有罷。也有一個人走着的，也有兩個人並着走的，也有成了羣排了隊走着的，著了各種的服裝，說着各樣的國語，從被冰鎖住的俄羅斯^{□□}以至椰子樹深深的亞拉伯^{□□}，不是有幾千萬數都數不清楚的小孩，都揀了書學着同樣的事情，同樣在學校裏上學嗎？你想想像這無限數小孩所成的團體看！又想像想像這大團體怎樣在那裏大運動！你再試想：如果這運動一終止，人類就會退回野蠻的狀態了罷。這運動纔是世界的進步，纔是希望，纔是光榮。要奮發啊！你就是這大軍隊的兵士，你的書本

是武器，你的一級是一分隊，全世界是戰場，勝利就是人類的文明。安利
柯啊！不要做卑怯的兵士啊！

——父親——

【作者略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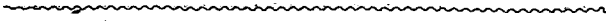
亞米契斯 (Edmondo de Amicis 一八四〇——一九〇六) 意大利文學家。陸軍學校出身。後脫離軍軍。專事著作。著有西班牙荷蘭君士坦丁摩洛哥等處遊記，愛的教育等。

夏丏尊，現代作家。浙江紹興人。日本留學生。曾任各大學教授，及國文系主任等，譯有愛的教育，並與劉薰宇著有文章作法。

【注釋】

(一) 俄羅斯 (Russia) 或譯露西亞，國名，地跨歐亞兩洲。原為專制帝國，一九一七年大革命後，改建蘇維埃俄羅斯聯邦共和國，遷都莫斯科。

(二) 亞拉伯 (Arabia) 亞洲西部國名，地當熱帶，氣候酷暑。



國
文
讀
本

新柳 朱光熊

連吹了幾日暖風，把河上的冰兒全吹化了。近日又落了幾點細雨，使久枯的花木，長了不少的生氣。

那又乾又枯的柳兒，隨着西北風過牠那淒涼的生活，已經好久了；卻仍是逍遙遙遙，沒有怨恨的表現，現在居然得那溫暖和柔的初春，使牠又活潑起來了。牠洋洋得意的隨着春風跳舞，喚起牠的根芽；現出微綠的柳眼，來歡迎春風和細雨。

一個濃霧的早晨，散步在郊地上，幾排微發綠芽的細柳飄飄的隨着春風，在濃霧之中微唱那春之歌；一羣美麗的小鳥站在枝頭上，和着牠們同唱；三五個墨黑的烏鴉，散在地上，一面跳舞一面給他們打拍，我看了這種景況，心田裏又如何的舒暢！

迷霧漸漸的散開了，小鳥飛去尋食去了，烏鴉也呱呱的飛了；只剩那

細柳，露出微綠的笑意東搖西蕩，表示牠那歡送小鳥們的意思。

我無意中說道：「細柳！細柳！你能耐過乾燥無味的殘冬，又逢到可愛的初春，這是我所贊美你的。望你再好好的忍耐下去，不久就有那芬芳的花木，可愛的蟬，來同你作伴了！」

樂觀 [二] 胡適

「這棵大樹很可惡，
牠礙着我的路！
來！

快把牠斫倒了，
把樹根也掘去。
哈哈！好了！」

×

×

×

大樹被斫做柴燒，
樹根不久也爛完了。
斫樹的人很得意，
他覺得很平安了。

樂 觀 (胡適)

一 共二頁

但是那樹還有許多種子，——

很小的種子，裹在有刺的殼裏——

上面蓋着枯葉，

葉上堆着白雪。

很小的東西，誰也不注意。

×

×

×

雪消了，

枯葉被春風吹跑了。

那有刺的殼都裂開了，

每個上面長出兩瓣嫩葉，

笑迷迷的，好像是說：

「我們又來了！」

過了許多年，

壩上田邊，都是大樹了。

辛苦的工人，在樹下乘涼；

聰明的小鳥，在樹上唱歌；

這斫樹的人到那裏去了？

×

×

×

【作者略歷】

胡適（一八九〇——）現代著作家，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留美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他和陳獨秀都是文學革命運動，最有力的先鋒。著有新詩嘗試集，雜著胡適文存三集，及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白話文學史（上卷）等。

【注釋】

（一）樂觀 此詩係胡氏民八爲每週評論被封事而作。原跋云：「每週評論於八月三十日

國文讀本 (No. 484)

四 文化學社

被封禁，國內的報紙，很多人替我們抱不平的，我做這首詩謝謝他們。」

天亮了 洪自巖

暮色漸漸的濃了，——淺灰，深灰，以至於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動物，做了一天的工作，都忙着休息了。一羣一羣的鴉雀，鼓着兩翅，喳喳的叫着，向林中飛來，在樹上繞了幾繞，各尋得他適當的枝頭歇下。

夜深了，他們都睡熟了；有的還在那裏做夢——夢見肥美新鮮的食物，夢見與同類爭食、爭巢，夢見被小兒追擊，夢見被鷲鷹搏襲。

一輪明月中東方靜悄悄的慢騰騰的升了上來。到了中天，那掩映着她的雲也漸漸的散了；牠要躲也無從躲，只是把光送到地面上來。

那大地也穩穩的承受着她的光，一片通明，變成了水晶世界——卻有些陰森森的寒氣。

林中有個小鳥，忽地一覺醒來看見白光照眼，伸着頸兒、鼓着翅兒高高興興的叫道：「天亮了，不早了，大家起來罷！」

他這一叫，好些鴉雀被他由夢中驚醒，飛的，鳴的，鬧得紛紛；却還有幾隻老鴉依舊縮着頸，彎着頭，將喙放在翅裏，安安穩穩的睡着。

有些好事的小鳥向他喊道：「喂！懶東西，醒醒罷，天亮了！」

老鴉們眼也不睜一睜，懶懶的道：「孩子們忙些甚麼！時候早着呢，還是睡睡的好。」

小鳥們看他們不動，叫喚的叫喚，嘲笑的笑，鬧個不歇。

後來有隻老鴉給他們吵得不耐煩了，起來睜眼一看，原來天雖亮了，却是月光。他拿出老前輩的牌子道：「孩子們瞎鬧！這是月光，不是日光呀。還不靜着嗎？」

四下裏依然靜悄悄的；那輪明月還是慢慢的由東向西走去，她要停留也停留不住。

天果真亮了，呆呆的日光照上那林梢了，鴉雀們一羣羣的飛起來了，那老成持重的老鴉也不得不跟着大家飛起來了。

那小鳥說：這不是天亮了麼！

天
亮
了

國
文
讀
本

小覲的回家 葉紹鈞

(火災)

廚刀剖開魚肚的事情，孩子看得慣了。他看清楚刀鋒到處，白的肚皮裂開來，臟腑隨即溢出；又看清楚向上一面那隻茫然瞪視的眼睛，一動不動；也看清楚尾巴的努力的撥動，拍着砧板，表示最後的無限的抵抗。

他也嘗試了，蝦兒替代了魚，小錢是廚刀的代用品。要對分地剖開蝦的肚皮，本不是容易的事，更兼小錢沒有廚刀那麼鋒利。他於是改換方法，將蝦兒切成了幾段。這是勉強割斷的，斷處沒有刀切的那樣平準；只見幾小粒半透明的肉微微的顫動着。他慶幸成功似地說：『我也殺魚，我把他打成段了。』

我說：『你這樣，牠的母親在家裏哭了。叫牠怎能再回去見母親呢？』

「蝦兒也有母親麼？」孩子張大着烏黑有光的眼睛，好奇地問。

「你有母親，牠當然也有母親。什麼東西都有母親：蝦兒有，魚兒有，螃蟹有，螿蟻有，楊梅有，桃子有，荸薺有，甘蔗有。……牠們的母親同你的母親一樣，非常歡喜牠們呢！」

孩子鬍鬚被催眠了，沈靜籠罩着他，使他默不作聲。

「你想，蝦兒偶然出來游耍，是牠的母親叫牠出來的。牠說：「你在水中玩得厭了，今天到陸上去走走罷。但是，要早點兒歸來，不要累我等待，使我焦心。」牠於是到了陸上；到了我們的籃子裏；到了你的手裏。現在，牠不能回去了，牠的母親等待牠不見到家，將要怎樣地難過？牠要懊悔，叫他出去游耍，反把牠丟了。牠再沒「好孩子，好寶貝」這樣叫，再沒有孩子抱在懷裏，一定會哭出許多眼淚來。你看，明天河裏的水，要漲到齊岸了。」

孩子很不高興，頭向左略側，同情的憂愁的眼光看着我。

「你又想，牠被你斷的時候，將怎樣的難過？牠想念家裏的母親，從此不得再見，牠的心先破碎了。牠希望母親來救了牠，希望你放了牠，但是都不得成功，牠只得默默地遠遠地告訴牠的母親說：「母親呀，你叫我出來游耍，如今不得歸家了。我遇見了個凶狠的小孩子，他把我，你的好寶貝，殺死了！」你……」

孩子悵鬱地流淚了，但不放聲哭，遂即側首，枕在我的臂上，面孔緊貼着我的身體。

隔了幾天，我攜着他的手，從田岸上走去，將要到眠羊涇旁看小魚。他手裏玩弄着一個小蜆，剛才來的一個漁婦給他的。

兩旁田裏的油菜盡已刈去。泥土經農人翻轉，預備作稻田了。初出的粉蝶還很力弱，只在田岸旁的小紫花附近飛飛歇歇，引得孩子的腳走徐緩了。四望村樹雲物，都沈在清明靜穆的空翠裏，我想：「近，遠，這邊那邊，都不像正有紛紜的人事在那裏爐水一般沸騰起來。這外象何等安恬啊

！

我們到了眠羊涇旁，孩子首先注意對岸的兩條小黃牛。這一條的還沒透角的額角，湊近那一條的，輕輕地互相摩擦。他們很舒服的樣子，徐徐闔眼，又徐徐張開來；面孔似乎作笑意。孩子說：「他們做什麼？」

我正代兩條小牛感受到肉體上不可說的舒適，隨口答道：「他們相好呢。」

孩子忽然問：「要不要讓小蜆回去，看牠的母親？」他低頭看河水潛隱地流動，面上現出有趣味的笑容。他的小心裏不知作什麼幼稚的玄想呢。

「很好，讓牠去看母親。」

河內發出一箇輕悄的聲音，「東」小蜆回家去了。

【作者略歷】

葉紹鈞（一八九四——）現代文學家，字聖陶，江蘇吳縣人。著有短篇小說隔膜，火災，線，下，城中，未厭集，童話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長篇小說倪煥之，散文劍鞘（與俞平伯合作）等。初期作品，多寫兒童與家庭，後逐漸擴大至社會與時代；尤好談教育；蓋因作者曾作過多年小學教員的原故。

【注釋】

- (一) 蜆 丁 𧄂 蛤屬，棲於淡水。
- (二) 蜆 𧄂 𧄂 似蟹而小。

國
文
讀
本

蓮花(二) 冰心

父親的朋友，送給我們兩缸蓮花，一缸是紅的，一缸是白的，都擺在院子裏。

八年之久，我沒有在院子裏看蓮花了，——但故鄉的園院裏，卻有許多；不但有並蒂的，還有三蒂的，四蒂的，都是紅蓮。

九年前的一箇月夜，祖父和我在園裏乘涼，祖父笑着和我說：『我們園裏最初開三蒂蓮時候，正好我們大家庭中添了你們三個姊妹。大家都歡喜，說是應了花瑞。』

半夜裏聽見繁雜雨聲，早起是濃陰天，我覺得有些煩悶，從窗內往外看時，那一朵白蓮已經謝了，白瓣兒小船般散飄在水面。梗上只留箇小小蓮蓬，和幾根淡黃色的花鬚。那一朵紅蓮，昨夜還是菡萏(一)的，今晨卻開滿了，亭亭地在綠葉中間立着。

仍是不適意——徘徊了一會子，窗外雷聲作了。大雨接着就來，愈下愈大。那朵紅蓮，被那繁密的雨點，打得左右欹斜，在無遮蔽的天空之下。我不敢下階去，也無法可想。

對屋裏母親，喚着我，連忙走過去，坐在母親旁說笑，——一回頭忽然看見紅蓮旁邊的一個大荷葉，慢慢的傾側了來，正覆蓋在紅蓮上面，——我不寧的心緒散盡了。

雨勢並不減退，紅蓮卻不搖動了。雨點不住的打着，只能在那勇敢慈憐的荷葉上面，我心中深深的受了感動。

母親呵！你是荷葉，我是紅蓮。心中雨點來了，除了你，誰是我在無遮攔天空下的蔭蔽？

【作者略歷】

冰心是現代女作家謝婉瑩的筆名，福建閩侯人。所著有春水，繁星等詩集，寄小讀者通訊集和超人

，往事等小說集。

【注釋】

(一)蓮花 往事第七節。

(二)菡萏 荷花未吐的叫菡萏，萏，猶含，未吐的意思。

蓮 花 (冰心)

三 共二頁

國文讀本 (NO. A137)

四文化學社

夢見媽媽 盛燭

(貢獻)

我的媽媽，正在撫着我的額角悲啼；猛然一聲礮響，把我從夢中驚起！
媽呀！你剛纔爲什麼這樣悽慘，這樣傷悲？莫不是風雪殘年的寒宵，你切念着天涯飄泊的愛兒！

媽呀！兒此時正臥在積雪的戰場，飽嚐着人間艱苦的滋味；衣單被薄，腹內苦飢，朔風吹凍了兒的熱血，積雪浸透了兒的征衣。

媽呀！兒現在所聽到的，只有槍聲斷續，戰馬長嘶，寒村的犬吠，午夜雞啼。兒現在所看見的，只有明滅的燈火，飄蕩的旌旗，樹梢月冷，天上星稀。——但不知明夜此身，又在何處。

媽呀！兒豈是爲着黨國，便把美麗的故鄉忘記；只因爲這遍地的荆棘，挂住了我心頭的萬縷歸思！誰不夢想着骨肉的團聚？誰不貪戀着家庭的

國文讀本 (No. 4133)

二 文化學社

甜密？不過要實現小我的理想，必須先補好大地的瘡痕。看啊！這原上躺着許多的殭尸，那一個不是他媽媽的愛兒？

【作者略歷】

盛燭，姓毛，湖南人，曾肄業廣東高等師範，革命軍北伐時從軍北上。

虎門 汪世穎

船到虎門外，因為領港的不會來，便泊在那兒一天有半；怪膩煩的，我似乎要詛咒這種生活了。可是船到虎門以後，我便將以前所得的苦悶，散瀉得乾乾淨淨。

真不愧是「虎門」兩字，這是多麼險峻的一個形勢啊！轟聳山峯之間，夾着一帶滾滾的長流。山峯是一排排沿江壁立，把個江水，監視得十分嚴固。在兵家說是要塞，在遊客們看來却是莊嚴雄厚，具有俠骨的山水。

山上是一個個的小洞，洞裏據說是一尊尊的大砲。每個形勢險要的山，都有如此的設備。有的山頂上面有房屋旗幟，有的上面蓋了茅亭，有的築了堡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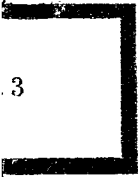
船在虎門夾道中馳去，猛然看見對面堡壘上幾個擘窠大字，上面寫着「帝國主義是洪水猛獸」，「打倒帝國主義」字樣，大字原不希罕，在上

海，「當」，「押」，「醫園」，一類的字，每條街上都是熟見的；但那些字連續起來，漫說是大，便是六號小鉛字，看了也有些觸目驚心呢；

有幾個青年，情不自禁地對着大字歡呼，喝采起來，像是找得了新生命似的。

#80

6015-0.0



初 中 一 年 級

國 文 讀 本

第 三 冊

北 平 文 化 學 社 印 行



MG
G634.3

86

3



3 1761 9731 1

小湯先生 蘇梅

我們的好鄰居湯君夫婦，於暑假後遷到大學裏去了。因為湯夫人養了一個男孩，而他們在大學都有課，怕將來照料不便，所以搬了去。今天他們請我和康到新居喫飯，我們答允，午間就到他們家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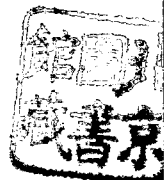
上樓時，湯夫人在門口等候我們，她產後未及一月，身體尙有些軟弱，但已容光煥發，笑靨迎人，一看就知道她心裏有隱藏不住的歡樂。

坐下後她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說是美國新出的嬰兒心理學，我不懂英文，但看見書裏有許多影片，由初生嬰兒到兩歲時爲止，凡心理狀態之表現於外的，都攝取下來，按次序排列着。據說這是著者自己兒子的攝影，他實地觀察嬰兒心理而著爲此書的。又有一本皮面金字大冊子，湯夫人說是他阿姑由美國定做寄來，專爲記錄嬰兒生活狀況之用；譬如某頁粘貼嬰兒相片，某頁記嬰兒第一次發音，某頁記嬰兒第一次學步，以及洗禮，

小湯先生 (No. A 141)

一 共二頁

138303



聖誕，恩物「」，爲他來的賓客……都分門別類排好了，讓父母記錄。我想這嬰兒長大後，翻開這本冊子看時，定然要感到無窮的興味，而且藉此知道父母撫育他的艱難，而生其愛親之心，這用意很不錯，中國人似乎可以效法。

嬰兒哺乳的時候到了，我笑對湯夫人說：「我要會會小湯先生，」她欣然領我進了她的寢室。這室很寬敞，地板拭得明鏡一般，向窗處並擺了兩張大牀，淺紅的窗幃，映着青灰色的牆壁和雪白的牀單，氣象濶和而嚴潔。室中也有一架搖籃，但是空的，小湯先生睡在大牀上。

掀開了花絨毯子和粉霞色的小被，我已經看見了乍醒的嬰兒的全身，他比半個月前又長胖了些，稀疏的淺栗色髮，半覆桃花似的小臉，那兩只美而且柔的眼，更蔚藍得可愛，屋裏光線強，他又初醒，有點羞明，眼才張開又闔上，有如顫在曉風中的藍罌粟花「」。

湯夫人輕輕將他抱起來，給他乳喝，並且輕輕的和他說着話，那聲音

是沈綿的，甜美的，包含無限的溫柔，無限的熱愛，她的眼看着嬰兒半閉的眼，她的魂靈似乎已融化在嬰兒的魂靈裏。我默默的在旁邊看着，幾乎感動得下淚，當我在懷抱中時，母親當然也同我談過心，唱過兒歌使我睡，然而我記不得了，看了他們，就想自己幼時，並想普天下一切的母子，深深了解了偉大而高尙的母愛。

記得湯夫人初進醫院時，我還沒有知道，有一晚，我在涼臺上乘涼，湯先生忽然走過來，報告他的夫人昨日添了一個孩子。

我連忙道賀，他無言只微笑着鞠一鞠躬。

又問是小妹妹呢，還是小弟弟，他說是一個小弟弟。我又連忙道賀，他無言只微笑着又一鞠躬。

在這無言而又謙遜的鞠躬之中，我在他眼睛裏窺見了世界上不可比擬的歡欣，得意。

現在又見了湯夫人的快樂。

可羨慕的做父母驕傲呵！有什麼王冠，可以比得這個？

一路回家，康不住的在我耳邊說道：「我們的小鴿兒呢？喂，我們的小鴿兒呢？」

【作者略歷】

蘇梅，現代女作家，字雪林，筆名綠漪，安徽太平人，李義山戀愛事跡考，著有綠天，綠心等。

【注釋】

- (一) 恩物 父母恩賜物的義思，即教訓兒童的玩具。
- (二) 罌粟花 草名，葉長橢圓形，花大而美艷。實爲乾果，未熟時可割取其莢製鴉片。

幼兒院

亞米契斯著 夏丐尊譯

昨日朝餐後，母親依約帶了我到幼兒院去；這是因爲要把潑來可西的妹子向院長囑託的緣故。我還未曾到過幼兒院，那種情形真是有趣，小孩共約二百人，男女都有。都是很小很小的孩子，和他們去比，就是國民小學的學生，也成了大人了。

我們去的時候，小孩們正排成了二列進食堂去。食堂裏擺着兩列長桌，桌上鑲有許多小孔，孔上安着盛着飯和豆的黑色小盤。錫製的瓢，擺在旁邊。他們進去的時候，有忙亂了弄不清方向的，先生們過去領帶他們。其中有的走到一個位置旁，就以爲是自己的座位，停住了就用瓢去取食物，先生走來，說「再過去」，走了四步五步，又去取食一瓢，先生再叫他走上去，等真到了自己的坐位時，已喫了半個人的食料了。先生們用盡了力，整頓他們，開始祈禱。祈禱的時候，頭不許對着食物的，他們心爲

食物所繫，總常拉轉項頸來看後面。大家合着手，眼向着屋頂，心不在焉地述畢祈禱話，才開始就食啊！那種可愛的光景，似是少有！有拿了兩個瓢喫的，有用手喫的，將豆一粒一粒地裝入袋裏去的也有，許多用小圍裙將豆包了捏得漿糊樣的也有。有的看着蒼蠅飛，有的因為鄰席的咳起來把食物噴散桌上，竟一口不喫。室中光景，好像養着鷄鳥的園庭，真是可愛。小小的孩子，都用了赤綠或青的絲帶結着髮，排成二列坐着，真好看！一位先生向着一列坐着的八個小孩問：「米食是從那裏來的？」八人一壁嚼着食物，一壁齊了聲說：「從水裏來的。」向他說：「舉手！」那數月前還在襁褓中裹着的手一齊飛上，閃閃地好像白蝴蝶。

這以後，是出去休息。在走去食堂以前，大家照例各取掛在壁間小食盒。一等走出食堂，就四方散開，各從盒中把麪包呀，牛油小塊呀，煮熟了的蛋呀，小蘋果呀，熟豌豆呀，或是雞肉呀取出。一霎時，庭間到處都是麪包屑，全然像餵餌給小鳥時的光景。他們有種種可笑的喫法：有的像鬼

貓或鼠樣地嚼嘗或吸啣，有的把飯塗抹在胸間，有的用小拳把牛油捏糊了，像乳汁似滴到袖裏去，自己仍不覺得。還有許多小孩們，把那銜着蘋果或麪包的小孩，像狗樣地環趕着。又有三個小孩用草莖在蛋中挖掘，說要發掘寶貝哩。後來把蛋的一半傾在地上，再一粒粒地拾起，好像是在拾珍珠的樣子。小孩之中，只要有一人拿着甚麼好東西，大家就把他圍住了，窺井似地去張他的食盒。一個拿着糖的小孩旁邊，圍着二十多個人，共在唧唧噥噥地說得不休，有的要他抹些在他自己的麪包上，也有只求用指去嘗點去。

母親走到庭裏，一個個地去撫摸他們。於是大家就圍集在母親身旁，要求接吻，都像望三層樓似地把頭仰了，口中呀呀作聲，情形似在索乳。有想將已喫過的橘子送與母親的，有剝了小麪包的皮給母親的。一個女孩拿了一片樹葉來，另外還有一個很鄭重地把食指伸到母親前面，看時，原來那指上有着小得不十分看得出的疤，據說是昨晚在燭上燙傷了的。又有

拿了小蟲呀，破的軟木塞子呀，襯衫的鈕扣呀，小花呀等類東西，很鄭重地來給母親看的。一個頭上縛着綳帶的小孩，說有話對母親說，不知說了些甚麼。還有一個請母親伏倒頭去，把口附着母親的耳朵，輕輕地說「我的父親是做刷帚的」哩。

事件這裏那裏的發生，先生們走來走去照料他們。有因解不散手帕的結子哭着的，有兩人因了奪半個蘋果相鬧的，有因和椅子一處翻倒了爬不起哭着的。

將回來的時候，母親把他們裏面的三四個人，各去抱了一會。於是大家就從四面集來，臉上滿塗了蛋黃或是橘子汁，圍着求抱，一個拉牢了母親的手，一個拉牢了母親的指頭，說要看指上戒指，還有來扳鍊鍊的，拉頭髮的。

「當心被他弄破衣服。」先生和母親說。

可是母親毫不管衣服損壞，將他們拉近了與以接吻。他們越集攏來了

，在身旁的手想爬上身去，在遠一點的掙扎着要擠近來，並且齊了聲叫說：

『再會！再會！』

終於母親逃出了庭間了。小孩們追到欄柵旁，臉當住柵縫，把小手伸出紛紛遞出麪包呀，蘋果呀，牛肉塊呀等東西來。一齊叫說：

『再會！再會！明天再來，再請過來！』

母親又去摸他們花朵似的小手。到走出街上時候，身上已染滿了麪包粉及許多油跡，衣服也繃得不成樣子了。她手裏握滿花，眼睛濕着淚光，仍好像很快活的。耳中遠遠地還聽見鳥叫似的聲音：

『再會！再會！再請過來！夫人！』



國
文
讀
本

支那婦人 胡雲翼

克羅河的戰線，延長到一千三百里了。兩邊射擊的礮聲，都城（一）已經隱隱聽到。從都門到克羅河附近的火車，每日夜開二十七班，沿途只聽着汽笛的轟叫，往來如梭。開去的一列列車，裝滿了少年和壯年的兵；在這些滿載的兵士裏面，有的是農人，有的是工人、學生，商人和教員，現在都開到克羅河去防守邊疆的第三道戰線了。他們都笑嘻嘻地連袂（二）上車，似乎不曾了解戰爭的恐怖；樹上的黃鶯兒都已嚇住不敢調舌了，他們卻儘（三）唱着「祈戰死（四）」的悲壯的軍歌；幾個新聞記者等在車站探詢前線的消息，只見列列的回車，滿載傷兵回來，預備醫好創口，第二次上戰場去。

大元帥下令從十八歲到五十歲的男子，一律開赴前敵，婦女擔任警察和看護，小孩和老頭子守家。所以在火車上，除了壯丁和稀有的紅十字婦

女救護隊外，絕沒有見一個老人和孩子。

第一千零三十七次的軍車，只差五分鐘便要離開都城車站了。一個龍鍾老婦人挾着她的瘦削而年輕的兒子，負着槍走上車來，逗引起全車箱人的注視，都集中到咕嚕着口裏嘆氣的奇異老婦人的動作。

老婦人的動作的確是有些失了常態，幾點簌簌^(五)的枯淚在她的臉上滾下來了。全車箱的人大譁。

「支那婦人^(六)！支那婦人！」全車箱都嚷起來。

「老姆，你不是不應流下這樣不是德意志民族的眼淚嗎？你應該知道你的兒子爲國戰死，是你母性無上的光榮喲！」一個白衣紅條子的看護婦過來，不屑似的挽勸這位神經失常的老婦人下車。她忽地站起來，瞪着白眼，緊握着她兒子的手，注視車內苦笑着，歎口氣：

「支那婦人嗎？實在太酷了，太酷了！唉，若是諸位年輕人知道我爲什麼流淚，以後總不會這樣酷視^(七)我吧！我最大的兒子奉密令去謀炸魯

堡兵工廠，被敵人投到鍋爐裏，骨化成灰了。第二個兒子在飛機上負傷跌下來，成了粉碎。第三四個兒子都葬在第一道戰壕裏了。昨天我剛送他六十歲的爸爸冒着壯丁去葬送在第二道戰線（ハ），今天我又送我病後還未復原的第五個兒子，最末的一個兒子去防守第三道戰線了。我恨我沒有第六個第七個兒子去防守以後的戰線，我恨我是不中用的老婦人了，我沒有愛子再送赴前敵的光榮了，老淚不期然的掉了下來！」

「老姆，老姆，德意志民族的老姆！」看護婦抱着她，吻着她慈祥的臉，全車箱的少年兵士都脫下帽來，高呼：「德意志民族的老姆！」

汽笛一叫，幾千可愛的健兒又送到克羅河戰場去了。只剩下老婦人呆站在車站上，冥想改扮男裝應募去防守第三道戰壕邊的烏沙嶺礮臺。

【作者略歷】

胡雲翼，未詳其略歷。著有宋詞研究，唐詩研究，宋詩研究，中國文學史等書。

【注釋】

(一) 都城 指德國京城柏林。(二) 連袂 袂，袖也，以袖相接連，表人相連貫，此於修詞學屬類名格之以一部代全體者。(三) 卻盡卻爲性能副詞之表相及者；儘爲表極點程度副詞，有二盡其興之所進之意。(四) 祈戰死 軍國民主義之國家，鼓勵從征，以戰死爲榮，蔚爲習尚。凡送軍人出征者，或書祈戰死於旗幟上，或唱祈戰死歌，以爲祝禱。(五) 簌簌 茂密貌。水滸景陽岡武松打虎：「簌簌地將那樹連枝帶葉劈臉打將下來，一謂打下之枝葉茂密也，本文簌簌上有「幾點」，下爲「枯淚」，與茂密之意不稱。(六) 支那夫人 西洋稱 Chinaman (中國人)，含蔑意，本文之稱中國婦人，其意相同；與稱德意志民族的老姆，意正相反。(七) 醜視 醜，虐也，虐，苛也；醜視，謂苛待也。(八) 戰線 戰鬪線之略稱。按戰線分攻擊線防禦線。第一道爲攻擊線。第二三道爲防禦線，多者不過三道。本文於第三道戰線後，又一「防守以後的戰線」，乃老婦叙其第六七子，漫然推衍之詞，非必另有戰線也。

鴿兒的通信

蘇梅

秋天來了，也是無花果「」收穫的時期了。但今年無花果不大豐稔，在那大而且厚的密葉中，我翻來覆去的尋熟了的果子，只尋到兩個。其餘都是青而且都只有梅子「」般大小，——就是這樣的也不多，一株樹至多不過十來個。懊惱！去年冬天我還在樹下埋過兩隻病死的鷄呢，牠所報酬我的却只有這一點，——真吝嗇呀！

提到鷄，我又要將牠們的消息報告報告了，你去後小鷄長大了不少。但八隻鷄之中，只有三隻母的，其餘都是公的。母鷄全長得輕巧玲瓏，便捷善飛，譬如牠們在牆根尋蟲吃時，你這裏一呼喚，牠們便連跳帶飛的趕過來，一翅可以一丈多遠。據說這都是江北種，將來不很會生蛋的。於是我記起母親從前的話了，母親曾在山東住過，常觀北邊的鷄會上屋，趕得急了，就飛上屋頂去了；又會上樹，晚上差不多都登在樹上，像鳥似的

。後來讀古人詩如陶淵明「三」的「狗吠深巷中，鷄鳴高樹巔」四」，杜甫的「驅鷄上樹去，始聞叩柴荆」五」等語，於母親的話，更得了一層證明，不過總還沒有親見；現在見我們鷄之能飛，很感趣味。

小公鷄更茁壯「七」，冠子雖沒有完全長出，但已能啼了；啼得還不很純熟，沒有那隻大白公鷄引吭長鳴的自然，然而已然招了他的妒忌。每晨，聽見廊下小公鷄號救聲甚急，我以為有誰來偷牠們了，走出一看，却是那大白公鷄在追啄他未來的情敵呢。小公鷄被他趕得滿園亂飛，一面逃，一面叫喊，嚇得實在可憐，並不想回頭抵抗一下。——如果肯抵抗，那白公鷄定然要坍塌，他是絲毛種「八」，極斯文，不是年富力強的小公鷄的對手。——我於是懂得「積威」兩字的利害，這些小公鷄從幼在這園裏長大，懼怕那白公鷄是有素的，所以到力量足以防衛自己時，還不敢與他對敵。一個民族裏有許多強壯有為的青年，能被腐敗的老年人，壓制得不敢一動，就是被「積威」所制的緣故。

不過大白公雞威名墜地的時期也不遠了。只要這些小公雞一懂人事知道擁護自己的利權時，革命就要起來了。——我祝這些小英雄勝利！

【作者略歷】

蘇梅，現代女作家，字雪林，筆名綠漪，安徽太平人。著有綠天，棘心等。

【注釋】

(一) 無花果 屬落葉亞喬木，葉大而粗，花淡紅色，味甘無核。

(二) 梅子 即梅實也。梅屬落葉喬木，早春開花，葉後花而生。果實味酸，生者青色，謂之青梅；熟者黃色，謂之黃梅。

(三) 陶淵明 名潛，晉代大詩家，潯陽柴桑人。

(四) 「狗吠……樹顛」 歸田園居第一首的詩句。

(五) 杜甫 字子美，號少陵，唐代大詩家，襄陽人。

(六) 「鷄驅……柴荆」 荒村第三首的詩句。

國文讀本 (No. 14)

四 文化學社

(七) 茁壯 孟子萬章篇：「牛羊茁壯長而已矣。」注：「茁，生長貌。」本文引作壯大之意。

(八) 絲毛種 毛羽長細，外觀甚美之意。

如此湖山 王世顯

如此湖山，沖淡得會使你恍如永遠在破曉的晴空裏，頗使我有終老是鄉之感。假如我有一天，擺脫一切俗務，幽居在濱湖的田舍裏，短褐身輕，醉酒高歌，其樂當如神仙。可惜這種世界不容許我如此，而且依理我也不能而且不應有此絕塵之念；然嚮往之情，也自難免。

在這種地方，時間是不值錢的，我每每如此覺得。遊湖最好是小艇，容與中流，槳遲水緩，那纔見得淡恬。如果駕汽船，急急乎把水勢分成兩道，濁煙一股股地封在清碧的水面上，機聲攪亂着空明的天地，這顯然是與湖山過不去；非但是湖山遭厄而已，他自身簡直也是掃興的。湖乾山蹶，真不知要歷幾許年月，又何必太匆匆呢？反正忙於利祿的決不會來；來的人總豫備在有限的人生中抽出一點時間來獻給湖山作贄禮的。至於爲了求利祿而來的，雖也大有人在，但我此處可以不論了。

我從湖濱上船到杏花村訪友時，我便如此想了。住在杏花村裏的友人們，是有事而來的，他們實在也無暇欣賞如此好湖山，雖然他們是在此數日內，常常出沒於山水之間。我到了那裏，他們有的已經起來，有的還未離床。裘君新買了一管獵槍，他正在那兒練靶，對準了樹枝或者牆上的或種標記，便這樣的練習了。他似乎很有把握似的，立刻向屋脊上的一羣麻雀，作射擊的準備。李君笑他一定沒有把握，徒然空費一顆鉛丸。他不顧，機括撥處，一只麻雀飲彈墜地，在泥土堆裏掙扎了一下，完了，死了！友人們多鼓掌，李君笑而不言。裘君猝奏奇功，喜得什麼似的，直衝下樓；少頃便捻了一只死麻雀回來，仔細端詳了一番。『你們看！這鉛丸是從腹部橫穿過去的，多麼準，哈哈。』友人都羨慕他的眼力銳敏，他也頗有點自負。然而這是一時的熱鬧而已，立刻便又靜寂起來，祇有近寺的清磬，像敲着喪鐘似的，不斷地響着。終於裘君自己懺悔了，他說：『這究竟是殘忍的事，三分鐘以前，還是活潑鮮跳的呢！』這是對於這隻麻雀的最後

誅辭了，以後他們底話鋒又轉到別的方面去。我可還是凝視這隻死雀。我想：『借居在如此湖山的雀兒，怪你太不匆匆了，你自然無法避免這匆忙急迫的鎗彈。你應該像城市中的雀兒，一有聲息，便得飛奔！記着，湖山固然常住，時間是慢慢地要新陳代謝的呵！』

後來我們相將在湖中遊了半天，又訪了幾個名人的墓：蘇小小，馮小青，林和靖，林廸臣，秋瑾諸人底墓，都一一拜謁過。然而此來並沒含有憑吊的意思，聊以一走而已。美人名士，死而有知，永眠在這裏，消受清福，其樂自不必說；然我們生者對此雕飾痕跡太顯露的龐然巨物，實在缺少景仰的意味，雖然美人名士底韻事是極可以令我神往的。

國
文
讀
本

夜遊孤山記 邵長蘅

余至湖上，寓輞川四可樓已半月。——輞川者，家學士兄戒菴別業。樓面孤山，暑甚，未能往。

七夕後五日，雨過微涼，環湖峯巒，皆空翠如新沐。望明月上東南最高峯，與波溶漾。湖碧天青，萬象澄澈。余遊興躍然。偕學士，呼小艇，度孤山麓。從一奚童，登放鶴亭，徘徊林處士墓下。

已捨艇，取徑沮洳間。至望湖亭，憑檻四眺：則湖圓如鏡，兩高南屏諸峯，迴合如大環。蓋適距湖山之中，於月夜尤勝。——亭廢，今爲龍王祠。

西行過陸宣公祠，左右有居人數十家，燈火隱見林薄。

並湖行一里許，足小疲；坐西冷橋石闌。學士指點語余曰：「宋賈似道後樂園廢址，在今葛嶺。又記稱：水竹院在西冷橋南，左挾孤山，右帶

蘇堤，當即此地。」嗟乎！嵐影湖光，今不異昔；而當時勢焰之赫濯妖冶，歌舞亭榭之侈麗，今皆亡有，既已蕩爲寒煙矣；而舉其姓名，三尺童子，猶欲唾之。而林逋一布衣，垂六百餘年，遺蹟顧至今存，何耶？相與慨歎久之。

孤山來，經僧舍六七，梵唄寂然。惟鳳林寺聞鐘聲寥寥也，作記以遊之明日。

東京某晚的事 豐子愷

我在東京〔一〕曾經遇到一件小事，然而這事常給我有興味的回想，又使我憧憬〔二〕。

有一個夏夜，初黃昏時分，我們同住了一個「下宿」〔三〕裏的四五個中國人相約到神保町〔四〕去散步，東京的晚上很涼快，大家帶了愉快的心情出門，穿和服〔五〕的幾個人更是風袂飄飄，徜徉徘徊，態度十分安閒。

一面閒談，一面踱步，踱到十字路口的時候，忽然橫路裏轉出一個僵僵的老太婆來。她兩手搬着一塊大東西，大概是鋪在地上的席子，或者紙窗的架子，鞠躬似地轉出大路來。她同我們同走一條大路，因為走得慢，跟在我們的後面。

我走在最先。忽然聽得後面起了一種與我們的閒談調子不同的日本語的聲音，意思卻聽不清楚。我回頭看時，原來是那老太婆在向我們隊裏的

最後的某君講甚麼話。我只看見某君對那老太婆一看，立刻回轉頭來，露出一顆閃亮的金牙齒，一面搖頭，一面笑着說：

『不高興，不高興！』

似乎趨避後面甚麼東西，大家向前挨擠一陣，走在最先的我，被他們一推，跨了幾腳緊步。不久，似乎已到了安全地帶，大家稍回復原來的脚步的速度時候，我方纔詢問剛纔所發生的事由。

原來這老太婆對某君說話，是因為她搬那塊東西搬得很乏力，想我們中那一個幫她搬一回。她的話是：

『你們那一位給我搬一搬，好否？』

某君大概是因爲帶了輕鬆、愉快的心情出來散步，實在不願意幫她搬這重物，所以回報她兩個「不高興」。然而說過之後，在她近傍徜徉，看她吃苦，心裏大概又覺得過不去，所以趨避似地快跑幾步，務使受苦的人不在自己目前。我問事由的時候，我們已離開老太婆十來丈路，顏面已看不清

楚，聲音也已聽不到了。然而大家的脚步還是緊，不像初出門時的從容安閒。雖然不說話，但各人一致的脚步，分明表示大家都懂得這一點。

我每回想起這事，總覺得非常有興味。我從來不曾受過素不相識的路人這樣唐突的要求。那老太婆的語氣，似乎應該在家庭裏、或學校裏可以聽到，決不是在路上可以聽到的。這是關係深而親切的小團體之下的人們說話的語氣，不適用於「社會」或「世界」的大團體之下的所謂「陌路人」之間。那老太婆把陌路當作家庭了。

這老太婆原是悖事的。然而我卻在想像：假如真有這樣的一個世界，天下如一家，人們如家族，互相愛，互相助，共樂其生活，那時候陌路都變成家人，像某晚這老太婆的態度，並不唐突了。這是何等可憧憬的世界！

【注釋】

(一) 東京、日本國都，濱東京灣，隅田川流貫其間，舊名江戸，明治天皇遷都於此。爲

世界第六大都會。

(二) 宿、寄、上。對於理想境界的嚮慕，叫憧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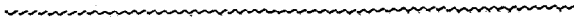
(三) 下宿、猶中國之寄宿舍。

(四) 町、上。日本稱街爲町。

(五) 日本民族爲大和族，故日本服裝稱和服：上衣寬大無鈕扣，腰際束帶，普通不著下裳；女衣袖較大，而背後別負大帶。

苦旱行 張綱孫

田中無水騎馬過，苗葉半黃蟲齧破，五月不雨至六月，農夫仰天淚交墮。去年臘盡頻下雪，父老俱言水應大。如何三伏無片雲？米價騰貴人飢餓？大河之孺風揚沙，桔槔無用袖手坐。林木焦殺鳥開口；魴魚苦乾溝底臥；人人氣喘面皮黑，十個熱病死九個。安得昊天降靈雨，童兒歡笑父老賀。高田低田薄有收，比里稍可完國課。不然，官吏猛如虎，終朝鞭扑疇能那？



國
文
讀
本

凡爾登 梁啓超

我們昨天下半天和今天上半天，走的都是筆直的一條大路，這是巴黎通凡爾登的官道，真所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我們拿英國路政來比較，確是有點不同。英國的道路，不用說也十分修潔，但他總是因山林川澤的形勢，而且繞避田園廬墓，所以不免彎回曲折；法國的道路，是仿古代羅馬人樣子，都畫出縱橫直線。此事雖小，卻很可以表出兩國國民的特性：英國人百事都是歷史上自然發達，有一種環境起，便做出一種事實來和他順應，好像是「行乎其不得不行，止乎其不得不止」；法國人不然，百事都懸出一個理想，拿理想做標準來規立計畫，依着計畫演成事實。我們試從政治上藝術上種種方面觀察，到處可以看出兩國根本精神不同之點，路政亦其一端了。這兩種精神各有好處，別國人學步，怕還是學法國穩當些哩。這是我路上一時的感想，離本題太遠了，請讀者見諒。

七日午前，我們穿過阿岡林〔三〕，這是極大的一座森林。德軍圍攻凡爾登時，失敗過後，還想縱斷巴黎和凡爾登的後路，所以用全力來爭此地。他的皇太子軍〔三〕即屯林中。兩軍在此經過多少回苦戰，現在地下的鐵條網和樹上底障穗（用來防飛機偵視的），依然到處滿布。樹木雖然未經燬盡，卻把絕好風景的所在，弄成狼藉不堪了。出了大林，遠遠早望見凡爾登高原，十點半鐘就到那裏了。

凡爾登市是怎麼一個光景呢？我這枝拙筆竟苦不能形容。諸君若有遊過意大利的人，將那二千年前羅馬的「佛林」〔四〕和維蘇威火山底下的邦卑〔五〕拿來聯想比較，或可彷彿一二。但比起破壞的程度來，反覺得自然界的暴力，遠不及人類；野蠻人的暴力，又遠不及文明人哩！我們初到，就先在舊市街憑吊一回，但見到處都是半堵廢牆，底下堆着一大堆斷磚零瓦；還虧是地氣沍寒，野草毒蟲，不易繁殖，不然，恐怕全市早已無插足之地了。隨後參觀一個大教堂遺址，正殿早已殘破無餘，旁邊一間牧師靜

室，還算完好。這教堂是凡爾登最高處，我們從四面破窗中大略憑眺形勢，雄峻肅括之概，一覽在目。當德軍開始攻擊時，他的皇太子向軍士演說，說半個月後德皇就要在這教堂行凱旋禮，如今卻是德皇和教堂都是同歸於盡，細想真是何苦來呢！

這日天氣異常凜冽，我遊市街時，手足都僵了，上下牙齒不住的在那裏打架，想弄杯火酒一吃擋擋寒氣，卻是全市沒有一家店鋪，從那裏找起？後來到礮臺裏頭去，算是得着了，方纔稍稍回過煖來。這總礮臺穴在地中，最深處離地平好幾十丈，進去就像到了五千年前埃及的金字塔〔六〕裏頭，覺得和地面上成了兩個世界；據說當時大礮每日幾百發的在外邊亂打，礮臺裏頭的人聽着，不過像幾串爆竹哩。我於軍事是十二分外行，裏頭各種設備的標新領異，實在無從理會。就中令我很感動的有幾件事：第一，裏頭有個大教堂，聽說當軍務最吃緊的時候，祈禱禮拜，未曾停過，兵士的信仰，比平時還加增了好些。我想陸秀夫在崖山舟中抱着帝昺講論語

「七」，是講給一個人聽的，所以看來覺得有點迂腐，有點作偽；這個卻是當多數人死呼吸的關頭，替他打一根道德藥針，真算國民教育一種好法門哩。第二，裏頭有個很大的音樂場，兵士打仗回來，就在那裏奏樂、唱歌、跳舞、看影戲，還有許多軍中文藝會、軍中美術會，常在那裏開會呢。「歌舞從戎」，「投戈講藝」，在我們歷史上是一種文飾的美談，在他們卻是日常茶飯哩。第三，裏頭有一個極完整的消費協會，是由兵士組織的，軍官也加入幫忙，是將兵士需要的物品，廉價販售，聽說每日有好幾萬佛郎的進出哩。單就這幾件事看來，你想人家的兵是怎麼樣的兵，人家的國民是怎麼樣的國民；像我們，還配在世界上站住嗎？

我們大略遊覽一徧，就在礮臺內食堂午飯，承他們司令官極優渥的招待。停戰以來，意大利王比利時王都也會到過凡爾登一次，都是在這裏吃中飯，而且吃的就是營裏的家常便飯，不過開一瓶香檳酒，就算敬禮外賓了，就這一點也很看出他們的平等精神哩。食堂正中，掛着政府頒給的光

榮勳章，——這勳章不是給個人的，是給礮臺的，——下面掛一個海棠式銅牌，刻着 *Can not has he pass* 一句話，意思是「不准他過去」。這句話，是比丹將軍「八」接防凡爾登時誓師所說的，如今變成凡爾登歷史的成語了。此外則各協約國所贈的勳章，掛滿四壁，還有許多德國礮彈銅帽等類和各礮臺被敵礮打下的鐵片，擺滿一屋，竟把食堂成了小小一個博物院了。

下午我們去遊分礮臺，本來要遊兩個，因為迷失了路，險些連一處都遊不成哩。我們坐的軍用汽車，還有總礮臺的軍官做響導，怎麼會迷失了路呢？因為他們礮臺，都是暗壘，外面本來就沒有標幟，各壘聯絡路線，每每要拿地圖現找，經這回猛攻之後，路線多改了樣子，所以連本地人都鬧糊塗了。

我們出了市街，便循一帶岡巒而行，但見滿地焦枯，連一根草毛也沒有；這裏一個坑，那邊一個洞，好像癩頭和尚的樣子；那大的坑竟有三兩丈深，十來丈闊，現在冰雪塞滿，雪溶過後，想來裏頭可以淹得死人。唉

！這都是一顆礮彈打成的哩！若問這些地方幾時可以恢復原狀，只怕三二十年還穀不上說這話；因為地面幾丈深以內，都是硝精鐵屑，把地質地味完全變了，除非將這層地皮老實剝去，另墊新土，纔可以供耕植之用。唉！真不料最可寶貴的科學發明給這班野獸一般的人拿起來戕殺生靈，荒穢土地。老子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其言很有至理哩。路上彌望，別無他物，就只有一簇一簇的叢冢，上頭插着千百成羣的十字架，和那殘破零亂的鐵條網互相掩映。此外便是破頭盔咧、破靴咧、彈壳咧、馬蹄鐵咧、空罐頭咧，東一件西一件，算是這幾十里高原的裝飾品。我們從總礮臺出來的時候，天氣本已是陰霾四合，到這時候更下起濛濛絲雨來；我們的車既已迷了路，三翻五覆的迴旋停頓，我們也就幾次下車，分頭步行。我但覺得四周圍色是死的，聲是死的，天是死的，地是死的，任憑你怎樣熱中的人，到此也是兜頭一盆冷水。現在所謂光華爛漫的文明，究竟將來作何結果，越想越令人不寒而慄哩！

好容易纔找着一座分礮臺，這礮臺名字叫做「伏」，我就叫他伏壘。這伏壘經過敵軍兩次猛撲，幾乎失陷。一次有敵軍五十七人肉薄到壘門一個小丘上，距大礮機蓋所在不過數丈，被守兵殲滅了，守兵也死了三十二人。壘中軍官和我們談那回短兵相接的壯烈搏戰，還是肉飛神動，我覺得總不過是人類獸性的寫真罷了，懶得記他。但兩造死亡的八十九人，卻是同葬一丘，真算得「白首同所歸」^{〔五〕}了。我想魂而有知，風晨雨夕，彼此聚談，真不解白白交換這條性命所爲何來哩！

我們由那壘中軍官引導，裏裏外外很詳細的參觀一回，今也不必細述，不過大規模的壕溝生活，總算看過大概罷了。天色不早了，我們若趨不上梅孜「〇」，就要露宿一宵，趕緊走吧。

【注釋】

(一) 凡爾登 Verdun、在法國東北境，是大戰時候最著名的要塞，和巴黎有鐵路相通。

(二) 阿岡林 Forêt d'Argonne、在凡爾登西面，愛奴河上流沿岸。

(三) 皇太子就是德皇威廉二世的長子，名叫弗來德立克威廉；攻凡爾登的德軍，是由他統率的，所以叫做「皇太子軍」。

(四) 佛林 Forum 公場，是羅馬城中六大古蹟之一；當羅馬共和時代，國有大事，就在此集議的。

(五) 維蘇威火山 Vesuvius，在意大利半島南部，是一座缺了尖頭的圓錐體形的火山。他的內側，有加伯祿火口原。紀元六三及七九年兩次噴火，附近之邦卑 Pompeii，就被噴出的鎔液和火山灰所埋沒。

(六) 埃及的金字塔，用石築成。他的形狀，好像漢文的「金」字，所以就譯名金字塔。是埃及古代的王墳。方底，每面廣七百五十呎，高至四百八十八呎。

(七) 陸秀夫、南宋鹽坡人，宋亡，奉帝昺居崖山（在今廣東新會縣南大海中）。後元兵攻破崖山，抱帝投海而死。

(七) 比丹將軍 Petain，是法國名將。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接任凡爾登要塞的司令官。

(九) 「白首同所歸」，係潘安仁金谷集作詩中句。

(一〇) 梅孜 Metz，戰前德屬勞蘭州首府；戰後已由法國收回。

返釧記徐自華

丁未夏至，予方居父憂，在語谿親舍，忽璿卿自杭州來，云：「將返越舉義矣。顧餉絀，將奈何？」予雖心以爲危，然義不能阻其行；乃悉傾篋中物納之，曰：「持以贈卿，可乎？」君輒然曰：「感姊厚貽，何以爲報！」遽脫雙翠釧示予曰：「事之成敗未可知，此區區物，畀姊紀念，何如？」予爲悚然，顧弗得卻，因相與涕泣，以「埋骨西泠」舊約相囑而別。

迨今思之，顯顯若前日事；而璿卿殉國，倏已二十周年矣。悲夫！

戊申以還，予旣屢爲營墓，建祠湖上；又與秋社同志創設競雄女校於滬，以資紀念，匪勉劬瘁，凡十六年。

而君之女公子燦芝，學日有成，英英露爽，不啻秋俠當年；爰悉以女校事務相委，並舉釧而授之，曰：「此汝母物，亦汝王氏聘禮中物也，而

予爲之外府，日月已邁，今老且病，不完壁歸趙，將欲奚爲！子其寶之！見釧猶見汝母也。」燦芝曰：「諾！」因書以爲返釧記。

中華民國十六年丁卯夏季，崇德徐自華懺慧書。

聰明人和傻子 和奴才

魯迅

奴才總不過是尋人訴苦。只要這樣，也只能這樣。有一日，他遇到一個聰明人。

『先生！』他悲哀地說，眼淚聯成一線，就從眼角上直流下來。『你知道的。我所過的簡直不是人的生活。喫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這一餐又不過是高粱皮，連豬狗都不要喫的，尙且只有一小碗。……』

『這實在令人同情。』聰明人也慘然說。

『可不是嗎！』他高興了。『可是做工是晝夜無休息的：清早擔水晚燒飯，上午跑街夜磨麵，晴洗衣裳雨張傘，冬燒汽鑪夏打扇。半夜要煨銀耳^二，侍候主人要錢；頭錢從來沒分，有時還挨皮鞭。……』

『唉，唉！……』聰明人歎息着，眼圈有些發紅，似乎要下淚。

『先生！我這樣是敷衍不下去的。我總得另外想法子。可是什麼法子

呢？……』

『我想，你總會好起來。……』

『是嗎？但願如此。可是我對先生訴了冤苦，又得你的同情和慰安，已經舒坦得不少了。可見天理沒有滅絕。……』

×

×

×

但是，不幾日，他又不平起來了，仍然尋人去訴苦。

『先生！』他流着眼淚說，『你知道的。我住的簡直比豬窠還不如。主人並不將我當人；他對他的叭兒狗還要好到幾萬倍。……』

『混帳！』那人大叫起來，使他喫驚了。那人是一個傻子。

『先生，我住的只是一間破小屋，又溼，又陰，滿是臭蟲，睡下去就咬得真可以。穢氣衝着鼻子，四面又沒有一個窗。……』

『你不會要你的主人開一個窗的嗎？』

『這怎麼行？』

『怎麼，你帶我去看去！』

傻子跟奴才到他的屋外，動手就砸那泥牆。

『先生！你幹什麼？』他大驚地說。

『我給你打開一個窗洞來。』

『這不行！主人要罵的！』

『管他呢！』他仍然砸。

『人來呀！強盜在毀咱們的屋子了！快來呀！遲一點可要打出窟窿來了！……』他哭嚷着，在地上團團地打滾。

一羣奴才都出來了，將傻子趕走。

聽到了喊聲。慢慢地最後出來的是主人。

『有強盜要來毀咱們的屋子，我首先叫喊起來，大家一同把他趕走了

。』他恭敬而得勝地說。

『你不錯。』主人這樣誇獎他。

這一天就來了許多慰問的人，聰明人也在內。

『先生，這回因為我有功，主人誇獎了我了。你先前說我總會好起來，實在是有先見之明。……』他大有希望似的高興地說。

『可不是嗎。……』聰明人也代為高興似的回答他。

【作者略歷】

魯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係現代作家周樹人的筆名，字豫材，浙江紹興人。在南京路礦學堂畢業後，赴日，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後棄而習文學。不久歸國，在杭州紹興任中學教職，辛亥革命後，任教育部部員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及廈門大學等教授。著有短篇小說集吶喊，彷徨；散文詩集野草；雜感集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回憶錄朝華夕拾，編述有中國小說史略，唐宋傳奇集，小說舊文鈔等。於民國廿五年十月因肺病歿於上海。享年五十六歲。論魯迅的書有關於魯迅及其著作，魯迅論等可參考。

【注釋】

（一）銀耳 白木耳的別名。

地動

葉紹鈞

『再講一個罷，爹爹。』

明兒憑着父親的膝，兩臂略略推動，父親的身軀也輕輕地搖了。他那紅柔豐滿的兩頤，却有淺淺的渦兒，在燈光裏越顯得鮮美；覆額而翦齊的髮，又含有可愛的潛力，使坐在旁邊的母親和祖母只是看着他微笑。假若父親母親祖母的心力可以把三根輻來比喻，那末他就是中心的軸了。

『再講什麼呢？』

父親摩着明兒的頭髮，更托着他的後腦使更近一點；他的面龐就貼在父親的膝上。他的明淨的眼睛從眼角裏注視着父親的嘴，好似那邊將有個可喜的世界要湧現呢。他說：

『就講地動罷。』

他還牢記着昨晚的事。那時一家人同今夜一樣，什麼魚兒蝦兒是父親

嘴裏的事，溫和的甜美的是祖母和母親臉上的笑，甯靜的忘了世界的是明兒聽講故事的心。最先是母親覺察，怎麼身子有點搖動，桌上的花瓶也擺動了！隨後便聽得窗外有嘩……的聲音，房屋的骨骼也咕咕格格地響起來了，她才想到這是地震，悄悄而顫抖地說：

「地動了！」

於是父親的演講中止了；明兒的眼珠突出而不轉，雖然他不知道地動含有怎樣的恐怖。室內全然靜默，只聽狂風似的聲響在窗外遠處經過；又覺身體動盪，彷彿在單櫓急搖的船裏。

「我們跑下樓去罷、走到場上去罷，危險呀！」

父親輕輕地說，但是他坐着不動。祖母乾枯的臉上露了青色，似乎要說話樣子，上下唇動了幾回，可是沒有說出來。大概有四十多秒的時間，地動才停止了。

「什麼呀？」

明兒的一聲打碎了室內的沉靜，大家才談起地動的事情來。恐怕他再要動，不免起一種對於不可測量的災患的強烈的憂慮。不過也沒有法子；只得用獨斷互相安慰，以爲決不會再動了。祖母就講她早年的經歷，那一年地動，引起了「長毛」；那一年地動，入秋大雨四十天，田中顆粒無收。明兒在暫時被遺忘的地位，靜靜的聽着，也滿足了嗜好故事的欲望；并且學得了「地動」這個名詞，體會了什麼是「地動」了。

「我就講地動。」

父親執着明兒的小手，柔滑而肥美的小手。明兒的眼睛注視得更緊，放出希望的光，似乎欲將父親所欲講的，立刻整個兒攝引出來。父親開始講了：

「那一天地動，動得很厲害，比昨天還厲害。一處地方有個塔，是很高的，幾乎矗入雲中。……」

「比我們這裏的方塔，誰高？」

明兒曾經給父親抱上方塔最高層。父親指着地面的行人叫他看時，他只看不見；後來說看見幾個蒼蠅在那裏慢慢地走，他因此認識了方塔。

『高得多呢，四個方塔這樣高，四個。地面動個不了，這個塔便向四圍亂幌，像個將要滾倒的陀螺。後來牠實在站不住了，一倒倒下來，斷做六段。牠就此壞了。來了一個匠人，看見牠斷了很可惜，願意修好牠。便去取了一桶漿糊來，塗在每一段的斷處；一段段黏合起來。他做了半天的工夫，這個塔復原了，同先前一樣的一個塔橫在地上。當太陽將要回去的時候，他已將這個塔豎在原地方了。』

祖母同母親都笑了。明兒聽得出了神，身體一動也不動；至此方唾着上下脣，咀嚙好吃的東西的樣子，問道：

『還有麼？』

『完了，沒有了，塔已經豎在原地方了。』

『那末再換一個講罷，爹爹。』

明兒說着，將上體豎起；小手從父親手裏褪出，拉着父親的衣襟，表示懇求的意思。母親順着他的懇求笑道：

「再講一個罷，講地動時候的一個小孩子罷。」

這是他們的慣例，隨便想幾句話成一個故事，只就明兒能够了解或曾經經歷的。明兒從去年秋間，他產生了三十多月的時候，就嘗到了這種噴好的滋味，到今已是一年了。

明兒得了母親的帮助，自然起必能如願的感覺，拉衣襟的手就放下了；他走到母親前，背心貼住她的雙膝，緊密而微搖，彷彿給她的一種報酬。

室內充滿了妙美的靜默。父親的故事講話又開始了。

「那一天也是地動，也比昨天還厲害。桌子上的花瓶，水盂，牆腳邊的痰盂，樹上的鳥卵，寶寶的皮球，統在地面滾個不停，好像活起來了。有一個孩子，他本來站在場上。地動了，他似乎腳下一滑，就跌倒了。不

好了！他身體不能自己作主，只是一仰一俯地滾。滾過了崑山，滾過了上海，再滾過去是海面了。海面又平又滑，他滾得格外快，只覺得面孔刻刻親着水面。」

明兒的眼睛張得比平時大了，似乎還儘管在那裏放大。他冷然說：

「怎樣呢？」

「他滾過了海面，還在外國的地面只是滾。好了，有一垛高牆在那裏！他給牆腳擋住，才停了，不滾了。……」

明兒的頭點了幾點；小嘴裏呼了一口深長的氣，他的寬鬆的白絨衣的前……？……略微沉下了一些；同時他的背心貼得更緊，差不多全身的重量全支在母親的兩膝。

「他躺在牆下，也不起來，像睡在床上一樣。那邊有碧綠的樹，樹下種些青菜，他看了只以為躺在自家的塋上。一個人來了，來了。走得近時，看見一個孩子躺在那裏，就把他拾了起來。那個人有個袋，很大的袋！

在他的衣服上。他把孩子放入袋裏，像拾得一個蘋果一樣。他照常走過去
了。

「那個人到了家裏，吃了晚飯，看他的報紙，……」

「還要寫信呢，看書呢。」

明兒提示他的父親，語氣很真切。

「他看完了報，是的，寫他的信。寫完了信，再看他的書。時候不早了，月亮快回去了，他解開衣服想睡。忽然袋裏的孩子喊起來。……」

明兒如被扶入恐怖的窟穴，顏臉突然緊張，仰起來看一看母親的臉。

「那個人才想起袋裏有個拾得的孩子，便取了出來。問道：『你爲什麼要喊？』『我沒有吃晚飯。我要我的母親。』……」

明兒的小嘴抿着，下脣儘管突出：眼眶裏潮潤了。可是父親沒有留意到他，還是往下講。

「那個人說：『你要家去是不能的，你的家離得遠呢！晚飯我給你喫

。母親呢，隔幾天再看見罷。」……」

呀的一聲，打斷了父親的講說，明兒哭了。他的身軀只往後退縮，似欲逃出這最初的悲哀的包圍以外。母親便抱他起來，貼在懷裏，更親他的面龐，柔語道：

「你的母親在這裏呢，你的母親在這裏呢。」

祖母也是唱催眠歌一般地安慰他道：

「你的母親在這裏呢，你的母親在這裏呢。」

可是沒有用，他哭而至於嗚咽了。父親急續講道：

「小孩說：『多謝你，今夜送我回去罷！』那個人說：『可以的，你先唱一支歌謝我。』」小孩便唱一支種田牛，唱得真好聽，那個人聽完了，取一個郵花，貼在小孩額上，帶往郵政局裏一寄。郵差當夜把他送到家裏。他的母親正等着呢。她抱起他，說：「你來了，抱抱罷！」娘兒兩個都快活得要酥了。」

『好，他在娘的懷裏了。』

母親催他止哭，輕輕拍他的背心，這麼說，祖母順着說：

『明兒，他已經快活得要酥了，你還哭什麼？』

明兒的哭聲停頓了；隔一會，又哭一聲。眼淚滴在母親的手上，又滴在他的襟上，濕了一大攤。他身軀還在抽搐，呼吸粗而急，好似這最初的悲哀也就是永久的，已深深鏤入他的回憶裏了。

國文讀本

秋水 莊子

莊子釣於濮水^二。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三焉。曰：『願以竟內累矣^三。』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

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

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四相梁，莊子往見之。

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

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鵩^五，子知之乎？夫鵩，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棟實^六不食，非醴泉^七不飲，

於是鷓鴣得腐鼠，鸚鵡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元」之上。

莊子曰：「儵魚」九」出游從容，是魚樂也。」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元」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作者略歷】

莊子，名周，戰國蒙人，嘗爲漆園吏。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歸本於老子，故其著書十餘

萬言，大率皆寓言也。其一生事蹟，難以稽考，傳見史記卷六十三。

【題解】

此節錄莊子秋水篇最後三段。秋水蓋外篇之一也。按莊子中內篇爲莊子自作，然已有可疑處，如逍遙遊之複出等。外篇與雜篇。（莊子今存三十三篇，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殆皆其後學者所作，正與儒家之有禮記同。

【注釋】

（一）濮水 今河北省濮陽縣內之水名。

（二）先 謂宣其言也。

（三）願以竟內累矣 竟同境。謂願以國境內之政事，委累賢人也。即北平俗語，以事託人，說「叫您受累」之意。爲謙虛之辭。

（四）惠子 姓惠，名施，宋人，爲梁惠王之相，博識膽聞，辯名析理，爲莊子之友。

（五）鸕鷀 鸕鷀之屬，亦言鳳子也。

（六）棟實 竹實也。

秋 水（莊子）

(七) 醴泉 泉甘，味如醴酒也。

(八) 濠梁 濠乃水名，在今安徽鳳陽縣，彼處有莊子墓。亦有莊惠遨遊之所。石絕水爲梁，亦言是濠水之橋梁。莊惠張談在其上也。

(九) 儵魚 儵音篠，白儵魚也。

(一〇) 既已知吾三句 意謂：「子既非我而知我，知我而問我；亦何妨我非魚而知魚，知魚而嘆魚。」夫物性不同，水陸異致；而達其理者體其情，是以濠上徜徉，知魚之適樂，豈待入水哉？

論辦事法 魯迅譯

一說到英雄之流，就似乎是很大方，很駁雜似的，但我們從他們的日記之類來仔細地一研究，實在倒是頗爲用意周到的，細心的，不胡塗的人們。凡有讀拿破崙的傳記的人，就知道他雖至糧秣之微，也怎樣地注意。無論是家康，是賴朝，是秀吉，都是小心於細事的。不過他們的眼雖在毫釐之末，其心卻常不忘記大處高處的達觀罷了。

說到底，就是英雄都是辦事家，但在不覺其爲辦事家之處，即有他們的非凡的用意。那麼，他們怎樣地處置他們身邊的事務呢？這一事，應該是後世史家的很有興味的題目。只因史家自己大抵不是辦事家，所以英雄之爲辦事家的一面，便往往被閒卻了。

在這意義上，則去今百年，英國的官吏顯理泰洛爾 (Sir Henry Taylor) 所記的，題爲經世家的用心這一篇，乃是頗有興味的文章了。而且對於日

對繁忙的事務的現代活社會的人們，可作參考之處也不少。作者是久作英國殖民部的官吏，有捷才之譽且是出名的詩人，那大要曰：——

一，文件的分類。

凡辦理事務的人，一經收到文件，須立加檢點，分別應行急速的處置與否，將這分開，而加以整理。

二，不無端摩弄。

既經分類之後，則除了已有辦理此案的決斷時以外，決不得摩弄這些文件。因為養起了懵然凝視文件，或無端摩弄的習慣，則不但浪費時間，且至於漸漸覺得這案件似乎有些棘手，漸成畏縮，轉而發生寡斷的性質。又，反覆著一樣的事，不加決斷，也要成爲抑制活動底精神的結果的。

而且要行文件的裁決，也須當這事件的新出之際。因爲文件久置几上，則爲塵埃所封，給見者以宛然失了時機的古董一般的印象，所以雖行辦理，也覺不快，而有不滿意之感了。

這泰洛爾一言，是凡略有辦事經驗的人，誰都感到的。尤其是，生活於日本官場的人們，都熟知久經擱置而變了灰色的舊文件，是怎樣給人以不快的印象。這一點，和美國的公署和公司等，橫在几上的文件，是如何嶄新，鮮明，活潑的相比較，頗爲遺憾的。

三，於心無所凝滯。

又，凡欲作經世家的人們，當養自制之念。這所謂自制，乃動和靜的自由的心境之謂也。就是，欲辦理一事，則全心集於此者，動也。與此事無關時，將一切從念頭忘卻者，靜也。在經世家，最當戒慎者，是既非決定，也非不決，有一件事凝滯於心中。

四，整頓。

經世家所最當避忌者，是終年度著忙碌似的生活。經世家須常度著整頓的生活。

五 寫字的時候要慢慢地寫。

凡當辦事之際，有急遽的性癖的人，那矯正法，是在學習以身制心的方法。就是使日常的身體的舉動，舒緩起來。這就因為身體也可以稱為精神的把柄的緣故。然則，所當時時留意者，是決不匆促寫字，慢慢地寫字的習慣，是使精神沈靜的。

六，整頓文件要自己動手。

整理文件，做得乾淨，實在是必要的事。而將這些文件安排，束縛，以及摘要等的工作，必須自己親手做去，決不可委託秘書那些人。爲什麼呢？因爲文件的整理，同時也是自己精神的整頓的緣故。

七，集中心。

當養成常將我心集中於一事之習慣。在辦理一事的中途，忽然想起那怠慢了回覆的信件等，是最宜戒慎的。

八，冥想時間的隔離。

經世家雖有於每一週中，以或一日作爲休息日，加以隔離的必要；但

倘能夠，則將一日之中的或時間，作爲冥想時間隔離起來的事，也是緊要的。

以上，是泰洛爾所說的大要。可見粗看好像魯鈍的英國人，對於那各種設施用意的周到。所說諸點，要當作經世家的要件，原是不可少的，但在經世家的資格中，算進這樣見得瑣屑的事情去，卻惹了我們的興味。

國文讀本

六

月夜 法國摩波商著

長老摩理難，其名勇猛，與其人稱也。（摩理難源出摩理那諾「」，意大利地名。法人於此，曾兩獻大捷，一在十六世紀與瑞士戰，一在千八百五十九年克奧地利也，故云勇猛。）身頑且瘠，爲人玄怪而簡直，且信仰堅定，無所遊移，自信能知天帝，通其意趣。或大步行邨路上，時有疑問曰：「天帝奚爲是者？」則力索其故，自設身爲天帝，多能得之。若在常人，誠服至極，輒低首言曰：「善哉神意，良非凡人所能測。」顧長老不爾也，每自念曰，「余，神僕也，誼當能知造物意指。若弗知，亦當善體之耳。」長老察萬物之存，皆函妙理，「何也」與「是爲」，兩兩相應。曙光者，令人朝起有喜，晝以熟百穀，雨以潤之，夕以備假寐，昏夜以高臥也。四時變遷，皆爲農事供給。至天道無爲，而衆生迫於時地境會，屈而從之，則非長老所能思及者也。

然長老惡婦人。憎惡之甚，蓋出天性，恆誦基督之言曰：「婦人，吾將何以處汝？」復益之曰：「可知天帝雖造此物，終復不憚也。」長老視婦人，正如詩人所謂穢惡小兒逾十二重者，善於蠱惑，昔既誑先人矣，（指夏娃之於亞當¹¹）也，見舊約創世紀。今猶業此，其爲物弱而險，幽怪而善惱人者也。然長老惡女人身，而尤痛恨其柔情，自覺常見愛於婦人，雖心已堅貞不能犯，第見婦人一志求愛，息息無間，則爲之大怒，意謂天帝造作女子，惟以誘人，試其心耳。故人與之近，當善防衛，且懷戒心，如避罽獲，而婦人啓口張腕以迎男子，其狀乃信與罽獲似也。

長老視尼，意似較恕，蓋尼已戒誓，不復有害矣，顧待之亦至嚴。以長老覺其心雖枯，而愛念永生，尙慕男子，且己身則長老也。尼目光溫和，信逾比丘，感懷遇情，如常婦人，愛慕基督¹²，一往傾心，——長老則大怒，緣此爲婦人之愛，則私愛也。——且性情柔順，與長老言，聲至和婉，長老或怒斥之，惟畢瑟¹³下淚，凡此皆見其柔情之在也。長老出

庵門，則自拂法衣，大步而去，如脫於難者。

長老有姪一人，偕其母居左近小屋中，長老極欲勸之出家。女美好而個儻不羈，長老說法時，女惟展笑。長老怒，女則抱叔，力擁之，長老力思擺脫，而心甚怡，胸中親子之情，沈眠雖久，乃忽復生。每偕之同行郵路，便爲說天帝事，女亦不聞，惟眺望天色及野中艸華，生意盎然，見於顏色。時忽奔去，捕飛蟲之屬。既獲之持返，乃言曰：「叔視此蟲，其美何如！吾將吻之。」顧長老聞女欲吻嗉飛蟲或丁香華，則嫌惡不自安，以長老視此，亦正婦人心中柔情之發露也。

一日，長老家僕婦——守寺者之妻，潛告長老，謂其姪有歡子，長老震驚，木立而喘。時方剃，滿面皆鱗皴泡沫，久久意少定，乃呼曰：「此非誠，美闌尼，汝誑也。」婦以手按胸言曰：「如誑者，天帝鑑之。吾語長老，女伺汝姊睡後，便即出門，二人會於川畔。第至中宵，汝自往視可耳。」長老止剃，周行室中，狀若覃思，已乃返坐執刀，而耳鼻之間，凡

三創焉。

長老終日不語，憤怒已極。身爲神甫，而目擊愛欲昌狂，弗可克制。益以誼若嚴父，責在教養，今乃爲孺子所弄，正如父母覩其女絕已而去，自擇所適，則益怒不可遏也。午後，長老欲少讀書，乃不可得，而怒益甚。及十時，長老撻巨杖，杖製以橡木，或夜出問疾，輒挈之行，時則執而揮之，赫然微笑，繼忽躍起，切其齒，以杖擊椅，椅背立碎，墜地上。

長老啓戶欲出，乃見月光娟娟，爲未曾見，遂却立。以長老神思幽玄，有如詩人古德，故今見月夜之美，莊嚴而清靜。心遂爲之大動。小園浴月，果樹成行，小枝無葉，疏影橫路。有忍冬一樹，攀附牆上，時發清香，似有華魂，一一飛舞溫和夜氣中也。長老吸顫氣咽之，如醉人之飲酒，徐徐而行，心自驚異，幾忘其姪矣。未幾至野外，長老正立，瞻望四野，皎然一白，碧空無雲，夜氣柔媚。蛙蛤亂鳴，聲聲相續，如擊金石。月光冷美，足移人情。益以杜鵑歌聲宛轉，如催入夢，是靡靡之音^五，適助

人溫存也。長老前行，而意甚頹唐，亦不自知其故，惟覺力盡，欲席地少休，賞物色之美。更進，則有小溪曲流，水次，列白楊數樹。薄靄朦朧，承月光轉爲銀色，上下瀾漫，遍罩水曲，若被冰綃。長老止立，萬感交集，心不自甯，覺復有疑問起於胸中矣。

曰：「天帝奚爲是耶？如神造昏夜，俾人偃息，無復有知，則胡爲美逾白晝，夜色柔和，過於黃昏及黎明耶？且星光豔冶，實勝朝日，殆有物焉，微妙幽玄，不堪白日，而以此照臨之歟？又胡爲以彼妙光遍燭幽隱耶？善歌之鳥，胡不歸其巢，而囀於玄夜耶？大地之上，胡被此綃衣？心胡是搖蕩，感胡是憤興，體胡是弛緩耶？人寢不復有見矣，則夜色雖佳，果何爲者？且天造物色，玄妙至是，設之大地，將爲誰氏之娛耶？」此皆長老所不能索解者也。

野中有樹，穹然而高，上蒙輕靄，時見人影冉冉出樹下，二人同行，男子頤身，以腕挽女頸，時啜其額。爾時四野景物，忽有生意，似天成畫

圖，用相位置，而二人者，亦似是中主人，此清明月夜，專爲彼設者也。

二人徑前，如來應長老之間。長老愕然痴立，心躍益疾，覺目前物色，如聖經中路得波阿思「六」故事（見舊約路得書），得莊嚴景地，順天使命，結此愛緣，如經所記也。長老耳際恍忽聞歌，呼籲探摯，情見於詩。長老念曰：「神造如是月夜，殆以嚴飾男女之愛者也。」二人相將至，長老爲之辟易，蓋其姪耳。顧長老自思，今不將逆神命耶？神旣以良宵爲愛作飾矣，則神之視愛不亦正耶？長老乃遜，驚且愧，如潛進聖寺，而其寺則爲己之所弗得闌入者也。

【注釋】

(一) 摩理那若 義大利北部大城，在郎巴第省 (Lombardy)，英名米蘭 (Milan)。

(二) 夏娃亞當 創世記：上帝造完天地萬物之後，又用塵土造人。名曰亞當。上帝爲亞

當配偶，自亞當身取肋骨一根，成爲女人，即夏娃。上帝有園，將二人置園中，獨不令其食「分別善惡樹」之果。有蛇來，誘夏娃曰，如食上帝禁果，可以目明且有

智。夏娃食之，並以食其夫，夫婦遂被逐出園。爲人類之始祖。

(三) 愛慕基督 基督教之愛慕基督，猶中國之愛慕古聖先賢，蓋耶穌基督爲愛者，救人於罪之眞美善，全知全能之神也。

(四) 畢瑟 流淚貌。

(五) 靡靡之音 史記殷本紀：「紂……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

『國語』韋昭注：「衛靈公將如晉，舍於澗水之上，聞琴音焉，甚哀，使師涓以琴寫之。至晉，爲平公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止！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沉於澗水之中。聞此音者，必於澗水之上乎！」

(六) 路得波阿思故事 路得爲一貧家女，在波阿思田中工作。路得極美，而波阿思極富，二人有近親，波阿思遂娶路得爲妻。生一子，即大衛王之祖父也。

國文讀本 (No. C. 155)

八
文化學社

失

業

左拉著 劉半農譯

一

這一天早晨，工人們進了工廠，一看四面都是冷冰冰的，黑沈沈的，像是充滿了毀滅的悲哀。工廠深處，那一座機器已經啞着，伸着它的瘦瘦的臂膀，它的輪子是靜止着，它現在已把苦悶安置在這間屋子裏。在平時，只要它一吸呼，一搖動，就使得全屋子的人勃勃有生氣，使得那因勇於做事而粗豪的巨靈的心跳動着。

廠主從他那小房間裏走了出來，帶着愁苦的容顏向工人們說：

『我的孩子們，今天沒有工做了。……定貨的信沒有得來，來的都是退貨的信，我只能儘着把存貨敷衍了再說。在往年，這十二月是靠得住的買賣最好的一個月；今年可不同了，連最殷實廠家，也有倒閉的恐慌了。』

……無可如何，只得完全停頓。』

失業

一

他眼看得工人們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面上都帶着一種馬上要回家的恐慌，兼之以明天要挨餓的恐慌，他就用一種更低的聲調往下說：

『我也並不快活，我向你們老實說。……我的地位也很可怕，或者比你們的地位還更可怕一點。在一禮拜之內，我已賠折了五萬法郎。我今天把工作停止，怕的是不要把亂子愈鬧愈大了。我現在連一個銅子也沒有，回頭十五號到期的債務，不知道怎樣對付了纔好。……你瞧，我把你們看作朋友一樣，老老實實的說話，半點也沒有隱瞞。說不定就是明天吧，債務公堂的執行吏就要到我這裏來了。其實，這也並不是我們的過錯，你們說是不是呢？我們已經奮鬥到底。我很想幫助你們，挨過這樣的一個年頭。可是，現在是完了。我已經跌到了地，再沒有麪包可以分給別人了。』

說着，他伸出手來，工人們也默默的伸出手去與他拉着。他們在工廠裏停留了幾分鐘，眼看得工作的器械都已沒了用，自己有了拳頭只能空握着。在別天，天一亮，銼刀就嗚嗚的唱歌「三」，槌子就鏗鏘的點板「四」；

現在是一切都在破產 〔五〕的灰塵之中睡着了。這已判定了在下一個禮拜之內，就該有二三十家人家挨着餓。有幾個女工，眼眶中都垂下淚來，男工們比較鎮靜些。他們自以為有勇氣，他們說：在巴黎總不會餓死。

於是廠主向工人們作別了。工人們看見他回身進去的時候，他的背已在一禮拜之內僵僵得許多了；這亦許是他受了一種很重大的不幸的壓迫，還遠出於他自己的意料之外吧。

於是工人們一個一個的退出，一個一個都是呼吸停絕了，喉嚨間是鎖結着，心是冷着，像是從一間死人的屋子裏走出去的一樣。那死人，就是那工作，就是那啞着的機器，——它是屍骨正橫躺在那不祥的幽影裏。

二

工人到了外邊了，到了街上了，到了街旁的走道之上了。他在走道之上走了一禮拜，也沒有能找到半點的工。他挨門逐戶的問：願意做粗工，願意做細工，願意做不論什麼事業中的不論什麼工，願意做最重的重工，

願意做最苦的苦工，願意做最不顧性命的工；而人家的門，總是閉着。

甚至於這工人願意做半價的工，而人家的門，還仍是閉着。人家不要他，他就什麼工都無從做起了。這就是失業，就是那可怕的，替平民小戶敲報喪鐘〔天〕的失業。於是一切工業，都給這突來的恐怖停止了；而錢呢，那卑劣的錢呢，也就自己躲藏起來了。

過了一禮拜，什麼都完了。這工人已經經過了最高的嘗試，結果還是空着手，慢慢的走回去，憔悴於悲楚之中。天上正下着雨，這樣的一個夜晚，一座巴黎城，看上去就像爛泥中出殯的景象一樣。他在大雨中走着，自己也全不覺得有雨；耳中所聽見的，只是自己的飢腸嗚嗚的叫；有時停止一下，也只是爲着要慢一點兒到家。他倚靠在塞因河〔毛〕邊的一個石欄上站着；河裏的大水，正在翻濤着，激成一片遠長的聲音；白色的水沫，正在不絕的反湧；湧到了一座橋的樁腳上，就衝碎了。他靠着石欄站了一會，眼看得一股急大的水流，衝着打他面前過去，像是對他忿忿的呼號了

一聲，於是他自己向自己說：『這樣耽延着不敢回去，總不免太卑劣吧；』說罷，他就走了。

一會兒，雨停了。珠寶鋪子的玻璃窗裏，點着雪亮的煤氣燈〔八〕。要是他能跑上前去打碎一塊玻璃的話，他只消手一抓；就可以抓得到好多年的麪包了。各飯館裏廚房裏，都點起了燈；而且，隔着一層白紗布的窗簾，可以看得見食堂中正有許多人在那裏喫着。他放開了步子急急的走，重新從巴黎走向郊外去，一路經過了許多的燻肉鋪、豬肉鋪、點心鋪，經過了那貪喫美食的，到了飢餓的時候就要誇張富有的巴黎的全體。

早晨，他的妻和他的小女兒都哭着，他答應她們，說到了晚上總可以有得麪包的了。在天沒有黑以前，他再也不敢回去說這樣的一句話仍舊是騙騙他們的。現在，他一路走着，一路自己問着自己；到回家之後，還有什麼話說可以叫她們再忍耐忍耐呢？而且，實在也不能再餓了。他自己呢，試試還很可以；女人和小女，可太瘦弱了。

一會兒，他轉着了個求乞的念頭。可是，每當有什麼先生或太太走過他身旁的時候，他夢想着要伸出手去，他的臂膀忽地挺得筆直，再也舉不起來；他的喉嚨也不知不覺的鎖結住了。他呆呆的植立在走道上，過路人必須閃身避他；看了他那飢餓得兇野的臉色，還當他是喝醉了酒呢。

三

他的妻已經走下了樓，到了門口；她那小女已經睡着，掉在樓上。她已經餓得削瘦，穿的是一件印花布的衣服。她在街上的冰冷的空氣中瑟瑟的抖。

屋子裏已經什麼都沒有；什麼都已拏到了當舖裏去。整一禮拜的沒有工做，也就够得把一家人家鬧空了。昨天，她已把牀墊上拆下來的羊毛的最後一握，賣給了一個收舊貨的；牀墊的架子也已賣去；現在所餘下的，只是一塊布，她把它張掛在窗口擋風，爲的是她那小女的咳嗽得很利害。

她沒有告訴他男人，早就要想在她自己一方面想些法。可是，這失業

給與女人們的打擊，比給與男人們的更利害。便就同居的說，已經有許多不幸的女人，她每天晚上，可以聽得見她們的嗚咽飲泣。他也曾碰到了一個，癡呆呆的站在走道的轉角上；又有一個是死了；又有一個是失了蹤了。

她，幸而有的是一個好人兒，一個不喝酒的好丈夫。要是這要命的年頭剝害不到他們身上來，他們也儘可以安安樂樂的過活。現在是，連所有的欠帳的信用都破壞完了；麪包鋪裏也欠下了帳，雜糧鋪裏也欠下了帳，蔬菜鋪裏也欠下了帳。害得她連鋪子的門口都不敢走。今天下午，她到她姊妹家裏去，想要向她移借一個法郎。不料她一看那邊的景況，也同她自己家裏一樣的悲淒，她就禁不得哭將起來了。於是，一句話也沒有得說，他與她姊妹，兩個人哭做了一團，哭了好久一會。到臨走時，她答應她姊妹，說要是她丈夫能帶點兒什麼東西回來，就給她送一塊麪包過去。

她丈夫沒有回來，天上可下起雨來了。可是，她還不去，只是在門框下等着。大點子的雨，直向她的腳上波濺，輕小的雨花，透過了她的單

薄的衣裳往裏直鑽。有時候，她覺得不耐煩了，也就不顧得有雨，走出門去，直走到街的盡頭，要一看她所等而沒有看見的一個人，是不是已經到了遠處的隄岸上了。到她回來時，身上已全都濕透；她把手抹去些頭髮上的水，仍舊耐着心等着；身上是一陣陣的，被發熱的抖動搖撼着。

路上來來往往的行人都緊靠着她身旁走過。她把身體縮斂得米小米小的，免得碰着了別人。有許多男人正對着她的臉直看；她有時還可以覺着一陣陣的熱的氣息，從她的頸項上擦過。好像是全巴黎都已經惡化了，它的道路，它的泥濘，它的水光，它的車輛的轉動，似乎都要抓起她來投到水溝裡去。她餓着；她已成了個無可告訴的人。在她對面，她看見一個麵包司務，她因此不禁又想到了樓上睡着的小女了。

後來，她終於看見她丈夫回來了。他沿着人家的屋邊一路走來，一跛一拐的，像是個無賴漢。她慌忙的投上前去，急切的向他看着，格格不吐的問：

『怎麼樣！』

他，沒有回答，只是低下了頭。她就轉身轉去，打頭跑上樓來，面色白得像死人一樣。

四

樓上的那小女已經不睡了。她已經醒了，正對着那桌子角上的一段垂滅的蠟燭夢想着。她只是個七歲的小孩，也不知道是經過了什麼妖異的或傷心的事實，使她的臉上刻上許多烙刑般的、很嚴重的繃紋，像已經老大的女人一樣。

她坐在一只給她當牀睡的木箱的邊上。她的腳是赤着，垂着，戰抖着；她的病態的小手，捧住了她胸前所遮蓋的一些破布。她覺得胸口正在燒炙着，像是有個火在那裏，她很願意把它滅去了。

她夢夢的想着。

她從來沒有拏到過什麼玩物。她也不能到學校裏去，因為她沒有鞋子

。她記得在她更小的時候，她母親會帶她到有陽光的地方去玩過；現在是這地方離開得太遠了。也曾有過要搬家的話；可是不久，她就覺得有一股冰也似的冷氣，在屋子裏吹噓着。她從此再沒有滿意的時候；她老是餓着。

她好像是位置在什麼個深的東西裏面漸漸的往下降，自己却不懂得是什麼緣故。難道是大家都要餓的嗎？她也曾試過，要想餓慣了就不餓，可是做不到。她想，她太小了，必須長大了纔能明白。他母親，那當然是知道的，只是隱藏着不肯告訴小孩罷了。要是她敢問，她就要問她：『是誰把你安放到這樣的一個世界裏來叫你挨餓的呢？』

而且，屋子裏是多麼的難看啊！她看着窗口，那一塊從牀墊上拆下來的布，正在拍拍的擗打着；牆壁上光光的，傢具是跛欹的，這一間頂樓中所有的一切，都給失業的劫運糟蹋得充滿了恥辱。在她的蒙昧之中，她似乎做了一個夢，住的是溫暖的房子，房子裏有的是鮮明的傢具。她重新合上了眼，要想追尋這樣的一個夢。蠟燭的微光，透過了她的薄薄的眼

皮，幻成了一個金黃色的大光明環。她想走向裏面去，忽地來了一陣風，從窗洞裏吹進一股冷氣，使她重新咳嗽起來。她兩眼中充滿了眼淚。

從前，他父母把她獨自一個人掉在屋子裏的時候，她很害怕；現在呢，她不怕了；怕與不怕，在她已經是一樣的了。因為自從昨天起就沒有得喫過，所以她當她母親是下樓去買麪包的。這樣一轉念，她就快樂了。她想：她可以把她的麵包撕做米小米小的一塊一塊，她可以慢慢的一塊一塊的喫，她可以把麵包當作玩物。

母親回來了，父親也接着回來，在後面關上了門，她對着他們倆的手看着，心裏非常奇怪。她看見他們倆什麼話都不說；停了好一會，她就用一種唱歌似的音調，重提這樣的一句話：

『我餓啊。我餓啊。』

她父親閃在屋角的幽暗處，兩手捧住了頭；他停留在那裏，動也不動的，像是被什麼東西制伏着，只是兩個肩膀，時時被他那粗拙的、寂靜的

嗚咽一陣陣的搖撼着。她母親，抑住了眼淚，走來料理小孩重新睡下。她把屋子裏所有的衣服一起給他蓋上，向她說：『乖點兒吧，睡着吧。』可是那孩子，正是凍得上下牙齒格格の相打，胸口的燒灸，也愈加利害；忽然轉變出一種勇猛的神情來，她一把吊住了她母親的頸項，接着是輕輕的問：『媽媽，你說呢，我們爲什麼要餓？』

【注釋】

- (一) 債務公堂，謂法庭。(二) 麵包、西洋人普通食品，以小麥或燕麥製成，富於養分，易消化。(三) 謂運用鏗刀之聲，如唱歌然。(四) 謂槌子之聲，如點鼓板。(五) 破產、商店或公司負債，無力償還，請官廳干預，以所餘之資本財產，分償債主，名曰破產。公司條例中有破產之規定。(六) 西俗人死後，禮拜堂中敲報喪鐘。(七) 塞因河 Seine River、源出法蘭西東境，西北流入英吉利海峽。巴黎跨塞因河上。(八) 即用煤氣點燃之燈。其法以大鐵爐蒸煤，令出煤氣，貯於圓形鐵筒內，下聯鐵管，通至各處，由室內小管之孔中透出，以火點之則燃。若置白紗罩，加玻璃球，則光明如電燈。

琵琶行 白居易

(白氏長慶集)

元和二十二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鏗鏘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默，自叙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爲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二言，命曰琵琶行。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

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

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

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爲霓裳〔六〕後六么〔七〕。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閒關〔八〕鶯語花底滑，幽咽〔九〕泉流水下灘，水泉冷澀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惟見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一〇〕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一一〕。曲罷曾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一二〕妬。五陵〔一三〕年少爭纏頭〔一四〕，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銀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一五〕度。

『弟走從軍阿嬈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

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年浮梁^{〔二六〕}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遠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二七〕}。」

我聞琵琶已嘆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我從去年辭帝京^{〔二八〕}，謫居臥病潯陽城^{〔二九〕}。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潁城地低溼，黃蘆苦竹遶宅生。其間且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歌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卻坐促絃絃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注釋】

(一)元和 唐憲宗年號(八〇六——八二〇)。(二)九江郡 即今江

西九江縣。(三)潁浦 在九江西，潁水入江之處。(四)善才 唐時樂師的稱呼，

猶言能手。(五) 潯陽江 在九江縣北，即大江。(六) 霓裳 本婆羅門曲，傳自西涼。唐明皇潤飾其詞，改名霓裳羽衣曲（見唐書音樂志）。(七) 六么 亦曲名。本作錄要，是將樂工所進之曲「選錄其最要」的意思。後誤作「綠腰」，或「六么」。(八) 間關 本義為好貌，此狀聲之好。(九) 幽咽水鳴聲。隴頭歌：「隴頭流水，鳴聲幽咽。」(一〇) 蝦蟆陵 在今陝西長安縣東。(一一) 名屬教坊第一部唐書百官志：「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優雜伎。」因女樂隸於教坊，故亦稱官妓為教坊。又唐除雅樂外，擴充隋時九部使為十部。統稱燕樂。第一部，即清商部。詳唐書音樂志。(一二) 秋娘 唐李綺妾，杜姓，金陵人。(一三) 五陵 即漢時的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俱在長安附近，唐時豪族所居。(一四) 纏頭 賞歌舞人的彩物，叫纏頭。(一五) 等閒 猶尋常。(一六) 浮梁 即今江西浮梁縣。(一七) 闌干 猶縱橫。(一八) 我從去年離帝京 元和十年秋，作者由太子左善贊大夫，謫江州司馬。(一九) 潯陽城 唐縣名，即今江西九江縣。

鄭人游於鄉校 左丘明

鄭人游於鄉校 二 以論執政。然明 三 謂子產 四 曰：「毀鄉校何如？」

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吾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遠止 五 ？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是道 六 ；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

仲尼聞 七 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注釋】

鄭人遊於鄉校

國文讀本

(一) 鄉校、鄉之學校也。

(二) 然明、鄭大夫鬲蔑字。

(三) 子產、姓公孫，名僑，鄭大夫。博學多聞，爲政寬猛兼濟，歷事鄭簡公定公獻公聲公，當國四十年，周旋晉楚兩大國間，維持鄭國之國際地位；孔子甚稱重之。

(四) 謂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也。

(五) 道、通也。

(六) 時孔子纔十歲，長而後聞之也。

單騎退敵

郭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回紇吐蕃數十萬衆入寇，合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

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回紇在城西。子儀知之，使牙將李光瓚往說回紇，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令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爲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也。』郭晞扣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都督藥葛羅，可汗之

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冑、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殺我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彌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

時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卻之，因取酒與

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執酒爲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陣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酌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曷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竟與定約而還。

吐蕃聞之，夜遁去。

國
文
讀
本

世界平和日 | 愛羅先珂著 | 胡適之譯

母親同了兒子立在華麗的陽臺上面，他們眼看着戰勝的軍隊，從門前經過。母親很歡喜，因為這是世界平和的那一日，但是孩子却只是啼哭。

「好孩子不要哭；親愛的，快不要悲傷罷！世界的大戰已停息了，人類的痛苦已終止了。看那煊赫的旌旗！這不是平和的天使的翅膀嗎？看那戰勝的英雄們的面貌！滿目瘡痍的祖國，得到永久的安寧，流離顛沛的人類，享受無窮福祉；在他們臉上不是可以看得出來嗎？聽啊，孩子，在壯士們的進行曲中，正在高唱美的理想的勝利！在戰勝的旌旗的煊赫中，正在大呼詩人的夢想，全人類的高貴的希望的完成。爲了普遍的友愛，爲了全人類的平等，爲了一切民族的自由……」

「母親呀，不要響，我求你，我懇求你不要響……在威風凜凜的煊赫的旌旗中間，我看見……母親呀！……看見哥哥的一隻手，只有一隻手……」

……在不能安眠的夜夢裏，我已見過這一雙手了……這手溫和地握我，摸我的臉頰，摸我的頭顱，親親昵昵的放在……母親呀！竟是什麼也沒有，沒有胸膛，只是一雙捧着開花砲彈的手罷……我跌在深淵裏了……啊，不祥的夢呀，啊，可愛的手呀！……

「在那些猙獰的壯士們的頭顱中間，我看見……母親呀！我看見了父親的頭顱……在不能安眠的晚上，可怖的夢裏，我已看見過這頭顱了……父親向我微笑，和我說話，而且溫和的戲謔我，他要我和以前一樣的接他的吻，他……啊，母親呀！他用手從頭頸上面把頭顱捧了下來，他把頭顱送過來接吻，他用腰刀把割下的頭顱送過來……啊，可怖的夢呀！啊，最親愛的頭顱呀！……」

凱旋壯士們的隊伍，威風凜凜的經過。

「癡孩子，不要哭，快不要悲傷罷！聽聽壯士們的歌曲，聽聽喇叭的音號罷！」

「但是，媽呀，從莊嚴的進行曲中，只聽得悲哀的調子哩；從壯烈的軍歌中，只聽得淒切的哭聲哩。哭的是誰，哀訴的是誰，他到底是什麼人呢？聽喇！……」

「癡孩子，在大凱旋的日子，誰又哭呢？在世界和平的日子，誰又訴苦呢？」

「但是，媽呀，細細聽一下罷……現在你還沒有聽得嗎？」

「阿，不錯，現在我已聽得了，這是你哥哥的愛物罷，這是我家的狗罷；自從哥哥死了之後，這狗只是嗚嗚的哭着，一點東西都沒有喫。聽了那凱旋的歌聲，這狗記起英雄主人來了……我早就想吩咐他們做的，現在我就立刻吩咐他們把這狗槍斃了罷。牠沒有主人便要活不成的，那麼爲什麼不殺死牠却叫牠受苦呢？……」

「聽喇，母親，從壯士們的歌聲當中，聽得，我聽得痛苦的叫喊。雖然今天是凱旋之日，今天是慶祝和平的佳節，却有人在那裏受着苦哩，有

人在那裏爲了痛苦而叫喊哩……」

「癡孩子，這是你父親的馬罷；聽了壯士們的歌聲，這馬忽然記起主人來了，記起我們那個陣亡的英雄來了……我早就想吩咐他們做的，我現在就立刻吩咐他們，把這馬一併殺死了罷。牠既然忘不了主人，而且牠又不該在凱旋之日，在慶祝和平的佳節，不住的悲嘶……」

「但是從得勝的旌旗的煊赫中，再聽一會兒罷，我聽得哭泣的聲音哩，聽喇！……」

「異想天開的孩子呀，我並沒有聽得什麼哭聲。這是杜鵑的歌聲喇……」

「但是，媽呀，在凱旋之日，杜鵑爲什麼哭泣的呢？……看那俯在河中的楊柳絮，牠們也在嘆息着哩；母親呀，在世界的日期，楊柳爲什麼嘆息的呢？母親吩咐獵人把林裏所有的杜鵑，都槍斃了罷；牠們不該在凱旋之日哭泣着。吩咐啄木鳥把那邊所有的楊柳都啄了去罷；牠們不該在

世界和平的佳節俯在河中而且嘆息着。而且請你吩咐，母親呀，我懇求你，請你吩咐他們把我也殺死了罷。那狗沒有哥哥，便活不成了，那馬沒有主人，便不想活了；那是一樣的罷，我沒有那哥哥便活不成了，我沒有父親便也不想再活了！讓我和我的最愛的一塊兒死罷，讓我和我的最愛的一塊兒長眠罷！而你們呢……却在人類的淚和血流成的大海上面，在人們的憂患痛苦的汪洋上面，用那些死者的骨殖建造偉大的高樓，在這高樓上豎起國旗，奏着軍樂，唱着凱歌，以慶祝勝利，以歡賀世界全局的和平？……」

他哭了。現在一切都沉靜了，壯士們的行列，已過去了，只有從遠處還能聽得慶祝勝利的銅鼓和喇叭的聲音。他伏在陽臺的闌干上面，手捧着頭哭泣着。她呆呆的一聲不響的看着他，她似乎已起首有些明白爲了祖國的勝利，爲了全世界的和平，他們已賣去她的靈魂的和平了……

一切都沉靜了，祝捷的銅鼓的聲音已在遠處消失了，勝利的喇叭的調子，已融化在美麗的空中了。一切都陷入寂靜當中，只有狗是在呻吟，馬

是在哭訴，杜鵑是在歎息，俯在河中的楊柳是在悲傷；他伏在陽臺的闌干上面捧着頭哭泣着。她呆呆的一聲不響的看着他，她似乎已起首明白世界戰爭的實質，明白全人類平和的實質了……

登鶴雀樓

王之渙

白日依山盡，
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

題西林壁

蘇軾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夜思李白

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夜
思

國文讀本

登樂遊原 李商隱

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滿江紅詞 | 岳飛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作者略歷】

岳飛字鵬舉，宋相州湯陰人。南渡初，金兵虜徽欽二帝北去，河南北盡陷，飛志在恢復，戰功最偉，後秦檜主和議，誣以謀反，被害，孝宗朝，追諡忠烈，嗣諡武穆，封鄂王，理宗寶慶元年，又定諡忠武。

【注釋】

- (一) 靖康 宋欽宗年號，靖康元年，金人陷汴京，擄徽欽二帝北去。
- (二) 賀蘭山在今寧夏省城之西。

國
文
讀
本

杜陵叟

白居易

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餘。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徵求考課。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

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惻隱知人弊，白麻紙上書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昨日里胥方到門，手持尺牒榜鄉村。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

國
文
讀
本

義俠的行爲 意國亞米契斯作 夏百尊譯

(愛的教育)

卡隆的爲人，我看了今日的事情就明白了。今日我因爲二年級時候的女先生來問我們何時在家，到校稍遲，入了教室，先生還未來。一看，有三四個小孩聚在一處，正在調排着那赤髮的一手有殘疾的賣野菜人家的孩子克洛西（CROSSI）。有的用三角板打他，有的把栗子殼向他的頭上投擲，說他是「殘廢者」，是「鬼怪」，還將手掛在項頸上來裝他的樣子給他看。克洛西一個人坐在位子裏蒼白了臉，用了好像要說「饒了我罷」似的眼光，看着他們。他們見克洛西如此，越加得了風頭，越加戲弄他，克洛西終於怒了，紅了臉把身子震着。這時那個臉孔很討厭的勿蘭諦，忽然跳上椅子，裝出克洛西母親挑菜擔的樣子來了。克洛西的母親，因爲接克洛西回去，平日時常到學校裏來的，現在聽說正病在牀上。許多學生都會知道克

洛西的母親的，看了勿蘭諦所裝的樣子，大家笑了起來。克洛西大怒，突然將擺在那裏的墨水瓶對準了勿蘭諦擲去。勿蘭諦很敏捷地避過，墨水瓶恰巧打着了從門外進來的先生的胸部上。

大家都逃到座位裏，怕得不作一聲，先生變了臉色，走到教桌的旁邊，用了嚴厲的聲音問：「誰？」一個人都沒有回答。先生更高了聲說：「誰？」

這時，卡隆好像可憐了克洛西，忽然起立，用了很決心的態度說：「是我！」先生眼釘着卡隆，又轉看正呆着的學生們，靜靜地說：「不是你。」

過了一會，又說：「決不加罰，投擲者起立！」

克洛西起立了，哭着說：「他們打我，調排我，我氣昏了，不知不覺就把墨水瓶投去了的。」

「好的！那末，調排他的人起立！」先生說了，四個學生起立了把頭

俯着。

「你們欺負了無罪的人了！你們欺侮了不幸的小孩，欺侮弱者了！你們做了最無謂、最可恥的事了！卑怯的東西！」

先生說着，走到卡隆的旁邊，將手擺在他的腮下，托起他俯下着的頭來，注視了他的眼說：「你的精神是高尙的！」

卡隆附攏了先生的耳，不知說些甚麼，先生突然向着四個犯罪者說：「我饒恕你們。」

【作者略歷】

亞米契斯 (Edmondo de Amicis) 一八四〇——一九〇六) 意大利文學家。陸軍學校出身，一八六六年從軍；在軍營中作了許多短篇小說，頗得時人歡迎；後遂脫離軍隊生活專事著作。著有西班牙，荷蘭，君士坦丁，摩洛哥等處遊記；愛的教育，尤爲一般兒童所愛讀。(參看愛的教育譯者序言)

國文讀本

【注釋】

(一) 卡隆 安利柯的同窗友。

山陰道上徐蔚南

(節錄龍山夢痕)

一條修長的石路，右面盡是田畝，左面是一條清澈的小河。隔河是個村莊，村莊的背景是一聯青翠的山岡。原來就是所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的山陰道……我們在路上行時，望了東又要望西，苦了一雙眼睛。道上很少行人，有時除了農夫自城中歸來，簡直沒有別個人影了。我們正愛那清冷，一月裏總來這道上散步二三次。道上有個路亭，我們每次走到路亭裏，必定坐下來休息一會。路亭底兩壁牆上，常有人寫着許多粗俗不通的文句，令人看了發笑。我們穿過路亭，再往前走，走到一座石橋邊，纔停步，不再往前走了，我們去坐在橋欄上瞭望四周的野景。橋下的河水，尤清潔可鑑。它那喃喃的流動聲，似在低訴那宇宙底永久祕密。

下午，一片斜暉，映照河面，有如將河水鍍了一層黃金。一羣白鴨聚成三角形，最魁梧的一頭做嚮導，最後的是一排瘦瘠的，在那鍍金的水波上向前游去，向前游去。河水被鴨子分成二路，無數軟弱的波紋向左右展開，展開，展開，展到河邊的小草裏，展到河邊的石子上，展到河邊的泥裏……

我們在橋欄上這樣注視着河水底流動，心中便充滿了一種喜悅。但是這種喜悅只有層上的微笑、輕勻的呼吸、和和善的目光能表現得出。我還記得那一天，當時我和他兩人看了這幅天然的妙畫，我們倆默然相視了一會，似乎我們底心靈已在一起，已互相了解，我們底友誼已無須用言語解釋，——更何必用言語來解釋呢？

遠地裏的山岡，不似早春時候盡被白漫漫的雲霧罩着了，巍然接連着站在四圍，青青地閃出一種很散漫的薄光來。山腰裏的寥落松柏也似乎看得清楚了。橋左旁的山底形式，又自不同，獨立在那邊，黃色裏泛出青綠

來；不過山上沒有一株樹木，似乎太單調了；山麓下卻有無數的竹林和叢藪。

離橋頭右端三四丈處，也有一座小山，只有三四丈高，山巔上縱橫都有四五丈，方方的有如一個露天的戲臺，上面鋪着短短的碧草。我們每登上了這山頂，便如到了自由國土一般，將鎮日幽閉在胸間的遊戲性質，盡情發洩出來。我們毫沒有一點害羞，毫沒有一點畏懼，我們盡我們底力量，唱起歌來，做起戲來，我們大笑，我們高叫。啊！多麼活潑，多麼快樂！幾日來積聚的煩悶完全消盡了。玩得疲乏了，我們便在地上坐下來，臥下來，觀看那青空裏的白雲。白雲確有使人欣賞的價值，一團一團地如棉花，一捲一捲地如波濤，連山一般地擁在那兒，野獸一般地站在這邊；萬千狀態，無奇不有。這一幅最神祕最美麗最複雜的畫片，只有睜開我們底心靈的眼睛來，纔能看出其間的意義和幽妙。

太陽落山了，它底分外紅的強光從樹梢頭噴射出來，將白雲染成血色

，將青山也染成血色。在這血色中，它漸漸向山後落下，忽而變成一個紅球，浮在山腰裏。這時它底光已不耀眼了，山也暗澹了，雲也暗澹了，樹也暗澹了——這紅球原來是太陽底影子。

蒼茫暮色裏，有幾點星火在那邊閃動，這是城中電燈放光了，我們不得不匆匆回去。

【作者略歷】

徐蔚南，現代作家，江蘇吳江人。著有奔波，都市的男女，龍山夢痕（與王世穎合作）。譯品有一生，法國名家小說集等。

【注釋】

(一)「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晉王羲之語，載在南朝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

(二)城中指紹興。

少年愛國者

亞米斯契(Edmondo de Amicis)夏丕尊譯

一隻法蘭西的輪船從西班牙的巴塞洛那開到意大利的熱那亞來。船裏乘客有法蘭西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還有瑞士人。其中有個十一歲的少年，服裝襤褸，離遠了人們，只像野獸似地用了白眼把人們看着。他的用這種眼色對人，也不是無因。原來他是於二年前被他在種田的父母賣給戲法班中的，戲法班裏的人打他，蹴他，叫他受餓，強他學會把戲；帶了他到法蘭西，西班牙一帶跑，一味虐待。連食物都不十分供給他。這班戲法班到了巴塞洛那的時候，他因為受不起虐待與饑餓，終於逃出，到了意大利領事館去求保護。領事很可憐他，叫他乘入這隻船裏，且給他一封到熱那亞的出納官那裏的介紹書，意思是要送他回到殘忍的父母那裏去。少年徧體受着傷，非常衰弱，因為是住着二等艙的，人都以為奇怪，大家對了他看。人和他講話，他也不回答，好像把一切的

人都憎惡了的。他的心已變歪到這步田地了。

有三個乘客種種地探問他，他才開了口，他用了在意大利語中夾雜法蘭西語和西班牙語的雜亂的言語，大略地把自己的經歷講了。這三個乘客雖不是意大利人，却也聽懂了他的話，於是就一半因了憐憫，一半因了吃酒以後的高興，給他少許的金錢，一面仍繼續着和他談說。這時有大批的婦人，也適從艙中走出，來到此地，她們聽了少年的話，也就故意要人看見地拿出若干的錢來擲着桌上說：「這給了你！這也拿了去！」

少年低聲答謝了，把錢收入袋裏，苦鬱的臉上，至是纔現出歡喜的笑容。他回到自己牀位裏，披攏了牀幕，臥了靜靜地自己沉思：有了這些錢，可以在船上買點好吃的東西，一飽二年來饑餓的肚腹；到了熱那亞，可以買件上衣，換去襤褸；又拿了錢回家，比空手回去，也總可也多少見好於父母，多少可以得着像人的待遇。在他，這金錢竟是一注財產。他在牀位上正沉思得高興，這時三個旅客，圍牢了二等艙的食桌在那裏談論着。

他們一壁飲酒，一壁談着旅行中所經過的地方情形。談到意大利的時候，一個說意大利旅館不好，一個攻擊火車。酒漸漸喝多了。他們的談論，也就漸漸地露骨了，一個說：『如其到意大利，還是到北極去好。意大利住着的都是拐子土匪。』後來又說：『意大利的官吏是不識字的。』

『愚笨的國民！』一個說。『下等的國民！』別一個說。『強盜……』還有一個在說出「強盜」的時候，忽然銀幣銅幣就電子一般落到他們的頭上以及肩上，同時在桌上地板上滾着，發出可怕的聲音來。三個旅客憤怒了舉頭看時，一握的銅幣又飛擲到他們的臉上了。

『拿回去！』少年從牀幕裏探出頭來怒吼。『我不要那說我國壞話的人的東西。』

【作者略歷】

亞米契斯 (Edmondo de Amicis) 一八四〇——一九〇六 意大利文學家。陸軍學校出身，一八六六年從軍；在軍營中作了許多短篇小說，頗得時人歡迎；後遂脫離軍隊生活專事著

作。著有西班牙，荷蘭，君士坦丁，摩洛哥等處遊記；愛的教育，尤爲一般兒童所愛讀。

(參看愛的教育譯者序言)

【注釋】

- (一) 夏丕尊 現代著作家。浙江紹興人。
- (二) 法蘭西 歐洲西部國名。
- (三) 西班牙 歐洲西南部依伯利亞半島 (Iberia) 的立憲王國。
- (四) 巴塞洛那 亦譯作巴爾塞羅納，是西班牙東北的第二都會，又是第一個商埠。
- (五) 意大利 歐洲南部立憲的王國。
- (六) 熱那亞 亦譯作基諾亞，在意大利西北海岸，是意國第一商埠。
- (七) 瑞士 歐洲中部的國名。

安南人休矣

袁道中

船停西貢的第二天，我們同去逛西貢公園。據說這裏是西貢很有名的場所，裏面的建設都是法國式的，稀奇古怪的動物實在不少。但因空氣潮濕得要命，我們約略兜了一圈，就打算僱車回船。剛出門，鄭君提議照相，正在撥機的時候，驀地從背後走來一位黑牙土黃臉的安南巡捕。他惡狠狠地指手劃腳要我們往西走，同時掏出警笛做手勢，如果我們再不聽命開步，彷彿就要鳴笛捕盜了。這真使我們窘極：一來言語不通，二來情節離異，除出俯首從命以外別無辦法的了。好吧，只有垂頭喪氣的跟着他走，反正，大不了就是一個死；偏會死在安南人的手裏，也是幸福。湊巧得很，當這一剎那間，我們遇着同船的法軍官了。承他們的情，證明我們是去法的學生，總算逃出虎口了。老實說，在先我對安南人抱有相當的同情，現在可有些猶豫了。他們甘心做帝國主義者的奴隸，這與我們是滿不相關

的，爲什麼竟來欺侮人地生疏的我們呢？如果我們犯了什麼規則，也理當溫和地指點我們，決不能用這樣惡毒的手段來侮辱。回憶那種凶惡的粗笨的醜態，真使我恨入心肺了！嘿！說起來可恨復可憐，安南人這樣的不自振作，我做夢也想不到的。漆黑的牙齒，這大概與烏烟有糾葛吧！據一位同船的華僑說，多數安南人早晚總要抽些烏烟的，怪不得講起話來嗚嗚咽咽像小羊叫。最使人厭惡的，就是老少男女都赤着腳，裸着膊，滿不在乎的在街上亂攢。『也許是氣候太熱的緣故吧！』我的朋友皺起眉頭很不適意的說。不，決不，這是很明白的事；旅居在西貢的外僑，沒有一個不是着鞋襪的，難道他們是不畏熱的另一種動物嗎？這種懶惰成性的可憐民族，真的難以救藥了！

從西貢上船的有幾位去法的安南學生，當初，我意想：他們至少比無智識的安南人靈巧些，那裏曉得半斤對八兩，滿臉的豎氣，兩只瘟豬眼似的眼裏寶藏着一百二十分的奴氣。最失望的，居然會吐出破天荒的妙論來

：「從前是中國的安南，現在是法國的安南了！」怪不得一見我們就想躲避，原來與我們是勢不兩立的呢！也許疑心我們是什麼主義的宣傳者。總之，安南人是難以救藥了！或者有人會說我罵得太刻薄，過分；但事實是如此，我絲毫也不去冤枉了他們的。「這是法國人壓迫得太凶毒的緣故吧。」不錯，然而他們甘願做一輩子的奴隸，也是無可諱言的了。嗚呼，安南人休矣！

現在，船快近哥倫布了，我很想知道那裏的民族是怎樣過活的，大概不至於與安南人一樣的吧！

國文讀本

我愛的中國 鄭振鐸

別了，我愛的中國，我全心愛着的中國！當我倚在高高的船欄上，見着船漸漸的離岸了，船與岸間的水面漸漸的闊了；見着許多親友揮着白巾，揮着帽子，揮着手，說着 *Adieu Adieu*；聽着鞭炮噼噹噹的響着，水兵們高呼着向岸上的同伴告別時；我的眼眶是潤濕了，我自知我的淚點已經滴在眼鏡面了，鏡面是模糊了，我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動！

船慢慢的向前駛着，沿途見了停着好幾隻灰色的白色的軍艦，不是懸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的；他們的旗幟是「紅日」，「藍白紅」，是紅藍條交叉着的聯合旗，是有星點紅條的旗！

兩岸是黃土和青草，再過去是兩條的青痕，再過去是地平上的幾座小島山；海水滿盈盈的照在夕陽之下，浪濤如玩皮的小童似的跳躍不定，水面上一片的金光。

別了，我愛的中國，我全心愛着的中國。

我不忍離了中國而去，更不忍在這大時代中放棄每人應做的工作而去，拋棄了許多親愛的勇士們在後面；他們是正用他們的血建造着新的中國，正在以純摯的熱誠，爭鬥着，奮擊着。我這樣不負責任的離開了中國，我真是一個罪人！

然而我終將在這大時代中工作着的，我終將爲中國而努力，而呈獻了我的身，我的心；我別了中國，爲的是求更好的經驗，求更好的奮鬥的工具。暫別了，暫別了，在各方面爭鬥着的勇士們！我不久即將以更勇猛的力量加入你們當中了。

當我歸來時，我希望這些懸着『紅日』的，『藍白紅』的，有星點紅條的，紅藍條交叉着的一切旗幟的白色灰色的軍艦都已不見了；代替他們的是我們的可喜愛的懸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偉大艦隊。

如果他們那時還沒有退去中國海，還沒有爲我們所消滅，那末，來，

勇士們！我將加入你們的隊中，以更勇敢的力量，去壓迫他們，去毀滅他們！

這是我的誓言！

別了，我愛的中國，我全心愛着的中國。

國文雜誌 (NO. 1470)

四 文化雜誌

雪晚歸船

俞平伯

日來北京驟冷，談談雪罷。怪膩人的，不知怎麼總說起江南來。江南的往事可真多，短夢似的一場一場在心上跑着；日子久了，方圓的輪廓漸漸磨鈍了，寫來倒反方便些，應了豈明君的「就是要加減兩筆也不要繁」這句話。我近來真懶得可以，懶得筆都拿不起，拿起來費勁，放下却很「豪燥」的。依普通說法，似應當是才盡，但我壓根兒未見得有才哩。

淡淡的說，疏疏的說，不論您是否過癮，凡懶人總該歡喜的。是那一年以上，您還記得否？您家湖上的新居落成未久。牠正對三台山，旁見聖湖一角。曾於這樓廊上一度看雪，雪景如何的好，似在當時也未留下深沈的影象，現在追想更覺茫然。——無非是麪粉鹽花之流罷，即使於才媛嘴裏依然是柳絮。

然而且君快意於他的新居，更喜歡同着兒女們游山玩水，於是我們遂

從「杭州城內」翦湖水而西了。於雪中，於明敞的樓頭凝眸翹對，卻也儘多佳處。皎潔的雪，森秀的山，並不會辜負我們來時的一團高興。且日常見慣的巒姿，一被積雪覆着，驀地添出多少層疊來，宛然新生的境界，彷彿將完工的畫又加上幾筆皴染似的。記得那時日君就這般說。

靜趣最難形容，回憶中的靜趣每不自主的雜以淒清，更加難說了。而且您必不會忘記，我幾時對着雪裏的湖山，悄然神往呢？我從來不曾如此偉大過一回，真人面前不說謊。團雪爲球，擲得一場胡塗倒是真的，有同嬉的L爲證。

以擲雪而L敗，敗而襪溼，等襪子烤乾，天已黑下來，於是回家。如此的清游可發一笑罷？瞧瞧今古名流的游記上有這般寫着的嗎？沒有過！

——惟其如此，我纔敢大大方方的寫，否則馬上閣筆，「您另請高明！」畢竟那晚的歸舟是難忘的。因天雨雪，丟却悠然的雙槳，討了一隻大船。大家伙兒上船之後，牠便扭扭搭搭晃蕩起來。雪早已不下，尖風却漸

漸的，人躲在艙裏。天又黑得真快，灰白的雪容，一轉眼鐵灰色了，雪後的湖浪沈沈，拍船頭間歇地汨然而響。旗下營的遙燈漸映眼朦朧黃了。那時中艙的板桌上初點起一支短短的白燭來。燭焰打着顫，以船兒的欹傾，更搖搖無所主，似微薄而將向盡了。我們都擁着一大堆的寒色悄悄地趁殘燭而覓歸。那時似乎沒有說什麼話，即有三兩句零星的話，誰還記得清呢。大家這般草草的回去了。

國
文
讀
本

新製布被

白居易

桂布白似雪，吳綿軟如雲。布重綿且厚，爲裘有餘溫。朝擁坐至暮，夜覆眠達晨。誰知嚴冬月，支體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襦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



國文讀本

我們的秋天 綠 漪

扁豆

「多少時候，沒有到菜圃裏去了，我們種的扁豆，應當成熟了罷？」
康立在涼臺的欄邊，眼望那絡滿了荒青老翠的菜畦，有意無意的說着。

誰也不會想到暑假前隨意種的扁豆菜，經康一提，我恍然記起，「我們去看看，如果熟了，便採擷些來煮喫，好嗎？」康點頭，我便到廚房裏拿了一只小竹籃，和康走下石階。一直到園的北頭。

因無人治理的緣故，菜畦裏長滿了雜草，有些還是帶刺的蒺藜，扁豆牽藤時我們曾替牠搭了柴枝做的架子，後來藤蔓重了，將架壓倒，牠便在亂草和蒺藜裏開花，並且結滿了離離的豆莢。

折下一枝豆莢，細細賞玩，造物者真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呵！他不但對於鮮紅的蘋果，嬌豔的櫻桃，絳衣冰肌的荔枝，着意渲染，便是這小小

一片豆莢，也不肯掉以輕心的。你看這豆莢的顏色，是怎樣的可愛；尋常只知豆莢的顏色是綠的，誰知這綠色也大有深淺，莢之上端是濃綠，漸融化爲淡青，更抹三層薄紫，便覺潤澤如玉，鮮明如寶石。

我們一面採擷，一面談笑，愉快非常，不必爲今天晚上有扁豆喫而愉快，只是這採擷的事實可愉快罷了。我想這或是蠻性遺留的一種，我們的祖先——猿猴——尋到了成熟的榛栗，呼朋喚類的去採集，預備過冬，在他們是最快活的，到現在雖然進化爲文明人了，這性情仍然存在。無論大人或孩子，——自然孩子更甚，逢到收穫果蔬，總是感到特別興趣的，有時候，拿一根竹竿，偷打隣家的棗兒，喫着時，似乎比叫僕人在街上買回的鮮果還要香甜呢。

我所喜愛的蠻性或者比較的深，而且從少在鄉村長大，對於田家風味，分外繫戀；我愛於聽見母雞閣閣叫時，趕去拾她的卵；我愛從沙土裏拔起一個一個的大蘿蔔，到清水溪中洗淨，兜着回家；我愛親手掘起肥大的

白菜，放在瓦鉢裏煮。雖然不會擠牛乳，但喜歡農婦當着我的面擠，並非怕她背後攙水，只是愛聽那迸射在冰鐵桶的嗤嗤聲，覺得比雨打枯荷，更清爽可耳。

康說他故鄉有幾畝田。我每每勸他回去躬耕，今天摘着扁豆，又提起這話，他說我何嘗不想回去呢；但時局這樣的不安寧，鄉下更時常鬧土匪，鬧兵災，你不怕麼？我聽了想起我太平故鄉兩次被土匪潰兵所蹂躪的情形，不覺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瓦盆裏的勝負

我們小園之外，有一片大空地，是大學附中的校基。本來要建築校舍的，却爲經費支絀的緣故，多年荒廢着，於是亂草荒萊，便將這空場當了滋蔓子孫的好領土，繼長爭雄，各不相讓，有如中國軍閥之奪地盤。蓬蒿族大了多，而且長得又最高，終於得了最後的勝利，不消一個夏天，除了山芋地外，這十餘畝的大場，完全成了蓬蒿的國了。歎羨勢利的野葛呀，

瘦藤呀，不管蓬蒿的根柢如何野薄，居然將他們當做依附的主人，爬在枝上，開出纖小的花，輕風一起，便笑吟吟點頭得意。

夏天太熱，我多時不到園外去，不久，那門前的一條路，居然密密蒙蒙的給草萊塞斷了。南瓜在草裏暗暗引蔓抽藤，布下絆索，你若前進一步，絆索上細細的狼牙倒鬚鈎，便很命的鈎住你的衣裳，埋伏的荊棘，也趁機舞動銛利的矛，來刺你的手，野草帶芒刺的子，更似亂箭般攢射在你的脛間，使人感受一種介乎痛與癢之間的刺激。這樣四面貼着無形的「此路不通」的警告，如果我沒有後門，便真的成了草萊的 Prisoniere 了。

因此想到富於幽默趣味的古人，要形容自己的清高，不明說他不願意和世人來往，却專拿門前的草萊做文章，如晏子的「堂上生藜藿門外生荆棘」孔淳之的「茅屋蓬戶，庭草蕪徑」教人讀了，疑心高人的屋，完全葬在深草中間。現在我才知道他們扯了一半的謊，前門長了草，後門總可通的，沒有後門，不但俗士不能來，長者之車，也不能來了。而且高士雖清

高，倒底不是神仙，不能不喫飯，如真『三徑就荒』糴米汲水，又打從那裏出入？

康從北京回來，天氣漸涼，蓬蒿的盛時，已經過去了，攀附他們的野藤花，也已憔悴可憐，我們有時到園外廣場上遊玩，看西墜的夕陽，和晚霞中的塔影。

草裏蚱蜢蟋蟀極多，我們的腳觸動亂草時，便浪花似的四濺開來。記得去秋我們初到時，曾熱心的養了一回蟋蟀。草裏的蟋蟀，軀體，較尋常者爲魁偉，而且有翅能飛，據說是草種，不能打架的，果然他們禁不起苦鬥，好容易撩掇得開牙，鬥一兩合便分出輸贏了，輸的以後望風就逃，死也不肯再打。我小時曾見哥哥們鬥蟋蟀，一對小戰士，鋼牙互相鉤着，爭持總是好半天，打得激烈時，能連接翻十幾個筋斗，那戰況真有可觀。

我們沒法搜尋好蟋蟀，而草種則園外俯拾即是，所以居然養了十來匹，那時吳秀才張鬚帥正在南口與馮軍相持，而國民軍也在積極北伐，我們

的瓦盆，照南北各軍將領的名字，編成了三種號碼，我是傾向革命軍的？我的第一號盆子，貼了C總司令四字，康有一匹蟋蟀，本來居於G大帥的地位，但很利害，不惟打敗了阿華的馮煥章，連我的總司令，都抵敵不住，我氣不過，趁康出去時，將他的換了來，於是我的C總司令，變了他的G大帥，他的G大帥，變了我的C總司令，康後來覺察了，大笑一陣，也就罷了。

秀的梧桐

——這株梧桐，怕再也難得活了！

人們走過禿梧桐下，總這樣惋惜地說。

這株梧桐，所生的地點，真有點奇怪，我們所住的屋子，本來分做兩下給兩家住的，這株梧桐，恰恰長在屋前的正中，不偏不倚，可以說是兩家的分界牌。

屋前的石階，雖僅有其一，由屋前到園外去的路却有兩條，——一家

走一條，梧桐生在兩路的中間，清陰分蓋了兩家的草場，夜裏下雨，瀟瀟淅淅打在桐葉上的雨聲，詩意也兩家分享。

不幸園裏螞蟻過多，梧桐的枝幹，爲蟻所蝕，漸漸的不堅牢了，一夜雷雨，便將牠的上半截劈折。只剩下一根二丈多高的樹身，立在那裏，亭亭有如青玉。

春天到來，樹身上居然透出許多綠葉，團團附着樹端，看去好像一棵棕櫚樹。

誰說這株梧桐，不會再活呢？牠現在長了新葉，或者更會長出新枝，不久定可以恢復從前的美陰了。

一陣風過，葉兒又被劈下來，拾起一看，葉蒂已嚼斷了三分之一——又是螞蟻幹的好事，哦！可惡！

但勇敢的梧桐，並不因此挫了牠的志氣。

螞蟻又來了，風又起了，好容易長得掌大的葉兒又飄去了，但牠不管

，仍然萌新的芽，吐新的葉，整整的忙了一個春天，又整整的忙了一個夏天。

秋來，老柏和香橙還沈鬱的綠着，別的樹却都憔悴了。年近古稀的老榆，護定他青青的葉，似老年人想保存半生辛苦貯蓄的家私，但那禁得西風如敗子，日夕在耳畔聒絮？——現在他的葉兒已去得差不多，園中減了葱籠的綠意，却也添了蔚藍的天光，爬在榆幹上的薜荔，也大為喜悅，上面沒有遮蔽，可以酣飲風霜了，他臉兒醉得楓葉般紅，陶然自足，不管垂老破家的榆樹，在他頭上瑟瑟的悲歎。

大理菊東倒西傾，還掙扎着在荒草裏開出紅豔的花，牽牛的蔓，早枯萎了，但還開花呢，可是比從前纖小，冷涼露中，泛滿淺紫嫩紅的小花，更覺嬌美可憐。還有從前種麝香連理花和鳳仙花的地裏，有時也見幾朵殘花，秋風裏，時時有玉錢蝴蝶，翩翩飛來，停在花上，好半天不動，幽情淒戀，他要殞了，他願意殞在花兒的冷香裏！

這時候，園裏另外一株桐樹，葉兒已飛去大半，禿的梧桐，自然更是一無所有，只有亭亭如青玉的幹，兀立在慘淡斜陽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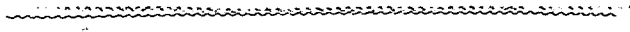
——這枝梧桐，怕再也不得活了！

人們走過禿梧桐下，總是這樣惋惜似的說。

但是，我知道明年還有春天要來。

明年春天仍有螞蟻和風呢？

但是，我知道有落在土裏的桐子。



國
文
讀
本

文明小史楔子 李寶嘉

做書的人，記得有一年，坐了火輪船，在大海裏行走。那時候天甫黎明，偶至船頂，四下觀望，但見水連天，天連水，白茫茫一望無邊，正不知我走到那裏去了。停了一會子，忽然東方海面上，現出一片紅光，隨潮上下，雖是波濤洶湧，還照耀得遠近通明。大眾齊說要出太陽了；一船的人，都圍到船頂上等着看。不消一刻，潮水一分，太陽果然出來了。

記得又一年，正是夏天，午飯纔罷，隨手拿過一張新聞紙，開了北窗，躺在一張竹椅上，看那新聞紙消遣；雖然赤日當空，流金鑠石，全不覺半點酷熱，也不記得甚麼時候了。停了一會子，忽然西北角上，起了一片烏雲，隱隱有雷聲響動；霎時電光閃爍，狂風怒吼，再看時，天上烏雲已經布滿。大眾齊說要下雨了；一家的人，關窗的關窗、撥椅的撥椅，都忙個不了。不消一刻，風聲一定，大雨果然下來了。

諸公試想：太陽未出，何以曉得他就要出？大雨未下，何以曉得他就要下雨？其中却有一個緣故。這個緣故，就在眼前，只索看那潮水，聽那風聲，便知太陽一定要出，大雨一定要下，這有什麼難猜的。

做書的人，因此兩番閱歷，生出一個比方，請教諸公！我們今日的中國，到了甚麼時候了？有些人說：『老大帝國，未必轉老還童。』又有些人說：『幼稚時代，不難由少而壯。』據在下看起來，現在的光景，却非老大，亦非幼稚；大約離着那太陽要出，大雨要下的時候，也就不遠了。何以見得？你看這幾年新政新學，早已鬧得沸翻盈天：好的，辦得也有也有辦不好的；也有學得成的，也有學不成的。現在無論他好不好，到底先有人肯辦；無論他成不成，到底先有人肯學。加人以心鼓舞，上下奮興，這個風潮，不同那太陽要出，大雨要下的風潮一樣麼？所以這一千人，且不管他是成是敗，是廢是興，是公是私，是真是假，將來總要算是文明世界上一個功臣。所以在下特特做這一部書，將他們表揚一番，庶不負他們這一片苦心孤詣啊！

快閣底紫籐花 徐蔚南

細雨濛濛，百無聊賴之時，偶然從花間集裏翻出了一朵小小的枯槁的紫籐花，花色早褪了，花香早散了。啊，紫籐花！你真令人憐愛呢。豈僅憐愛你，我還懷念着你底姊妹們——一架白色的紫籐，一架青蓮色的紫籐——在那個園中靜悄悄地消受了一宵冷雨，不知今朝還能安然無恙否？

啊，紫籐花！你常住在這詩集裏吧；你是我前週暢遊快閣的一個紀念。

快閣是陸放翁飲酒賦詩的故居，離城西南三里，正是鑑湖絕勝之處；去歲初秋，我曾經去過了，寒中又重遊一次，前週復去是第三次了。但前兩次都沒有給我多大印象，這次去後，情景不同了，快閣底景物時時在眼前顯現——尤其使人難忘的，便是那園中的兩架紫籐。

快閣臨湖而建，推窗外望，遠處是一帶青山，近處是隔湖的田畝。田

畝間分成紅綠黃三色：紅的是紫雲英，綠的是豌豆葉，黃的是油菜花。一片一片互相間着，美麗得遠勝人間錦繡。東向，叢林中，隱約間露出一個塔尖，尤有詩意。槳聲漁歌又不時從湖面飛來。這樣的景色，晴天固然極好，雨天也必神妙，詩人居此，安得不頹放呢？放翁自己說：

『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稱放翁。』

是的，確然天叫他稱放翁的。

園旁有花園二，一在前，一在後。前面的一個又以牆壁分成爲二，前半疊假山，後半鑿小池。池中植荷花；如在夏日，紅蓮白蓮蓋滿一池，自當另有一番風味。池前有春花秋月樓，樓下有扁額曰『飛躍處』，『此是指池魚言。其實，池中只有很小很小的小魚，要它躍也躍不起來，如何會飛躍呢？』

園中的映山紅和躑躅都很鮮妍，但遠不及山中野生的自然。

自池旁折向北，便是那後花園了。

我們一踏進後花園，便有一架紫籐呈在我們眼前。這架紫籐正在開花最盛的時候，一球一球重疊蓋在架上的，俯垂在架旁的盡是花朵。花心是黃的，花瓣是潔白的，而且看上去似乎很肥厚的。更有無數的野蜂在花朵上下左右嗡嗡地叫着——亂闖闖地飛着。它們是在採蜜嗎？它們是在舞蹈嗎？它們是在和花朵遊戲嗎？……

我在架下仰望這一堆花，一羣蜂，我便想像這無數的白花朵是一羣天真無垢的女孩子，伊們赤裸裸地在一塊兒擁着，抱着，偎着，臥着，吻着，戲着；那無數的野蜂便是一大羣底男孩，他們正在唱歌給伊們聽，正在奏樂給伊們聽。但們是結戀了。但們是在痛快地享樂那陽春。但們是在創造只有青春，只有戀愛的樂土。

這種想像決不是僅我一人所有，無論誰看了這無數的花和蜂都將生出一種神祕的想像來。同我一塊兒去的方君看見了也拍手叫起來，他向那低垂的一球花朵熱烈地親了個嘴，說道：『鮮美呀！呀，鮮美！』他又說：

「我很想把花朵摘下兩枝來掛在耳上呢。」

離開這架白紫籐十幾步，有一圍短短的冬青。繞過冬青，穿過一畦豌豆，又是一架紫籐。不過這一架是青蓮色的，和那白色的相比，各有美處。但是就我個人說，却更愛這青蓮色的，因為淡薄的青蓮色呈在我眼前，便能使我感到一種平和，一種柔婉，並且使我有如飲了美酒，有如進了夢境。

很奇異，在這架花上，野蜂竟一隻也沒有。落下來的花瓣在地上已有簿簿的一層。原來這架花朵底青春已逝了，無怪野蜂散盡了。

我們在架下的石凳上坐了下來，觀看那正在一朵一朵飄下的花兒。花也知道求人愛憐似的：輕輕地落了一朵在我膝上，我俯下看時，頸項裏感到颼颼地一冷，原來又是一朵。它接連着落下來，落在我們底眉上，落在我們底腳上，落在我們底肩上，我們在這又輕又軟又香的花雨裏幾乎睡去了。

猝然『骨碌碌』一聲怪響，我們如夢初醒，四目相向，頗形驚詫。即刻又是『骨碌碌』地響了。

方君說。『這是啄木鳥。』

臨去時，我總捨不得這架青蓮色的紫籐，便在地上拾了一朵夾在花間集裏。夜深人靜的時候，我每取出這朵花來默視一會兒。

國文讀本

絕句四首李白

贈汪倫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

情。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

揚州花落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

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山盡，唯見長江天際

流。

春夜洛城聞笛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

情。

國文讀本 (No. A176)

慈姑的盆

周作人

(過去的生命)

一 慈姑的盆

綠盆裏種下幾顆慈姑，
長出青青的小葉。

秋寒來了，葉都枯了，
只剩了一盆的水。

清冷的水裏，蕩漾着兩三根，
飄帶似的暗綠的水草。

時常有可愛的黃雀，
在落日裏飛來，

蘸水悄悄地洗澡。

慈姑的盆

二 秋風

一夜的秋風，
吹下了許多樹葉，
紅的爬山虎，
黃的楊柳葉，
都落在地上了。
只有槐樹的豆子，
還是疎朗朗的掛着。

幾棵新栽的菊花，
獨自開着各種的花朵。
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只稱他是白的菊花，黃的菊花。

【作者略歷】

周作人（一八八八——）現代文學家，字啓明，亦作豈明，浙江紹興人。初入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後赴日，卒業于東京立教大學文科。歸國後，任北京大學，及其他大學教授。著有詩集過去的生命；散文集雨天的書，澤瀉集；論文集自己的園地，談龍集；雜感集談虎集上下卷，永日集。譯文有域外小說集，空大鼓，現代小說譯叢，現代日本小說集，炭畫，陀螺，兩條血痕，瑪加爾的夢等。

【注釋】

（一）慈姑 草名，一作芙蓉。植于水田，莖高三四尺，秋開白花，地下莖可食。

國
文
讀
本

閱江樓記 宋 濂

金陵爲帝王之都，自六朝迄於南唐，類皆偏於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皇帝定鼎於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天同體，雖一豫一遊亦可爲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繞其下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巔，與民同遊觀之樂，遂錫嘉名，爲閱江云。

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秘，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百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欄遙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隄之嚴固，必曰：此朕櫛風沐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上下，番舶接迹而來廷，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內外之所及也。四陲之遠，益思有以柔之。

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馘足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拔諸水火而登之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思，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感興，無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闕夫長江而已哉！

彼臨春結綺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集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豔姬，不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里而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爲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聖德如天，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愛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耶？

臣不敏奉旨撰記，欲上推宵旰圖治之功者，勒諸貞珉，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略而不陳，懼褻也。

夕 暮 〔郭沫若〕

(節錄路畔的薔薇)

一 夕暮

我携着三個孩子，在屋後草場中，嬉戲着的時候，夕陽正燒着海上的天壁，眉痕的新月已經現在鮮紅的雲縫裏了。

草場中放着的幾條黃牛，不時地曳着悠長的鳴聲，好像在叫它們的主人快來牽它們回去。

我們的兩匹母雞和幾隻鷄雛，先先後後地從隣寺的墓地跑回來了。立在廚房門內的孩子們的母親在門外的沙地上撒了一握米粒出來。母雞們咯咯地叫起來了，鷄雛們也唧唧地爭食起來了。

——今年的成績真好呢，竟養大了十隻。
歡愉的音波，在金色的暮氣中游泳。

二 水墨畫

天空一片灰暗，沒有絲毫的日光。

海水的藍色濃得驚人，舐岸的微波吐出羣魚喋噏的聲韻。

這是暴風雨欲來時的先兆。

海中的島嶼和烏木的雕刻一樣靜凝着了。

我携着中食的飯匣向沙岸上走來，在一隻泊繫着的漁舟裏面坐着。

一種淡白無味的淒涼的情趣——我把飯匣打開，又閉上了。

回首望見松原裏的一所孤寂的火葬場，紅磚砌成的高聳的煙囪口上，冒出了一筆灰白色的飄忽的輕煙。……

三 山茶花 [10]

昨晚從山上回來，採了幾串茱萸 [11]，幾簇秋楂 [12]，幾枝蓓蕾着的山茶。

我把牠們投擲在一個鐵壺裏面，掛在壁間。

鮮紅的楂子，和嫩黃的茨實，襯着濃碧的茶枝——這是怎麼也不能描畫出的一種風味。

黑色的鐵壺更和苔衣深厚的岩骨一樣了。

今早剛從熟睡裏醒來時，小小的一室中，漾着一種清香的不知名的花氣。

這是從什麼地方吹來的呀？——

原來鐵壺中投插着的山茶，竟開了四朵白色的鮮花！

啊，清秋活在我壺裏了！

【作者略歷】

郭沫若（一八九二——）現代文學家，四川樂山人。初入日東京帝大習醫，後與郁達夫等組織創造社，從事新文藝運動，對於當時文藝界思想界給與了極大影響。革命軍北伐時，曾一時期參加實際的革命運動。著有沫若詩集，前茅，恢復；沫若小說戲曲集十輯；我的

幼年，反正前後；文藝論集，文藝論續集，人類機巧與自然，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等；譯有少年維特之煩惱，法網，銀匣，石炭王，屠場，煤油等。

【注釋】

(一)夕暮 這三篇景物白描的小品文，是作者在日本時所作。

(二)山茶花 山茶，木名，葉似木樨，經冬不凋。因牠和茶彷彿，又可作飲料，故名山茶。花有紅白斑數色，極美艷。

(三)茨菰 蒺藜。

(四)楂_{ㄓㄨㄞˋ} 同粗，亦作楂，即山楂，俗名山裏紅，又名紅果。高五六尺，春暮開白花，實有紅黃二色，秋熟，可食。

印度洋中的風浪

孫福熙

(歸航)

風吹驟緊，船的動蕩也驟甚，我躺在布椅中，避在裝貨入艙的櫃背後，也覺不耐煩了，於是起來散步。

對着船頭，在海天交界處，浮起幾朵黑雲；巨浪應援他們，一樣幽暗一樣兇猛的衝來。我知道，我們將要有風暴的危險了。

然而，只掉了幾滴細雨，黑雲黑浪都往船右斜過，於是我又倒在布椅中看書了。

忽然的大雨來了，我連忙合上書，夾在衣襟裏面，以免沾水。仰頭一看，篷布已有長條的破綻，還乘着風公公的撕長去。風雨是由前左方來的，原非布篷所能遮蔽。我跳過欄杆，在二等的右廊躲避。

一望朦朧，不辨海天境界。海水灰黑，大風打過，捲起白浪，正與灰

黑的雲受風而捲起白雲一樣。浪花飛擊雲霧，雨絲奔射波濤。在急驟的風陣中，雨絲與浪花吹得盤旋曲折，在我的腦中已沒有垂直與水平的影象了。看船頭與船尾一升一降，高底相差數丈，而我則前後左右的俯仰歪斜，如一個不倒翁。上船後十二天以來，一路不辨四向，只有紅海上看左邊月出右邊日落的可羨的幾分鐘內，我能辨別西東；到現在，我連上下的標準都沒有。

親族朋友們知道了我在這個迷蒙顛倒中，不知將如何的聖念哩，其實我毫不恐懼，而且十分快樂。海行三十餘天而不見一點風浪，將是何等憾事。然而，當我開始快樂的第一秒鐘，我就想到船中怕風浪者的全體了。曾夫人已於大雨前下艙去了；然而艙中更感得船的動蕩，未知吐了沒有。樓梯邊，走廊中，或者已吐得滿地，如在地中海的第五天，遠近都聽到嘔聲了。倘若像我在艙面上，決不致吐的，然而他們做不到。

雨絲似乎漸稀，然而接着又是一大陣；黑雲還是黑雲，低的飛過，高

的沈下來，愈是重滯，巨波還是巨波，高峯陷下，四周的進填去，愈激起浪花。

一個紅絨的椅墊，從走廊滾過來，幸虧一位軍官阻住，沒有掉入海中；這墊褥的主有者走來接過去，正在道謝，他的帽子掉下來，也在廊中滾去了，——幸而也沒有入海。

老先生指着二等艙問我從這裏可走到艙中否，因此使我想起這繞道的辦法；我指示他，看他帶領女孩下去，我也不必等雨止可以下艙去了。仲鳴¹¹¹先生坐在食堂中，看 Verrot¹¹¹ 日曆中的諧談以消遣，夫人正在看詩選；其餘若干人有弄紙牌的，有奏胡琴的，幾個軍官圍坐着飲酒，所有景象毫不與我所想像者相符：大概因為他們坐在船的中部的緣故，所以不甚覺得簸動，而窗子都開敞，空氣流通，與在艙面一樣。我心中很奇怪，然而只是隨意的說：

「你們在這裏好嗎？外邊大風雨呢。」

「下雨了嗎？」曾夫人回問我。

他們甚且不知道外面下雨。

我知道，倘若這風暴的餘波吹到中國，吹到法國，我們的親族朋友推算我們正在印度洋，一定寢食不安了，而我們卻正在晚餐或正在熟睡的時候了。

【作者略歷】

孫福臨，現代散文家，字春台，浙江紹興人。曾遊法，習繪畫，所作山野撥拾，大西洋之
濱，歸航，北京乎，都是隨筆散記的文字，以細琢細磨著稱。近又著有小說春城。

【注釋】

- (一) 印度洋 (Indian Ocean) 亞澳非三洲間的大洋。
- (二) 仲鳴 姓曾。譯有堪克濱，法國短篇小說集，法國的歌謠等。
- (三) Vermont 疑當作 Vermont，威爾滿，或譯注滿的。美國紐英格蘭的一州。

燈下羅黑芷

(牽牛花)

這是一盞燈光，從這白光球裏撒出而顫抖着延長開去的柔輭的光芒，一觸到這幾個露出半截身軀在桌邊的小孩們的臉上，便迸出喜悅來，融化到那紅色的頰肉裏去了。

在這一剎那，他們的舉動，彷彿都在靈肉內潛行着。從灼灼的眼睛裏，跑到那傾聽着什麼響聲的耳朵裏。

這燈光故意飄到這房外的一角，模糊照見那灣角裏有一床架，床下黑暗中，彷彿有很奇怪的東西伏在那兒。

小孩們都知道：那是什麼。

忽然一個小小動物初生到這世間來的鳴聲刺破了這靜寂。桌子邊這許多的小嘴唇一齊微微張開，而出人不意地先由一個最小的口中迸出祝賀的

大笑來。這笑聲立刻又被吞併在同時勃發的許多大笑聲浪裏了。

許多急忙的手扶在那些椅背上，急忙的膝頭滑下了椅子的邊，急忙的腳步響到了房門口，急忙的矮小身軀齊蹲伏到地上，急忙的眼睛齊向那床下辨視，然而只有一個悄悄的聲音說：

「看，看！兩個二個，都是黑白花的小貓咪！」

她們站立起來，互相微笑地看着，有說不出的什麼盤據在她們底小小心中了。那個梳着一尺長的髮辮的大姐姐便開始拍手歌唱；歌聲與笑聲相和而雜作。

那盞燈蓋下的白光球喜洋洋地瞧着她們。因為可愛的心正燦爛地祝賀着這生命的嚴肅的時刻。

【作者略歷】

羅黑芷（一八？——一九二七）現代作家。名象陶，字晉思，黑芷是其號，有時亦作黑子。

原籍江西南昌，後移居湖南。著有春日，醉裏，牽牛花。

他眼裡有你 徐志摩

(猛虎集)

我攀登了萬仞的高岡，
荆棘扎爛了我的衣裳，
我向飄渺的雲天外望——
上帝，我望不見你！

我向堅厚的地殼裏掏，
搗毀了蛇龍們的老巢，
在無底的深潭裏我叫——
上帝，我聽不到你！

他眼裡有你

我在道旁見一個小孩：

活潑，秀麗，襪襖的衣衫；

他叫聲媽，眼裏亮着愛——

上帝，他眼裏有你！

十一月二日星家坡

【作者略歷】

徐志摩（一八九七——一九三一）現代文學家，原名章埈，浙江海寧人。著有詩集志摩的詩，翡冷翠之一夜，猛虎集，散文集巴黎鱗爪，自剖，落葉，小說輪盤，戲劇下昆崗。譯有曼殊斐爾小說集，鑽第德，瑪麗瑪麗等。

貓捕雀 薛福成

(庸齋全集)

窗外有棗林，雛雀習飛其下。貓蔽身林間，突噬雀母。其四五雛，噪而逐貓。每進，益怒。貓奮攫^二之，不勝，反奔入室。雀母死，其雛繞室啁啾，飛入室者三。越數日，猶望室而噪也，哀哉！

貓一搏而奪四五雛之母，人雖不及救，未有不惻然^三於心中者；而貓且眈眈然^三，惟恐不盡其類焉。烏虜！^四何其性之獨忍於人哉！

物與物相殘，人且惡之；乃有憑權位，張爪牙，殘民以自肥者，何也

【作者略歷】

薛福成（一八三八——一八九四）清代散文學家，字叔耘，一字庸齋，無錫人。工文章，

以「明洋務」見稱當時。曾佐曾國藩李鴻章幕府，後出使英，法，意，比，諸國。著有庸
盒全集。

【注釋】

- (一) 撥く ヒキ 撲取。
- (二) 惻 ハヤシ 痛。
- (三) 耽耽 カマ 當作眈眈，垂目下視的樣子。
- (四) 烏摩 與嗚呼同。

狹的籠

俄國愛羅先珂作 魯迅譯

(節愛羅先珂童話集)

忽而跳，忽而走，在草地上皮球似的翻騰，或則輾轉，老虎已自不知經過了多少里了，待到或一處，正要走出大平原去的時候，他嗅到異樣的氣味，急忙立定了，他的巨大的鼻子，因為辨別這氣味，哆嗦「」的動了。

「哦，是羊哪，什麼近處該有羊在那裏……」

但是，彷彿覺得久違了似的……」

一面說，老虎暗暗地藏着足音，將羊臊氣當作目標，在高的草莽中匍過去。

暫時之間，他前面看見高峻的圍牆，而且漸聽得圈在那圍牆裏面的羊的懵懂的聲息。這樣的圍牆，老虎是已經見過幾百遍的罷。而且，幾百遍

跳過了這樣的圍牆，捕過羊與小牛的罷。但今夜，一見這圍牆，虎的心裏卻騰起了不可言說的憤怒的火燄了。

「籠，狹的籠……」

他說着，疾於飛箭的撲上去，吐出比霹靂更可怕的咆哮，用了電光一般的氣勢；徑攻這圍牆。被那非將一切破壞便不罷休的大風似的，他的足一掙擊，這用大柱子堅固的造就的圍牆便如當風的蛛網一般搖蕩起來。一剎時，那茁實的粗壯的柱子，彷彿孩子玩的木積的房屋似的，一枝一枝的倒下去，兩三分間，高峻的圍牆便開了一個通得馬車的廣大的門。

「喂，羊們。可愛的兄弟們。到自由的世界去。快出籠去呵。」他一面雷也似的吼，一面仍接續着圍牆的破壞，但怕得失神的羊羣，卻在牆角裏擠作一堆，毫不動彈，只是索索的抖，老虎以為從羊羣看來，似乎再沒有比自由世界更可怕，於是是烈火般怒吼起來了。

「喂。人類的奴隸，下流的奴隸們，不要自由麼？狹的籠比自由的世

界還要捨不得麼？下劣東西。」

他說着，攻進了發抖的羊羣中間，從一端起，用了他的強力的足，一匹一匹的捉了擡出圍牆外面去。

雖然如此，那放出外面的羊，却發出一種彷彿用了鈍的小刀活活的剗着肚腸似的，悽慘的哭聲，又逃回原地方來了。牧人和守犬，却被這情景嚇住了，只是惘然的拱着手看；但元氣漸漸恢復轉來，要打退這老虎，便一齊來襲擊。兩三粒鎗彈打進了老虎的身中，犬羣發出可怕的嗥聲，擺好了伺隙便咬的身段。

「羊呵，你們纔是下流的奴隸，你們纔是無法可想的畜生理。比愚昧的狗還要下等的東西。你們纔是永久不得救的！」

老虎吐血似的獨自說，只五六跳便進了樹林。於是那形相隨即不見了。蹲在石神祇面前，他舐着傷痕，而且哭着。

「唉唉，但願只是不聽到那悽慘的聲音……」

他塞住兩隻耳朵，祈禱石神祇。

「只是不聽到那可怕的聲音……那一直響到世界盡頭的悽慘的奴隸的聲音……」

他哭着。

【作者略歷】

愛羅先珂 (Vasely Eroshenko 一八九〇——) 俄國盲詩人兼童話作家。自幼盲目，曾居印度，後爲英國官吏所逐，因至日本，一九二一年五月又遭驅逐，理由均爲有宣傳危險思想的嫌疑。實際他對於政治經濟，都無甚興趣，惟懷抱純潔之心，放眼現實，乃多穠跡，遂不覺發爲感慨之詞。離日本即來中國，明年任北大教師，又明年，離去。著有愛羅先珂童話集，幸福的船。

【注釋】

(一) 哆嗦 $\nabla X E$ 顫動的樣子。

竹葉 | 田漢

竹葉和松枝，

滿街吹得莎莎的響。

春日町的那頭，

祇看見有些人來往。

從春日町往水道橋，

是一條冷淡的街道！

正在砲兵工廠的左邊，

行客和街燈一樣的少。

這時候有一輛拖貨物的空車，

橫傍着一間關了門的矮屋；
階級邊躺着一個勞動家，
只歛歛歛歛的在那兒痛哭。

只有一盞昏暗的街燈，
照着他那淒涼的面色。

這時候人家都忙着過年，
誰還來照管他的死活！

電車空隆隆的來，
它又空隆隆的去。
砲兵工廠的裏頭，
還劈列啪啦的打個不住。

徒然的篤學

日本鶴見祐輔著

魯迅譯

「像亞伯那樣懶惰的，還會有麼？從早到晚就單是看書，什麼事情也不做。」

鄰近的人們這樣說，嘲笑那年青的亞伯拉罕林肯。這也並非無理的。因爲在那時還是新墾地的依里諾州，人們都住着木棚，正在耕耘畜牧的匆忙的勞役中度日。然而軀幹格外高大的亞伯拉罕，卻頭髮蓬鬆，只咬着書本，那模樣，確也給人們以無可奈何，而又看不下去的感想的。於是「懶亞伯」這一個稱呼，竟成了他的通行名字了。

我在有名的綏亞的林肯傳中，看見這話的時候，不禁覺得詫異。那時我還是第一高等學校的學生。此後又經過了將近二十年的歲月了。現在偶一回想，記起這故事來，就密切地嘗到文字中的深邃的教訓。

讀書這一件事，和所謂用功，是決不相同的。這正如散步的事，不必

定是休養日一樣。讀書的真的意義，是在於我們怎樣地讀書。

我們往往將讀書的意義看得過重。只要說那人喜歡書，便首先斷定，那是好的。於是本人也就這樣想，不再發生疑問。也不更進一步，反問那讀者是否全是徒勞的努力了。從這無反省的習慣底努力中，正不知出了多少人生的悲劇啊！我們應該對於讀書的內容仔細底加以研究。

像林肯那樣，是因爲讀書癖，後來成了那麼有名的大總統的。然而，這是因爲他並非漫然讀書的緣故；因爲他的讀書，是抱着傾注了全副精神的真誠的緣故。他是用了燃燒似的熱情，從所有書籍中，探索着真理的。讀去讀來的每一頁每一頁，都成了他的血和肉的。

但我自己，卻不願將讀書看作只是那樣拘束的事。除這樣的費力的讀書以外，也還可以有悠然見南山似的讀書的，所以，就以趣味爲主的讀書而言，也不妨像那以趣味爲主的圍棋打球一般，承認其得有陶然的心境。只是在這裡，我還要記出一個感想，就是雖然以讀書爲畢生的事業，

而終於沒有悟出真義的可憫的生涯。這是可以一個顯著的實例來說述的。

英國的大歷史家之中，有一個亞克敦。他生在一八三四年，死在一九〇二年，所以也不能說是很短命。他生於名門，得到悠遊於國內國外的學習的機會，那天稟的頭腦，就像琢磨了的璞玉一般地輝煌了。神往於南意大利和南法蘭西的他，大抵是避開霧氣濃重的倫敦的冬天。而讀書於橄欖盛開着的地中海岸一帶。他的書齋裏，整然排列着約略七萬卷的圖書；據說每一部每一卷，又都遺有他的手澤。而且，在餘白上，還用了鉛筆的細字，記出各種的意見和校勘。他的無盡藏的智識，相傳是沒有一個不驚服的。便是對於英國的學問，向來不很重視的德法學者們，獨於亞克敦的博學，也表着敬意。他是格蘭斯頓的好友，常相往來，議論時事的人。他將政治看作歷史的一個過程，所以他的談論中，就含有誰也難得企及的深味。

雖然如此，而他之爲政治家，卻什麼也沒有成就。那自然也可以辯解，說是他那過近於學者的性格，帶累了他了。但他之爲歷史家，也到死爲止，並不留下什麼著作。這一節，是使我們很爲詫異的。這馬蟻一般勤劬的碩學，有了那樣的教養，度着那麼綽有餘裕的生活，卻沒有留下一卷傳世的書，其中豈不是含着甚深的教訓，足使我們三省的麼？

很窮困，而又早死的理查格林，給英國史開了一個新生面。我們的薄命的史家賴山陽，也決不能說是長壽。但他們倆都遺下了使後世青年奮起的事業。然而亞克敦，卻不過將無盡藏的智識，徒然搬進了他的墳墓而已。

這明明是一個悲劇。

他是竭了六十多年的精力，積聚着世界人文的記錄而死的。但他的朋友萊卿很歎惜，說是雖然他的弟子們所集成的四卷講義錄裏，也竟不能尋出一個創見來。

他的生涯中，是缺少着人間最上的力的那「創造力」的。他就像戈壁的沙漠的吸流水一樣，吸收了智識，卻並一泓清泉，也不能噴到地面上。同時的哲人斯賓塞，是憎書出名的。他幾乎不讀書。但斯賓塞卻做出了許多大著作。這就是因為他並非徒然的篤學者的緣故。

【作者略歷】

鶴見祐輔，日本文學家。歐戰後，曾往歐美旅行，一九二一年歸國，在報紙發表關於旅行的感想，集成思想山水人物一冊。對於英美現勢及國民性的觀察，有確切見地。

【注釋】

- (一) 林肯 (Abraham Lincoln 1800—1862) 初爲木匠，惟曾在暑期學校中讀書。但林肯有讀書癖，伐木之暇，耕田稍憩，輒手執卷勤讀。因讀書興趣極濃，工餘不好動動，人輒呼以懶亞伯；亞伯者其名亞伯拉罕之簡稱也。(英文爲 Lazy Abe)
- (二) 伊里諾州 (Illinois) 在美國北方部中部。
- (三) 綏亞 (W. M. Thayer) 一八〇一——一八七二美國文人。

徒然的篤學 (魯迅譯)

國文讀本 (A186)

六 文化學說

(四) 高等學校 日本中學畢業生，必須先入高等學校，方得入大學。猶中國之大學預科。

(五) 悠然見南山 陶潛飲酒中詩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六) 亞克敦卿 (Lord Acton) 英國歷史學者。

(七) 格蘭斯敦 (Edward Gladstone) (一八〇九——一八九八) 英國政治家兼著作家，一八

六八年後，任總理大臣者凡四次，晚年退治文學。

(八) 理查格林 (John Richard Green) (一八三七——一八八三) 美國歷史家，著有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九) 賴山陽 日本歷史家兼詩人。名襄，字子成，安永至天保朝人。著有日本外史。

(十) 摩菜卿 John Morley (一八三八——一九二三) 英國政治家兼著作家，著有格蘭斯

敦傳，散文。

(十一) 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一八二〇——一九〇三) 英國大哲學家，著有教育論，

社會哲學等。所著綜合哲學一書，歷三十年始成。

祝你奮鬥到底

謝婉瑩

我從課室的窗戶裏，看見同學彬君，坐在對面的樹下，低着頭看書；在這廣寂的院子裏，只有他一個人，窗外的景物，都是平常看慣，沒有什麼可注意的；我的思想便不知不覺的移到他身上去。

他的性情很活潑，平日都是有說有笑，輕易不顯出愁容的；近一年來，忽然偏於憂鬱靜寂一方面，同學們都很怪訝，因為我和他相處最久便常常來問起我，但是確實我也不知道。

這時我下了廊子，迎着他走去，他慢慢的抬起頭來，看見了我，便微笑說：『你沒有功課麼？』我說：『是的，我看見你一個人坐在這裏，所以來找你談談。』他便讓出地方來，叫我坐下，自己將書放在一邊，抬頭望着滿天的白雲，過了一會纔慢慢的說：『今天的天氣很沉悶啊！』我答應着，一面看他那種孤索的態度，不禁笑了。他問道：『你笑什麼？』我

說：『我想起一件事來，所以笑的。』他不在意的問道：『什麼事？』我笑說：『同學們說你近來有些特別，彷彿是個「方外人」，我看也……』他便沉着的回道：『何以見得呢？』我這時有些後悔，但是已經說到這裏，又不得不說了，就道：『不過顯得孤寂沉靜一些就是了，並沒有什麼——』他凝望天空不語，如同石像一般。

過了半天，他忽然問我說：『有憂鬱性的人，和悲觀者，有分別沒有？』我被他一問，一時也回答不出，便反問道：『你看呢？』他說：『我也不很分得清，不過我想悲觀者，多是閱世已深之後，對於世界上一切的事，都看作灰心絕望，思想行爲多趨消極；憂鬱性是入世之初，觀察世界上一切的事物，他的思想，多偏於憂鬱，然而在事業上，却是積極進行。』我聽了沉吟一會，便說：『也：也許是這樣講法。』他凝望着我說：『這樣，同學們說我是悲觀者，這話就不對。』我不禁笑說：『却原來他們批評你的話，你也聽得一二。』他冷笑說：『怎麼會不聽得，他們還親口問』

過我呢，其實一個人的態度變了，自然有他的緣故，何必大驚小怪，亂加推測。」我說：「只是你也何妨告訴他們，省得他們質問。」他微笑說：「其實說也不妨，不過……不過不值得破工夫去和他們一一的細說就是了。」我說：「可以對我說說麼？」他道：「那自然是可以的。」

又過了一會兒，他說：「從前我們可以說都是小孩子，無論何事，從幼稚的眼光看去，都不成問題，也都沒有問題；從去年以來，我的思想大的變動了，也可以說是忽然覺悟了。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問題，滿了問題。比如說：「爲什麼有我？」——「我爲什麼活着？」——「爲什麼念書？」下至穿衣、吃飯、說話、做事，都生了問題。從前的答案是：「活着爲活着」——「念書爲念書」——「吃飯爲吃飯」不求甚解，渾渾噩噩的過去。可以說是沒有真正的人生觀，不知道人生的意義。——現在是要明白人生的意義，——要創造我的人生觀，要解決一切的問題。所有的心思，都用到這上面去，自然沒有工夫去談笑閨玩，怪不得你們說我像一個「方

外人」了。」

我說：『即或是思索着要解決一切的問題，也用不着終日憂鬱呵？』他抬起頭來看我說：『這又怪了，你竟見不到此！世界上一切的問題，都是相連的。要解決個人的問題，連帶着要研究家庭的各問題，社會的各問題。要解決眼前的問題，連帶着要考察過去的事實，要想像將來的狀況。——這千千萬萬，紛如亂絲的念頭，環繞着前後左右，如何能不煩燥？而且「不入地獄，不能救出地獄裏的人。」——「不喪失生命，不能得着生命。」不想問題便罷，不提出問題便罷，一旦覺悟過來，便無往而不是不滿意，無往而不是煩惱憂鬱。先不提較大的事，就如鄰家的奴婢受虐，婆媳相爭。車夫終日奔走，不能養活一家的人。街上的七歲孩子，哄着三歲的小弟弟；五歲的女孩兒，抱着兩歲的小妹妹。那種無知、痛苦、失學的樣子，一經細察，真是使人傷心慘目，悲從中來。再一說：精神方面，自己的思想，够不够解決這些問題是一件事；物質方面，自己現在的地位

、力量、學問，能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又是一件事。反復深思，怎能叫人
不憂鬱！」

我凝神聽到這裏，不禁肅然道：「你的憂鬱，竟是悲天憫人。——這
是一個好現象，也是過渡時代必有的現象。不過一切的問題，自然不能一
時都決解了，慢慢的積極做去，就完了。何必太悲觀……」

他立刻禁止住我說：「你又來了！」「悲觀」兩個字，我很不聽。憂鬱
是第一步，奮鬪是第二步。因着凡百不滿意，纔憂鬱；憂鬱至極，纔想去
求那較能使我滿意的，那手段便是奮鬪了。現在不過是一個憂鬱時期，以
後便是奮鬪時期了。悲觀者是不肯奮鬪，不能奮鬪的，我却不是悲觀者呵
！」

我注目望着他，說：「這樣，——你憂鬱的時期，快過盡了麼？奮鬪
的目標，已完了麼？你對於這些問題，已有成竹在胸麼？」

他微微的笑了，說：「你慢慢的看下去，自然曉得了。我本來只

自己憂鬱，自己思慮，不想同誰談論述說的，而且空談也無裨實際，何必預先張張皇皇的，引人的批評注意，今天是你偶然的問起來，我們又是從小兒同學，不是泛泛的交情，所以大略對你說一點，你現在可明白了罷！』

這時我站了起來，很誠懇的握着他的手說：『祝你奮鬥到底！祝你得最後的勝利！』

他用沉毅的目光看着我說：『謝謝你！你能和我一同奮鬥麼？』

【作者略歷】

冰心，現代女作家，姓謝名婉瑩，福建閩侯人。著有小詩集、春水、繁星，小說集、超人、往事等。寄小讀者則係作者留美時的公開通訊。

生機沈尹默

枯樹的殘雪，漸漸都消化了；那風雪凜冽的餘威，似乎敵不住微和的春風。

園裏一樹山桃花，牠含了十分生意，密密的開了滿枝；不但這裏桃花好看，到處園裏，都是這般。



刮了兩日風，又下了幾陣雪。

山桃雖是開着，卻凍壞了夾竹桃的葉。地上嫩紅牙，更僵了發不出。

人人說天氣這般冷，草木的生機恐怕都被挫折；誰知道那路旁的細柳條，牠們暗地裏却一齊換了顏色！

國文讀本

好的故事 魯迅

燈火漸漸地縮小了，在豫告石油的已經不多；石油又不是老牌，早熏得燈罩很昏暗。鞭爆的繁響在四近，烟草的烟霧在身邊；是昏沈的夜。

我閉了眼睛，向後一仰，靠在椅背上；捏着「初學記」的手擱在膝髁上。

我在朦朧中，看見一個好的故事。

這故事很美麗，幽雅，有趣。許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錯綜起來像一天雲錦，而且萬顆奔星似的飛動着，同時又展開去，以至於無窮。

我彷彿記得曾坐小船經過山陰道，兩岸邊的烏柏，新禾，野花，鷄，狗，叢樹和枯樹，茅屋，塔，伽藍，農夫和村婦，村女，曬着的衣裳，和尙，簑笠，天，雲，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隨着每一打槳，各夾帶了閃爍的日光，並水裏的萍藻游魚，一同蕩漾。諸影諸物，無不解

散，而且搖蕩，擴大，互相融和；剛一融和，却又退縮，復近于原形。邊緣都參差如夏雲頭，鑲着日光，發出水銀色燄。凡是我所經過的河，都是如此。

現在我所見的故事也如此。水中的青天的底子，一切事物統在上面交錯，織成一篇。永是生動，永是展開，我看不見這一篇的結束。

河邊枯柳樹下的幾株瘦削的一丈紅該是村女種的罷。大紅花和斑紅花，都在水裏面浮動，忽而碎散，拉長了，縷縷的胭脂水，然而沒有暈。茅屋，狗，塔，村女，雲，……也都浮動者。大紅花一朶朶全被拉長了，這時是潑刺奔迸的紅錦帶。帶織入狗中，狗織入白雲中，白雲織入村女中……。在一瞬間，他們又將退縮了。但斑紅花影也已碎散，伸長，就要織進塔，村女，狗，茅屋，雲裏去。

現在我所見的故事清楚起來了，美麗，幽雅，有趣，而且分明。青天上面，有無數美的人和美的事，我一一看見，一一知道。

我就要凝視他們……。

我正要凝視他們時，驟然一驚，睜開眼，雲錦也已皺蹙，凌亂，彷彿有誰擲一塊大石下河水中，水波陡然起立，將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我無意識地趕忙捏住幾乎墮地的「初學記」眼前還瞠着幾點虹霓色的碎影。

我真愛這一篇好的故事，趁碎影還在，我要追回他，完成他，留下他。我拋下書，欠身伸手去取筆，——何嘗有一絲碎影，只見昏暗的燈光，我不在小船裏了。

但我總記得見過這一篇好的故事，在昏沈的夜……。



國
文
讀
本

運河與揚子江 陳銜哲

(小雨點)

揚子江^三與運河^三相遇於十字路口。

江 你從那裏來？

河 我從蜀山來。

江 聽說蜀山險峻，峭巖如壁，尖石如刀，你是怎樣來的？

河 我是把他們鑿穿了，打平了，奮鬥着下來的。

江 哈哈！

河 你笑什麼？

江 我笑你的謊說得太稀奇了。看呵！似你這樣軟弱的身體，微細的流動，也能與蜀山奮鬥嗎？

江 但我確曾奮鬥過來的。況且我從前並不是這個樣子。我這個軟弱

的生命，便是那個奮鬥的紀念。

|河 真的嗎？可憐的江！那你又何苦奮鬥呢？

|江 何苦奮鬥？我爲的是要造命啊！

|河 造命？我不懂。

|江 你難道不曾造過命嗎？

|河 我的生命是人們給我的。

|江 你以爲心足嗎？

|河 何故不心足？

|江 我不羨妬你。

|河 可憐的苦兒！你竟沒有人來替你造一個命嗎？

|江 我不希罕那個。

|河 可怪！你以爲你此刻生命勝過我的嗎？

|江 人們賜給你的命！

河 這又有什麼相干？我不是與你一樣的活着嗎？

江 你不懂得生命的意義。你的命，成也由人，毀也由人；我的命，却是無人能毀的。

河 誰又要來毀我呢？

江 這個你可作不得主。

河 我不在乎那個。

江 最好！最好！快樂的奴隸，固然比不得辛苦的主人，但總遠勝於怨尤的奴隸啊！再會了。河！我祝你永遠心足，永遠快樂！

於是揚子江與運河作別，且唱且向東海流去。

奮鬥的辛苦呀！筋斷骨折；

奮鬥的悲痛呀！心摧肺裂；

奮鬥的快樂呀！打倒了阻力，羞退了譏笑，征服了疑惑。

痛苦的安慰，愉悅的悲傷，從火山的烈焰中，採取生命的真諦「三」！

淚是酸的，血是紅的，生命的奮鬥是澈底的！
生命的奮鬥是澈底的，奮鬥來的生命是美麗的！

【作者略歷】

陳衡哲。現代女著作家，字莎菲，湖南衡陽人。留美回國後，曾任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師範大學等校教職，著有西洋史，小雨點等。

【注釋】

- (一)揚子江 本江都至丹徒間一段大江的名稱，後外人即作爲長江的通稱。
- (二)運河 我國經人工鑿成的大河，亦稱運糧河。傳春秋末吳王夫差首先開鑿，至元朝，全河始告成。南起浙江杭州縣，經江蘇山東，北至河北天津，長二千二百里，是世界人工所成最長的水道。

(三)真諦 分一佛家語，即「真實之意義。」

13

.3

初 中 一 年 級

國 文 讀 本

第 四 冊

北 平 文 化 學 社 印 行

MG
G634.3
86
4



3 1761 9735 2

記水樂洞 林紓

(畏廬文集)

咸淳臨安志 二二：水樂洞在煙霞嶺 三三下。然余逾石屋嶺 三三 剛三里，亦至。

中春草木敷綠，彌望蓬蓬；跨小阜，始聞泉聲。泉出洞，抵大石，反激噴沫，碎白仰沸，其聲泡泡然。余以爲泉之抵石，皆有聲也，此何由獨以樂名？俯瞰之，淵水積其內；左偏更一穴，土稍燥，可步；右轉，與水洞通，水洞勢窪，泉脈激瀉奔穴，而左偏地稍高耳。少入，漸深黑不能容人，石勢高下爲階級狀，再入則斜列如筆柱齒齒 三四。然。泉平，齒始外達，按齒遞瀉，幽細如鏘風琴，瞑目癡立乃可辨。然陰冷砭骨，三月御重棉莫禦也。

吾聞洞爲宋楊郡王 三五 別業，賈秋壑 三六 以厚值得之，疏壅導瀦，節

記水樂洞

一

138304



奏乃自洞間出。今淤塞又數百年，無濬之者，其聲之幽細，殆略存水樂之意云。

【作者略歷】

林紓（一八五二——一九二四）近代古文學家，字琴南，號畏廬，福建閩侯人。著作極富，有畏廬文集，續集三集，畏廬詩存等。所譯歐美小說尤多，前後約百五六十種，爲近世介紹西洋文學第一人。

【注釋】

（一）咸淳臨安志 書名，元潛說友撰，凡九十三卷。——咸淳，宋度宗年號（一二六二——一二七四）。臨安，今浙江杭州縣，南宋時建爲國都，稱臨安府。

（二）煙霞嶺 在西湖石屋嶺南，上有煙霞洞，爲湖上名勝之一。

（三）石屋嶺 在九曜山南，上有石屋洞，舊與煙霞洞齊名，稱南山二洞府。

（四）齒齒然 山石相並矗立的樣子。

（五）楊郡王 宋寧宗時，封楊次山爲會稽郡王。西湖遊覽志：「嘉泰以來，洞爲楊郡王家別墅，壘石築亭，最稱幽雅。

（六）賈秋壑 賈似道的別號。

烏篷船周作人

(澤瀉集)

光榮君：

接到手書，知道你要到我的故鄉去，叫我給你一點指導。老實說，我的故鄉，真正覺得可懷戀的地方，並不是那裏；但是因爲在那裏生長，住過十多年，究竟知道一點情形，所以寫這一封信告訴你。

我所要告訴你的並不是那裏的風土人情，那是寫不盡的，但是你到那裏一看也就會明白的，不必囉唆地多講。我要說的是一種很有趣的東西，這便是船。你在家鄉平常總坐人力車，電車，或是汽車，但在我的故鄉那裏這些都沒有；除了在城內或山上是用轎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船有兩種，普通坐的都是「烏篷船」，白篷的大抵作航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二二}去也有特別的風趣，但是你總不便坐，所以我也就不說了。

烏篷船大的爲「四明瓦」，小的爲脚划船，亦稱小船，但是最適用的還是在這中間的「三道」，亦卽三明瓦。篷是半圓形的，用竹片編成，中夾竹箬，上塗黑油；在兩扇「定篷」之間放置一扇遮陽，也是半圓的，木作格子，嵌著一片片的大魚鱗，徑約一寸，頗有點透明，似玻璃而堅韌耐用，這就稱爲明瓦。三明瓦者，謂其中艙有兩道，後艙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櫓，大抵兩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頭畫着眉目，狀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頗滑稽而不可怕，唯白篷船則無之，三道船篷之高大約可以使你直立，艙寬可以放下一項方桌，四個人坐著打馬將，——這個恐怕你也已學會了罷？小船則真是一葉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頂離你的頭有兩三寸，你的兩手可以攔在左右的舷上，還把手都露出在外邊。在這種船裏彷彿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時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著風浪，或是坐得少不小心，就會船底朝天，發生危險，但是也頗有趣，是水鄉的一種特色。不過你總可以不必去坐，最好還是坐那三道船罷。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電車的那樣性急，立刻盼望走到。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們那裏的里程是很短，一里纔及英哩三分之一。）來回總要預備一天。你坐在船上，應該像遊山的態度，看看四周的物色；隨處可見的山，岸旁的烏柏，河邊的紅蓼和白蘋，漁舍，各式各樣的橋。困倦的時候睡在艙中掣出隨筆來看，或者沖一碗清茶喝喝，偏門外的鑑湖〔二〕一帶，賀家池〔三〕壺觴左近，我都是喜歡的。或者往婁公埠〔四〕騎驢去遊蘭亭〔五〕，（但我勸你還是步行，騎驢或者於你不很相宜。）到了暮色蒼然的時候進城上都挂著薜荔的東門來，倒是頗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靜，你往杭州去時可於下午開船，黃昏時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這一帶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記了。夜間睡在艙中，聽水聲櫓聲，來往船隻的招呼聲，以及鄉間的犬吠鷄鳴，也都很有意思。僱一隻船到鄉下去看廟戲，可以了解中國舊戲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動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覺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樂法。只可惜講維新以

來這些演劇與迎會都已禁止，中產階級的低能人別在「布業會館」等處建起「海式」的戲場來，請大家買票看上海的貓兒戲，這些地方你千萬不要去。——你到我那故鄉，恐怕沒有一個人認得；我又因為在教書不能陪你去玩，坐夜船，談閒天，實在抱歉而且惆悵。川島〔六〕夫婦現在僂山〔七〕下，本來可以給你介紹，但是你到那裏的時候，他們恐怕已經離開故鄉了。初寒，善自珍重，不盡。

【注釋】

- (一) 西陵 渡名，在蕭山縣西。
- (二) 鑑湖 亦稱鏡湖，在紹興縣城南。
- (三) 賀家池 唐玄宗曾賜秘書監賀知章鏡湖一曲，故其地有賀家池。
- (四) 婁公埠 在水偏門外西南三十里。
- (五) 蘭亭 在紹興縣西南。晉時王羲之於三月三日與友人修禊于此，作蘭亭序。
- (六) 川島 現代作家。浙江紹興人，著有月夜。
- (七) 僂山 山名，在縣東北。

北京通信 | 魯迅 (筆蓋集)

蘊儒，培良兩兄：

昨天收到兩份豫報，使我非常快活，尤其是見了那副刊。因為牠那蓬勃的朝氣，實在是在我先前的豫想以上。你想：從有着很古的歷史的中州，傳來了青年的聲音，彷彿在豫告這古國將要復活，這是一件如何可喜的事呢？

倘使我有這力量，我自自然極願意有所貢獻於河南的青年。但不幸我竟力不從心，因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說得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幾乎難於舉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麼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淵，荊棘，狹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負責。然而向青年說話可就難了，如果盲人瞎馬，引入危塗

，我就該得謀殺許多人命的罪孽。

所以，我終於還不想勸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們的年齡，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歸宿大概總不能一致的罷。但倘若一定要問我青年應當向怎樣的目標，那麼，我只可以說出我爲別人設計的話，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

可是還得附加幾句話以免誤解，就是，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苟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

中國古來，一向是最注重於生存的，什麼「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一〕}，什麼「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二〕}，什麼「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三〕}，咧，竟有父母願意兒子吸鴉片的，一吸，他就不至於到外面去，有傾家蕩產之虞了。可是這一流人家，家業也決不能長保，因爲這是苟活。活苟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後來，他就活不下去了。意圖生存，而

太卑怯，結果就得死亡。以中國古訓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國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結果適得其反，可見我們蔑棄古訓，是刻不容緩的了。這實在是無可奈何，因為我們要生活，而且不是苟活的緣故。

中國人雖然想了各種苟活的理想鄉，可惜終於沒有實現。但我却替他們發見了，你們大概知道的罷，就是北京的第一監獄。這監獄在宣武門外的空地裏，不怕鄰家的火災；每日兩餐，不慮凍餒；起居有定，不會傷生；構造堅固，不會倒塌；禁卒管着，不會再犯罪；強盜是決不會來搶的。住在裏面，何等安全！真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闕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

古訓所教的就是這樣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動。不動，失錯當然就較少了。但不活的巖石泥沙，失錯不是更少麼？我以爲人類爲向上；卽發展起見，應該活動，活動而有若干失錯，也不要緊。惟獨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盤失錯的。因爲他掛了生活的招牌，其實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我想，我們總得將青年從牢獄裏引出來，路上的危險，當然是有的，但這是求生的偶然的危險，無從逃避。想逃避，就須度那古人所希求的第一監獄式生活了，可是真在第一監獄裏的犯人，都想早些釋放，雖然外面並不比獄裏安全。

北京暖和起來了；我的院子裏種了幾株丁香，活了；還有兩株榆葉梅，至今還未發芽，不知道他是否活着。

昨天鬧了一個小亂子，許多學生被打傷了；聽說還有死的，我不知道確否。其實，只要聽他們開會，結果不過是開會而已，因為加了強力的迫壓，遂鬧出開會以上的事來。俄國的革命，不就是從這樣的路徑出發的麼？夜深了，就此擱筆，後來再談罷。

魯迅

五月八日夜。

【注釋】

- (一)「知命者不立于巖牆之下」 語見孟子盡心篇。
- (二)「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古諺語，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 (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語見孝經。

花園之外 葉紹鈞

(稻草人)

春風來了，細細的柳絲上，不知從什麼地方送來些嫩黃色。定睛看去，又說不定是嫩黃色，却有些綠的意思。他們的腰好軟呀！輕風將他們的下梢一順地托起，姿勢整齊而好看。默默之間，又一齊垂下了，彷彿小女郎梳齊的頭髮。

兩行柳樹中間，橫着一道溪水。不知由誰斟滿了的，碧清的水面幾與岸道相平。細的勻的縐紋好美麗呀！彷彿固定了的，看不出波紋推移的痕跡；柳樹的倒影，清清楚楚，可以看見。岸灘紛紛披着綠草，正是小魚們小蝦們絕好的住宅。水和泥土的氣息發散開來，使人一嗅到，便想起這是春天特有的氣息。溫和的陽光籠罩溪上，更使每一塊石子每一粒泥砂都有生活的歡樂。

溪旁的岸上，柳絲的底下，一順着經過的是華麗的車輛；馬拖着，輪子着地絲毫沒有聲息，滑一般的過去。白銅的輪輻耀人眼睛；烏漆的車箱光亮到可以代鏡子；鉅大的玻璃，明呀，明呀，明到說不出。人拖着的一樣的輕快非常。潔白的坐褥，花紋的車毯，玩具似的手搯的喇叭，色色都是精美不過的。還有仗機器力鼓動着的，彷彿神異的巨獸，極闊的身軀，圓睜的眼睛，滾一般的飛奔而來。剛到眼前，又滾一般的飛奔而去，小了，小了，不見了，却還隱隱聽得他的奇怪的吼叫。

那些車輛裏面，坐着滿心裝着快樂的人。快樂也有分量的，所以拖車的馬出汗了，拖車的人氣喘了，運車的機器也發出軋軋的疲倦的聲音了。但是，坐着的人只顧懷着他們滿心的快樂。他們將笑容向四圍，歡愉的眼光看着柳絲，恬靜的沈思對着溪水，又時時仰鼻吸氣，嘗嘗芳春的滋味。於是，其中肥胖的先生們臉肉寬弛而抖動了；老太太們眼腔疊縐，乾癟無齒的嘴大張了；年青女郎們手帕舞動，歌聲徐發了；小兒們跳躍不歇，張

臂欲下了。此時拖車的馬出汗愈多，拖車的人氣喘愈急，運車機器的軋軋的聲音也愈疲倦。

他們到什麼地方去呢？溪水轉折處，是一所花園。春風來了，睡着的花園醒了。她那初醒而還帶倦意的姿態，她那甘芳的新發的氣息，他那小伴鳥兒們的低唱，都足以招引他們的蹤影。況且他們是滿心裝着快樂的，知道她那裏是快樂的銀行，自然都向她奔去了，猶如每一滴水總喜歡歸到海裏去。

長兒站在花園門口已經兩三天了。他聽了鄰家伯母的講述，猜想這花園裏面一定是仙人的境界，要進去逛逛。他和父親是不容易見面的，他起身的時候，父親睡得正濃；等到同鄰兒們玩了半天之後回家，父親又不知道去了，直到他眼皮沉重時也不見回來。所以他只得向母親說明，他母親是給人家洗衣服的，大青布的圍裙常常沾得全溼，十個指頭黃黃地發腫。她聽了長兒的話，便發怒道：「花園！你配逛花園！」以下不說了，照常搓

着手中的衣服，肥皂水刻刻飛濺開來。

長兒不敢再開口。可是，他實在不明白母親的話，爲什麼他不配逛花園？誰才配逛花園？關於這些問題，鄰家的伯母沒有說及。除了鄰家伯母，更沒有懂得道理的人了，他這樣想。他就默默地懷着這個疑惑，睡他的覺，做他的夢，以及……

他的脚下彷彿有魔法似的，不知不覺，將他的身體載到了花園門口。闊大似牆的門開着，望進去只見密密層層葱葱綠綠的樹。己身和樹林的中間並沒什麼阻隔，也不見旁邊有什麼人或東西。他就奔進去，步子比平常的奔跑更高更快。

不知身體的那一部分給什麼東西絆住了！用力舞動也脫不脫，頭腦却昏昏了。縹糊地聽得一個聲音道：『和誰一塊的？』他才看清楚旁邊站着一個大漢，自己的右肩膀給他抓住了。這個是可怕的大漢，臉皮很粗糙，與橘皮相仿；鼻頭和鼻的四圍，紅得像轉了色的蠟燭；眼珠很大，瞳子的

光正射着自己呢；右肩膀上那隻手也大得厲害，右肩膀給他抓住了，彷彿網上了幾十道麻繩，緊漲得難受。

長兒心裏恐嚇，答不出話，只瞪着兩隻眼睛。那個大漢推動他的肩膀說：「我問你，你和誰一塊的？」長兒的喉間忽然滑潤了，答語便漏了出來：「我和自己一塊的。」這句話引得那大漢笑了，笑的面孔更可怕，說道：「既然一個人來的，買了票子再進去！」

「我不要票子，我到園裏去逛逛，」長兒說着，欲脫身就跑。那個大漢怒了，瞳子的光更爲明亮，鼻頭部分的紅色也擴大了範圍，大聲喝道：「小流氓！要想不出錢逛園麼！快與我滾開去，不要裝什麼假！」大漢說罷，就放手一推。長兒的身體搖搖地倒退了幾步，終於站不住，一交坐在地上，兩手自然而然而向後支撐着。這一來，引得們外的許多車夫狂醉一般的笑起來了。

長兒聽見了多人的笑聲，才看見花園門外有這麼許多的車輛，這麼多

的人。他覺得不好意思，慢慢的爬了起來，勉強微笑着，裝作沒事的样子。其實他正在留心許多人的眼光；到一個時候，他以為他們都不注意自己了，便飛快的溜走了。趕到家裏，母親依舊洗她的衣服，不問他什麼。他也不向母親說什麼。

仙人境界似的花園總繫着他的心。停不多時，他覺得家裏沒趣，又走出了門。任兩條腿走去，偏偏不到平日促迷藏的樹林中，或者滾鐵環的空場上，却又到了花園的門口。他有了先前的經驗，不敢便奔進去。那個大漢又兀然的坐在門旁那所房子裏。他只在門外悄悄地走來走去，有時伏在歇着的人力車的背後，有時坐上了馬車後面的小椅，有時竟大膽的在門旁張望。直到車輛的輪子轉動，轉得一輪也不留；暗黑隱沒了園門，大漢的屋裏放出一星的火光，他才回到家裏。明天起來了，照常做他的功課，在園門外來去。

一輛馬車在花園門外停了；那匹馬立足未穩，向後挪了幾挪。馬夫跳下來，開了車廂的門，一位先生，一位夫人，扶了兩個孩子走出來。長兒一眼注視着這兩個孩子，更不見有其他人。「他們穿着閃爍發光的衣服，長過了膝的襪，闊而着地有聲的鞋子。他們的面孔多紅呀，頭髮多光呀！他們走進園門去了，一跳一跳地，多自由呀！大漢在那裏了？爲什麼不出來抓住他們？他們走近了密密層層葱葱綠綠的樹林了，進去了……」長兒這麼想着，很奇怪，覺得自己的身軀也走進了樹林了。多麼歡喜呵！想望了好久此刻竟如願了。他就在樹蔭下奔過去。

深的樹林似乎沒有盡頭的，一棵一棵的幹本彷彿頂住了天的柱子。在樹枝上面，有許多的松鼠跳躍往來；更有紅臉的猴子坐在那裏，挂在那裏正像演把戲的人所牽的一樣。他更看見奇異的事情了，水果舖子裏的紅的黃的紫的種種東西，怎麼都生在那些樹枝上頭！他便想，大約水果舖子裏到這裏來採的。現在何不也採些吃吃呢？正想舉起手來，身體給一輛剛到

的人力車一撞，他才醒覺了：原來他還站在園門口，沒有走進花園。

他呆呆地看着四圍，却沒有看見什麼。人力車第二回撞到他身上時，他不自主地偏過了一點。忽然眼前一耀一件可愛的東西出現了。這是一束鮮紅的花，從園門裏出來，近了，近了，近到他的身邊。花的一瓣瓣都在抖動；聞到一種說不出的香氣。可是，霎時間就過去了，遠了，不見了。他想：「這是花園裏頂好的東西，我要取得一點才好。剛才沒有拉住了，真是可惜！不要緊，花園裏的花多着呢。我採一束，供在母親的床頭。再採一束，預備演戲時紮在帽子旁邊扮小英雄。更採一束，種在家的門口，讓他永久開着，……」很奇怪，他已在花園裏的花圃旁邊了。

紅的花堆得山一般高，他眼裏只看見紅色。忽然花笑了，默默的對他笑。從笑着的花臉上，滴下一滴一滴香甜的水。流到地面，凝成紅色的香糖，他舌根起了甘甜的感覺，想拾一些送到嘴裏，却又見是紅鮮的果子，並不是香糖。他想果子也好，便拾了一滿懷。更想花兒不可不採，又放下了。

果子採花。一枝半開的，正好插在母親的床頭，便採了。一枝細小的，正好紮在帽子旁邊，便採了。一枝繁茂的，正好種在家的門口，也舉起了手想採了；忽然給汽車的吼叫喚醒；原來他還站在園門口，沒有走進花園。

這事何等的悵惘！香糖沒有了，果子沒有了，只有舌根的甘甜的感覺似乎還留着。他向園裏望去，依舊只見密密層層蔥蔥綠綠的樹林。樹林的裏面，音樂聲透出來了。「鼓的聲音，輕脆而圓滾，喇叭的聲音，彷彿水牛的長鳴，長笛的聲音最尖銳，他似乎率領其他樂器的樣子。還有敲擊鋼鐵的聲音，比鐵鋪子裏的好聽些。這大約是那些穿藍衣的音樂隊員吹奏給遊客們聽的，那個吹喇叭的，面孔一定漲得像河豚了。那個吹長笛的，……」很奇怪，他覺得在園內的一個亭子旁邊了。他就倚在闌干上歡歡喜喜地聽着。

在亭子裏面吹奏的，都穿着藍色的衣服，胸前和肩臂繡着好看的花紋。樂器發出金色的光，將那些人耀得花花爛爛的。他們奏了一曲小調兒，

又奏一曲時行的山歌。忽然改奏戲腔了，正是廟場裏聽慣的那幾齣。他跟着樂聲唱着，樂聲也湊着他的聲調。「開步走，開步走，」音樂隊在花園裏的草路上走着，他領了頭。他舉起了手指揮他們轉彎，身體給從園裏奔出來的兩個孩子撞了個旋，他才覺醒了；原來他還站在園門口，沒有走進花園。

那兩個孩子就是先前進去的，他們游罷了花園出來了，手裏各握着許多糖果。他們撞了長兒，好像沒有這回事；很驕傲地跟着父母跨上馬車，車輪便軟軟地轉動了。

長兒悵悵地望着遠去的馬車，又回頭看看園門以內。他似乎逛過了花園了。但是，他終於沒有知道這是怎樣一個花園，雖然只隔一道圍牆，而且園門還洞開着呢！

發瘋的國家

蘇俄伊林原著

吳朗西譯

一九二〇年九月一日，有一次火車離開華盛頓：一架車頭，三十輛車箱。車中裝滿了西瓜，西瓜都是很好而成熟了的。每個價二角五分——算作俄國錢是五十戈貝克。這載着西瓜的列車向北急行，到了波脫馬克河畔，那兒的軌道正沿着山邊，車子就停了下來。工人們蜂擁地跑近車去。

突然就發出撲通撲通的聲響。西瓜一個個的被投在河中。整批的像潮水樣從山邊滾了下來。或者像球樣跳着，或者以彼此的衝擊成爲碎塊，在河邊岸旁結成了一張西瓜的筏，——一個綠色的浮島。然而西瓜還是依舊源源不絕的滾下來。第二輛車接着第一輛，第三輛接着第二輛。這工作幹得很敏捷，一輛車只化兩分鐘，三十輛車不過一小時。

車頭放氣了，工人們跳上車後，列車便開走了。西瓜緩慢地隨着河水，流下波脫馬克河。

這個故事並不是我的胡說，倘若諸君不信的話，可以去看蔡斯著的「本叫做『浪費的悲劇』」(Stuart Chase: The Tragedy of Waste)的書。他是一位美國人，任事於紐約勞動局。諸君可以在該書一百九十三頁上找到這個關於西瓜的故事。

這樣有趣的故事書上還有許多。

「一九二〇年，有萬千加侖的牛乳，被傾在伊里諾斯南部的江河中。」

「一九二一年十月，中央及西部各州的大道上，揭示着這樣的佈告，勸農民焚燒五穀以代煤炭。」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紐約世界新聞發表：本日有數千袋胡瓜及其他新鮮蔬菜，被棄在垃圾碼頭。」

「邁因地方的馬鈴薯，每隔幾年，輒有一大部分讓其在地中腐爛。」
這裏還有一則最近的新聞報道：

「西部諸州，又如一九二一年樣，把五穀拿來代替燃料。」

在棉花栽培場中，他們養了許多穀象蟲以傷害棉作物。

汽車工廠特以數百萬元的金錢，收買有用的汽車加以毀壞。輪船公司則故意把最近造成的輪船數百艘加以破壞。

這是什麼意思？難道他們是發了瘋，不然，爲的什麼原因，把好好的五穀拿來燒了，把牛奶拿來倒了，把汽車輪船拿來毀了，——這是爲的什麼？到底是爲誰得了利益？

那末說起來，這是有利於浮克士先生們與波克士先生們的事。浮克士先生爲了要提高五穀的價格，於是燒了數列車的五穀。波克士先生因爲要使得牛奶的價格不至於賣得太便宜，所以把數萬瓶的牛奶傾於河中。但是我們要知道，在同時據紐約城中的學校醫生的報告，每四個兒童之中，輒有一個是營養不足的。

在那個誇稱有數百萬機器的國家，堆棧中積滿了貨物，五穀是代着煤

炭來作燃料；牛奶是傾倒在河中。但是同時在這同一的國中，我們須知有萬千的人民却瀕於飢餓，不得一飽。

美國人常常這樣自己驕傲：「每個美國工人有二百三十個機器奴隸。」倘若我們把美國的數目與爲這些機器所代替的工人的數目，來計算一下，那末這句話確是不錯的。

可是，既是這樣，爲什麼有千百萬的美國公民，依舊缺少他們最必要的物品呢？這是什麼緣故？

原因便是由於這一切的機器奴隸，這一切巨大的機器，都不是屬於全體美國人民，而祇是屬於極少數人。祇是一位「汽車大王」福特，他在美國就有六十個汽車工廠，在其他國家還有二十八個。他有他自己的鐵路，自己的汽船，自己的礦穴，自己的森林，自己的山嶺，自己的河川。我們假使把他工廠中的全體工人與家屬，都聚集安置在一個地方，那末他們可以造成一個三百萬人口的城市。這猶如全莫斯科的居民，加上列寧格勒的

一半，都是爲了他一個人而工作。根本的說一句，便是由於他一個人佔有了機器，致數百萬的人却不得不爲他而工作。

國
文
讀
本

給沈伯修君的信 高語罕

(白話書信)

伯修老哥：

我現在精神上受無限的痛苦，你曉得麼？今年正月本在高等小學校裏讀的好好的書；母親因為家裏窮，要等着掙錢吃飯，便托人把我講了這個生意，教我來當小管——燕湖俗話叫「學乖」。——我沒奈何，只得依着母親的言語丟掉書本兒來學生意。我起初以為學生意，一定是學算盤，學銀色，練習賬目，和交易裏面的精微奧妙，當時也很高興。自己想道：士，農，工，商，那一行不是人做的，那一行不可以做出大事業來？我現在雖不過是一個小管，——學乖的，——但是後來學出本事來，能以自己開他幾盤店，也可以為我所欲為的。

那知道進門的頭一天，我便曉得勢頭不好。那天晚上掌櫃的把我叫到

面前，板着臉兒說道：「我們店裏的店規是很嚴的，」一手指着旁邊一塊木板，一根雞毛帚，連聲道：「若是犯了店規，那些東西，却是不留情的！」我便恭恭敬敬地問道：「掌櫃的先生，我初來到這裏，什麼都不曉得，還要求你老人家指教。並請給我一本章程。」掌櫃的把眼一翻，大聲道：「什麼叫章程！什麼叫指教！我那有這些閒工夫，來和你麻煩！」頸一扭，肩一聳，站起來走了。

那些同事的小管，看見我被掌櫃的罵了，都來埋怨道：「你怎樣的，不曉得「見眼生情！」有什麼事來問我們好了。」我於是就向他們要本店的規則看，他們鬨然大笑，都齊聲說：「馱子！馱子！」把我說的沒意思。我極力支持道：「諸位不要見笑，到底本店規則在那裏？」他們說：「在我們的心裏！」我又問道：「你們諸位天天學些什麼？」他們亂應道：「吃飯！睡覺！看櫃臺！倒便壺！拿烟袋！伺候茶飯！掃地！抹桌子！」我聽了這番話，簡直摸不着頭腦。

其中有一位很誠實的朋友向我道：「我老實告訴你罷。你只要把上邊所說的：看櫃臺，倒便壺，拿烟袋。伺候茶飯，掃地，抹桌子，件件都做到，到了三年，便出師了！」我說：「那麼，算盤，銀色，帳目，以及一切關係買賣的精微，都不講究麼？」他說：「那就全靠你自己了；若是靠着那個來找着教你，是萬萬做不到的。」我說：「那麼，我便天天請教各位先生就是了。」他說：「還要碰他們的高興。若是不高興，你還是要挨罵。」講了這句話之後，他便唧唧地說道：「你趕緊把那個便壺送到掌櫃的房裏去，回頭來再倒一杯茶送給他。天天晚上要照着這樣做，掌櫃的就歡喜你了。」我聽了這話，老大不願意，遲疑了半天，那個朋友道：「趕緊去！我是維護你；不然，是不告訴你的。」我于是勉勉強強的照着他的語兒做了。我自己想道：「我們當小管的，就是來做這些事的麼？這些事做好了，能算我們的本領麼？而且因為什麼，我們當小管的便應該替掌櫃的拿便壺，倒茶倒水，伺候他呢？」

呀呀！已經一點鐘了！我實在不能再往下寫了，下次再談罷。此頌
進步。

弟魯一鳴。八，二，三。

芳兒的夢

葉紹鈞

芳兒看姊姊采了好許多鳳仙花，白的，紅的，妃色的，碎錦的，將細線紮起來，紮成個大而圓的球。她紮好了，挂在窗前，看着只是笑。那個球搖擺不定，花瓣微微抖動，彷彿怕羞的樣子。芳兒就想道，

「這差不多學生們踢的大皮球，挂在那裏做什麼？鳳仙枝上若是開了這樣一個大球，我就好踢了。現在姊姊只是對他笑；笑了，他就會升上天去吧？……」

芳兒沒有想完，姊姊就回轉來問他道，

「明天母親生日，你送什麼東西給她做禮物呢？你看我這花球多好！花是我種的，又是我采的，又是我紮的。母親看見了，一定說我聰明，並且愛她呢。」

芳兒聽說，就想，

芳兒的夢

「姊姊有禮物，我自然也要送一點禮物。我的禮物比她好呢。送小獵狗罷？不行，小獵狗是母親給的，怎能就送還她呢？送積木罷？不行，積木是舅舅給的，母親帶回來的，怎能將她手裏拿過的東西就送給她呢？送大麗花罷？也不行，大麗花和鳳仙花同是花，怎能將和姊姊相仿的東西送給她呢？」

芳兒這樣想，心裏就不自在起來。他不要看大花球了，只坐在小椅子上默想。他想到樹林裏的香草，小坡上的小石子，溪邊的翠鳥，山泉裏的金魚，他想到一切家裏所用的東西，街上所有的東西，山野所有的東西，總覺都不適宜，不配送給母親做生日的禮物。他要一種世間所少有的東西，少到獨一無二的東西，給他取得了，送給母親。這樣才可使母親有夢中也想不到的歡喜；才可表示對於母親的愛，是深到海也比不上的。

但是這一件東西在那裏呢？

月亮兒起來得早呵，她在屋角窺芳兒呢。天井裏的一角亮起來了；閃

在黑暗裏的籬笆上的游龍草，也發出光彩了。記得日裏頭看這些游龍草，姊姊的新衣似的，鮮綠的地，繡上許多小紅花。現在顏色變了，紅的綠的都罩着銀光了。

芳兒被月兒窺了一窺，他的眼睛自然地擡起來。

「月亮姊姊，你出來得早呀！我要送一件東西給母親，做她生日的禮物。這件東西要美麗，要稀有，要使母親有夢中也想不到的歡喜，要表示我對於母親的愛，深到海也比不上。你是聰明的月亮姊姊，一定知道這件東西，告訴我罷。」

月亮只是微笑。但是她走得近一點了，她的全身活潑潑地全對着芳兒了。

在月亮的旁邊，浮着些輕淡的雲兒，他們穿了潔白的衣裳，衣角和帶子飄起來，彷彿跳舞的女郎。他們恐怕月亮寂寞，所以陪着她；恐怕月亮力乏，所以扶着她，芳兒又告訴他們，並且請求道，

「雲兒哥哥們，你們伴着月亮姊姊出游麼？我要送一件東西給母親，做她生日的禮物。這件東西要美麗，要稀有，要使母親有夢中也想不到的歡喜，要表示我對於母親的愛，深到海也比不上。你們是總明的雲兒哥哥，一定知道這件東西，告訴我罷。」

雲兒們只是擁着月亮姊姊在深藍色的帷幕內跳舞，前進。

芳兒想他們玩得耳朵也沒有了，他們真開心。就將小椅子移到天井裏，自己坐着，擡起了頭，爽性看他們跳舞。起先月亮跳着急促的小步，雲兒們一側一搖地跟着，白衣裳飄浮得更好看了。後來月亮似乎疲倦了，立定在中天。雲兒們也就慢慢的徘徊，等候他們的舞伴；這時候他們的衣裳直垂下來了。

芳兒趁這個當口，又將心事說了，並且請求一回。他再留心看天上，月兒雲兒正教他呢。月兒堆着笑臉，她的美麗的眼睛斜向旁邊，雲兒們從潔白寬大的衣袖裏伸出手指來，指着旁邊。芳兒看他們的旁邊，不是無數

燦爛的星兒麼？原來月兒的美麗的眼睛就看着星兒，雲兒的衣袖裏伸出的手指就指着星兒。

芳兒快活極了，他明白了。心裏想道，

「這才是最妙的禮物呢，月亮姊姊雲兒哥哥們真聰明呀！姊姊送一個花球，我送一個星環。明天我將這星環，親手套在母親的頸間，耀眼的光從母親身上射出來，豈不美麗？人家的母親戴什麼珠環寶石環，那些都是人世找得到的東西。我却贈她一個星環，豈非稀有？她那裏料得到有這個東西呢？當我給她套上頸間的時候，她自然有夢中也想不到的歡喜了。別人又那裏想到這個東西呢？獨有我送這個東西，不因為我對於母親的愛，比海還深麼？」

芳兒這樣想着，就謝謝月亮和雲兒們。並且給他們祝福道，

「願你們永久美麗，永久快樂，永久笑，永久跳舞，永久幫助我，告訴我所想不到的事！」

這時候芳兒的姊姊也到天井裏來乘涼了。她端了一張籐椅子坐在芳兒旁邊。她臉上還只是笑，她正想鳳仙花球怎麼美麗，母親怎麼喜歡呢。

芳兒拿住姊姊的手，貼在自己的臉龐上，眼睛看着姊姊，輕輕說道，

「我已想到了送母親的禮物了，好得很呢，比你的花球好幾百倍。但是不告訴你。」

「什麼東西呢？好弟弟，說給我聽罷。」

「不說，你明天看就是了。這個東西近在眼前，遠在天邊，美麗到沒有一件東西比得上，稀有到大家不會有過。」

芳兒的姊姊猜了好許多東西，香草，小石子，翠鳥，金魚，一切家裏所有的東西，街上所有的東西，山野所有的東西，都猜到了。芳兒只是笑，只是搖頭。姊姊着急了，一手從芳兒手裏脫出，同那一手合十起來，拜着央求道，

「拜拜你，好弟弟，告訴我罷！我一定不告訴別人，連枕兒，蓆兒，

也不告訴他們。好弟弟，說罷！」

「你一定要我說，先依我一件事，我們先來跳一回繩。跳完了，我再告訴你。」

於是姊弟兩個跳繩了。這時候月亮的光直射下來，天井裏的一切都罩着銀光，他們兩個全身浴在銀光裏。他們跳的時候，短短的影子在地上舞動；姊姊的髮散亂了，更增加影子的美麗。起先是平常的跳，後改反跳，交了手跳，終於兩人合跳。小足像點水的燕子一般，剛着地又離地了；繩子從足下閃過，幾乎分辨不清楚，只見他們倆包在一個虛空的大圓球裏。姊姊微微地喘息了，芳兒也滿面是汗了，才停止了跳繩。芳兒坐在小椅子上，一手拭着頭上額上的汗。姊姊催着他道，

「現在依了你了，你好說了。究竟是什麼東西？」

「我的禮物是星的環。」

白羅帳裏面，芳兒睡得熟了。他的面容如笑，他的呼吸很平和，他應

當有可愛的夢呢？

他起身了，被月亮姊姊催起的。他看月亮姊姊穿了一身淡藍的衣裳，笑的時候，露出銀樣的牙齒，覺得十分可愛，就投到她的懷裏。她拍着他的背心說道，

「你忘了要送禮物給母親麼？要去取，跟我去，我來領着你。」

芳兒想着了，很感激她，便催她動身。她攜了他的手，身子飄飄地上昇了。芳兒兩足在空中移動，步步都似乎踏着實地，自覺只管離開地面了。望下看去，好大的銀被，蓋着睡眠的地球。更看月亮姊姊，淡藍衣裳給風吹起，飄成縹緲的紋，真像一位仙人呢。

芳兒的兩足越移動越快，也越覺得輕鬆靈便。看着星兒們，近得多了；粒粒像荔枝一般大。光明耀眼，不一會，已經到了星兒的羣裏了。四面一看仿佛進了給滿果子的樹林裏，手邊足邊都可以隨手採取，再看自己身上，照着形容不出的光亮，連汗毛的根都看得清楚。他快活極了，便動手拾取。

這很容易的，他拿一顆星兒在手裏非常地輕，似乎沒有分量。就一連取了近百顆；將衣裳兜着，快要滿了。月亮姊姊，給他一條美麗的絲繩，教他穿起來，做成頸環。他聽她做了。

美麗的頸環，這是從來沒有的；現在却在芳兒手裏，他要拿去送給母親，做她生日的禮物了！

他心急得很，要教母親有夢中也想不到的歡喜，要來示自己對於母親比海還深的愛，他就帶了星環，匆匆跑到家裏。剛跨進門，口裏喊道，

「母親，你在那裏？我送你一件禮物，美麗的禮物，稀有的禮物。」

母親走了出來，就抱他在懷裏。他挽轉小臂，將手裏的星環套到母親的頸間。形容不出的光亮從母親身上射出來，母親就是一位仙人了。他自己不是個小仙人麼？因此快活得手和腳都舞動起來；母親臉上現着慈愛的
笑。

芳兒手足一舞動，他的夢醒了。母親正伏在枕旁看他；她的臉上，正

就現着夢裏所見那樣慈愛的笑。

一九二一，一二，二六。

花與少年

(日本小川未明著) 姜景書

在鄉間的親屬中，有一位很愛哥兒的老媽媽。老媽媽已經很有些年紀了。

哥兒也很喜歡這位老媽媽。有時候老媽媽拄着杖到哥兒的家裏來住幾天的時候，哥兒是怎樣的熱鬧快活呀！可是老媽媽要回鄉間去的時候，哥兒又覺得是怎樣的難過呢！

哥兒無論怎樣也不能忘却老媽媽，不但是這樣，而且連老媽媽那時所說的：「明年春天雪消融而去，山茶花開放的時候，我必定再來住幾天」這樣的話，都忘記不掉的。

「老媽媽不知怎樣了？雪早早消融而去，到那山茶花開放的時候，那是多麼好的啊！」在很長久很寒冷的冬天的期間裏，哥兒忽然想起老媽媽來。

在屋外面堆積着深厚的雪，於是在空中黑雲移動着，那寒冬也漸漸的過去。不間斷地暖和的風吹來，雪開始消融起來了。於是到現在，猶在雪下被掩蓋的林木山嶺等等，也開始都露出頭來了。

在哥兒的家裏，有梅樹山茶櫻花這一類樹木，種種的鳥，不知從何處飛來，停息在樹的枝梢上，終日不絕的鳴叫。梅樹的花蕾，有許多的白點，還帶着不像開放的樣子，可是其中開花最早的山茶花的枝上，一瓣兩瓣在花苞的尖上火紅的放着。

「啊！已是春天了，雪馬上就要消融了罷。如果這樣，鄉間的老媽媽又要來了呵！」哥兒從窗子裏伸出頭來，把仍舊壓在雪下看不見地面的庭院眺望着，這樣的沉思着。

雪漸漸消融而去，往來的道路閃出來了。小孩子們集在向陽很好的乾了的路上轉旋着陀螺，捉着迷藏，一直遊嬉到那不久夕陽沉落在那杉樹林間的時候。

有一天，哥兒把那邊路上著着外套，戴着黑風帽的老媽媽，拄着杖向下走着的姿影看見了。

哥兒一見，就吃驚地說道：「老媽媽呵！」

老媽媽拄着杖，不向這邊有哥兒的道兒來，倒漸漸地往那冷靜的地方走去了。

「老媽媽有了年紀，走錯了路了罷？」哥兒這樣想着，於是跑到老媽媽那兒，想去告訴她。

哥兒見着所想不到老媽媽的姿影——以為又可以在晚上講給他種種有趣的故事，所以很喜歡，勇力地跑往老媽媽走的路邊去了。

漸漸地近了，一看，愈看愈是懷思的老媽媽了。

「這次來的時候；什麼禮物也沒帶來呀！」哥兒想起老媽媽以前曾經這樣笑着說過。

「老媽媽！」哥兒跑向冷靜的那邊，這樣呼喊了。可是媽媽像聽不見

的樣子，仍是向那邊走去。

哥兒緊緊地追到老媽媽背後，於是又呼喊道：「老媽媽！」

老媽媽這才瞥見，站着向後面看了。老媽媽的面孔一半包在黑的風帽裏，雖然看不清楚，可是僅從露出的鼻子和眼睛看去，的確不錯是老媽媽。但是媽媽在這次也不說「哥兒」，也不說「孩子你」，什麼也不說，而且那白的面孔和黑的眼睛，不但不笑，還帶有一些悲傷的樣子哩！——哥兒自己雖想着是老媽媽，但不也是錯認人麼？心裏着慌了，於是悄然站着凝視老媽媽。老媽媽從袖子裏取出兩個山芋來送給哥兒了。

老媽媽什麼也不說，又向那邊冷靜的地方走去了。哥兒把得來的山芋一看，這是生的，並未洗過，看去還帶着土呢。但——仍自總覺得不錯的確是老媽媽。走回自己的家來，想把這事告訴給父母。

哥兒回到家裏告訴母親說道：「現在見過鄉間的老媽媽了，而且還給了這樣的山芋哩！」哥兒這樣說，母親接着道：「你那是認錯人了。鄉

問老媽媽在去年末就死去了。我們以為被你知道了是要難受的，所以我們都默着了。」

「什麼！把這山芋給我看看，」父親說，哥兒把兩個山芋遞給父親了。

「那裏！這不是山芋，是『達里亞』的根呵！」父親說。哥兒很是奇怪。其後到外邊遊戲時，常常眺望着街路來往的那邊，而且暗想不能再有像老媽媽的姿影那樣的人通過麼？

哥兒在櫻花開放的時候，把兩個「達里亞」的根，埋植到土裏去，不久就生出芽來了。哥兒想着能開怎樣的花兒呢？每天很快活着。

在初夏的時候，兩株達里亞開出很美豔的花來了，一株是白的，一株是紅的，這樣相問着。

哥兒在無論什麼時候，總以為鄉間的老媽媽仍是活着。但等待復等待，老媽媽終於未曾拄着杖到哥兒家裏來呢。

國
文
讀
本

蟬與紡織娘

鄧振鐸

你如果獨自坐在窗內，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來打擾你，一點鐘二點鐘的過去，嘴裏銜着一枝烟，躺在沙發上慢慢地噴着烟雲，看牠一白圈一白圈的升上，那末在這靜境之內，你便可聽到那牆角階前的鳴蟲的奏樂。

那鳴蟲的作響，真不是凡響；如果你會聽見過曼杜令的低奏，你會聽見過一支洞簫在月下湖上獨吹着，你會聽見過紅樓重幔中透漏出來的絃管聲，你會聽見流水淙淙的由溪石間流過，或你會倚在山閣上聽着颯颯的松風在足下拂過，那末，你便可以把那如何清幽的鳴蟲之叫聲想像到一二了。

蟲之樂隊，因季候的關係，而頗有不同；夏天與秋令的蟲聲，便是截然的兩樣。蟬之聲是高曠的，享樂的，帶着自己滿足之意的；牠高高的棲在梧桐樹，或竹枝上，迎風而唱，那是生之歌，生之盛年之歌，那是結婚

歌，那是中世紀武士美人的大宴時的行吟詩人之歌，無論聽了那嘖……嘖……的曼長音，或嘖格……嘖格……的較短聲，都可以同樣受到一種輕快的美感，秋蟲的鳴聲最複雜；但無論紡織娘的咕嘎，蟋蟀的唧唧，金鈴子的叮令，還有無數無數不可名狀的秋蟲之鳴聲，其音調之淒抑卻都是一樣的；他們唱的是秋之歌，是暮年之歌，是薤露之曲。他們的歌聲，是如秋風之掃落葉，怨婦之奏琵琶，孤哨而幽奇，清遠而淒迷，低徊而愁腸百結。你如果是一個孤客，獨宿於荒郊逆旅，一盞熒熒的油燈對着一張板床，一張木桌，一二張硬板凳，再一聽見四壁唧唧知知的蟲聲間作，那你今夜便不用再想穩穩當當的安睡了。什麼愁情，鄉思，以及人生之悲感，都會一串一串的從根兒勾引起來，在你心上翻來覆去，如白老鼠在戲籠中走輪盤一般，一上去便不再想下來憩息。……如果那一夜是一個月夜，天井裏統統是銀白色，枯禿的樹影，一根一條的很清朗的印在地上，那末你的感觸將更深了，那也許就是所謂悲秋。

秋蟲之聲，大概都在蟬之夏曲已告終之後出現，那正與氣候之寒暖相應。但我却有一次奇異的經驗；在無數的紡織娘之鳴聲已來了之後，却又聽得滿耳的蟬聲。我想我們的讀者中有這種經驗的人必是不多的。

我在山中，每天聽見的只有蟬聲，鳥聲還比不上。那時天氣是很熱，即在山上，也覺得並不涼爽。正午的時候，躺在廊前的籐榻上，要求一點的涼風，却見滿山的竹樹梢頭，一動也不動，看看足底下的花草也都靜着，似老僧入了定似的。風扇之類既得不到，只好不斷的用手巾來拭汗，不斷的在搖揮那紙扇了。在這時候，往往有幾縷的蟬聲在檻外鳴奏着。閉了目，靜靜的聽了他們在忽高忽低，忽斷忽續，此唱彼和，彷彿是一大陣絕清的樂陣，在那裏奏着絕清幽的曲子，炎熱似乎也減少了，然後，朦朧的朦朧的睡去了，什麼都不覺得。良久，良久，清夢醒來時，却又是滿耳的蟬聲，山中的蟬真多！絕早的清晨，老媽子們和小孩子們常去抱着竹幹亂搖一陣而一隻二隻的蟬便要跟隨了朝露而落到地上了。每一個早晨，在

我們滴翠軒的左近，至今是百隻以上的蟬是這樣的被捉，但蟬聲却並不減少……

半個月過去了；有的時候，似乎蟬聲略少，第二天却又多了起來，雖然囉……囉……的不息的鳴着，却並不覺得喧擾；所以大家都不討厭牠們。我却特別的愛聽牠們的歌唱，那樣的高曠清遠的調子，在什麼音樂會中可以聽得到！所以我每以蟬聲將絕爲慮，時時的干涉孩子們捕捉。

到了一夜，狂風大作，雨點如從水龍頭上噴出似的，向檻內廊上傾到。第二天還不放晴。再過一天，晴了，天氣却很涼，蟬聲乃不再聽見了！全山上在鳴唱着的却換了一種咕嚕……咕嚕……的急促而淒楚的調子，那是紡織娘。

「秋天到了。」我這樣的說着，頗動了歸心。

再一天，紡織娘還是咕嚕咕嚕的唱着。

然而第三天早晨，當太陽晒得滿山時，蟬聲却又聽見了，且很不不。

我初聽不信；嘍……嘍……嘍格……嘍格……嘍格……那確是蟬聲！紡織娘之聲又潛踪了。

蟬回來了，跟牠回來的是炎夏。從箱中取出的棉衣又復放入箱中。下山之計遂又打消了。

誰曾於聽了紡織娘歌聲之後再聽了蟬之夏曲呢？這是我的一個有趣的經驗。

國文讀本

唁辭

周作人

昨日傍晚，妻得到孔德學校的陶先生的電話，只是一句話，說，「齊可死了——」。齊可是那邊的十年級學生，聽說因患膽石症（？）往協和醫院乞治，後來因為待遇不親切，改進德國醫院，於昨日施行手術，遂不復醒。她既是校中高年級生，又天性豪爽而親切，我家的三個小孩初上學校，都很受她的照管，好像是大姐一樣，這回突然死別，孩子們雖然驚駭，却還不能了解失却他們老朋友的悲哀，但是妻因為時常往校也和她很熟，昨天聞信後為茫然久之，一夜都睡不着覺，這實在是無怪的。

死總是很可悲的事，特別是青年男女的死，雖然死的悲痛不屬於死者而在於生人。照常識看來，死是還了自然的債，與生產同樣地嚴肅而平凡，我們對於死者所應表示的是一種敬意，猶如我們對於走到標竿下的競走者，無論他是第一著，或中途跌過幾交而最後走到。在中國現在這樣狀況

之下，「死之讚美者」(Peritharatos)的話未必全無意義，那麼「年華雖短而憂患亦少」也可以說是好事，即使尙未能及未見日光者的幸福。然而在死者縱使真是安樂，在生人總是悲痛。我們哀悼死者，並不一定是在體察他滅亡之悲哀，實在多是引動追懷，痛切地發生今昔存歿之感。無論怎樣地相信神滅，或是厭世，這種感傷恐終不易擺脫。日本詩人小林一茶在他的春天裏記他的女兒聽女之死，有這幾句：

「……她遂于六月二十一日與葬華同謝此世。母親抱著死兒的臉，荷荷的大哭，這也是難怪的了。到了此刻，雖然明知逝水不歸，落花不再返枝，但無論怎樣達觀，終於難以斷念的，正是這恩愛的羈絆。(詩以志哀：)」

露水的世呀，

雖然是露水的世，

雖然是這樣。」

雖然是露水的世，然而自有露水的世的回憶，所以仍多哀感。美忒林

克在青島上有一句平庸的警句曰：「死者生存在活人的記憶上。」齊女士在世十九年，在家庭學校親族友朋之間，當然留下許多不可磨滅的印象，隨在足以引起悲哀，我們體念這些人的心情，實在不勝同情，雖然別無勸慰的話可說。死本是無善惡的，但是牠加害於生人者却非淺鮮，也就不能不說牠是惡的了。

我不知道人有沒有靈魂，而且恐怕以後也永不會知道，但我對於希冀死後生活之心情覺得很能了解。人在死後倘尚有靈魂的存在如生前一般，雖然推想起來也不免有些困難不易解決，但因此不特可以消除滅亡之恐怖，即所謂恩愛的羈絆也可得到適當的安慰。人有什麼不能滿足的願望，輒無意地投影於儀式或神話之上，正如表示在夢中一樣。傳說上李夫人楊貴妃的故事，民俗上童男女死後被召爲天帝使者的信仰，都是無聊之極思，却也是真的人情之美的表現；我們知道這是迷信，但我確信這樣虛幻的迷信裏也自有其美與善的分子存在。這於死者的家人親友是怎樣好的一種慰

藉，倘若他們相信——只要能够相信，百歲之後，或者在夢中夜裏，仍得與已死的親愛者相聚，相見！然而，可惜我們不相應地受到了科學的灌洗，既失却先人的可祝福的愚蒙，又沒有養成畫廊派哲人（Stoics）的超絕的堅忍，其結果是恰如牙根裏露出的神經，因了冷風熱氣隨時益增其痛楚。對於幻滅的現代人之遭逢不幸，我們於此更不得不特別表示同情之意。

我們小女兒若子生病的時候，齊女士很惦念她；現在若子已經好起來，還沒有到學校去和老朋友一見面，她自己却已不見了。日後若子回憶起來時，也當永遠是一件遺恨的事罷。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夜。

黃昏 | 冰

我最怕夏天白日睡眠，醒時使人惆悵而煩悶。

無聊的洗了手臉，天色已黃昏了，到門外園院小立，擡頭望見了一天金黃色的雲彩。——世間只有雲霞最難用文字描寫，心裏融會得到，筆下却寫不出。因為文字原是最着迹的，雲霞却是最靈幻的，最不着迹的，徒喚奈何！

回身進到院裏，隔窗喚涵遞出一本書來，又到門外去讀。雲彩又變了，半圓的月，漸漸的沒入雲裏去了。低頭看了一會子的書。聽得笑聲。從圓形的綠滿豆葉的棚下望過去，傑和文正並坐在秋千上；往返的盪搖着，好像一幅活動的影片。——光也從圓片上出現了，在後面替他們推送着。光夏天瘦了許多，但短髮拂額，仍掩不了她的憨態。

天色更暗了，書上的字已經看不見。雲色又變了，從金黃色到了暗灰

國文讀本

色。輕風吹着紗衫，已是太涼了，月兒又不知那裏去了。

雨夕 冰心

後樓上伴芳彈琴，忽然大雷雨——

那些日子正是初離母親過宿舍生活的時期。一連幾天，都是好天氣，同學們一起讀書說笑，不覺把家淡忘了。——但這時我心裏突然的鬱悶焦燥。

我站在琴旁低頭撫着琴上的花紋，說：「我們到前樓去罷！」芳住了琴勸我說：「等止了雨再走，你看這麼大的雨，如何走得下去；你先在一旁坐着聽我彈琴，好不好？」我無聊只得坐下。

雷聲只管隆隆，雨聲只管澎湃，天容如墨，窗內黑暗極了。我替芳開了琴旁的電燈，她依舊彈着，只回頭向我微微的笑了一笑。

她不注意我，我也不注意她——我想這時母親在家裏，也不知道做些什麼？也許叫人捲起簾簾，挪開花盆，小弟弟們都在廊上拍手看雨。……

想着，目注着芳的琴譜，忽然覺得紙上漸漸的亮起來，回頭一看，雨已止了，夕陽又出來了，浮雲都散了，奔走得很快，樹上更綠了，蟬兒又帶着溼聲亂叫着。

我十分歡喜，過去喚芳說：「雨住了，我們下去罷！」芳看一看壁上的鐘，說：「只剩一刻鐘了，再容我彈兩遍。」我不依，說：「你不去，我自己去。」說着回頭便走。她只得關上琴蓋，將琴譜收在小櫃子裏，一面笑道：「你這孩子真磨人！」

球場邊雨水成湖，我們挨着牆邊，走來走去。藤蘿上的殘滴，還不時的落下來，我們并肩站在水邊，照見我們在天上雲中的影子。

只走來走去的談着，鬱悶已沒有了。那晚我竟沒有上夜堂去，只坐在秋千板上，芳攀着秋千索子，站在我旁邊，兩人直談到夜深。

財 產 | 俄托爾斯泰作 | 常惠譯

(兒童的智慧)

一個老木匠修理月台的欄杆。東家的孩子七歲，看着他，同時誇獎他的工作。

孩子 你怎作得這麼好呀！怎麼稱呼你呀？

木匠 怎麼稱呼我呀？從前人家叫我克羅勒曼；現在叫我克羅勒或者再加上薩薇支。

孩子 你怎作得這麼好，克羅勒薩薇支！

木匠 既是作工就該當作好了，爲什麼要作壞了呢？

孩子 在你們家裏，你們有一座月台嗎？

木匠 (笑着) 我們家裏，我的孩子，有那麼一座月台，在你們這兒決沒有的。我們家的月台是沒有窗戶；一進去就該當出來，你看這個月台！

孩子 你總是鬥趣兒，不是，真的；是不是你們也有這樣一座月台？正經的。

木匠 我的可愛的孩子，我的寶貝兒；月台！我們家裏的那個月台！不過上帝賞給我們一個房頂蓋着我們的頭就是；月台，那是不能提了。在春天我重新修理我的房頂。我折了舊的，但是我沒有蓋上新的，直到現在小屋還是沒有房頂的材料。

孩子 (驚訝) 爲什麼那樣？

木匠 爲什麼？因爲力量缺乏。

孩子 怎麼力量缺乏？你給我們作得這麼好。

木匠 我給你們作工，成；但是給自己我是不能的。

孩子 爲什麼？我不懂得，你講講。

木匠 多管你長大了，孩子，你就懂得了，我給你們作工，成；給自己我是不能的。

孩子 爲什麼？

木匠 因爲用的木料我沒有。該當去買，但我什麼也沒有。你看，我在你們家裏作工，你媽媽給我錢。跟她說讓她多給我點兒，讓我到樹林子裏，選他五棵楊樹，那麼，我就蓋上我的房頂了。

孩子 你沒有你的樹林子嗎？

木匠 我們那裏，有那樹林子，得走三天纔能看見邊兒——只可惜不是我的。

孩子 你看，媽媽就說是這樹林子給她許多的麻煩。她常常的苦惱都是因爲這樹林子。

木匠 你看這多可恨。你媽媽有些苦惱因爲他有許多的樹林子，我呢，我有些苦惱因爲我沒有樹林子。——好吧，我竟同你閒談的忘了我的工作，東家是很不喜歡這樣的。（他又工作起來。）

孩子 多替我長大了，我讓各家都像我家裏一樣。

木匠 你趕快長大了吧，孩子，不然我看見了。可是記着不要忘了！——

呵，我的斧子放在那兒了？

一個貞烈的女孩子 夫庵

「爸爸，我實在餓的忍不住了。你四天多不給我一口飯吃，爸爸呀，你當真忍心看着我餓死嗎？」

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子鎖在後堂屋西頭房裏，兩隻手不住的捶打房門，連哭帶喊，聲音已經啞了。他的父親坐在房門外頭一張椅子上，臉上顏色，冷冰冰的好像鐵一樣。聽着他的女兒喊叫，忽然站起來指着房門說道：

「阿毛，你怎麼這樣的糊塗。我自從得了吳家那孩子的死信，就拏定主意叫你殉節。又叫你娘苦口勸你走這條路，成就你一生名節，做個百世流芳的貞烈女子。又幫你打算，叫你絕粒。我爲什麼要這樣辦呢？因爲上弔服毒跳井那些辦法，都非自己動手不可，你是個十四歲的孩子，如何能够辦得到。我因爲這件事情，很費了躊躇，後來還是你大舅來，纔替我想

出這個好法子，叫你坐在屋裏從從容容的絕粒而死。這樣殉節，要算天底下第一種有體面的事，祖宗的面子上，都添許多光采，你老子娘沾你的光，更不用說了。你要明白，這樣的做法，不是逼迫你，實在是成全你。你不懂得我成全你的意思，反要怨我，真真是不懂事極了。』

王舉人說了一篇大道理，他女兒聽了還是不懂，哭喊越發利害，後來竟然對他老子大罵起來。王舉人沒有法子想，只好溜出來，叫陳媽把他房裏書桌子上那把新洋鎖擎來，連穿堂後邊通後院的門，他鎖起來了。

到了明天，阿毛的娘，躺在牀上，正在爲他女兒傷心流淚。看見王舉人從外面進來，就向他說道：『阿毛不喫飯也經六天了，還沒有餓死，還是直着脖子在那裏喊罵。今天臊子更啞，聲音好像老鴨子，我聽到耳朵裏，比刀扎我的心還要難受，這樣慘的事情，我實在經不住了。依我的意思，不如擎你喫的鴉片烟膏，和酒裏，把他灌下去，叫他死的快些，也少受許多苦。這樣的辦法，我想你也沒有什麼不願意。』

王舉人說：『你這個主意，我倒也很願意辦。但是事到如今，已經遲了。你要曉得我們縣裏的鄉風，凡是絕粒殉節的，都是要先報官。因為絕粒是一件頂難能而又頂可貴的事，到了臨死的時候，縣官還要親自去上香進酒，行三揖的禮節，表示他敬重烈女的意思，好叫一般婦女都學他作榜樣。有這個例在先，我們也不能不從俗。阿毛絕粒的第二天，我已經託大舅爺稟報縣官了。現在又要叫他服毒，那服過毒的人，臨死的時候，臉上要變青黑色，有的還要七竅流血。縣官將來一定要來上香的，他是常常驗屍的人，如何能瞞過他的眼。這豈不是有心欺騙父母官嗎？我如何擔得起。』

又過了一天，是阿毛絕粒的第七天了。王舉人清早起來，躺在炕上過癮，後堂屋裏連鴨子似的聲音。也聽不見了。道知阿毛已到要死的時候。連忙出來，開了兩道門上的鎖，進去一看阿毛直挺挺的，臥在牀上，臉色灰白，瘦得皮包骨頭，眼珠子陷到裏頭，成兩個深坑。簡直像個死過的人

。擊手放在他小嘴唇上，還略有一絲鼻息出進。緊按他兩手上的脈也還覺得有點跳動。知道他還可以經過三四個鐘頭，纔能斷氣。正當這個時候，可巧大舅爺來了。王舉人就託他趕快往縣衙門裏去報告。又託他順道代邀幾位熟識的鄉紳，預備縣官來的時候作陪客。王舉人叫人把香桌擡到客廳裏正面擺好。就同他夫人把阿毛擡起，放在一張大圓椅上坐着。擊幾根絲帶子，把他從頭到腳，都綁在椅子上，擡到客廳裏香桌跟前。再看阿毛，兩隻眼睛的光，已將散了，只有氣息還沒有斷盡。他娘看見他這個樣子，就忍不住大哭起來。王舉人縲着眉頭說道：「今天縣太爺來上香，總算我們家裏百年不遇的大典，你這樣哭哭啼啼，實在太不像樣，你還是忍着好些。」他夫人就哭着進後面去了。

大舅爺同著幾位鄉紳進來了，不多一刻，合肥縣官也來了。上香，進酒，作三個揖，禮畢。王舉人向縣太爺作揖道謝。坐定後彼此說了許多客氣話，縣太爺端茶盃告辭，幾位陪客略坐一坐，也都散去了。

王舉人送完了客，向大舅爺說道：「剛纔縣太爺說的，他那裏還預備了『貞烈可風』四個字的一方匾額，明天早上就用他衙門裏的全副執事鼓樂送過來懸挂。這件事情，一定要轟動了全城的親友，都來賀匾，又要到阿毛靈前上祭。明天還要勞舅兄的駕，早些到我這裏，替我煩一煩神招待他們。」大舅爺說：「那是應該的事，何消你說，我想我這外甥女兒，不過十四歲的一個孩子，死後驚動了閩城官紳，替他挂匾上祭，他的福命，總還……」剛說到這裏，忽然聽見後面上房裏一陣亂嚷，老陳跑出來喊道：「老爺請你快些進去，太太哭暈過去了！」

國文讀本 (No. A205.)

六·文化學社

義兒 葉紹鈞

義兒最歡喜的東西就是紙和筆了；不論是練習英文的富士紙，印畫地圖的考貝紙，寫大楷的八都紙，乃至一張撕下的日曆，一頁賸餘的文格，不論是鋼筆，蠟筆，毛筆，鉛筆，乃至課室內用殘的顏色粉筆，一到他的手裏，他就如獲得世界的一切了。他的右手一把握着筆幹，左手五指張開攥住鋪着的紙，描寫他理想中的人物屋鳥；他的頭總是側着，一會兒偏左，一會兒又偏右，舌尖露出於上下唇之間，似欲禁止呼吸的樣子。他能畫成側形的鯉魚，俯視形的菊花，從正面看的農屋。他畫成一樣東西，常常要端相好幾回，還加上幾筆，或竟加上一部分。有時加得高興了，鯉魚的鱗片都給畫上短尾；菊花的花瓣儘管加多，致全花湊不成個圖形；從煙突噴出的煙越塗越多，所佔紙面比屋子還大。他看看這不像一幅畫了，就在上面打一個大X，或者撕碎了，疊起來再撕，如是屢屢，以至於粉碎。他

留着的畫稿都摺得很小很小，積存在一個舊的布書包裏。

他當然同別的孩子一樣，歡喜奔跑，歡喜無意識地叫喊，歡喜看不經見的東西，歡喜附和着人家胡鬧。但是他不歡喜學校裏功課。他在課室裏難得靜心，除了他覺得先生演講的狀態很好玩，先生如狂的語聲足以迷住他的思想的時候。若是被考問時，他總能够回答，可是只有片段的，不能有完整的答案。所以他的愚笨懶惰等等罪名早在他的幾位先生的心裏成立了。就是那位圖畫先生，也說他不要好，止知亂塗，畫的簡直不成東西。這是的確的，他達到圖畫的功課，隨隨便便臨了黑板上先生畫的一幅畫，繳給先生就是了，從來沒有用過一點心，希望他好。

他的父親早死了，母親養護着他，總希望他背書像流水地一般快，更讀通一點英文，將來好成家立業。但是實際所得的止是失望和悲傷。義兒今年十二歲了，高等小學的二年級生了，讚美他的聲息一絲也聽不到，却時時聽得些愚笨懶惰歡喜搗亂等對於他的考語。他很相信這些考語是確實

的，不然，何以義兒回了家總不肯自己拿出書來讀，必待逼迫着呢？又何以總是一字一頓地讀，從不會熟誦如流水呢？他止歡喜捉蟲子，釣魚兒，塗些怕人的東西在紙上。這不是搗亂麼？而且有什麼用處呢。她想到這等情形時，就很自然很容易地引起舊有的胃病。「我的心全在你的身上，現在給你撕得粉碎了，」蓮老是向義兒這麼說。義兒聽了，也不辨這句話何等傷心，止覺得意味非常淡薄，值不得容留在腦子裏。所以他一切照常做去。

有一次他將積蓄着的母親給他的錢買了兩匣紙烟匣內的畫片；有兩次他跑到河邊，蹲在露出河面的石頭上釣魚；再有幾次，他到不知什麼地方去逛，直到天黑才回家。都惹起了母親的惱怒和悲感。她知道同他說傷心的話絕對沒於效果，但是總希望得到一點效果，便換了個似乎較有把握的辦法，就是打。她的細瘦慘白的手握着一枝量衣的尺，顛顛地在他身上亂抽，因為怨恨極了，用了好多的力氣。可是他一聲都不響，沉靜的面孔

，時而一瞬的眼睛，都表示出忍受和不屈的意思。她呼吸很急促，斷斷續續地問，『可知道你的錯處麼？下次還敢這樣麼？』他止當沒有這回事，並且偏轉他的頭。她沒有法子了，餘怒裏偏萌生一絲智慧來，就說，『假如下次不敢，我就饒恕了你這一次。』這時候他的頭或者微微一搖，或者輕輕一點，或者止有搖或點的意思，都可認為悔過的表示，她的手就此停了，她的怨恨就此嚙下去了。事情就是這樣完結了。可是她的失望的心因此而凝固，她相信義兒是個難得很好的孩子。想起的時候就默默流淚，怨自己的命運不好，更傷悼丈夫的早死。

母親終究是母親，雖然覺得今後的失望是注定了。義兒上學校去的時候，她總要問他穿的衣服够不够，肚子喫飽了沒有；有時買了一點喫的東西，或是人家送了什麼餅餌糖果來，她總得把最好的留着給他喫。他是難得好的呢，他是引起自己的失望和悲傷的呢，她卻全然不想到了。

義兒還有兩位叔叔，也時常斥責他的。不知爲什麼，他對於那位三叔

特別害怕，一看見週身就不自由起來，好像被束縛住的樣子。對於他的劣蹟，三叔發見得最少，因為他看見他時總是很安定很規矩的。人家發見了義兒的錯處，就去告訴三叔，借他來達到訓誡他的目的——就是義兒的母親也常常如此。三叔訓誡義兒的時候，義兒的面孔就紅了，不敢現沉靜的神態了，頭也不敢偏轉了；三叔教他以後再不要這個樣子，他就很低很可憐地答應一聲『知道了』。勝利每爲三叔所操，他因而發明處置義兒的秘訣。他向義兒的母親和旁的人這麼說，『處置義兒唯一的方法，就是永遠不好將好顏臉對他。我就這樣做，所以他還能聽我的話。』義兒的母親對於這句話非常信服，可是他熬耐不住不能不問暖問飽，留最好的東西給他喫。

一張山水畫的明信片，上面有蔥綠的叢樹，突兀的山石，藍碧的雲天，紆曲曳白的迴泉。義兒從一個同學手裏得到了。他快活非常，如得了寶貝，心想臨繪一張。不乾不淨的顏色盒，是他每天携帶的，他取了出來，

立刻開始工作。一張桌子不過一方尺有餘的面積，實在安放不下墨水瓶，硯臺，顏色盒，明信片，畫圖紙，兩條手臂，等等東西。然而一個課室裏要布置五六十張桌子，預備五六十個學生做功課呢，怎能顧得各人過分的安適？好在義兒已經習慣了，侷促的小天地裏他自能優游如意。此刻他將墨水瓶擺在硯臺上面，明信片倚於瓶口，就彷彿帖架托着畫帖。左手拿着顏色盒，桌子上面就有地位平鋪畫紙了。他畫得非常專心，竟忘了周圍的和自己的一切，沒有思慮，沒有情緒，止有腦和手聯合的簡單的運動，就是作畫。同學的喧聲和沈重且急速的脚步，或是走過他旁邊的暫時止步而看他一看，於他止起很淡很淡的感覺，差不多春夜的夢一般，迷蒙而查渺。功課又開始了，同學都上了他們的座位了，英文先生進了課室了，他周圍的空氣全變，而他如無所覺，還是臨他的畫。

豎起的明信片很引入注目，況且義兒是坐着作畫的姿勢，英文先生一望便明白了。他不免有點惱怒，『他在那裏作畫，連課本都不拿出來，分

明不願意上我的功課。」他這麼想，宏大而嚴正的呵斥聲就從他喉間湧出：『沈義，你做什麼！現在是什麼時候？你的課本那裏去了？你不愛上我的功課，儘管出去。你在課室外畫一輩子的圖，我不來管你，在我的課室裏卻容不得你這樣懶惰搗亂的學生！』同學們聽了，有的望着義兒，看他怎麼下場；有的故意看書，表示自己的勤勉；更有的相着英文先生紅漲的怒容止是輕笑；課室內暫時靜默。

義兒被喚醒了，還有幾株小樹沒有畫上，他感覺得不快，像睡眠未足的樣子。他知道不能再畫，便將明信片畫幅顏色盒放入抽屜裡，順便檢出讀本來，慢慢地翻到將要誦習的一課。他並不看先生一眼。臉容緊張，有懊喪的神態。這更增加了英先生的怒意。『早已說過了，若是不願意，就不必勉強上我的課！你還怒什麼？難道我錯怪了你？上課不拿出課本來，是不是懶惰？因你而妨害同學的學習，是不是搗亂？我錯怪了你麼？』

『是的，沒有錯怪，』沈義隨口地說，卻含有冷峻的意味。『現在課

本已拿出來了，請教下去罷；時間去得快呢，」同學們不料義兒有這樣英雄的氣概，聽着就大表同情，齊發出勝利的笑聲來。剛才的靜默的反響就是此刻的騷動了。室內不僅是笑聲，許多的足在地板上移動的聲音，桌椅被震搖而作的咕咕格格的声音，英文先生擲書於桌，並且擊桌的聲音，混成一片。

英文先生覺得這太不可堪，非叫義兒立刻退出課室，不足以維持自己的威嚴。他就很決斷地說，『你竟敢同我鬪口！你此刻就出去，我不要你上我的課！』實在英文先生沒有仔細地想，說這句話很危險的，假若義兒不聽話，不立刻退出課室，豈不是更損了威嚴嗎？果然，義兒聽了驅逐的命令，止將身體坐後一點，以爲這樣就非常穩固了，——他絕對沒有出去的意思。同學們的好奇心全部湧起了，先生的失敗將怎樣挽救，義兒的抵抗將怎樣支持，都很好看的快要表演的戲文。他們望望先生，又望望義兒，身軀頻頻轉側，還輕輕地有所議論，室內的空氣更顯得不穩定。

英文先生臉已紅了，他斜睨義兒，見他不動；又見許多學生都如帶着譏諷的顏色，這是何等的侮辱呵！他的血管漲得粗了，頭腦岑岑地響了；一種不可名的力驅策着他奔下講臺，一把抓住義兒的左臂，用力拉他站起來。義兒有桌子做保障，他兩手狠命地扳住桌面，坐着不動；他的臉色微青，堅毅的神采彷彿勇士拒敵的樣子。英文先生用力很猛，止將義兒的左臂震搖，桌子便移動了位置；且發出和地板磨擦的使人起牙齒酸麻之感的聲音。義兒終於支持不住，半個身體已離開桌子了，桌子受壓不平均，忽然向左傾側。一霎的想念起於英文先生的腦際，以爲桌子倒時一定發重大的聲音，這似乎不像個樣子。他就放了手，義兒的身軀重復移正，桌子便穩定了。課室內的戰事於是暫時休上。

同學們觀戰，早已忘了自己在什麼地方了；有的奮一點無所着的力，同情於義兒的拒敵；有的止覺此事好玩，最好多延長一刻；有的覺得這個機會，便取出心愛的玩意兒來玩弄，或是談有趣味的話。總之，在課室之

內，上功課的事是沒有人想到了。直到先生放手，驚奇的目光又集中於先生之面。

英文先生的手放了，忽然覺得這個動作太沒意思，況且許多學生正看着自己的顏面呢。但是，再去抓他也不好。要再抓何必放呢？窘迫的感覺包裹自己全身，使他不致正眼看周圍諸人。他止喃喃地說，『你出去也好，我總不承認你留在這裏。剛才的事退了課再同你講。現在且上功課，你不愛上，同學們要上呢。』他很不自在地走回他的講臺。

學校裏從此起風波了：英文先生將義兒的事告訴了級任先生，說以後一定不要他上他的課。級任先生口裏雖不說什麼，心裏卻異常躊躇，不要他上課就是不肯教他，那有學校裏不肯教學生之理，並且在英文課的時間叫他做什麼呢？若是還叫他上英文課，英文先生的面子又怎麼顧全？說不定英文先生因此動怒，又生出以外的枝節來。級任先生如受了過大的激刺，覺得滿心都是不爽快。就告訴了義兒的三叔，他們倆本是天天在茶館裏

會見的茶友。許多同學呢，他們將義兒的事做爲新聞，一散課就告訴別級的同學，像講述踢球的勝利那麼有味，——於是別級同學流動恆變的心裏又換了個新的對像了。他們以好奇的心在那裏觀望：課已退了，英文先生將怎樣辦理這一件事呢？義兒仍舊取出抽屜的東西，完成他的畫幅，可是心裏總覺不定，有點驚怯，以後將有什麼事到臨，模糊而不能預料。一塊小石的投擲可以激動全世界的水，雖然我們不盡能看見波紋，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了。

三叔聽了級任先生的訴說，當然痛恨義兒的頑劣；一方面想法解決這件事。他說，『由我訓誡他，已經不知幾回了！當着面他總是很能領受的態度，自稱情願悔改，可是一背面第二個過失就來了。他母親打他罵他，差不多是每天的常課，更沒有什麼用處，當時他就不肯說一個改字。我們須得換一個方法才行。』

『是呀，須換一個方法，』級任先生連連點着頭說。『他在課室內這

樣搗亂，非但同學們和授課的先生受他的累，連我也覺得難以措置。總要使他知所畏懼，以後不敢再這樣，才得大家安靜呢。」

「英文先生方面，由我去賠罪；爲他的話的威信起見，不妨令義兒暫時不上英文課；到那一天，說「你確能改過，英文先生恕你了，」然後再叫他上課。」

「你這辦法，解除了我的爲難了！」級任先生露出得意的笑容，壓在他肩上的無形的重負似乎輕了好多。「就這麼辦罷。可是怎能使你家義兒確能改過呢？」

三叔輕輕擊桌一下，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然後說，「就是你所說那句話，要他知所畏懼。我想他這麼浮動的心情，都由每天回家，常同外面接觸而來的。若是叫他住在學校裏，和外間一切隔離，過嚴苦的生活，一方面浮動的心情漸漸定了，一方面嘗到嚴苦的生活的滋味而覺得怕了，或者不再有什麼壞的行爲做出來吧。」

『這確是一個辦法。就叫他住在我的房間裏好了。但是，你先要給他一個暗示，重重地訓斥他一頓，使他沒有搬進學校就覺得懷然。』

『我知道，我有法子。』

一切的計畫都照着三叔進行，義兒搬進學校裏住了。他本來很羨慕住校的同學。他常常想晚上的學校裏不知怎麼情形，課室裏點了燈，許多同學坐在一起，不是很好玩麼？可是他並不會向母親要求過，要在校內住宿，因為他不能設想這事的可能。現在母親忽然端整了被褥一切，叫他住在校裏，實在是夢想不到的。這就是他往日的學校呀，但在他覺得新鮮。晚飯的鈴聲，課室裏上了火的煤油燈，住校同學的隨意談笑，夜色的操場上的賽跑，都是他從來不曾經歷的。他聽着，看着，玩着，恍恍惚忽如在夢裏，悠久而又變換。他在睡眠之前，很匆促地摹印一張洛川神女之圖，到末了畫那條衣帶，墨色沸了開來，就把全幅撕了；但是他很覺舒適，母親的嘮叨現在是非常之遠，好似在她懷抱裏的時候的事；畫完一幅畫居然

沒有聽見『又在那裏塗怕人的東西了』的責罵。更可希望的一個同學約明天一早去捉棲宿未醒的麻雀。他在床上想，到那裏去取竹竿，怎麼塗上了膏預備着，怎樣一個籠子，怎麼伸手……漸漸地模糊，不能想了。

兩三天內級任先生暗裏窺察，希望看見義兒愁苦怯懼的面容。可是事實竟相反，義兒還是往日的義兒，更高興了一點。

當級任先生到茶館時，三叔就問他，『義兒可又鬧了什麼事？』

『暫時沒有，』級任先生微失望的神態，語音帶冷然的調子。

『他住在校內覺得怕麼？』

『怕？』級任先生斜睨着三叔，『那有這回事！他還是往日的模樣，並且更爲高興。』

『他竟不怕麼！』三叔悵然愕視。

時光老人

愛羅先珂著
魯迅譯

一

的確有一個大而熱鬧的北京，然而我的北京又小又幽靜的。的確有一個住着鬧氣的體面的人們的北京，然而住在我的北京的人們，却全是質樸幽靜而且誠實的。住在這樣幽靜的地方，混在這樣幽靜的人們裏，我的心也本該平靜一點的了。然而不然，無論如何，無論如何，總不靜，而且也不像會平靜。到夜間，我尤其覺得寂寞，因為夜間是始終總是一個人的。一上牀，我雖竭力的想要做些什麼夢，趕快的睡去，但是我的北京雖然睡着，却並非（使人）能睡的地方。

我的北京並不是做些美的夢的所在；便是先前什麼時候做過的夢，也要給忘掉的了。一想起先前和那墨斯科的東京的朋友們，一同到劇場，音樂會，社會主義者的集會這些地方去，夜裏囔囔的鬧過的事來，我就悲涼

的歎息。一想起那時和三四個朋友在一處，擁抱着朋友，爲朋友所擁抱，立定從那富翁和野心家，以及一切罪人（的手裏）救出社會，國，全人類的方針；並且做過夢，是從我們的手裏成了自由的樂園的世界。想到這些事，我就寂寞的歎歎了。太寂寞了的我，有時便將時辰鐘放在身旁，想從那『滴答滴答』的音響中，聽到遼遠的朋友們的相思的聲息。我是詩人，以爲這該是能夠的。

然而一直到現在，在時辰鐘的『滴答滴答』的音響中，却並沒有聽到相思的朋友的聲息。只聽得始終訓斥我的那時光老人的嚴厲的聲音罷了。但在老人自己高興時，也就說我可憐，講給聽各樣的話，雖然也並非什麼愉快的話，……

有一回，我非常之寂寞了。就如諸君所知道：我所相信，是以爲人類大抵是向着自由，平等，同胞主義，和正義而前進的；我所希望，是想這不幸的世界，逃出了虛待弱者和窮人的利己主義者的迫壓，變成愛人類，

要求人類的幸福的主義者的天下的；而且無晝無夜，就是等候着，祈願着這一回事。但看見青年的人們學着老年，許多回重複了自己的父親和祖父的錯處和罪惡，還說道我們也是人，昂然的闊步着，我對於人類的正在進步的事，就疑心起來了。不但這一件，還有一看見無論在個人的生活上，在家庭間，在社會上，在政治上，重複着老年的錯處和罪惡的青年，我就很憂慮，怕這幸福的人類接連的爲難了幾千年，到底不能不退化的了。想到這事的時候，在我是最爲寂寞的。

有一回，正適當時候了。一面想，這一回，青年的人們是一定要改正了父親和祖父的錯處，贖清了老年人對於人類的一切罪惡，絕無阻礙的，自由的進向幸福的時代的了。這樣的安慰着自己，一面就上牀，因爲記掛着人類的事是苦痛的，便拿了時辰鐘，以爲這一次，在這『滴答滴答』的音響裏，總該可以聽到從富翁和野心家，和一切罪人的壓迫中救了出來的朋友們的聲音的了。於是時辰鐘放在自己的身旁，殊不料不到二三分，替

代了朋友的聲音，却是嚴厲的時光老人的絮絮叨叨訓斥我的聲音，又漸漸的聽到了，時光老人開始了下面的那些話。……

二

人是蠢才。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並不是現在纔成蠢才的，什麼時候都如此。……便是過去，……便是現在，……便是將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人是不會聰明的了。沒有可能的理。滴答滴答……

蠢才生蠢才，這蠢才又生下比自己更蠢的蠢才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這就是人類的發達。羨慕罷？住口！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想說是可憐罷？有什麼可憐！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因為並非從別個教做蠢才。是自己教自己做蠢才的，有什麼可憐呢！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你也是蠢才，連你的父親……和祖父……

住口！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你想說，即使父親和祖父是怎麼樣的蠢才，也非尊敬不可的罷？請便請便。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跪在蠢才的祖宗面前，隨意的拜他們去！橫豎是不能更蠢上去的了。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你的孩子們也一定以蠢才生，做許多蠢才的事，而以蠢才死的。一面拜着蠢才的你，和你的祖宗。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蠢才生蠢才，蠢才拜蠢才，人類開出來的是怎麼樣奇怪的花呵！住口！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想要說，靠了現在之所謂新教育，人類便會好起來的罷？什麼是新教育？就是講英國話麼？以爲年青人學好了打彈子，野球，足球，人類就得救麼？蠢才，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我含了淚，默默的聽着老人的說話。

暫時之後，老人又開始了說話了。

三

在這世界上有一所又大又古的寺院，有無從想像的那麼大，也有無從想像的那麼古。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在這裏面便站着許多做成各式形狀，塗着各樣顏色的，有無從想像的那麼古的神道們。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年老的人們，是拜着這古老的諸神，在他們面前奉行各樣的儀式，年青的人們是不論晝不論夜，拚了自己的性命，守着這古老的諸神，管着這古老的寺院，幫助着對於諸神的儀式。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貴重的供養品之中，最多的是人的淚，人的汗，人的血。然而諸神最愛的供養，却是在年青人的腦和心裏面的東西。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住在寺院裏，守護着諸神的人們的最大的職務，是在於將太陽的光和

怕的空氣，絲毫不放進寺裏去。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有一個很古的傳說，說是新的空氣和太陽的光一入寺，就在這瞬間，住在寺裏的人們便即一個不留的死掉了；這便是古的諸神的罰。所以這寺院裏，什麼時候總黑暗；那空氣，只是一天一天的壞下去罷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古的諸神映着微弱的蠟燭光，籠着線香的烟篆，見得像是偉大而且神祕的活着的巨靈。一面唸着神祕而含深意的聖經，一面行着將人們的腦和心獻給古的諸神的儀式，是無可言喻的莊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在沈重的空氣裏，因為神祕的音樂，誰也聽不出獻給諸神的人們的惜命的聲音，和詛咒諸神的句子來；因為照着微弱的燭光，籠着線香的烟篆，誰也看不見變了血的淚，怕死而青白了的臉，為苦腦而發的過身的可怕的痙攣。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暫時之後，老人又開始了說話了。

三

在這世界上有一所又大又古的寺院，有無從想像的那麼大，也有無從想像的那麼古。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在這裏面便站着許多做成各式形狀，塗着各樣顏色的，有無從想像的那麼古的神道們。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年老的人們，是拜着這古老的諸神，在他們面前奉行各樣的儀式，年青的人們是不論晝不論夜，拚了自己的性命，守着這古老的諸神，管着這古老的寺院，幫助着對於諸神的儀式。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貴重的供養品之中，最多的是人的淚，人的汗，人的血。然而諸神最愛的供養，却是在年青人的腦和心裏面的東西。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住在寺院裏，守護着諸神的人們的最大的職務，是在於將太陽的光和

的空氣，絲毫不放進寺裏去。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有一個很古的傳說，說是新的空氣和太陽的光一入寺，就在這瞬間，住在寺裏的人們便即一個不留的死掉了；這便是古的諸神的罰。所以這寺院裏，什麼時候總黑暗；那空氣，只是一天一天的壞下去罷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古的諸神映着微弱的蠟燭光，籠着線香的烟篆，見得像是偉大而且神祕的活着的巨靈。一面唸着神祕而含深意的聖經，一面行着將人們的腦和心獻給古的諸神的儀式，是無可言喻的莊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在沈重的空氣裏，因為神祕的音樂，誰也聽不出獻給諸神的人們的惜命的聲音，和詛咒諸神的句子來；因為照着微弱的燭光，籠着線香的烟篆，誰也看不見變了血的淚，怕死而青白了的臉，為苦惱而發的過身的可怕的痙攣。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誰也相信，供養了古的諸神的人們是最幸福，這是無論什麼時候總如此。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雖然無論什麼時候總如此，但是有一春，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

那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春天。這一春的太陽，比無論那一春的太陽更明亮；那空氣，比無論那一春的空氣更純淨，更暖和；這一春的花，比無論那一春的花更芬芳；鳥的歌也比無論那一春的鳥的歌更可愛。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躲在寺院裏，管着古的精神的年青人們的心，在這一春，便比無論那一春更寂寞，比無論什麼時候更其想着太陽的光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在這春天，獻給古的諸神的，人們的惜命的聲音，以及詛咒諸神的句，也比無論什麼時候更強大，分明的聽到了。那些人們的變了血的淚，

怕死而青白了的臉，爲苦惱而發的週身的可怕痙攣，在這春天，也給誰都看見了。而且在這春天，管寺的年青的人們這纔起了疑，以爲在燭光中見得像是活着的巨靈的諸神，也許不過是石頭所做的怪物。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他們試去咯咯的開了一扇窗。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春的天空比無論什麼時候更其青，走在這天空中的明亮的小小的雲，也比無論什麼時候更其美。見這些的年青人們的心，便募起真理來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從略開的窗間射進來的太陽照着古的諸神，也分明的知道了不過是石頭所做的怪物。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年青的人們，忘却了太陽的光和新的空氣一進寺院裏，住在寺裏的人們便要瞬息死完的這一種很古的傳說，一回就大開了寺院的窗和門，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從大開的窗和門，湧進太陽的光和新的空氣來，古的諸神立刻都跌倒，全從高坐上落在年青的人們的頭上，年青的人們全都被壓壞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很古的時候傳下來的傳說，並不是誑話。開了寺院的窗和門戶的人們，是一個不留的死掉了。然而臨死的時候，他們却也沒有一個吝惜性命的，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而且臨死的時候，他們還對着聚在他們身旁的，從古的諸神解放出來的年青的人們說，說是古的諸神不毀壞，人們便不會有幸福，作爲最後的遺言。但是爲自由的歡喜所醉的年青的人們，看見倒在地上的古的諸神，却立刻將他們忘却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醉在自由的歡喜裏，或者去喝酒，下棋；或者神魂顛倒的，去耍野球，鬪足球；或者又做些戀愛的歌，而且去歌唱。無憂無愁的玩耍着，暫時之間，那古的諸神不必說，便是爲他自由而被壓碎的人們，以及那些人們

遺留下來的言語，也全都忘却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然而當諸神倒壞的時候，驚得暫時惘然的年老人們，却一分時也忘不了這諸神。諸神倒後不多久，那老年的人們便悄悄的再聚在古的寺院裏，不懷好意的叫道，『倒了的諸神，並不是不能再修好；大開了的寺院的窗和門戶，也並不是不能比先前關得更緊的。』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他們一面呪罵着太陽的光和芬芳的春的空气，一面修整着破了的諸神，將新的顏色，來塗改了醜惡的顏色，動手又要將他們擺在高座上。在緊閉了窗戶的暗空氣的沈重裏，他們又在做起將人獻做古的諸神的儀式的夢來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但是爲自由的歡喜所醉了的年青的人們，却毫沒有覺察到這一件事，或者是喝酒下棋，或者是神魂顛倒的去耍野球，鬪足球，或者又做些歌而且去唱歌，竟將那古的諸神不毀壞，人們便不會有幸福的事，完全忘却了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但是，古的寺院就要修好了，將年青的人們獻給古的諸神的儀式，就要開始了！……

『且住且住，老翁，略等一等罷。所謂古的諸神，究竟是什麼？那古的寺院，又在那裏呢？』我迷惘的大聲說。作爲回答，時辰鐘便鐺的報了兩點半。

四

我從牀上起來，胸脯痛得要哭，頭裏是昏昏然，耳朵邊還聽到喊聲，說是古的諸神不毀壞，人們便不會有幸福。唉！奉獻了這不幸的生命，使人類能够幸福，這雖然是很好的事，……我獨自語着，便走出外面了。北京的十一月的夜間是冷的。十一月的夜間的北京是靜的。唉！使我的心也像北京的十一月的夜間這麼冷，也像十一月的夜間的北京這麼靜，這纔好哩！向着一個誰，我這樣的叫出來了！

鐵

圈 [俄國梭羅古勃著 周作人譯]

一

一個女人，清早晨在一條市外的冷街上散步，一個四歲的孩子同伊一路走。伊很年青活潑，喜孜孜的微笑。伊常常極慈愛的看伊兒子；那孩子的紅面頰上，也彷彿映出幸福的光。他正在那里拋一個圈，一個大而且新，明晃晃的黃圈子。他跟着圈亂闖，喜歡的了不得，大聲說笑，撒開他小肥腿，膝彎下全是露着，揮他拋圈的棒。他本不必將棒舉向頭上，有這樣高：但這有什麼要緊呢？

真好快活！他從前未曾有過一個圈；這圈又跑得怎麼活潑呵！

從前一切都未有過；在他看了，一切全是新的，——早晨的街道，快活的太陽，市內遠遠的蠶塵。在孩子看了，一切都新，都快活潔淨。

二

一個穿破衣的老人，兩手又粗又硬，站在十字街口。他將身體貼着牆壁，讓女人和孩子過去。老人用沒有光澤的眼，望着孩子，很粗蠢的微笑。混亂遲鈍的思想，在他禿頭裏，掙扎出來。他對自己說，『一個小紳士！正是一個小東西。喜歡的快要炸了。看他怎樣開步走呵！』

他心裏不甚明白。這件事似乎有點奇怪：——這里是一個孩子，——一個小東西，只配拔住頭髮，拖來拖去的。遊戲是壞事？孩子又是專做壞事的人，大家都曉得的。

那里是一個母親，——伊並不發話，也不吵鬧，也不罵他。伊很活潑愉快。很容易看出，他們是慣在混和安樂中過活的人。

但在老人自己一面，他做孩子時，過的是狗的生活。便是到了現在，也並無什麼好的景況，雖然可以不再挨打，也有食料喫飽了。他記起少年的時候，——餓呵，凍呵，打呵。他未曾有過一個圈子耍，也沒有好人家孩子所要的種種玩物。這樣子，他在窮愁苦難中間，過了一生。他記不出

一件喜歡的事。

他張着沒牙齒的嘴，對孩子笑；心裏很羨慕他，他又回想到，『真無聊的游嬉！』但他心裏很是妬他羨他。

他去作工，——去到工廠；在這廠裏他從小做起，一直到老了。他終日想那孩子，這是一個極深極固執的思想。他竟不能忘却那孩子，他心裏看見他跑着，笑着，頓腳，拋圈。怎麼的肥小腿，直露到膝彎！……

在工廠裏機輪喧鬧的中間，他整日裏彷彿見那小孩子擎着鐵圈。夜間又在睡夢裏看見他。

三

次日早上，老人的幻想，依舊跟着他走。

機器咕咕的響；工作很是單調，或是機械般的自動的事。他的兩手急急忙忙的，做習慣了的工作；沒牙齒的嘴上，現出微笑，心裏懷着愉快的空想。空氣裏面，夾着許多塵埃，愈顯得濃厚；承塵底下，許多皮帶從無

數輪子上轉來轉去，嗤嗤的響。略遠的地方，被散出的蒸汽遮住，全不能見。祇見一兩個人，忽隱忽現，像鬼怪一般；人的聲音，因為機器的不斷的響聲，也一毫不能聽到。

老人的空想，也正是熱鬧，——他這時候變了一個小孩；他的母親是一個上流婦人；他有他的圈和小棒。他正在那里游嬉，用小棒趕那圈。他穿了一件白衣服；他的小腿很肥，一直露到膝彎上。

幾日過去了。工作也逐漸進行，他的空想還是如此。

四

一日晚上，他從工廠回家，在路上見了一個木桶的圈。這是一個粗惡污穢的圈。老人見了，喜得遍身發抖，沒有光澤的眼裏，流出淚來。有一種突然發生的不可抗的欲望，將他制住。

他很小心的向四面一望，於是蹲下去，伸出發抖的手將他拾起，又慚愧似的微笑，掙了他回家。

沒有一個人留心他，也沒有人問他。這與人有什麼相干？一個穿破衣的老人，擎着一個破舊無用的圈，——有誰來留心呢？

他偷偷的擎着走，怕人看了見笑。爲什麼拾了來，又爲什麼擎着走，連他自己也說不出。單是這很像那孩子的圈罷了。將他放在隨便什麼地方，也沒有什麼妨礙。

他能看這圈，也能用手撫摩這圈，還更能引起他的幻想。工廠裏的呼嘯喧擾聲音，便覺漸漸微弱，散出的蒸汽，也漸漸淡了。……

這圈在老人的歪斜不正的房子裏的床下，放了幾日。他時時擎了出來，看他一回：這污穢灰色的圈，很能安慰老人的心；他見了圈，便使他更加想念那幸福的孩子。

五

一日是清朗和暖的早晨，鳥在市內虛損的樹上，叫得比平時尤其高興。老人一早起身，擎了圈，走出市外。

他在林中，從老樹和荊棘堆裏，直向前走，一面咳嗽。這樹上都包滿了黑顏乾枯的開裂的樹皮，老人看了，覺得很不測，又像是扳着臉不說話。林中的氣味也很奇，昆蟲都很怪異，羊齒植物似乎非常高大。這裡並無塵埃喧鬧，祇有溫和細密的朝霧，散布在樹木後面。老人的腳，在枯葉上滑過；有時遇着爬在地上的老樹根，幾乎絆倒。

老人折下一支枯枝，將圈挂在枝上。

他走到一片空地，充滿着日光與寂靜。無數露珠，在新刈草地的綠葉上閃閃有光。

忽然老人將圈溜下樹枝。他用枝打，使圈在草地上旋轉。老人大笑，顏色很是喜悅；他跟着圈跑，正同那孩子一樣。他踢腳，用棒打那圈子；又將棒在他頭上，高高舉起，也同孩子一樣。

他覺得自己還是幼小，被人所愛，又是幸福。他又覺得他的母親正看着他，微笑着，緊跟着他走。彷彿初次出外的孩子，他覺得與鮮明的草

和閒寂的青苔接觸，十分舒暢快樂。

他的灰色羊鬍，同他蒼白臉色恰相調和，抖個不住；他的咳嗽同笑混作一堆，奇怪的嘎聲，從他沒牙齒的口中發出。

六

此後老人，一天比一天，更愛他早上帶着圈在林中游嬉的時光了。

他有時想到，怕被人發見，被人見笑，——想到這裏，引起一種深切的慚愧心來。這慚愧很像恐怖；他便漸漸麻木，他的膝髁幾乎發軟。他慌忙向四面探望。

不，——四面沒有一個人看得見，也沒有一個人聽得到。

他儘意的游嬉够了，便回到市裏，很溫和愉快的微笑。

七

沒有一個人發見了他。也沒有非常的事出現。老人平平安安的游嬉了幾日。一日露水很多的早上，他便受了涼。他臥到在牀上；不久死了。雖

然死在工廠病院裏，死在不知不識的不相關切的人的中間，他很平靜的微笑。

他的空想，使他心裏很得慰安。他也曾做過孩子，也會笑着在陰暗的樹木中間，在綠草上跳躍，——他的親愛的母親，將眼緊跟着他。

【作者略歷】

梭羅古勃 (Solgub) 本名台台爾羅珂夫 Fiodor Kuznitch Teternikov) 一八六三年生，其經幾不可攷。或請作自叙傳答：「吾生別無可記，且亦無暇爲此不急之務。」人或就其著作研究僅知彼曾爲學校教師而已。

深秋永定門城上晚景

傅斯年

(選自新潮)

我同兩個朋友，

一齊上了永定門〔一〕西城頭。

這城牆外面緊貼着一灣碧清的流水；

多少棵樹，裝點成多少頃的田疇。

裏面瀾漫的蘆葦，

鑲出幾重曲折的小路，幾堆土隴，幾處僧舍，——

陶然亭，龍泉寺，鸚鵡邱〔二〕。

城下枕着水溝，

裏外通流。

深秋永定門城上晚景 (傅斯年)

最可愛這田間：

看不到村落，也不見炊烟；

只有兩三房屋，半藏半露，影捉捉在樹裏邊

雖然是一片平衍，

樹上却顯出無窮的景色，

樹裏也含着不盡的境界，

叢錯，深秀迴環。

那樹邊，地邊，天邊，

如雲，如水，如烟，

望不斷，——一線。

忽地裏撲喇喇一響，

一個野鴨飛去水塘，

粼粼像大車音波，慢慢的工——東——噹。

又有種說不出的聲息，若續若不響。

轉眼西看，

日已臨山。

起初時離山尙差一竿；

漸漸的去山不遠；

一會兒山頂上只賸火球一線；

忽然間全不見。

這時節反射的紅光上翻。

山那邊，岡巒也是雲霞，雲霞也是岡巒，

層層疊了一片，

費盡了千里眼。

山這邊，紅烟含着青烟。

深秋永定門城上晚景（傅斯年）

青烟含着紅烟，

一齊的微微動轉，

似明似暗：

山色似見似不見，——

描不出的層次和新鮮。

只可惜這舍不得的秋郊晚景，昏昏沉沉的暗淡，

眼光的圈匆匆縮短。

樹烟和山烟，遠景帶近景，一塊兒化做濃團，

回身北望，

滿眼的渺茫：

白葦漸漸變成黃葦；青塘漸漸變黑塘。

任憑他一草一木，都帶着萎黃——頹唐，——模糊模樣。

遠遠幾處紅樓頂，幾縷天竈烟，正是吵鬧場，繁華地方；

更顯得這裏孤伶悽愴，

荒曠氣象；

城外比不上他蒼涼。

【作者略歷】

傅斯年，字孟真，山東聊城人，曾任廣州中山大學文史科主任，著有新潮等書。

【注釋】

(一) 永定門 是北京外城的南門，南下窪的盡頭。南下窪裏都是蘆田。

(二) 陶然亭，龍泉寺，鸚鵡邱 都在南下窪。陶然亭是一僧寺。鸚鵡邱乃一小墩，有
人在那裏葬了一個鸚鵡，並立了一碑，故名。

國文讀本 (No. A. 309)

六 文化學社

七夕

程鼎興

牛郎唱

只要閉了眼睛，
就會想起那顆星，
清風從河東吹來，
一定知道情形。

連忙來打聽，
聽又聽不清。

看風已經吹過，
還跟着起一道波，
不時想要去看她，

七

夕

具恨隔條銀河。

到底憶時多，
恨時沒奈何。

就挑支歌來唱，
把笛橫在牛背上；
只要金風肯聽話，
不怕她不來賞！

地上也拍掌，
拍得千山響。

不管浪怎樣高，

你看仙鵲也來朝；

如同河中雲不散，

合夥兒搭成橋。

權呼起周遭，

和著萬里濤。

織女唱

你吹笛的是誰，

吹得我的心兒醉，

還招來這多的鳥，

羽毛都是點翠？

國文讀本

放出了光輝，
射到我這裏。

一織要織到頭，
坐在機中不自由，
風來吹開了愁眉，
悵望着那條牛。

牛還一聲牟，
落在笛裏浮。

笛聲這樣溫存，
如同百花來催春，

又像輕雷敲出箭，
——
河也盪著波紋。

玉階凝着雲，
天堂不關門。

一年在相思中，
如今不能不相逢！
仙鳥已經來搭橋，
把羽毛舖到東。

快些停了風，
鳥要聯成虹！

七
夕

國
文
讀
本

賀新郎 辛棄疾

載稼軒詞——自注：邑中園亭，皆賦此詞。一日，獨坐停雲，水聲山色，競來相娛，意溪山欲援例者，遂作數語，庶幾淵明思親友之意云

甚矣吾衰矣！悵平生交遊零落，只今餘幾？白髮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問何物能令公喜。□□。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畧相似。一尊搔首東窗裏，想淵明停雲詩就。□□，此時風味。江左沉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回首叫，雲飛風起，！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注釋】

(一) 晉陽秋載，王珣爲桓溫主簿，郗超爲記室參軍，府中語曰：『聳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國文讀本

(二) 晉陶潛停雲詩序：『停雲，思親友也。』

冬夜自序 俞平伯

原放先生：

如冬夜這樣信筆拈來的作品，竟有再版底機緣；這不但令我感到不安寧的愧赧，更似有人語我，這種愧心於你也是僭妄的。且我近來對於編詩底方法，以為不宜有序（見西還書後），故在此地只有「俛首無言」是我底惟一的道路。

況且冬夜自行世以來，遭遇讀者們底批評，無論他們執怎樣的態度。而我總一味的踟躕着；因為我本不信，也不料牠有被批評底資格。至於辨解，我若不是風顛了的醉人，又何至於作此無益費精神的事情呢！

作詩不是求人解，亦非求人不解；能解固然可喜，不能解又豈作者所能為力。平民貴族這類形況於我久失却了牠們底意義，在此短札中更不想引起令人厭而笑的糾紛。

詩集有序，意欲以祛除誤解，却不料誤解由此而繁興。這個本地風光的例子我不想舉引牠，因至今尙留給我一種空幻的迷眩。但憧憬裏面卻暗示出明確的教訓。我故願把原序全刪了。現在只請您於再版時爲我保留下列這兩節文字：

『小小的集子充滿了平庸蕪穢的作品，將占據讀者們可貴的光陰，真是我底罪過了！但我以爲這番嘗試底失敗，由我根性上底薄弱，而不專在詩底不佳。我始終自信這種做詩底態度極爲正當。我總想很自由真實地，把我底經驗底反應，借文字充分表現出來。雖說未能如意，但心總常向着這條路上去。這或者可以請求讀者底寬恕，減少我冒昧成書的底罪過了。』

在付印以前，承他底敦促，在付印之中，幫了我許多的忙，且爲冬夜作了一篇序；（雖然不免有些過譽）這使我借現在這個機會，謹致最誠摯的謝意於朱佩弦先生。又蒙環君爲我鈔集原稿兩次，這也是我應當致謝的。

享福與吃苦 種 四二

現在我國的大毛病，是只圖享福，不願吃苦。一般做父母的，常常以爲年紀大了，應該享福；享不到福，便嘆命苦，便悲福薄。有許多青年人，也作如是想，看見人家享福，羨慕得很；勉強他們暫吃辛苦，而他們的欲望，他們的希冀，總是對準到享福的方面去進行的。甚至只要文憑，不肯考試；只求異性伴侶，不在學業上努力；只望『做得人上人』，不願『吃得苦中苦』。這種觀念，雖不敢說普遍在一般青年的腦筋當中，但至少有一部份，甚至有一大部份，我們不得不注意，不得不覺悟。

我們不必希望做『人上人』。我既是人中一人，就當盡人的一分責任。沒有農夫，那裏有飯吃？沒有瓦木匠，那裏有房子住？沒有工商，那裏有物品？沒有效命沙場的戰士，那裏可以克服敵人，保護我們的安全？沒有嘔心絞腦的學人，那裏會有著述，安慰我們的精神？我們一時一刻的需

要，都有無量數的勞動者——無論是勞心是勞力——辛辛苦苦地來供給，而我們坐享其福；我們若不是也吃一點苦。也盡一點責，我們非但對不住他們，又何以對得住自己呢？

特殊階級的人，坐享優越的生活權利；或擁遺產，或發橫財，或領乾薪，他們用不着吃苦，也想不到世上有苦可吃。詩經上說：『嗇矣富人，哀此惇獨。』這真是人羣的蠹蟲。我們須知最敬愛的，是世上最大多數的平民，他們儘管做一天人，幹一天事，他們的生命，總是完全靠吃苦來撐持的。吃苦的人多，社會國家自然富強，吃苦的人少，享現成福的人多，社會國家自然衰弱。苦是都要享福，不願吃苦，國家未有不亡，享福也就等於泡影，終致吃苦而已！

我們翻開歷史來看，古今中外，幾多聖賢豪傑，那一個不是從吃苦中磨練出來的。佛世尊身為王子，多福多樂，獨願捨家入山，苦修六年，睡在曠野中樹林下，穿着死人遺下的衣服，每日僅吃幾粒豆子，幾粒芝麻，

維持生命，這是多麼苦惱，而他獨處之泰然，所以成爲教主，孔子一車兩馬，周遊天下，寧受天下人擲揄，而救世之心，終不稍減，奔波之苦，迄未掛懷，這種吃苦的精神，尤其是我們應該崇拜的。再看晉朝名臣陶侃，他活得不耐煩，每天要搬磚頭；英國名相格蘭斯頓，每日午飯後要劈一點鐘柴，難道他們一個要做瓦匠，一個要做火伕嗎？笑話，笑話，他們決不是的，他們不過借此鍛鍊吃苦的精神，恐怕身體安逸了，將來不能做事，他們的用心，是很深的。

論語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大學又說：『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王陽明解說道：『閒居時有何不善可爲，只有一種懶散精神，漫無着落，便是萬惡淵藪，便是小人無忌憚處。』朝鮮人每天起身，個個都是托着一壺茶，啣着一根長煙袋，坐在樹下納涼，望去如神仙中人，何嘗不舒服？何嘗不享福？就此一點，便可亡國而有餘！前清末年，京城裏的旗人個個總靠一分口糧，舒舒服服過日子，個個都是鎮日地

拿着一個雀籠，口裏哼着幾句京腔，這種暮氣的現象，那裏還能夠支持國家得住？

我們不怕享不到福，只怕吃不得苦。享福吃苦，都是有代價的。以吃苦始者，多以享福終。吃一己之苦者，享一己之福；吃衆人之苦者，享衆人之福，真正會享福的，先要備嘗艱苦，而後苦盡甜來，始有滋味。孟子說：「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恆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又說：「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這是磨練意志的最好機會，這是鼓勵吃苦的不二法門。

諸位青年啊！你現在很失意嗎？你家裏窮嗎？沒有錢買書，沒有力量升學嗎？你身子很單薄嗎？你腦筋遲鈍，不能做艱難的功課嗎？你想改科，貪圖省事嗎？你做慣了學校生活，受不住家裏壓迫社會欺凌嗎？你自以爲少爺階級上流身分，叫你灑掃應對，布衣惡食你不肯嗎？你假如存着

這種心思，你前途還有什麼希望？

奉勸諸位：得意莫歡欣！失意莫苦惱！享福不爲福！吃苦不爲苦！孟子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宋儒又說：『少年得志大不幸！』現在當國家危急存亡之秋，正志士努力工作之日，摩頂放踵，有所不恤，更那裏可以偷安旦夕，享福自娛？

我們雖不必有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氣概，但至少要有陶侃格蘭斯頓的勤懇不斷的精神。我們雖不見得有什麼大苦可吃，但至少要屏除一切煙酒賭的不良嗜好。做人要從吃苦做起，吃苦要從微處做起。『吃得苦中苦，做得人上人。』這是我對於諸位的一點貢獻！

【注釋】

(一) 作者——近時人。

國
文
讀
本

三個文學家的紀念

周作人

今年裏恰巧有三個偉大人物的誕生一百年紀念，因此引起了我的一點感想來。紀念，——就是限定在文藝的國土內，也是常有的事，即如世間大吹大播的但丁六百年紀念，便是其一。但是現在所說的三個人，並非文藝史上的過去的勢力，他們的思想現在還是有生命有意義，是現代人的悲哀而真摯的思想的源泉，所以更值得紀念。這三個人是法國的弗羅倍爾 (Flaubert)，俄國的陀思妥也夫斯奇 (Dostojewski)，法國的波特來耳 (Baudelaire)。

弗羅倍爾的生日是十二月二十日，在三人中他最幼小，但在事業上却是他最早了。他於一八五六年發表波伐理夫人，開自然主義的先路，那時陀思妥也夫斯奇還在西伯利亞做苦工，波特來耳的惡之花也正在草稿中呢。他勞作二十年，只成了五部小說，真將生命供獻於藝術，可以說是文藝

女神的孤忠的祭司。人生雖短而藝術則長。他的性格，正如丹麥批評家勃蘭特思所說，是用兩種分子合成；『對於愚蠢的火烈的憎恨，和對於藝術的無限的愛。這個憎恨，與凡有的憎恨一例，對於所憎恨者感到一種不可抗的牽引。各種形式的愚蠢，如愚行迷信自大不寬容，都磁力似的牽引他，感發他。他不得不一件件的把他們描寫出來。』他不是厭世家，或虛無主義者，却是一個愚蠢論者（Imbecillist），這是怎樣適切的一個社會批評家的名稱呵！他又夢想斯芬克思（Sphinx）與古邁拉（Orimalira）——科學與詩——的擁抱，自己成了冷靜而敏感，愛真與美的『冷血的詩人』。這冷血的詩人兩個字，以前還未曾聯合在一處；在他纔是初次；他不但不愧為莫泊桑之師，也正是以後與當來的詩人之師了。

陀思妥也夫斯奇生於俄曆十月三十日，即新曆的十一月十一日。他因為讀社會主義的書，被判處死刑，減等發往西伯利亞苦工十年。飢寒，拷打，至發顛癩。又窮困以至於死，但是他獨不絕望厭世，反因此而信念

愈益堅定，造成他獨一的愛之福音。文學上的人道主義的思想的極致，我們不得不推重陀思妥也夫斯基，便是託爾斯泰也還得退讓一步。他所做的長短十幾篇的小說，幾乎無一不是驚心動魄之作。他的創作的動機正如武者小路所說，是『從想肯定人生的這寂寞與愛而生的。……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最後的希望，是從他想怎樣的不要把生而爲人的事當作無意味的事情這一個努力而來的。』安特來夫在小人物的自白中說，『我對於運命唯一的要求，便是我的苦難與死不要虛費了。』這也可以說是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要求。他在小說裏寫出許多『被侮辱與損害的人』；他們雖然被人踏在腳下成了一塊不乾淨的抹布，但『他那溼漉漉的摺疊中，隱藏著靈妙的感情』，正同爾我一樣。他描寫下等墮落人的靈魂，表示其中還有光明與美存在。他寫出一個人物，無論如何墮落，如何無恥，但總能够使讀者發起一種思想，覺得書中人物與我同是一樣的人，使讀者看了歎道，『他是我的兄弟！』這是陀思妥也夫斯基著作的精華，他留給我們的最大的教訓

，是我們所當感激紀念的。（這節裏多引用舊譯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說的文句，全文見藝術與生活。）

波特來耳是四月九日生的。他十年中的著作·評論，翻譯以外，只有詩集惡之華一卷·散文小詩及人工的樂園各一卷，他的詩中充滿了病的美，正如貝類中的真珠。他是後來頹廢派文人的祖師，神經病學者隆勃羅梭所謂風狂的天才，託爾斯泰用了社會主義的眼光批評他說一點都不能了解的作家。他的染綠的頭髮與變態的性欲，我們只承認是一種傳說（Legend），雖然他確是死在精神病院裏。我們所完全承認而且感到一種親近的，是他的「頹廢的」心情，與所以表現這心情的一點著作的美。『波特來耳愛重人生，慕美與幸福，不異傳奇派詩人，唯實際幻滅時代，絕望之哀，愈益深切，而執著現世又特堅固，理想之幸福既不可致，復不欲遺世以求安息，故唯努力求生，欲於苦中得樂，於惡與醜中而得善美，求得新異之享樂，以激刺官能，聊保生存之意識。』他的貌似的頹廢，實在只是猛烈的求生意

志的表現，與東方式的泥醉的消遣生活，絕不相同。所謂現代人的悲哀，便是這猛烈的求生意志與現在的不如意的生活的掙扎。這掙扎的表現可以爲種種改造的主義，在文藝上可以爲弗羅倍爾的藝術主義，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人道主義，也就可以爲波特來耳的頹廢的『惡魔主義』。

我在上面略述這三個偉大人物的精神，雖然未免近於做『搭題』，但我相信，在中國現在蕭條的新文學界上，這三個人所代表的各派思想，實在一服極有力的興奮劑，所以值得紀念而且提倡。新名目的舊傳奇（浪漫）主義，淺薄的慈善主義，正布滿於書報上，在日本西京的一個朋友說，留學生裏又已有了喝加非茶以代阿布散酒（absinth）的自稱頹廢派了。各人願意提倡那一派，原是自由的事，但現在總覺得欠有切實的精神，不免是『舊酒瓶上的新招貼』。我希望大家各因性之所好，先將寫實時代的自然主義人道主義，或頹廢派的代表人物與著作，略加研究，然後再定自己進行的方針。便是新傳奇主義，也是受過寫實的洗禮，經由頹廢派的心

情而出的，所以對於這一面也應該注意，否則便容易變成舊傳奇主義了。我也知道這些話是僭越的，但因為這三個文學家的紀念的感觸，覺得不能不說了，所以聊且寫出以寬解自己的心。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倥 偲 王世穎

二十天來，一處地方，還沒有耽擱過四天以上。人事總算是倥偲了，苦却不覺得什麼！

這是我近來思想上的轉變，在錢塘江〔一〕上，偶而想到幾句話來，這話是：

「大水沒有波浪，

無以見其雄勁；

人世沒有波浪，

也徒見其平庸而已；

誰說人生不好有波浪，

更誰說人生不應有波浪！

倥偲底經驗，證實了這句話在我確乎是有意義的。動底概念〔二〕，於

是侵佔了我這時的全部生命。

人事是倥偬，人並無所謂倥偬。有了事，人纔倥偬。倥偬成立的原素：第一在乎事，人還是第二個條件啊！事底好歹，反正在做事的人看來，凡要做的總是應做的事，我們似乎也不必再查考底細了。古今人忙的都是事。如果話說過頭一點，也可以說要做人便要做事，沒有事做，人也不成其爲人了。所以人底成立底條件，事便是個重要的。我們閉了眼睛想想看，如果有人連呼吸都不要費力，做人還有什麼意味。老嫗拏了佛珠，唸唸有詞，伊無非是尋點事來做做；沿街的流氓，努着嘴無意中吹出小調底音節來，也無非是尋點事來做做。人事倥偬，在意義上，在文法上，都是無可詰難，顛撲不破的。

大海裏的波浪，水底倥偬使之然；人世間的波浪，人底倥偬使之然。

波浪是孕育在倥偬裏的，在娘胎裏是一體，分娩以後，也那裏脫得掉母子

底關係！

沒有光波〔三〕，日月山川之美，不會入我眼簾；沒有聲浪，黃鐘大呂〔四〕之音，不會入我耳鼓。火車要從平地上直達險峻的山巔，所取的軌路，是波紋形的〔五〕；輪船在大戰時期內從這洲到那洲，因為要避水雷〔六〕，航海線也是波紋形的。沒有波浪，一切都完了。越是要到奇險新穎的境地，越是要有波浪。波浪底起伏不平，便是動底概念底具體的表現。在波浪裏做人原本不稀罕，這是應該的；不敢在波浪裏做人，也未免太不會做人了。人們！倥偬是我們底本分，在狂瀾裏打幾個旋轉，多一點努力，彼岸就近一點。望洋興嘆，終於是無用的吧！

【注釋】

- (一) 錢塘江，河流名，下流曲折成「之」字形，一稱之江，又稱浙江。
- (二) 就種種觀念，概括其相類似者，而成一共同之觀念，曰概念。
- (三) 光的進行成波浪形，故稱光波。

國文讀本

(四) 黃鐘大呂，皆律名。

(五) 自下而上垂直進行難，故軌道築成波紋形，取斜方向而行。

(六) 水雷，軍器名。裝置炸藥，設於水中，用以轟敵之船艦者。

兩法師 葉紹鈞

在到功德林去會見弘一法師的路上，懷著似乎從來不曾有過的潔淨的心情；也可以說帶著渴望，不過與希冀看一齣著名的電影劇等的渴望並不一樣。

弘一法師就是李叔同先生，我最初知道他在民國初年；那時上海，有一種太平洋報，其藝術副刊由李先生主編，我對於所載他的書畫篆刻都中意。以後數年，聽人說李先生已出了家，在西湖某寺。游西湖時，在西泠印社石壁上見李先生的『印藏』。去年子愷先生刊印子愷漫畫，丐尊先生給牠作序文，說起李先生的生活，我纔知道得詳明一點；就從這時起知道李先生現稱弘一了。

於是，不免向子愷先生詢問關於弘一法師的種種。承他詳細見告。十分感興趣之餘，自然來了見一見的願望，便向子愷先生說起了。『好的，

待有機緣，我同你去見他。」子愷先生的聲調永遠是這樣樸素而真摯的。以後遇見子愷先生，就常常告訴我弘一法師的近況；記得有一次給我看弘一法師的來信，中間有『葉居士』云云，我看了很覺慚愧，雖然『居士』不是什麼特別的尊稱。

前此一星期，飯後去上工，劈面來三輛人力車。最先是個和尚，我並不措意。第二是子愷先生，他驚喜似地向我點頭。我也點頭，心裏便閃電般想起『後面一定是他。』人力車夫跑得很快，第三輛車一霎往後時，我見坐著的果然是個和尚，清癯的臉，頰下有稀疏的長髯。我的感情有點激動，『他來了！』這樣想著，屢屢回頭望那越去越遠的車篷的後影。

明天，便接到子愷先生的信，約我星期日到功德林去會見。

是深深嘗了世間味，探了藝術之宮的，卻回過來過那種通常以為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他的態度應是怎樣，他的言論應是怎樣，實在難以懸揣。因此，在帶著渴望的似乎從來不曾有過的潔淨的心情裏，更攪着一些

愉悅的分子。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導引進那房間時，近十位先到的恬靜地起立相迎。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線最明亮的地方，站着那位弘一法師，帶笑的容顏，細小的眼裏眸子放出晶瑩的光。丐尊先生給我介紹之後，教我坐在弘一法師的側邊。弘一法師坐下來之後，便悠然地數着手裏的念珠。我想一顆念珠一聲阿彌陀佛吧。本來沒有什麼話要同他談，見這樣更沈入近乎催眠狀態的凝思，言語是全不需要了。可怪的是在座一些人，或是他的舊友，或是他的學生，在這難得的會晤頃，似應有有些抒情的話同他談，然而不然，大家也只默然不多開口。未必因僧俗殊途，塵淨異致，而有所矜持吧。或者，他們以爲這樣默對一二小時，已勝於十年的晤談了。

晴秋的午前的時光在恬然的默靜中經過，覺得有難言的美。

隨後又來了幾位客，向弘一法師問幾時來的，到什麼地方去那些話。

他的回答總是一句短語；可是殷勤極了，有如傾訴整個的心願。

因為弘一法師是過午不食的，十一點鐘就開始聚餐。我看他那曾經揮灑書畫彈奏音樂的手鄭重地夾起一莢豇豆來，歡喜滿足地送入口裏去咀嚼的那種神情，真慚媿自己平時的亂吞胡咽。

『這碟子是醬油吧？』

以為他要醬油，某君想把醬油碟子移到他面前。

『不，是這位日本的居士要。』

果然，這位日本人道謝了，弘一法師於無形中體會到他的願欲。

石岑先生愛談人生問題，著有人生哲學，席間他請弘一法師談一點關於人生的意見，

『慚媿』，弘一法師虔敬地回答，『沒有研究，不能說什麼。』

以學佛的人對於人生問題沒有研究，依通常的見解，至少是一句笑話。那末，他有研究而不肯說麼？只看他那殷勤真摯的神情，見得這樣想時就是罪過。他的確沒有研究。研究云者，自己站在這東西的外面，而去爬

剔，分析，檢察這東西的意思。像弘一法師，他一心持律，一心念佛，再沒有站到外面去的餘裕。那里能有研究呢？

我想，問他像他這樣的生活，覺得達到了怎樣的一種境界，或者比較落實一點。然而健康的人不自覺健康，哀樂的當時也不能描狀哀樂；境界又豈是說得出的。我就把這意思遺開；從側面看弘一法師的長髯以及眼邊細密的皺紋，出神久之。

飯後，他說約定了去見印光法師，誰願意去可同去。印光法師這名字知道得很久了，並且見過他的文鈔是現代淨土宗的大師，自然也想見一見。同去者計七八人。

決定不坐人力車，弘一法師拔腳便走，我開始驚異他步履的輕捷。他的腳是赤了的，穿一雙布縷纏成的行腳鞋。這是獨特健康的象徵啊，同行的一羣人，那里有第二雙這樣的腳！

慚媿，我這年輕人，常常落在他的背後。我在他背後這樣想：——

他的行止笑語，真所謂純任自然的，使人永不能忘。然而在這背後卻是極嚴謹的戒律。丐尊生告我，他嘗歎息中國的律宗有待振起。可見他是持律極嚴的。他念佛，他過午不食，都爲的持律。但持律而到非由「外鑠」的程度，人便只覺他一切純任自然了。

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躁忿全消，到處自得；似乎他以爲這世間十分平和，十分寧靜，自己處身其間，甚而至於會把軸淡忘。這因爲他把所謂萬象萬事劃開了一部分，而生活在留著的一部分內之故。這也是一種生活法，宗教家藝術家大概採用。並不劃開了一部分而生活的人，除庸衆外，不是貪狠專制的野心家，便是社會革命家。

他與我們差不多處在不同的兩個世界。就如我，沒有他的宗教的感情與信念，要過他那樣的生活是不可能的。然而我自以爲有點了解他，而且真誠地敬服他那種純任自然的風度。那一種生活法好呢？這是愚笨的無意義的問題。只有自己生活法好，別的都不行，誇妄的人卻常常這麼想。友

人某君曾說他不曾遇見一個人他願意把自己的生活與這個人對調的，這是躊躇滿志的話。人本來應當如此，否則浮漂浪蕩，豈不像沒舵之舟？然而某君又說尤緊要的是同時得承認別人也未必願意與我對調。這就與誇妄的人不同了；有這麼一承認，非但不菲薄別人，且能致相當的尊敬。彼此因觀感而化移的事是有的，雖說各有其生活法，究竟不是不可破的堅壁；所謂聖賢者轉移了什麼什麼人就是這麼一回事。但是板著面孔專事菲薄別人的人決不能轉移了誰。——

到新開太平寺，有人家借這里治喪事，樂工以爲弔客來了，預備吹打起來。及見我們中間有一個和尚，而且問起的也是和尚，纔知道誤會，說道，「他們都是佛教裏的。」

寺役去報告時，弘一法師從包裡取出一件大袖的僧衣來，（他平時穿的，袖子同我們的長衫袖一樣，）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間異樣地靜穆。我是歡喜四處看望的，見寺役走進去的沿街的那房間裏，有個軀體碩大

的和尙剛洗了臉，背部略微佝著，我想這一定就是。果然，弘一法師頭一個跨進去時，便對這和尙屈膝拜伏，動作嚴謹且安詳。我心裏肅然。有些人以爲弘一法師當是和尙裏的浪漫派，看這樣可知完全不對。

印光法師的皮膚呈褐色，肌理頗粗，表示他是北方人；頭頂幾乎全禿，發著亮光；腦額很闊；濃眉底下一雙眼睛這時雖不戴眼鏡，卻同戴了眼鏡從眼鏡上面射出眼光來的樣子看人；嘴唇畧微皺癢；大概六十左右了。弘一法師與印光法師並肩而坐，正是絕好的對比，一個是水樣的秀美，飄逸，而一個是山樣的渾樸，凝重。

弘一法師合掌懇請了，「幾位居士都歡喜佛法，有曾經看了禪宗的語錄的，今來見法師，請有所開示，慈悲，慈悲。」

對於這「慈悲，慈悲，」感到深長的趣味。

「嗯，看了語錄。看了什麼語錄？」印光法師的聲音帶有神祕味。我想這話裏或者就藏著機鋒吧。

沒有人答應。弘一法師便指石岑先生說，「這位居士看了語錄的。」石岑先生因說也不專看那幾種語錄，只會從某先生研究過法相宗的義理。

這就開了印光法師的話源。他說學佛須要得實益，徒然嘴裏說說，作幾篇文章，沒有道理；他說人眼前最緊要的事情是了生死，生死不了，非常危險；他說某先生只說自己纔對，別人念佛就是迷信，真不應該，他說來聲色有點嚴厲，間以呵喝。我想這觸動他舊有的忿念了。雖然不很清楚佛家所謂「我執」「法執」的函蘊是怎樣，恐怕這樣就有點近似。這使我未能滿意。

弘一法師再作第二次的懇請，希望於儒說佛法會通之點給我們開示。印光法師說二者本一致，無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不過儒家說這是人的天職，人若不守天職，就沒有辦法。佛家用因果來說，那就深奧得多。行善便有福，行惡便喫苦：人誰願意喫苦呢？——他的話語很多

，有零星的挿話，有應驗的故事，從其間可以窺見他的信仰與歡喜。他顯然以傳道者自任，故遇有機緣，不憚盡力宣傳；宣傳家必有所執持又有所排抵，他自也不免。弘一法師可不同，他似乎春原上一株小樹，毫不媿作地欣欣向榮，卻沒有凌駕旁的卉木而上之的氣概。

在佛徒中間，這位老人的地位崇高極了，從他的文鈔裏。見有許多的信徒懇求他指示，彷彿他就是往生淨土的導引者。這想來由於他有很深的造詣，不過我們不清楚。但或者還有一個原因。一般信徒覺得那個「佛」太渺遠了，雖然一心皈依，總未免感得空虛；而印光法師是眼睛看得見的，認他就是現世的「佛」，虔敬崇奉，親接警教，這總覺得著實，滿足了信仰的欲望。故可以說，印光法師乃是一般信徒用意想裝塑成功的偶像。

弘一法師第三次「慈悲，慈悲」地請求時，是說這里有言經義的書，可讓居士們「請」幾部回去，這「請」字又有特別的味道。

房間的右角裏，裝釘作似的，線裝和裝的書堆著不少；不禁想起外間

紛紛飛散的那些宣傳品。由另一位和尚分派，我分到黃智海演述的阿彌陀經白話解釋，大圓居士說的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口義，李榮祥編的印光法師嘉言錄三種。中間阿彌陀經白話解釋最好，詳明之至。

於是弘一法師又屈膝拜伏，辭別。印光法師顛著頭，從不大敏捷的動作上顯露他的老態。待我們都辭別了走出房間時，弘一法師伸兩手，鄭重而輕捷地把兩扇門拉上了。隨即脫下那件大袖的僧衣，就人家停放在寺門內的包車上，方正平帖地把牠摺好包起來。

弘一法師就要回到江灣子愷先生的家裏，石岑先生予同先生和我便向他告別。這位帶有通常所謂仙氣的和尙，將使我永遠懷念了。

我們三個在電車站等車，滑稽地使用着「讀後感」三個字，互訴對於這兩位法師的感念。就是這一點，已足證我們不能爲宗教家了，我想。

一九二七月八日作畢。

國
文
讀
本

街血洗去後

鄭振鐸

什麼事也沒有如「五卅」大殘殺事件發生得出我意外，使我驚怖了！

那日的下午五時，我坐車至大慶里，到一家書舖裏去看看有什麼「線裝書」好買。車子剛到浙江路、南京路口，便覺得道路上的情形與往日絕不同。電車是照樣的開行着，汽車、人力車也川流似的駛走着，兩旁商店照樣的開着門歡迎顧客。行人道上擁擠着人羣與往日一切相同。然而總覺得有一種絕不相同的氣象在！人人都停立在那裏，好像被什麼大驚駭嚇得癡呆了。由眼睛中顯得出有的人是帶着大恐怖的情緒，有的人是帶着疑問而不意的驚恐。我呢，自然也是疑問而驚恐着。

車子走在南京路，看見兩旁站着許多氣概凜然態度兇橫的英捕，與不穿制服而帶着槍械的英人，有的橫立在路中，好像有什麼嚴重的警備。是火災，是什麼大盜警罷，我這樣的想着。市政廳與雲南路口一帶，戒備得

尤嚴。情形更不對了，有好幾家店舖是閉上了鐵門，駐足而觀的人更多。

車子停在大慶里口，平素深夜絕不關閉的里門，現在也閉上一扇。我問車夫：『什麼事發生了？』他說：『打殺人，打殺人！』我也不能細問，便下車進了里門，到那一家熟悉的書鋪裏去。我見他們的店夥，都擁在靠近西藏路的里門口看什麼東西。我也擠出去一看，什麼也沒有，只是街上的人絕多，多帶着驚恐未定或疑問而驚奇的神色。我明白必有什麼空前的大事發生。奔進書鋪，去問舖主，……我的一個朋友。『什麼事？什麼事？』我問他。他道：『學生鬧事，不得了！不得了！巡捕開排槍，打殺了幾個學生。』這如一個震天動地的大霹靂，使我驚嚇得好一會不能開口。我如在夢中，這也許是在做夢罷！南京路，開排槍，殺死學生，這幾件事怎麼會聯結在一處的？我絕不相信，絕不相信。我的朋友接說道：『早晨，有許多學生被捕入巡捕房了。下午一時許，他們在先施公司之前，集合大隊講演，白旗滿街飄揚着，車馬都不能通行，巡捕捉去了好些學生，路人

與其餘的學生，都跟了被捕的學生走，有好幾萬人，好幾萬人，擁擠在老閘捕房之前，於是巡捕開槍了！」我於是才知道這居然是真實的大事變，不是夢，絕不是夢，我全身似爲憤怒的火所燒灼着。我叫道：『就是學生講演，也不至於被殺死呀！南京路，南京路，怎麼會放起排槍來！』也顧不得我的朋友，只當他是捕頭，在嚴厲的質問着。『我們且出去看看罷。』於是我們走在街上，由西藏路口，走到永安公司，一切情形如我在車上所見的。有一家店鋪，正在打掃破玻璃。『這定是被流彈打碎的，』我想着。街道上依然是灰色的，並不見有什麼血跡。……血一大堆的，一大堆的，都被沖洗去了。……要不是羣衆如此的驚駭而擁擠着，我幾乎不能相信一點三十分鐘之前，在這裏正演着一齣大殘殺的活劇！再走下去，行人漸少，看不出什麼緊張的空氣，只有幾個人靠在店櫃上驚奇的偶語着。

夜，我又與一位前輩同到南京路去。燈火閃耀着明亮着，語聲、笑聲、笙歌聲、依然的。店門大張着，顧客陸續進出，依然的，要不是老閘捕

房門口戒備森嚴，要不是巡捕騎在馬上，手執着鞭，跑上行人道，在驅打人，我絕不相信下午是有空前大殘殺事件發生。轉了一彎，看見寧波同鄉會前擁擠着許多人。我們一驚，以為又出了什麼大事。懷着戒備心走近一看，原來是南方大學平民學校在那裏開游藝會！

被繫着的 芳草

不知誰何的鳥架子，繫着一隻鳥，掛在我的廊簷下。

我不知道那鳥叫什麼名字，也不知道因何被繫在架子上，更不知道牠何以能毅然地立着。

牠很美麗，牠的頸項上帶着一根紅繩；犯了什麼罪嗎？不吧？誰忍心將牠繫住呢？

樹枝上有許多別的小鳥吱吱叫着，牠似乎聽見了，四下裏張望，但是看不見；倒瞥見了繫着牠的紅繩。

怒氣充滿了牠的胸懷，牠便用嘴啣着紅繩扯，要將紅繩拉斷似的。

小碗內的米粒一顆顆都森立了起來，引誘牠，鼓惑牠，牠不覺放下了紅繩，去在碗中啄食。

牠似乎還沒有忘記適纔的工作，可是牠不啣着紅繩拉了，只瞪着眼，

仰着頭，眈視那遠離人間的天空。

在天空中，又是什麼來引誘牠，鼓惑牠嗎？然而，我看不見什麼，除了可怕的蔚藍色之外，仍是可怕的蔚藍色。

天空原是牠的故鄉，牠若思念牠的故鄉，爲什麼牠不飛去了？

然而牠是被繫着的，牠不能飛去。

牠只有無聊地站着，無聊地望望天空，便這樣的消磨去牠的微弱的生命。

插秧女 陳文述

朝見插秧女，暮見插秧女。雨淋不知寒，日灸不知暑。兩足如亮鷲，終日在煙渚。種秧一畝寬，插秧十畝許。水淺愁秧枯，水深怕秧腐。高田已打麥，下田還種黍。四日又五月，更盼分龍雨^{〔一〕}。襤褸置道旁，有兒不暇乳。始信盤中食^{〔二〕}，粒粒皆辛苦。

【作者略歷】

陳文述，字退齋，號雲伯，清錢塘人。詩工西崑體，博雅壯麗。著有碧城仙館詩鈔、頤道堂集等。

【注釋】

(一) 俗以陰曆五月中的雨爲分龍雨。傳說五月分龍後，天上的龍就各有分域，下雨和天晴，各處就不一致了。

國文讀本

(二) 盤，即椀。夜飯曰殮；此處泛指飯食。

我的讀書經驗

衣萍

我幼時的最初的第一個教我讀書的先生，是我的祖父。我的祖父是一個前清的貢生，八股文，古文都做得很好。他壯年曾在鄉間教書，後來改經商了。在休甯辦了一個小學，他做校長。我的祖父是一個很莊重的人，他不苟言笑，鄉間婦女看見都怕他，替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做「鍾馗」，我幼時很怕我的祖父。他教我識字讀書，第一件要緊的事，是讀得熟。我起初念三字經，後來念幼學瓊林，再後來念孝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書，這些書小孩子念來，自然是沒有趣味，雖然我的祖父也替我講解。我的祖父每次替我講一篇書，或二三頁，或四五頁，總叫我先念五十遍。我幼時記性很好，有時每篇書念五十遍，就能背誦了。但我的祖父以為就是能背誦了也不够，一定要再念五十遍或一百遍，往往一篇書每日念到四百遍的。有一次我竟念得大哭起來。現在想來，我的祖父的笨

法雖然可笑，但我幼時所讀的書到如念還有很多能背誦的，可見笨法也有好處。

我的第二個教我讀書的先生是我的父親，我的父親是一個商人，讀書當然不多，但他有一個很好的信仰，是「開卷有益」。他因為相信唐太宗這句考語，所以對於我幼時看書並不禁止，我進高等小學已經九歲，那時已讀過許多古書，對於那些浮淺的國文教科書，頗不滿意，那時我寄宿在休甯潛阜店裏，旁晚回店，便在店裏找着小說來看：起初看的是三國演義，三國演義總看了至少十次，因為店裏的夥計們沒事時便要我講三國故事，所以我不能不下苦工去研究，後來接着看水滸傳，西遊記，封神傳，說岳，池公案，彭公案等書，凡在潛阜找得到，借得到的小說我都看。往往晚上點起蠟燭來看，後來竟把眼睛看壞了。

我的祖父教我讀書要讀的熟，我的父親教我讀書要讀得多，我受了我的祖父的影響，所以就是看小說也看得極熟，例如三國演義中的孔明祭周瑜

的祭文（三國演義第五十七回），孔明的出師表（三國演義第九十一回），以及曹操在長江中做的詩（三國演義第四十八回），貂蟬在鳳儀亭對呂布說的話（三國演義第八回），我都記得很熟，所以有一次高小裏的先生出了一個題目，是「致友書」，我便把「度日如年」（貂蟬對呂布說的）的話用上了，這樣不求甚解的熟讀書，自然不免有時鬧出笑話，因為看小說時只靠着自己的幼稚的理解力，有些不懂的地方也囫圇過去了。這是很危險的，讀書讀得熟是要緊的，但還有要緊的事是要讀得懂。

我受了我的父親的影響，相信「開卷有益」，後來在師範學校的兩年，對於功課不十分注意，課外的雜誌新書却看得很多，那時徽州師範學校的校長是胡子承先生，他禁止學生做白話文，看新青年，但他愈禁止，我愈要看，我記得那時新青年上發表的胡適之，周作人，劉半農，沈尹默一些人的白話詩，我都背得很熟，我受了新青年的影響，所以做白話文，白話詩，簡直入了迷，後來竟因此被學校開除。我現在所以有一些文學趣味，

全是我幼時多看書的影響，但這些影響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我個人看到現在還是沒有條理，多讀書免不了亂讀，亂讀同吃東西一樣是有害的。

我十七歲到南京讀書，在南京讀了一年書後，胡適之先生到南京講學，我去看他，我問他讀書應該怎麼樣讀法，他說，「應該剋期」。剋期是一本書拿到手裏，定若干期限讀完，就該準期讀完。胡先生的話是很對的，我後來看書，也有時照着胡先生的話去做，只可惜生活問題時時壓迫我，我在南京北京讀書全是半讀半工，有時一本書拿到手裏，想剋期讀完，竟不可能。在我，這是很痛苦的事，現在，生活問題還沒有解決，我的學生時代已經過去了，苦痛的病魔又纏繞着我，幾時我纔能真正「剋期」去讀書呢？

我的讀書經驗如上面所說是很簡單的：第一，應該讀得熟，第二，應該讀得多，第三應該剋期讀書。

我是一個不十分贊成現代學校制度的人，我主張自由學習，主張「普遍的自由」。主張完全的自己自修。所以我以為今日中國的青年只有自己硬着頭皮去讀書，但是單讀中國書是不能够的。

第一，我們應該學會一種外國文，或是日文，或是英文，作為我們讀書的工具。

第二，我們應該養成熟讀書，多讀書，尅期讀書的習慣。

第三，我們應該細心地讀書，要每個字讀得懂，要每個句子讀得懂，不懂，便查字典，查參考書，（到圖書館裏去）問朋友，問親戚，問真正懂得的人，不論是中國人外國人。

第四，我們讀書時應該養成懷疑的習慣，應該「疑而後信」，不要盲從，不要武斷。

青年們啊！中國正是一個變動的時代！這時代是偉大的，然而也是悲慘的！我們應該承認中國的教育，政治，道德，哲學，文學，美術，都不

如旁的國家，所以造成中國今日的混亂局面。沒有學理的根據的革命是危險的；我們應該努力讀書，作為改造中國的革命的準備。

我的文章雖然浮淺而且簡陋啊，希望對於真的熱心讀書的青年，有一點微微的用處。

買花
白居易

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酬直看花數。灼灼百朵紅，粲粲五束素。上張幄幕庇。旁織巴籬護。水灑後泥封，移來色如故。家家習爲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嘆，此嘆無人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國
文
讀
本

郵船上的兩個印度人 梁紹文

開行的第二天早上——大約六點鐘光景——我房門輕輕的移動，開了一半，跑進一個印度人來。我掀起被窠睜開一線朦朧的睡眠，見這個印度人有五十歲的光景，面圓而帶着稀稀疎疎的胡鬚，穿一件很舊的短衣，脚着一雙沒有帶子將破而未破的皮鞋，正低着頭在那裏掃房間地，剛剛掃到我床邊，轉頭見我已經醒了，遂說一聲半完不備的英國話：「good mornung—ang Sir」，我亦答應他一聲：「good morning」，覺得他很誠實樣子，我就問他是那裏的，家中還有什麼人，在這船執業幾久。他見我不嫌棄他且很溫和而沒有一點惡意在內，遂放下掃把，站在面盆箱（郵船的洗面盆，都有機關，開闔若箱狀。）傍邊，右足斜立，左足彎起一三角形，順手將半撮捲煙從破衣袋內抽出，再摸着洋火，一頭吸煙，一頭回答我的話——看他

是想趁着這個機會休息一時的意思。原來他是印度孟買人，已經是五十三

歲了，有一個老婆，娶了三年，去年生下一個女。這條船每次從歐洲到遠東，經過孟買的時候，他都可以有機會去瞧一瞧他的妻女。他從三十歲起就當船上茶房的職役，直到如今都沒有變動，每月賺二十塊（印度洋錢），又經過了許多辛苦波折，好容易積聚了三幾百塊（印度錢），纔得將一口家眷娶回來，現在有了一個小娃娃，開銷更要比前大，每月賺二十塊錢，除了養妻活兒外，簡直一些兒動彈不得。他那些話是用斷斷續續的英國話來講，虧我費了一肚子氣力，纔摸着他說的甚麼，他還待要繼續講下去，忽然外面琅琅電鈴聲在那裏亂叫，他連忙執着掃把就跑出去。

他走出後，我靠着床欄想一想：五十歲討親的人，在中國通都大邑，雖然很少見着，但在窮鄉僻壤偶然亦可找出一兩個。併且窮苦半生仍不算數，下半世還要作妻子兒孫的馬牛，直至死了爲止，像這樣的在中國也有。不過中國無論窮苦的人，他既然能够作得兒孫的馬牛，總有多少家庭的補足他。例如又窮又盲的乞丐，可謂盡人生之至苦的了，但是那些討飯的

盲公拖着討飯的盲婆，得了人家給他們的餒餘以後，必定找一所較靜穆的街頭巷尾，或很雍容的廟宇之一隅，兩個盲夫婦在那裏眉開色笑的過他們數十分鐘的愉快生活。在他們看起來，這數十分鐘何嘗不是他們的家庭樂趣？但是像這個印度人，既然忙了半生，又復如此替他的妻女作馬牛，一點的家庭的樂趣都沒有，這豈不是太乾枯而無味的人生麼？

我忽然憶起，從前有人說過：英國滅了印度的國家，還想將印度的人種漸漸滅絕，所以印度人娶妻都有個限制……非過了四十歲不能結婚，又於他們國民生計上緊緊的壓迫，務使他們不能活動，一方面不使他們餓死，別方面又不使他們飽死，這就是英國人發明的滅國新法，行之於埃及而有效，行之於印度而更收大効。於是日本人亦將他來應用於朝鮮，朝鮮人雖然不願意帶這樣頸套，然一時已經不能脫下了。我將上述的情形想了一會，越想越像，從前聽人講這種道理，還有些信不過，以為是言之過甚，現在既然有了證人（印度人），我何妨再明白的問他一下，更得確切的證

明呢？到了下午，這個印度人很匆忙的樣子入房來換水（面盆箱裏的髒水），我想趁這個機會好問他，遂拿去許多種的問題——如：英國人待遇你怎樣？你在這裏覺得好麼？爲什麼你青年的時候不討親，等到變了五十歲的老翁纔初次行結婚禮？你們除了當兵做警察及做蕙役之外，還有別種生活的門路嗎？……像如此一類的話，向他問了一大頓。起初他探首出房外望了幾望，很像看有沒有英國人在鄰近，然後纔肯放胆來講的樣子。後來看見實在沒有英國人在鄰近了，他就一五一十的仍然用那斷斷續續的英國話來講，頭一句他就說 *English mann tengnade* 我因爲聽過他一次了，所以這次較爲容易懂些，有時我真是猜不明白，只得再問他，問他偷再不懂呢，又演一會手勢，甚至於五官並用，終歸可以明白的了。

兩個人費了一大肚子氣力——一個費力來聽，一個費力來講，正在談到津津有味的時候，外面忽然有敲銅盤的聲音，他又連忙的跑去了。原來是廚司裏的英國廚司正要尋他抹茶杯碟子，預備開四點鐘的 *Afternoon* 呢。

。我將他所講的話尋繹一番，覺得亡國的人民，真是可悲可痛！眼見着船上的英國侍者，沒有一個不挺起胸昂起首擺出一個大國民的態度，呼奴喚婢的樣子，役使那班同級的印度人，有時脾氣不合，還要送他一隻外國火腿，看起來真怪難受啊！據這個印度人的口氣，他五十歲能結得着婚，還算天幸了，鰥守終身而不能娶的，在他國內算不着一回希奇事！而且他們除了當兵及執賤役以外，能够小本營生的，算是宗族親戚之榮，社會上不多見的了。

在香港差不多要啓行的前兩個鐘頭，一個闊闊然的印度搭客下來，他住的房就在我斜對面，看他行李的闊綽，態度的傲岸，想是一個紳士階級的人，度他年紀不滿四十歲，上唇長了一腔東洋鬍子，穿一套新的佛蘭絨西裝，手拿士的克，足踏光亮亮的皮鞋，臉上現出烏黑而又嚴肅的神氣。見面的頭一日，我們還沒有與他談話，第二日因爲是同桌食飯的關係，情感漸漸好了。又因香港開行後，海景很好，天氣亦清爽，各人都喜歡到

甲板上散步。有一次我正和同房姓陳的倚着船舷，看那一碧無際而又微波不興的中國海 China Sea 上有許多飛魚，撲前撲後，一如燕子戲水一般（飛魚之大小亦似燕），極其好看，我們看得興味正濃的時候，那位印度紳士（這時照我心裏所猜的。）亦走近船舷加入我們的觀魚團，表示一種要好的神氣。他先用很流利的英語問我們是不是日本人，我答應『不是』，轉問他一聲從那裏來的，他說是從日本來的，姓陳的連忙接着就叫我問他懂不懂東洋話？他答應了一聲『懂得』。那位姓陳的就立即用日本話和他津津有味的談起來，往日我和西洋人談話的時候，姓陳的總是呆呆的站着，今日他和印度人講起日本話來，我亦只好呆呆的站着了。等到他們講了一大頓（差不多半個鐘頭），我想接着和他（印度人）來談談，誰知中餐的鈴已經響了，大家趕着下去修飾洗面，（每逢進餐之先幾分鐘，各人都要入房洗過面，刷一下衣領，梳光頭髮方不失禮。）我只好一同下去，食了餐再講了。

食過餐之後很久，我因爲和姓陳的在吸烟室下了兩局棋，精神有些困倦，要回房睡一下。姓陳的亦說疲倦了要睡，大家遂一齊回房。因爲我的床位在姓陳的底下，姓陳的床位在我上頭，所以大家睡在各人的床上都可以暢談。我覺得他們今朝談了半點多鐘，一定有許多很好的談話材料。於是問那姓陳的，今朝和這個印度人講的什麼，他說：「這個印度人原來是一個星架坡的偵探，那年（一九一五，歐戰開始的第一年。）印度兵在星架坡謀叛，他很替英國的殖民政府出力，殺了許多他同種的印度人，英國殖民政府見他很忠順，的確能够出力衛護皇家，所以很褒獎他，并且每年給他一份很優厚的差俸，他講得眉飛色舞的樣子。就是爲這件事很得意。至於他會講日本話的事，這亦是他取得偵探資格之一，據他所講，廣東話福建話都能說得來呢。」

聽了這番話，聯想到那忠實實每日來打掃房間的印度人，很有一會兒我覺得不好過，一個被人欺，差不多連一件衣服都沒得穿，一個是被人

獎勵，鬧鬧然擺出紳士派頭，但是他們的良心可是兩樣的：一個深怕本國的人得了志，他就失了異族人的豢養，所以他寧願將自己的人殺去，好保存他的祿位，這就叫『賣種求榮』。一個呢，麵包顧得肚飽，薪水活得妻兒，一日做了十二個鐘頭的工，心君安安泰泰的過了那個長夜，最多或者念一念『印度不强，印度人怪不得要遭殃，』那就完了，他雖然沒有什麼大益於人，但是他決不至於害人。哈哈！寬廣不過十丈左右的一個艙內，兩個印度人却表現了兩種國民性。

祖先崇拜

周作人

遠東各國都有祖先崇拜這一種風俗。現今野蠻民族多是如此，在歐洲古代也已有過。中國到了現在，還保存這部落時代^二的蠻風，實是奇怪。據我想，這事既於道理上不合，又於事實上有害，應該廢去纔是。

第一，祖先崇拜的原始的理由，當然是本於精靈信仰。原人^三思想，以為萬物都有靈的，形體不過是暫時的住所。所以人死之後，仍舊有鬼存留於世上，飲食起居還同生前一樣，這些資料須由子孫供給，否則便要觸怒死鬼，發生災禍，這是祖先崇拜的起源。現在科學昌明，早知道世上無鬼，這騙人的祭獻禮拜當然可以不做了。這宗風俗，令人廢時光，費錢財，很是有損；而且因為接香烟吃羹飯的迷信，許多男人往往藉口於「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謬說，買妾蓄婢，敗壞人倫，實在是不合人道的壞事。

第二，祖先崇拜的稍爲高上的理由，是說「報本返始」。他們說，「你試思身從何來？父母生了你，乃是昊天罔極」^{〔三〕}之恩，你那可不報答他？」我想這理由不甚充足。父母生了兒子，在兒子並沒有什麼恩，在父母反是一筆債。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經典，可以千百年來當人類的教訓的；只有紀載生物的生活現象的生物學，纔可供我們參考，定人類行爲的標準。在自然律^{〔四〕}上面，的確是祖先爲子孫而生存，並非子孫爲祖先而生存的。所以父母生了子女，便是他們（父母）的義務開始的日子，直到子女成人纔止。世俗一般稱孝順的兒子是還債的；但據我想，兒子無一不是討債的，父母倒是還債——生他的債——的人。待到債務清了，本來已是「兩訖」；但究竟是一體的關係，有天性之愛，互相聯繫住，所以發生一種終身的親善的情誼。至於恩這一個字，實是無從說起。倘說真是體會自然的規律，要報生我者的恩，那便應該更加努力做人，使自己比父母更好，切實履行自己的義務，——對於子女的債務——使子女比自己更好，纔是正

當辦法。倘若一味崇拜祖先，想望做古人，自義皇^{〔五〕}上溯盤古時代^{〔六〕}以至類人猿時代^{〔七〕}，這樣的做人法，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決不可許的了。

我最厭聽許多人說，『我國開化最早，』『我祖先文明什麼樣。』開化的早，或古時有過一點文明，原是好的；但何必那樣崇拜，彷彿人的一生意業，除恭維我祖先之外，別無一事似的。譬如我們走路，目的是在前進。過去的這幾步，原是我們前進的始基，但總不必站住了，回過頭去，指點着說好，反誤了前進的正事。因為再走幾步，還有更好的正在前頭呢！有了古時的文化，纔有現在的文化；有了祖先，纔有我們。但倘如古時文化永遠不變，祖先永遠存在，那便不能有現在的文化和我们了。所以我們所感謝的，正因為古時文化來了又去，祖先生了又死，能穀留下現在的文化和我们——現在的文化，將來也是來了又去，我們也是生了又死，能穀留了比現時更好的文化和我们更好的人。

我們切不可崇拜祖先，也切不可望子孫崇拜我們。

尼采「八」說，『你們不要愛祖先的國，應該愛你們子孫的國。……你們應該將你們的子孫，來補救你們自己爲祖先的子孫的不幸。你們應該這樣救濟一切的過去。』所以我們不可不廢去祖先崇拜，改爲自己崇拜——子孫崇拜。

【注釋】

(一) 野蠻人無城郭，分部聚居，故謂之部落。部落時代，指尙無國家組織之未開化時代而言。(二) 太古時代之人類，渾渾噩噩，不識不知，與他動物相等，學者稱之爲原人類。(三) 言父母恩大，如昊天之無極。(四) 哲學名詞，謂支配自然界原因結果之法則。(五) 謂伏羲氏。(六) 我國相傳天地初闢，首出御世者曰盤古。(七) 類人猿，爲猿類中之最似人者，其日常動作及其發表之智力感情，頗知下等人種；或謂即係人類之祖先。(八) 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德國哲學家，他反對奴隸的道德，主張個人權力之絕對的肯定，而以所謂「超人」爲人生之極致。生於一八四四年，卒於一九〇〇年。

780

6013000

級 年 一 中 初

本 讀 文 國

冊 五 第

行 印 社 學 化 文 平 北

MG
G634 3
86



告知識階級的朋友們 | 文叔

親愛的知識階級的朋友們，聽我一句話吧！請聽我一句話吧！

我們知道，我們的社會裏，向來有「士貴之說」。所謂「士」，便是所謂「讀書人」，也便是所謂知識階級。我們在歷史上，幾千年來，一向占有社會上特殊優越的地位，這是我們可以自豪的嗎？不，不，決不！老實說吧，我們幾千年來的歷史，都是相斫的歷史，而所以造成這相斫的歷史，恐怕所謂「士」者，不但脫不了干係，並且得擔一大半的責任吧！沒有刻薄的李斯，嬴政或許不至於如此專制吧；沒有定朝儀的叔孫通，劉邦也或許嘗不到專制皇帝的味兒吧！嬴政、劉邦，原都不過是匹夫，推而至於最殘暴的夏桀、殷紂，也都不過是匹夫。沒有人「助桀爲虐」，他們只一個光桿的帝王，中什麼用，能作什麼惡呢？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肯做劊子手，誰還能殺殺人呢？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肯做奴才，誰還能殺做

告知識階級的朋友們

5

一

138305



凶惡的暴主呢？沒有拜魏忠賢做義父，替魏忠賢造生祠的無恥士大夫，魏忠賢敢這樣作惡嗎？沒有爲要自己升官發財而甘心獻媚異族的吳之榮，會有明史的文字之獄嗎？^三？歷史上有聰明、有能耐而善於「助桀爲虐」，善於「逢迎君惡」，甘爲暴主的工具，甘爲殺人的劊子手的人，不是一大半——或者竟可以說完全是屬於知識階級的所謂「士」嗎？

就使退一步說，手上不會染着殺人的血痕，嘴裏沒有巧立種種名義教唆暴主借以殺人的，不作惡的知識階級，在歷史上固然也有。但是，他們也僅僅乎是消極的不作惡而已；除墨子等極少數的幾個人外，他們的中心思想，還只在求個人的「飛黃騰達」；他們雖然還有良心，不忍把民衆的血染紅自己的頂子，他們可沒有遠大的見識，沒有廣闊的胸襟；畢生只踳於利祿之中，徘徊於仕途之上，替自己個人找出路，而從沒有放眼看到自己以外的大衆；「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一句話，他們實在夢裏也沒有想到過。要是有人說我的話說過了頭，那麼，請問，像人權宣言^四這一

類作品，爲什麼在我們歷史上，找不出相當的例呢？我們的知識階級，也有筆墨也有紙，也有頭腦也有眼，爲什麼沒有一個能覈見到這種大處，能覈激起這等磅礴深廣的思想，能覈寫出這樣偉大的文字呢？

民國成立以來，知識階級的作惡造孽，越發要變本加厲了。有些不肖無恥的知識階級的人們，他們不但做經濟社會中的寄生者，做政治社會中的食客，並且甘心做軍閥的走狗，甘心做帝國主義的工具。他們的眼，只看見他們所依以生活的一個人或少數人的利害關係，從不見大多數人的利害關係。他們的手，只想抓住金錢和權力，從不接觸撫摩到大多數人的遍體傷痕。他們抓住了權力，要保持不失，便濫用權力來殺人，使政治上的寬容和正義，絲毫不復存在；他們抓住了金錢，要保持不失，便濫用金錢來收買別人，使政治道德墮落到了極點。他們的心中，只貪戀個人的享樂和個人的地位，日夜夢想着怎樣掠得人民脂膏的結晶來建設供自己享樂的金屋，而從不知道爲全民族找一個出路，他們只要可以解自己的渴，便

喝別人的血也不會皺眉；他們只要自己有飯吃，只要自己的荷包裝滿，便會傷天害理，用盡心思，想出種種比猛虎更猛比毒蛇更毒的法子來壓迫平民，敲剝平民，虐殺平民，無所不爲而且無所不至。惟其有這些不肖無恥的知識階級的人們，所以攪得全中國沒有一片乾淨土，每年逢到今天國慶日，大家總覺得國將不國，慶無可慶。我們從前常常深惡痛疾軍閥和帝國主義；但是，假使只有軍閥，沒有爲虎作倀的知識階級，這些和紙糊老虎差不多的軍閥，能穀吃人吃得如此凶狠而且如此巧妙的嗎？我們試看，民國以來的種種慘劇和惡業，那一件不是由那些有思想有知識會出主意會掉槍花的爲虎作倀的知識階級教唆着或是幫助着幹出來的？至於帝國主義，雖然是我們的大敵，但是其來自外，我以爲並不十分可怕。照生物和人類的歷史看來，一種生物或是一個民族的滅亡，往往是由於外來的原因者小而由於內在的原因者大；要是從前我們自己不內腐，沒有一個人肯腐爛了良心甘於引狼入室做帝國主義的工具，那帝國主義的壓迫我們，恐怕不至

於厲害到這步田地吧！

「往者不可諫」，過去，是過去的了；現在，如何呢？我想，現在，是時候了！知識階級懺悔的時候到了！贖罪的時候也到了！

現在，軍閥是打倒了，北伐是成功了，全國是統一了，領導我們民衆革命的中國國民黨，正在用了全副精神和力量預備訓政的設施了！我們從前今年希望明年明年希望後年過一次失望一次好不容易等到今天在這第十七次的國慶日，究竟撥開了雲霧掃盡了陰霾現出青天白日來，這真是可喜可賀的事！這真是值得薄海歡騰普天同慶的開我國歷史新紀元的一天！

但是，親愛的知識階級的朋友們，聽我一句話吧！請聽我一句話吧！今天，我們在歡喜慶賀的當兒，同時要立刻覺悟；現在，是時候了！我們懺悔的時候到了！我們贖罪的時候也到了！今天，我們要把袖看做也是開我們知識階級新紀元的一天。從今天起，我們要改過遷善，要絕不文過飾非的把從前我們所留下的污點洗除淨盡，要勇敢無畏剛強不屈的把目前我

們應得擔負的使命擔負起來！

我想，從今以後，我們的思想，我們的知識，我們的能力，只能爲全民而用，只能爲大眾而用，不能再爲任何凶惡的虎狼作工具，不能再爲任何特殊的勢力作護符，不能再爲任何不必要的東西作裝飾！我們只能在全民之前折節服務，只能在大眾之前鞠躬盡瘁；不能再在威權、金錢、或別的什麼東西之前屈膝。此其一。

我想，從今以從，我們只能爲全民族找出路，不能爲個人找出路。我們要擴大放遠我們的眼光，看到全民大眾的利害關係，不能再戴了近視眼鏡，只注目於個人或少數人的得失。我們要依照訓政的方針，把我們各個人所有的一星之火，合成一盞輝煌的引路的明燈，指示在暗中摸索的全民大眾，走上坦蕩蕩的光明的前途；不能再像運動場中賽跑一般，只圖自己能殼奪得錦標和獎品，故意擠軋同路的夥伴以求捷足先得。此其二。

我想，從今以後，自訓政開始以至憲政告成之日，都是我們吃苦的時

候，不是我們享樂的時候。本來，在產業落後的中國，一切衣食住行所必需的物質條件都沒有完備的現在，我們原不配享樂；要是我們再睜眼看看大多數同胞過的是什麼生活，我們更不該享樂。在現在，我們不止應該在個人的生活問題之外，顧到全民族生命的維持；並且必須時時勉勵自己，鞭策自己，使個人能以最低限度的生活，爲全民族負最大限度的責任。在現在，我們要吞着黃連做工作，別希望含着蜜糖做工作；我們要在矮屋茅檐下做工作，別希望在高廳大廈裏做工作。此其三。

上述三端，應該是我們懺悔的信條，是我們贖罪的願書，是我們今後努力的方針，是我們今後應走的正路：我想。

親愛的知識階級的朋友們！現在是我們懺悔的時候了，是我們贖罪的時候了！從今天——開我們的新紀元的一天起，把我們手上的血痕洗淨，心上的污點湔除，點起我們的明燈，擔起我們的責任來吧！
民國十七年
國慶日。

【注釋】

(一) 李斯、楚上蔡人，從荀卿學帝王術，相秦皇定郡縣制，下禁書令，以嚴刑峻法擴張君權，鞏固帝位。

(二) 叔孫通、漢薛人，爲博士，說高祖定朝儀；朝儀定後，羣臣覲見之時，莫不振恐肅敬，無敢譴諱失禮者，於是高祖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

(三) 事見全祖望江浙兩大獄記：明相國朱文肅公嘗著明史，舉大經大法者筆之，已刊行於世，未刊者爲列朝諸臣傳。明亡後，朱氏家中落，以囊本質千金於莊廷鑑。廷鑑家故富，因竄名已作刻之，補崇禎一朝事，中多指斥清朝語。後歸安知縣吳之榮龍官，謀以告許爲功，藉此作起復地，白其事於將軍松魁，魁移巡撫朱昌祚，朱膝督學胡尚衡，廷鑑並納重賂以免，乃稍易指斥語重刑之。之榮計不行，特購得初刊本上之法司，事聞，遣刑部侍郎出獄。時廷鑑已死，戮其尸，誅弟廷鉞。舊禮部侍郎李令哲曾作序，亦伏法，并及其四子；株連而死者多至七十餘人。之榮卒以此起用。

(四) 人權宣言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法國第一次大革命時國民議會所發表之宣言。

念奴嬌 蘇軾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掠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二」當年，小喬「三」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虜灰飛烟滅「四」。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注釋】

(一) 按三國時東吳破曹軍處之赤壁，在今湖北嘉魚縣東北江濱。軾謫居黃州時嘗遊之赤壁（有遊赤壁前後兩賦），在今湖北黃岡縣城外，當時誤認爲破曹軍處。周郎，即周瑜，東吳名將，爲攻曹軍時之主要人物。——按瑜拜中郎將時，年祇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

(二) 周瑜字。

念 奴 嬌

(三) 瑜妻。——喬一作橋。瑜初從孫策取荊州，攻皖，得漢太尉橋玄二女，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見三國志周瑜傳。

(四) 指火燒赤壁事。

要做到澈底處 朱天民「一」

慈山老人 三 解釋大學之道云：「大學方法不多些子，不用多知多見，只是三件事便了；第一要悟得自己心體，故曰在明明德。其次要使天下人箇箇都悟得與我一般，大家都不是舊時知見，嶄新作一番事業，無人無我，共享太平，故曰在親民。其次爲己爲民，不可草草半途而止，大家都要做到澈底處，方纔罷手，故曰在止於至善。」老人此解，其開示人生真義，可謂深切已極。而「做到澈底處」一語，尤爲實現人生價值之根本方向。無論講學，無論做事，苟不向澈底處着力，終究是無有價值。

吾人佩服牛頓，因爲能從蘋果落地而還他一箇地心引力之澈底。吾人佩服瓦特，因爲能從烹壺蓋動而還他一箇蒸氣力之澈底。若反乎是，講學而不求澈底，對於斯賓塞、達爾文、魏鏗、布格森等之學說，雖能煩稱博引，如數家珍，要之全向他家屋裏討分曉，件件去學他說話，於己於人，

都不受用，此謂學說之奴隸。做事而不求澈底，往往事來則應付倉皇，事過則毫不追思；迨至一朝失敗，即喪心灰志，站腳不住，甚者憤世嫉俗，抑鬱不伸，卒出於自殺之短見。此種現象，今已有其端倪，我恐人生價值，因之而不明，社會進步，因之而障礙，特引慈山老人之語以告我青年學子曰：勇猛精進，大家都要做到澈底處。

〔注釋〕

(一) 現代著作家。

(二) 慈山老人——明季高僧，唱「三教一致」說。

勇敢的訥爾遜 (Horatio Nelson)

西曆一千七百幾十年間，法皇拿破崙 (Napoleon Bonaparte) 用威力壓制歐洲全境；各國因爲爭他不過，差不多個個都俯首帖耳；惟獨英國不肯降服，而且箝制他使不得擴張勢力。當時英國艦隊的總指揮就是訥爾遜。

他本是教徒的兒子；因爲他舅舅做海軍將官，所以他很羨慕航海生活，隨着舅舅在軍艦上，擔任一個舵手的職務。那時，海軍全體中分出一部分來組織北極探海的遠征隊，他就在這一隊中間向着北海「」進發。行了三天，船隻被冰排圍住，竟致「進退維谷」；於是他用鐵錨開鑿冰排，漸漸前進。

北海產海馬，長約二丈多，上齒突出口外，兇猛無比。這獸見了南方的船舶，十分駭怪，時常到冰層上來窺探。隊長發砲攻擊，海馬負傷逃去

；但不多一刻，這獸竟約集了無數伴侶前來報復，軍艦也差不多要傾覆了。訥爾遜做臨時的指揮官，鎗砲並發。這一次，海馬大敗，血流冰上，好像著色的玻璃，漂流數里；可說是他第一次的奇遇了。

有一天，正在航行，忽然遇到大霧，咫尺之間也不能辨別。訥爾遜攜了鎗彈，踏冰去行獵。走了不多路，遇到一隻白熊。白熊也是北海的特產，性很暴厲。他見了訥爾遜，向前直撲過來，想要把他充飢。訥爾遜倉卒開鎗，不料鎗管破裂，功用全失。白熊猛吃一驚，癡立凝視；而訥爾遜却也相對直立，徐徐以待。同伴在遠處聽得鎗聲，趕來援救；只見他意態自然，毫沒有驚恐之色。幸喜同伴繼續開鎗，白熊才去。後來艦長問他當時爲甚麼不逃，他笑着說：「我見了熊，忽然想到父親；我想如果得到了熊皮，怎樣去獻給他！」

就這兩件事看來，訥爾遜的勇敢也就可以想見了。

【注釋】

(一) 北海 海名，在歐洲西北。(二) 「進退維谷」 見詩經柔柔篇。注：「谷，窮也。」猶言進退都沒有地方。

陶然亭的雪

卷一 引

陶然的北風，靜然的同雲，爐火不溫了，燈還沒有上呢。這又是陶然亭。在北海濱草營巢，暫止飄零的我，似乎不必再學黃葉們故意沙沙的能成那繁響了。老實說，近來時序的遷流，無非逼我換了幾回衣裳；把夾衣疊起，把綿衣抖開，這就是秋盡冬來的惟一大事。至於秋之爲秋，冬之爲冬，我之爲我，一切之爲一切，固依然自若，並無可歎可悲可憐可喜的意味。而且連那些意味的殘痕也覺無從覓哩。千條萬派活躍的流泉似全然消釋於無何有之鄉土，賸下「漠然」這麼一味來相伴了。看看窗外飄雪的同雲，倒活畫出我那潦倒的影兒一個。像這樣啞啞無聲的蠢然一物，除血派呼吸的輕顫以外，安息在冬天的晚上，眞眞再好沒有了。有人說，這不是靜止——靜止是沒有的——是均衡的動，如兩匹馬以同速同向去跑著

；但不多一刻，這獸竟約集了無數伴侶前來報復，軍艦也差不多要傾覆了。訥爾遜做臨時的指揮官，鎗砲並發。這一次，海馬大敗，血流冰上，好像著色的玻璃，漂流數里；可說是他第一次的奇遇了。

有一天，正在航行，忽然遇到大霧，咫尺之間也不能辨別。訥爾遜攜了鎗彈，踏冰去行獵。走了不多路，遇到一隻白熊。白熊也是北海的特產，性很暴厲。他見了訥爾遜，向前直撲過來，想要把他充飢。訥爾遜倉卒開鎗，不料鎗管破裂，功用全失。白熊猛吃一驚，癡立凝視；而訥爾遜却也相對直立，徐徐以待。同伴在遠處聽得鎗聲，趕來援救；只見他豎態自然，毫沒有驚恐之色。幸喜同伴繼續開鎗，白熊才去。後來艦長問他當時爲甚麼不逃，他笑着說：「我見了熊，忽然想到父親；我想如果得到了熊皮，怎樣去獻給他！」

就這兩件事看來，訥爾遜的勇敢也就可以想見了。

【注釋】（一）北海 海名，在歐洲西北。（二）「進退維谷」見詩經黍稷篇。注：「谷，窮也。」猶言進退都沒有地方。

陶然亭的雪

俞平伯

小引

悄然的北風，黯然的同雲，爐火不溫了，燈還沒有上呢。這又是一年的冬天。在海濱草草營巢，暫止飄零的我，似乎不必再學黃葉們故意沙沙的作成那繁響了。老實說，近來時序的遷流，無非逼我換了幾回衣裳；把夾衣疊起，把綿衣抖開，這就是秋盡冬來的惟一大事。至於秋之爲秋，冬之爲冬，我之爲我，一切之爲一切，固依然自若，並無可歎可悲可憐可喜的意味，而且連那些意味的殘痕也覺無從覓哩。千條萬派活躍的流泉似全然消釋於無何有之鄉土，賸下「漠然」這麼一味來相伴了。看看窗外釀雪的同雲，倒活畫出我那潦倒的影兒一個。像這樣暗啞無聲的蠢然一物，除血派呼吸的輕顫以外，安息在冬天的晚上，眞眞再好沒有了。有人說，這不是靜止——靜止是沒有的——是均衡的動，如兩匹馬以同速同向去跑著

，即不異於比肩站著的石馬。但這些問題雖另有人耐煩去想。而我則豈其人呢。所以於我頂頂合式，莫如學那冬晚的停雲。（你聽見牠說過話嗎？）無如編輯星海的朋友們逼我饒舌。我將怎樣呢？——有了！在「悄然的北風，黯然的同雲，鑪火不溫了，燈還沒有上呢」這個光景下，令我追憶昔年北京陶然亭之雪。

我雖生長於江南，而自曾北去以後，對於第二故鄉的北京也真不能無所戀戀了。尤其是在那樣一個冬晚，有銀花紙糊棧的頂棚和新衣裳一樣縹緲的紙窗，一半已燼一半還紅著，可以照人鬚眉的泥鑪火，還有牆外邊三兩聲的擔子吆喝。因房這樣矮而潔，窗這樣低而明，越顯出天上的同雲格外的沈凝欲墮，釀雪的意思想格外濃鮮而成熟了。我房中照例上燈獨遲些，對面或側面的火光常淺淺耀在我的窗紙上，似比月色還多了些靜穆，還多了些淒清。當我聽見廊落的院子裏有腳步聲，一會兒必要跟著「砰」關風門

了，或者「屹搭」下簾子了。我便料到必有寒緊的風在走道的人頸旁拂著，所以他要那樣匆匆的走。如此，類乎此的黯淡的寒姿，在我憶中至少可以匹敵江南春與秋的姝麗了，至少也可以使慣住江南的朋友們了解一點名說苦寒的北方，也有足以繫人思念的冬之黃昏啊。有人說，「這豈不將鈎惹我們的遲暮之感？」——真的！——可是，咱們誰又是專喝蜜水的人呢。

總是冬天罷，（誰要你說？）年月日是忘懷了。讀者們想決不屑介意於此瑣瑣的。所以忘懷倒也沒要緊。那天是雪後的下午。我其時住在東華門側一條曲折的小胡同裏，而C君所居更偏東些。我們雇了兩輛「膠皮」，匹着陶然亭去，但車只雇到前門外大外郎營。（從東城至陶然亭路很遠，冒雪雇車很不便。）車輪咯咯吱吱的切碾著白雪，留下凹紋的平行線，我們遂由南池子而天安門東，漸逼近車馬紛填，兀然在目的前門了。街衢上已是一半兒泥濘，一半兒雪了。幸而北風還時時吹下一陣雪珠，蒙絡那一切，正如疏朗冥濛的銀霧。亦幸而雪在北京，似乎是白麪捏的，又似乎

是白泥塑的。(往往到初春時，人家庭院裏還堆著與土同色的雪，結果是成筐的挑了出去完事。)若移在江南，簷漏的滴搭，不終朝而消盡了。

言歸正傳。我們下了車，踏著雪，穿粉房琉璃街而南。眩眼的雪光愈白，櫛比的人家漸寥落了。不久就遠遠望見清曠整明的原野，這正是在城圈裏就膩了的我們所期待的。壘壘的荒塚，白著頭的，地名叫做窰臺。我不禁連想那「會向瑤臺月下逢」的所謂瑤臺。這本是比擬不倫，但我總不住的那麼想。

那時江亭之北似尙未有通衢。我們躑躅於白蓑衣廣覆着的田野之間，望望這裏，望望那裏，都很像江亭似的。商量著，偏西南方較高大的屋，或者就是了。但爲什麼不見一個亭子呢？藏在裏邊罷？

到拾級而登時，已確信所測不誤了。然踏穿了內外竟不見有什麼亭子。幸而上面掛着的一方匾；否則那天到的是不是陶然亭，若至今還是疑問，豈非是個笑話。江亭無亭，這樣的名實乖違，總使我們悵然若失。我來

時是這樣預期的，一座四望極目的危亭，無礎無遮，在雪海中沐浴而嬉，宛如迴旋的燈塔在銀濤萬沸之中，淺礁之上，亭亭矗立一般。而今竟只見拙鈍的幾間老屋，爲城圈之中所習見而不一見的，則已往的名流觴詠，想起來真不免黯然寡色了。

然其時雪又紛紛揚揚而下，跳舞在灰空裏的雪羽，任意地飛集到我們的粗呢篷衣上。趁牠們未及融爲明珠的時候，我即用手那麼一拍，大半掉在地上，小半已滲進衣襟去。「下馬先尋題壁字，」^{二三}來來回回的循牆而走，咱們也大有古人之風呢。看看咱們能拾得什麼？至少也當有如「白丁香折玉亭亭」^{二四}一樣的句子被傳誦著罷。然而竟終於不見！可證「一蟹不如一蟹」這句老話真是有一點意思的。後來幸而覓得略可解嘲的斷句，所謂「卅年戎馬盡秋塵」者，從此就在咱們嘴裏咕嚕著了。

在曲折廓落的游廊間，當北風捲雪渺無片響的時分，忽近處遞來琅琅的書聲。諦聽，分明得很，是小孩子的。牠對於我們十分親密，因爲和從

前我們在書房裏所唱出的正是一個樣子的。這儘可以使我重溫熱久未會嘗的兒時的甜酒，使我俯拾眠歌聲裏的溫馨夢痕；並可以減輕北風的尖冷，撫慰素雪的飄零，換一句乾脆點的話，就是在清冷雙絕的況味中，牠恰好給喝了一點熱熱醞醞的東西，使一切已凝的，一切將凝的，一切將凝的，都輾洋洋鞞著腰肢不自支持了。

書聲還正琅琅然呢。我們尋詩的閒趣被窺人的熱念給岔開了。從迴廊下過去，兩明一暗的三間屋。玻璃窗上帷子亦未下。天色其時尙未近黃昏；惟雲天密吻，釀雪意的濃酣，阡陌明胸，積雪痕的寒皎，似乎全與遲暮合緣，催著黃昏快些來罷。至屋內的陳設，人物的鬚眉，已盡隨年月日時的遷移，送進茫茫味味的鄉土，在此也只好從缺。幾個較鮮明的印象，尙可片片拾掇以告諸君的，是厚的棉門帘一個；肥短的旱烟袋一支；老黃色的孟子一冊，上有銀硃圈點，正翻到離婁篇首；照例還有白灰泥爐一個，高高的火苗竄著；以外……「算了罷，你不要在這兒寫張喲！」

游覽必終之以大嚼，是我們的慣例，這裏邊好像有鬼催著似的。我會和我姊姊說過，「咱們以後不用說逛什麼地方，老實說喫什麼地方好了。」她雖付之一笑，却不斥我爲胡鬧，可見中非無故了。我且曾以之間過吾師。吾師說得尤妙，「好喫是文人的天性，」這更令我不便追問下去。因爲既曰天性，已是第一因了。還要求牠的因，似乎不很知趣。如理化學家說到電子，心理學家說到本能，生機哲學者說到什麼「隱得而希」：

閒言少表。天性既不許有例外，談到白雪，自然會歸到一條條的白麪上去。不過這種說法是很辱沒勝地的，且有點文不對題。所以在江亭中喫的素麪，只好割愛不談。我只記得青汪汪的一爐火，溫煦最先散在人的雙頰上。那戶外的尖風嗚嗚的獨自去響。倚着北窗，恰好鳥瞰那南郊的曠莽積雪。玻璃上偶沾了幾片鷄毛碎雪，更顯得牠的瑩明不滓。雪固白得可愛，但牠乾淨得尤好。釀雪的雲，融雪的泥，各有各的意思；但總不如一半留着的雪痕，一半飄著的雪華，上上下下，迷眩難分的尤爲美滿。腳步聲

聽不到，門帘也不動，屋裏沒有第三個人。我們手都插在衣袋裏，悄對着那排向北的窗。窗外有幾方妙絕的素雪裝成的冊頁，纍纍的墳，彎彎的路，枝枝桠桠的樹；高高低低的屋頂，都禿着白頭，聳着白肩膀，危立在捲雪的北風之中。上邊不見一隻鳥兒展著翅，下邊不見一條蟲兒蠢然的動（或者要歸功於我的近視眼），不用提路上的行人，更不用提馬足車塵了。惟有背後已熱的瓶笙吱吱的響，是爲靜之獨一異品；然依昔人所謂「蟬噪林逾靜」[四]的靜這種詮釋，牠雖努力思與岑寂絕緣，終久是失敗的嚙。死樣的寂每每促生胎動的潛能，惟萬寂之中留下一分兩分的喧譁，使就燼的赤灰不致以內炎而重生烟燄；故未全枯寂的外緣正能孕育著止水一泓似的心境。這也無煩高談妙諦，只當咱們清眠不熟的時光便可以稍稍體驗這番懸談了。閒閒的意想，乍生乍滅，如行雲流水一般的不關痛癢，比強制吾心，一念不著的滋味如何？這想必有人能辨別的。

爐火使我們的頰熱，素麵使我們的胃飽，飄零的暮雪使我們的心越過

越黯淡。我們到底不得不出於一走，到底不得不面迎著雪，腳踏著雪，齊向北快快的走。離亭數十步外有一土坡，上開著一家油廠；廠右有小小的斷墳並立。從墳頭的小礪，知道一個葬的是鸚鵡；一個名爲香冢，想又是美人黃土那類把戲了。只是一件，油廠有狗，喜攔門亂吠。C君是怕狗的；因怕牠咬，並怕那未必就咬的吠，並怕那未必就吠的狗。而我又是怯登土坡的，雪覆着的坡子滑滑的難走，更有點望之生畏。故我們商量商量，還是別去爲妙。

我們繞坡北去時，C君擡頭而望（我記得其時狗沒有吠）對我說，來年春歸時，種些紅杜鵑花在上面。我點點頭。路上還商量着買杜鵑花的價錢。……現在呢，然而現在呢？我惆悵着夙願的虛設，區區的願原不妨孤負；然區區的願亦未免孤負，則以外的豈不又可知了。——北京冬間早又見了三兩寸的雪，而上海至今只是黯然的同雲，說是釀雪，說是釀雪，而終於不來。這令我由不得追憶那年江亭玩雪的故事。

【作者略歷】

俞平伯，浙江德清人。曾任北大教授，著有冬夜，西還等書。

【注釋】

(一)「會向瑤臺月下逢」唐李白清平調中語。

(二)「下馬先尋題壁字」宋周邦彥清真集中浣溪沙句。

(三)「白丁香折玉亭亭」原注我父親從前在陶然亭見的雪珊女史的題壁詩：「柳色隨

山上鬢青，白丁香折玉亭亭。天涯寫遍題牆字，只怕流鶯不解聽。」

(四)「蟬噪林逾靜」北齊顏氏家訓引梁王籍入若耶溪詩：「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

。」又宋辛棄疾稼軒詞中祝英臺近序中也有這一段故事。

超人 冰心

何彬是一個冷心腸的青年。從來沒有人看見他和人有什麼來往。他住的那一座大樓上，同居的人很多，他卻都不理人家，也不和人家在一間食堂裏吃飯，偶然出入遇見了。輕易也不招呼。郵差來的時候，許多青年歡喜跳躍着去接他們的信；何彬卻永遠得不着一封信，但也從來沒有人見他發過一封信。他除了每天上局裏辦事，和同事們說幾句公事上的話；以及房東程姥姥替他端飯的時候，說幾句照例應酬話，此外就不開口了。

他不但是和人沒有交際，凡帶一點生氣的東西，他都不受；屋裏連一朵花，一根草都沒有，冷陰陰的如同山洞一般。書架上卻堆滿了書，他從局裏低頭獨步的回來，關上門，摘下帽子，便坐在書架旁邊，隨手拿起一本書來，無意識的看着。偶然覺得疲倦了，也站起來在屋裏走了幾轉；或是拉開簾幕望了一望，但不多一會兒，便又閉上了。

程姥姥總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個人；她端進飯去，有時便站在一邊，絮絮叨叨的和他說話，也問他爲何這樣孤另。她問上幾十句，何彬偶然答應幾句說：『世界是虛空的，人生是無意識的；人和人，和宇宙，和萬物的聚合，都不過如同演劇一般，上了臺是父子母女，親密的了不得；下了臺，摘了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笑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與其互相牽連，不如互相遺棄；而且尼采說得好，「愛和憐憫都是惡」……」程姥姥聽着雖然不很明白，卻也懂得一半，便笑道：『要這麼，活在世上有什麼意思。死了，滅了，豈不更好，何必穿衣吃飯？』他微笑道：『這樣，豈不又太把自己和世界都看重了。不如行雲流水似的，隨他去就完了。』程姥姥還要往下說話，看見何彬面色冷然，低着頭只管吃飯，也便不敢言語。

這一夜他忽然醒了。聽得對面樓下淒慘的呻吟着，這痛苦的聲音斷斷續續的在這沈寂的黑夜裏只管顫動。他雖然毫不動心。卻也攪得他一夜睡

不着。月光如水，從窗紗外瀉將進來，他想起了許多幼年事情。——慈愛的母親，天上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他的腦子累極了，竭力的想攢絕這些思想，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直到天明，纔微微的合一合眼。

他聽了三夜的呻吟，看了三夜的月，想了三夜的往事。——

眠食都失了次序，眼圈兒也黑了，臉色也慘白了。偶然照了照鏡子，自己也微微喫了一驚。他每天還是機械似的做他的事——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腦子裏，憑空添了一個深夜的病人。

第七天早起，他忽然問程姥姥對面樓下的病人是誰？程姥姥一面驚訝着，一面說：『那是廚房裏跑街的孩子祿兒，那天上街去了，不知爲什麼把腿摔壞了，自己買塊膏藥貼上了，還是不好，每夜呻吟的就是他。這孩子真可憐，今年纔十二歲呢，素日家勤勤懇懇極疼人的……』何彬自己只管穿衣戴帽，好像沒有聽見似的，自己走到門邊。程姥姥也住了口，端起碗來，剛要出門。何彬慢慢的從袋裏拿出一張鈔票來，遞給程姥姥，說：

『給那祿兒罷，叫他請大夫治一治。』說完了，頭也不回，逕自走了。程 姥姥一看那鉅大的數目，不禁愕然，『何先生也會動起慈悲念頭來。這是破天荒的事情啊！』她端着碗，站在門口，只管出神。

呻吟的聲音，漸漸的重了，月兒也漸漸的缺了。何彬還是朦朦朧朧的——慈愛的母親，天上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他的腦子累極了，竭力的想攔絕這些思想，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

過了幾天，呻吟的聲音住了，夜色依舊沈寂着，何彬依舊「至人無夢」的睡着。前幾夜的思想，不過如同曉月的微光，照在冰山的峯尖上，一會兒就過去了。

程 姥姥帶着祿兒幾次來叩他的門，要跟他道謝；他好像忘記了似的，冷冷的擡起頭來看了一看，又搖了搖頭，仍去看他的書。祿兒仰着黑胖的臉，在門外張着，幾次要哭了出來。

這一天晚飯的時候，何彬告訴程姥姥說，他要調到別的局裏去了，後天早晨便要起身，請她將租飯錢都清算一下。程姥姥覺得很失意，這樣清靜的住客是少有的，然而究竟留他不得，便連忙和他道喜。他畧畧的點一點頭，便回身去收拾他的書箱。

他覺得很疲倦，一會兒便睡下了。——忽然聽得自己的門鈕動了幾下，接着又聽見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樣子。他不言不動，只靜靜的臥着。一會兒也便渺無聲息。

第二天，他自己又關着門忙了一天，程姥姥要幫助他，他也不肯，只說有事的時候再煩你。程姥姥下樓之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繩子忘了買了。慢慢的開了門。只見人影兒一閃，再看時，祿兒在對面門後藏着呢。他躊躇着四圍看了一看，一個僕人都沒有。便喚道：「祿兒，你替我買幾根繩子來。」祿兒趑趑^{三三}的走過來，歡天喜地的接了錢，如飛走下樓去。

不一會兒，祿兒跑的通紅的臉，喘息着走上來，一隻手拿着繩子，一隻手背在身後，微微的露着一兩點金黃色的星兒。他遞過了繩子，仰着頭似乎要說話，那隻手也漸漸的回過來。何彬卻不理會，拿着繩子，自己便進去了。

他忙着都收拾好了，握着手周圍看了看，屋子空洞洞的——睡下的時候，他覺得熱極了，便又起來，將窗戶和門，都開了一縫，涼風來回的吹着。

依舊熱得很。腦筋似乎很雜亂，屋子似乎太空洞。——累了兩天了，起居上自然有些反常。但是爲何又想起深夜的病人？——慈愛的……不想，煩悶得很！

微微的風，吹揚着他額前的短髮，吹乾了他頭上的汗珠，也漸漸的將他煽進夢裏去。

「母親啊，別走！別走……」

十幾年來隱藏起來的愛的神情，又呈露在何彬的臉上；十幾年來不見點滴的淚兒，也珍珠般散落了下來。

清香還在，白衣的人兒還在。微微的睜開眼，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屋角的幾堆黑影上，送過清香來。——剛動了一動，忽然覺得有一個小人兒，躡手躡腳的走了出去，臨到門口，還回過小臉兒來，望了一望。他是深夜的病人——是祿兒。

何彬竭力的起來，那邊綑好了的書箱上面，放着一籃金黃色的花兒，他穿着單衣走了過去，花籃底下還壓着一張紙，上面大字縱橫，藉着微光看時，上面是：

「我也不知道怎樣可以報先生的恩德。我在先生門口看了幾次，桌子上都沒有擺着花兒。——這裏有的是賣花的，不知道先生看見過沒有？——這籃子裏的花，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名字，是我自己種的。」

倒是香得很，我最愛他。我想先生也必是愛他。我早就送給先生了，但總是沒有機會。昨天聽說先生要走了，所以趕緊送來。

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然而我有一個母親，她因為愛我的緣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親麼？她也一定是愛先生的。這樣，我的母親和先生的母親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母親的朋友的兒子的東西。『祿兒叩上』

何彬看完了，捧着花兒，回到牀前，什麼定力都盡了，不禁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

清香還在，母親走了！——窗內窗外，互相輝映的，只有月光，淚光，星光，淚光。

早晨程姥姥進來的時候，只見何彬都穿着好了，帽兒戴得很低，背着臉站在窗前。程姥姥陪笑着問他用不用點心，他搖了搖頭。——車也來了

，箱子也搬下去了。何彬淚痕滿面，靜默無聲的謝了謝程姥姥提着一籃的花兒，遂從此上車去了。

祿兒站在程姥姥的旁邊，兩個人的臉上，都堆着驚訝的顏色。看着車塵遠了，程姥姥纔回頭對祿兒說：『你去把那間空屋子收拾收拾，再鎖上門罷，鑰匙在門上呢。』

屋裏空洞洞的，床上卻放着一張紙，寫着：

『小朋友祿兒：

我先要深深的向你謝罪，你的恩德，就是我的罪惡。你說你要報答我，我還不知道我應當怎樣的報答你呢！

你深夜的呻吟，使我想起了許多的往事。頭一件就是我的母親，她的愛可以使我止水似的感情，重復蕩漾起來。我這十幾年來，錯認了世界是虛空的，人生是無意識的，愛和憐憫都是惡德。我給你那醫

藥費，裏面不含着絲毫的愛和憐憫。不過是拒絕你的呻吟，拒絕我的母親，拒絕了宇宙和人生，拒絕了愛和憐憫。上帝啊！這是什麼念頭啊！

我再深深的感謝你從天真裏指示我的那幾句話。小朋友啊！不錯的，世界上的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牽連，不是互相遺棄的。

你送給我那一籃花之先，我的母親已經先來了。她帶了你的愛來感動我。我必不忘記你的花和你的愛！也請你不要忘了你的花和你的愛，是被着你朋友的母親帶了來的！

我是冒罪叢過的，我是空無所有的，更沒有東西配送給你。——然而這時伴着我的，卻有悔罪的淚光，半弦的月兒，燦爛的星光。宇宙間只有他們是純潔無疵的。我要用一縷柔絲，將淚珠兒穿起，繫在弦月的兩端，摘下滿天的星兒來，盛在弦月的圓凹裏，不也是一籃金

黃色的花兒嗎？他的香氣，就是悔罪的人呼籲的言詞。請你收了罷。只有這一籃花配送給你！

天已明了，我要走了，沒有別的話說了，我只感謝你，小朋友！再見，再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都是好朋友，我們永遠是牽連着啊！何彬草。

我寫了這一大篇，你未必都認得都懂得；然而你也用不着都懂得，因為你懂得的，比我多得多了，又及。」

「他送給我的那一籃花兒呢？」祿兒仰着黑胖的臉兒，呆呆的望着天上。

【作者略歷】冰心，現代女作家，姓謝名婉瑩，福建閩侯人，著有小詩集春水，繁星，小說集超人，往事等。

【注釋】(一)尼采(一八四四—一九〇〇)德國哲學家，主張個人權利之絕對的肯定，道德應扶助強者而以超人為人生之極致。(二)至人無夢 至人是聖人的意思，謂道德至極的人，睡時不生夢境。(三)趁起 欲進而不敢進的意思。

古代英雄的石像

葉紹鈞

因為紀念一位古代的英雄，大家請雕刻家給這位英雄雕一個石像。

雕刻家答應下來，先去翻看有關於這位英雄的歷史，想像他的狀貌，更想像他的性情和志概。雕刻家的意思，隨隨便便雕一個石像不如不雕，要雕就得把這位英雄活活地雕出來，讓看見石像的人認識這位英雄，明白這位英雄，因而更崇敬這位英雄。

成功往往跟在專心的背後。雕刻家一壁參攷，一壁想像，心裏頭石像的模型漸漸完成了。他決定石像的姿態應該怎樣，面目應該怎樣，小到一個小指應該怎樣，細到一絲頭髮應該怎樣。惟有依照這決定的雕出來，纔是有活氣的這位英雄本身，不只是死的石像。

雕刻家到山中采了一塊大石，就動手工作。他心裏有完成的模型在，望到那塊大石，什麼地方要留着，什麼地方要鑿去，都清楚明白。鐵鑿一

下一下地鑿，刀子一刀一刀地刻，大的石塊小的石塊紛紛離開，掉在地上。像神仙顯現一樣，起初模糊，後來明晰，這位英雄的像終於站在雕刻家面前了。一絲也不多，一毫也不少，正同雕刻家心裏想定的模型一樣。

這石像擡起了頭，眼睛直望遠方，表示他的志概遠大無窮。嘴張開，好像在那裏喊「啊！」左臂圈向裏，堅實有力，彷彿圍抱着在他手下的羣衆。左手握拳，伸向前方，筋骨突露像老樹榦，意思是誰敢侵犯他一絲一毫的，來受領這傢伙——拳頭！

市的中心有一片曠場，大家就把這新雕成的石像立在曠場的中心。石像的基臺用石塊砌成，就是雕刻家雕像時鑿下來的大小小的石塊。這是一種新的美術建築法，雕刻家說比較用整塊的方石墊在底下好得多。基臺非常高，人從市外跑來，第一望見的就是這石像，猶如跑進巴黎第一望見那鐵塔。

雕刻家從此成了名。他能够給古代英雄雕一個石像，滿大家的意。

爲了石像成功曾開一個盛大的紀念會。市民在石像下行禮，歡呼，唱歌，跳舞；還喝乾了幾千罇的酒，拉破了幾百身的衣裳，跌傷了好些人的膝蓋額角。從這一天起，大家心裏有這位英雄，眼裏有這位英雄，作一切的事好像比從前特別出勁，特別有意思。無論誰從石像下經過，總是停步，恭恭敬敬鞠躬，然後再走去。

驕傲，若非聖人或愚人就難得免。那塊被雕成英雄像的石頭既不是聖人，又不是愚人，只不過一塊石頭罷了，見人家這樣崇敬他，當然遏不住他的驕傲。

『看我多榮耀！我有特殊的地位，高高地超出一切。所有的市民在下面向我鞠躬行禮。我知道他們中間沒有一顆心是虛偽的。這種榮耀最難得，沒有一個神聖仙佛能够比得上！……』

他這話不是向浮游的白雲說，白雲無心，不能懂他的話；也不是向搖擺的叢林說，叢林絮語，沒空聽他的話。他這話是向墊在他下面的伙伴大

大大小小的石塊說的。驕傲的架子要在伙伴面前擺，也是世間的老規矩。但是他依然擡起了頭，眼睛直望遠方，並不畧微低頭湊近他的伙伴，這就見得他的驕傲太過了分。他竟不屑再近他的伙伴，再看他的伙伴；嚥住在他喉間沒有說出的一句話當然是「你們，墊在我下面的，算得什麼呢！」

「喂，在上面的朋友，你給什麼東西迷住心了？你忘記了從前！」在基臺一角的一塊小石慢吞吞地說，宛如喚醒醉人，每個字音都發來清楚，著實。

「怎麼樣？」上面那石頭覺得出乎意料，但不肯放棄傲慢的聲氣。

「從前你不是同我們混和在一起的麼？也沒有你，也沒有我們，我們是一整塊。」

「不錯，從前我們是一整塊。但是，經雕刻家的手，我們分開了。鐵鑿一下一下地鑿，刀子一刀一刀地刻，你們紛紛掉下了。獨有我，成爲光榮尊貴，受全體市民崇敬的雕像。我處現在這特殊地位正是應當的。你們

在我下面墊底作基臺，也適合你們的身分。難道你們同我平等麼？如果你們同我平等，先得叫地和天平等！」

「嘻！」另一小石塊忍不住出聲笑了。

「笑什麼？沒有禮貌的東西！」

「你不但忘記了從前，也忘記了現在！」

「現在又怎麼樣？」

「現在你其實並沒同我們分開。我們還是一整塊，不過改了個樣式。你看，從你的頭頂到我們的最下層，不是膠黏在一起麼？並且，因為改成現在的樣式，你的地位很不安穩。你立足在我們身上，只要我們拋開你，你就不得高高地……」

「除開你們，世間就沒有石塊了麼？」

「再不用尋別的石塊了。那時候你一交跌下來就沒有了你！碎作千塊萬塊，同我們毫沒分別。」

「沒有禮貌的東西！休得瞎說威嚇人家！」上面那石頭動了怒，又想自家的尊嚴不可搗失，故而大聲呵喝，像對着罪犯奴隸。

「他不相信，」砌成基臺的全數石塊一齊開口，「馬上試給他看！我們就此拋開他吧！」

上面那石頭驚得忘記了動怒，也忘記了自家的尊嚴，只提高聲音央求道，「慢！慢！彼此是朋友，混和在一起膠黏在一起的朋友，何必作難！我相信你們的話全是真的，你們切莫拋開我！」

「哈！哈！你相信了？」

「相信了，完全相信。」

危險算是過去了。驕傲像隔年的草根，寒冬方過，又透露一絲的芽。上面那石頭故意把語聲發得軟和點，商量一般說道，「我總覺得我比你們高貴些，因為我代表一位英雄，他在歷史上是很有名的。」

一塊小石帶笑帶諷說，「歷史全靠得住麼？幾千年以前的人，獨個兒

在那裏想的心思，寫歷史的人都會知道，都會寫下來。你看歷史能不能全信？」

另一塊石頭接着說，「尤其是英雄，也許是個庸人，也許是個壞東西，給寫歷史的人高興這麼一寫，就變成英雄了；反正誰也不能倒過年代來對證。更有趣的，並沒有這個人，明明是空虛，也會成爲英雄。哪吒^{〔二〕}，孫行者^{〔三〕}，武二郎武松^{〔三〕}，不都是英雄麼？這些雖說是小說裏的人物，然而確已生存在人們的心裏，這就小說和歷史相差不了多少。」

「我所代表的那位英雄不見得是空虛吧？」上面那石頭有點心寒，竭力想安慰自己，「看市民這樣紀念他，崇敬他，應該是歷史上真實的英雄。」

「那裏說得定呢！」六七塊石頭同聲接應。

一塊伶俐的小石又加上一句道，「市民最大的本領就是紀念空虛，崇敬空虛！」

上面那石頭十二分不安，喃喃地獨語道，「那末我上當了！那個雕刻家叫我代表了空虛，卻把我高高轟起，算是給我光榮尊貴的地位。我起初不明白，還以為足以驕傲。我上當了！」

砌成基臺的許多石塊也喃喃地說道，「我們又何嘗不上當！」一輩子堆疊在空虛的底下，有什麼意思！」

大家不再開口，各自想心思。

半夜裏，石像忽然倒跌下來，像游泳家從高處跳入水中。離地高，跌得重，碎作千塊萬塊，不再存石像的一絲踪影。同時基臺也解散，坍到地上，依舊是大大小小的石塊。

明天朝晨，市民豫備經過石像下，恭恭敬敬鞠躬，却見曠場中心堆滿亂石塊，石像不知那裏去了。大家呆呆相看，說不出一句話；身體裏好像被抽去一半的精神，做事就覺癩癩地沒有意思。

雕刻家來到亂石塊旁邊大哭一場，算是哀弔他生平最偉大的成績。並

且宣告說，他從此不會雕刻了。的確，他以後不會雕過一件小東西。

亂石塊堆在曠場中心很討厭，有人提議用來築市外往北去的道路，大家都贊成。新路築成之後，市民由此往各處去更覺方便，不免高興，又舉行慶祝的盛會。

晴美的陽光照在新路上，每一石塊露出一個笑臉。他們輪替地讚美自己道：

『我們真個平等！』

『我們毫不空虛！』

『我們集合在一塊，鋪成真實的路，讓人們行走！』

【作者略歷】

葉紹鈞（一八九四——）現代文學家，字聖陶，江蘇吳縣人。著有短篇小說隔膜，火災，線下，城中，未厭集，童話稻草人，長篇小說倪煥之，散文劍鞘（與俞平伯合作）等。初

期作品，多寫兒童與家庭，後逐漸擴大至社會與時代，尤好談教育，蓋因作者曾作過多年小學教員的緣故。

【注釋】

- (一) 哪吒 舊小說封神榜中人物。
- (二) 孫行者 舊小說西遊記中人物。
- (三) 武松 舊小說水滸傳中人物。

雪

魯迅

暖國的雨，向來沒有變過冰冷的堅硬的燦爛的雪花。博識的人們覺得他單調，他自己也以爲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潤美豔之至了；那是在隱約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極壯健的處子的皮膚。雪野中有血紅的寶珠山茶，白中隱青的單瓣梅花，深黃的磬口的臘梅花；雪下面還有冷綠的雜草。蝴蝶確乎沒有；蜜蜂是否來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記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彷彿看見冬花開在雪野中，有許多蜜蜂們忙碌地飛着，也聽得他們嗡嗡地鬧着。

孩子們呵着凍得通紅像紫芽薑一般的小手，七八個一齊來塑雪羅漢。因爲不成功，誰的父親也來幫忙了。羅漢就塑得比孩子們高得多，雖然不過是上小下大的一堆，終于分不清是壺盧^{（一）}還是羅漢^{（二）}。然而很潔白，很明豔，以自身的滋潤相黏結，整個地閃閃的生光。孩子們用龍眼

雪

（魯迅）

一 共二頁

核給他做眼珠，又從誰的母親的脂粉奩中偷得胭脂來塗在嘴唇上。這回確是一個大阿羅漢了。他也就目光灼灼的嘴唇通紅地坐在雪地裏。

第二天還有幾個孩子來訪問他；對了他拍手，點頭，嘻笑。但他終于獨自坐着了。晴天又來消釋他的皮膚，寒夜又使他結一層冰，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樣；連續的晴天又使他成爲不知道算什麼，而嘴上的胭脂也褪盡了。

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紛飛之後，却永遠如粉，如沙，他們決不黏連，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這樣。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爲屋裏居人的火的溫熱。別的，在晴天之下，旋風忽來，便蓬勃地奮飛，在日光中燦燦地生光，如包藏火燄的大霧，旋轉而且升騰，瀟漫太空，使太空旋轉而且升騰地閃爍。

在無邊的曠野上，在凜冽的天宇下，閃閃地旋轉升騰着的是雨的神魂

……

是的，那是孤獨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作者略歷】

魯迅（一八八一——）現代文學家周樹人的筆名，字豫材，浙江紹興人，歷任各大學教授，著有吶喊，彷徨，野草等十餘種。

【注釋】

- （一）壺盧 蔬類植物，一名瓠瓜，又稱扁蒲。
- （二）羅漢 梵註，亦稱阿羅漢，比丘修行得道者。
- （三）龍眼 常綠喬木之生於閩廣者，實乾鮮可食，俗名桂圓。

國文讀本
(No. 431)

四
文化學社

小雨點 陳衡哲

小雨點的家，在一個紫山上面的雲裏。有一天，他正同着他的哥哥姊姊，在屋子裏遊玩，忽然外面來了一陣風，把他捲到了屋外去。

小雨點着了急，伸直了喉嚨叫道：『風伯伯：快點放了我呀！』

風伯伯一些也不睬，只管吹着他，向地下捲去。小雨點嚇得閉了眼睛，連氣也不敢出。後來他覺得風伯伯去了，才慢慢的把眼睛睜開，向四圍看了一看，只見自己正掛在一個紅胸鳥的翅膀上呢！那個紅胸鳥此時正撲着他的翅膀，好像要飛上天去的光景。小雨點不禁拍手叫道：

『好了，好了！他就要把我帶回我的家去了。』

誰知道那個紅胸鳥把他的翅膀撲得太利害了，竟把小雨點掀了下來。

小雨點看見自己跌在一個草葉上面，他便爬了起來，兩隻手掩了眼睛，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他正哭着，忽聽見有一個聲音叫着他說道：

『小雨點，小雨點，不要哭了，到我這裏來罷。』

小雨點依着那聲音的來處看去，只見有一個泥沼在那裏叫他哩。他心裏喜歡，便從那個草葉上面，一交滾了下來，向着那泥沼跑去，他跑到那裏，把那泥沼看了一看，不覺掀着鼻子說道：

『好醜觀！』呵！』

泥沼把手放在他的嘴上說道：『聽呀！』

此時小雨點忽聽見有流水的聲，自遠漸漸的近了來。泥沼便對小雨點說：『這是澗水哥哥，他到河伯伯那裏去，現在湊巧走過這裏。我們何不也同他一路去呢？』

於是小雨點跟了泥沼，去會見了澗水哥哥，一同到河伯伯那裏去。

小雨點見了河伯伯，覺得自己很小，便問他道：

『河伯伯，我爲什麼這樣小？』

河伯伯笑着答道：『好孩子，這不打緊，我小的時候，也和你一樣

。』
小雨點又說道：「大河伯伯，你現在到那裏去？」

泥沼和澗水哥哥也同聲說道：「不錯，不錯！大河伯伯，你現在到那裏去？」

河伯伯道：「我到海公公那裏去，就永遠住在他那裏了。」

小雨點，和泥沼，和澗水哥哥，都同聲說道：「好伯伯，你能告訴我們，海公公是怎麼一個樣子嗎？」

河伯伯道：「海公公嗎？他是再要慈愛沒有的了。他見了什麼東西，都要請他去住在他的家裏。」

小雨點道：「他也請像我一樣的小雨點嗎？」

河伯伯道：「只要你願意，他一定請你的。你可知道他小的時候，也是一個小雨點嗎？」

他們四個一路上有談有笑，倒也很快活。隔了兩天，居然到了海公公

的宮裏去。只見海公公掀着雪白的鬚子，笑着迎了出來。他見了小雨點，十分喜歡，問了他好多的話。小雨點心裏也覺得快活，那天竟沒有想到家裏。可是到了第二天，又想回去了。他便拉着海公公的鬚子說：

「海公公，你肯送我回家去嗎？」

海公公說：「好孩子，你若回去，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但你須要耐心些才是。」

海公公的房子，是一個又大又深的宮。小雨點在他的底下住了兩天。到了第三天，他正一人哭着，想回家去，忽聽見海公公在屋面上叫他。小雨點跟着那聲音，升了上去。只見白雲紫山，可不是他的家嗎？他見了喜得手舞腳蹈的說道：

「看呀，看呀！海公公，那不是我的家嗎？」

海公公摩着他的頭說道：「好孩子，我是留不住你的了，只好讓你回去罷。」

小雨點也很不忍心離開這樣慈愛的海公公。不過他要回家的心太利害了，所以只得含着眼淚，辭別了海公公，向天上升去。

說也希奇，此刻小雨點只覺得他的身子，一刻大似一刻。不一會，他已升得很高。他心裏喜歡，說道：

「今晚我一定可以到家了，好不快活呵！」

到了下午，他升到了一個高山的頂上，覺得有些疲倦。他向下一看，只見有一朵小小的青蓮花，睡在一堆泥土的旁邊。他便對自己說：

「我今天升得也够了，不如休息一刻再說罷。」

說了這個，他便向着那青蓮花進行。忽然他身子又縮小起來。他着了慌，再睜眼。仔細一看：阿呀！他不在那朵花瓣上，又在那裏呢？他此時不覺又哭起來了。

他正哭着，忽聽見那青蓮花叫着他的名字，說道：

「小雨點，不要哭了，請你快來救救我的命罷。」

小兩點聽了很稀奇，不由得止了哭，把那青蓮花細細的看了一看。只見她清秀之中顯出十分乾枯蒼白，青蓮花此時又接着說道：

『我差不多要死了，請你救救我的命罷。』

小兩點聽了，心裏很不忍，便答道：

『極願極願！但是我可不知道，應該怎樣的救你。』

青蓮花道：『聽着呵！我爲的是欠少了一點水，所以差不多要死。你若願意救我的命，你須讓我把你吸到我的液管裏去。』

小兩點嚇了一大跳。竟回答不出話來。

青蓮花道：『小兩點，不要害怕，你將來終究要回家去的，不過現在冒一冒險罷了。你願意嗎？』

小兩點聽了，心裏安了些。把青蓮花看了一看，不由得又疼又愛。他想了—想，便壯着膽說道：

『青蓮花，我爲了你的緣故，現在情願冒這個險了。』

青蓮花十分感激，果真的把小雨點吸到了她的液管裏去。不到一會，她那乾枯蒼白的皮膚，忽然變爲美麗豐滿。她在風中顫着，向四處瞻望。忽見有個小女兒，走過她的身旁。她便把她身上的香味，送到那女孩的鼻子裏，說道：

「女孩子，看我好不美麗。爲什麼不把我戴在你的髮上呢？」

那女孩子果真把她折了，戴在她自己的髮上。

但是到了晚上，那女孩子忽然又不喜歡這個青蓮花了。她便把她從髮裏取了下來，丟在他爹爹的園樣。

青蓮花知道她這次真要死了。她又想到了溫柔的小雨點，心裏很痛苦，不由得叫道：

「小雨點，小雨點！」

小雨點本來沒有死，不過睡着罷了。此刻聽了青蓮花的聲音，便醒了過來，說道：

「我在什麼地方呢？」

青蓮花答道：「你在我的液管裏。」

小雨點聽到這裏，才慢慢的把往事記了起來。他嘆着氣說道：

「青蓮花，你自己又在那裏？」

青蓮花便把她的經歷，一一的告訴了小雨點。她又說道：

「小雨點，現在我可真的要死了。」

小雨點着了急，說道，「青蓮花，青蓮花！快快的不要死，我願意再

讓你把我吸到液管裏去。」

青蓮花嘆了一口氣，說道：「癡孩子，現在是沒用的了。況且你已經在我的液管裏，我又怎樣能再吸你呢？但是，小雨點，你不必失望，因為我明年春間仍要復活的。你若想念我，應該重來看看我呵！再會了。」

小雨點哭着叫道：「青蓮花，青蓮花！快快不要死呀！」

但是青蓮花已經不聽見他了。小雨點一面哭着，一面看去，好不希奇

：他那裏在什麼青蓮花的液管裏，他不是明明在一個死池旁邊的草上嗎？他把死池看了一看，央說道：

「泥沼哥哥……」

死池黑狠狠的說道：「我不是泥沼，我是死池。」

小雨點便道：「死池哥哥，你能把我送到海公公家裏去嗎？」

死池哼着鼻子，說道：「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個地方。」

小雨點聽了，知道沒望了，不由得又哭了起來。牠哭得好不傷心，死池聽了，也有些不忍，便問道：

「你要到海公公家去做什麼？」

小雨點答道：「我要他送我回家去。」

死池縐着眉毛，想了一想，說道：

「你可知道，你不必到海公公家，也可以回家去的嗎？」

小雨點聽了，快活得跳了起來，說道：

「死池哥哥，你的話真嗎？你肯告訴我，怎樣的回家去呢？」

死池道：「你且等着，待太陽公公來了，便知道了。」

小雨點不敢再問，只得睡在草上，靜待了一夜。明朝太陽公公來了，果然的把小雨點送回了家去。小雨點見了他的哥哥姊姊，自然喜歡得說不出話來。他又把他在地上的經歷，一一的告訴了他們。後來他還約了他們，要在明年春間，同他們到地上去看那復活的青蓮花哩。

【作者略歷】

陳衡哲，現代女作家，字莎菲，湖南衡陽人。留美回國後，任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師範大學等校教職，著有西洋史，小雨點等。

【注釋】

(一) 醜陋 不潔淨。

責己重而責人輕 蔡元培

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韓退之又申明之曰：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責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其足以反證此義者，孟子言父子責善之非而述人子之言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原伯及先且居以效尤爲罪咎。椒舉曰：『惟無瑕者可以戳人。』皆言責人而不責己之非也。

準人我平等之義，似乎責己重者責人亦可以重，責人輕者責己亦可以輕。例如多聞見者笑人固陋，有能力者斥人無用，意以爲我既能之，彼何以不能也。又如怙過飾非者，每喜引他人同類之過失以自解，意以爲人既爲之，我何獨不可爲也。

不知人我固當平等，而既有主觀，客觀之別，則觀察之明，晦顯有差池，而責備之度，亦不能不隨之而進退。蓋人之行爲常含有多數之原因；

如遺傳之品性，漸染之習慣，薰受之教習，拘牽之境遇，壓迫之外緣，激刺之感情，皆有左右行爲之勢力。行之也爲我，則一切原因皆反省而可得。即使當局易迷，而事後必能審定。既得其因，則遷善改過在在可以致力；其爲前定之品性，習慣及教育所馴致耶，將何以矯正之？其爲境遇，外緣及感情所逼成耶，將何以調節之？既往不可追，我固自怨自艾；而苟有不得已之故，決不慮我不肯自諒。其在將來，則操縱之權在我，我何餒焉，至於他人，則其馴致與迫成之因，決非我所能深悉。使我任舉推得之一因而嚴加責備，寧有當乎？況人人各自有其重責之機會，我又何必越俎而代之？

故責己重而責人輕，乃不失平等之眞意。否則迹若平而轉爲不平之尤矣。

蔡元培（一八六七——）字鶴卿，又字子民，浙江紹興人。任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詳傳見黃世暉的蔡子民（收入蔡子民先生言行錄。）

【注釋】

- （一）椒舉 戰國時楚伍參之子，因食邑於椒，故以椒爲氏。
- （二）枯過飾非 掩飾自己的過處。

責己重而責人輕（蔡元培）

國文讀本 (No. A 233)

四 文化學社

文藝鑑賞的程度 夏丐尊

一部名著，可有種種等級的讀者。又，一讀者對於一部名著，也因了自己成長的程度，異其瞭解的深淺。文藝鑑賞上的有程度的等差，是很明顯的事了。在程度低的讀者之前，無論如何的高級文藝，也顯不出偉大來。

最幼稚的讀者，大概着眼於作品中所包含的事件；只對於事件有興趣，其他一切不問。村叟在夏夜講三國〔一〕，講聊齋〔二〕，講冰滸〔三〕，周圍圍了一大羣的人，談的娓娓而談，聽的傾耳而聽，是這類。都會中人的歡喜看濟公活佛，諸葛亮招親。鑽嘆真刀真鎗，真馬上臺，是這類。十餘歲的孩子們歡喜看偵探小說，是這類。世間所流行的甚麼「黑幕」，「現形記」，「奇聞」，「奇案」等類的下劣作品，完全是投合這類人的嗜好的。

這類人大概不能瞭解詩，只能瞭解小說戲劇；因為小說戲劇有事件，而詩則除了敘事詩以外，差不多沒有事件。其實，小說之中沒有事件的可說儘多，近代自然主義的小說，其事件往往盡屬日常瑣屑，毫無怪異可言。即就劇而論，也有以心理氣分爲主，不重事件的。在這種藝術作品的前面，這類人就無法染指了。

不消說，作品的梗概，原是讀者第一步所當注意的。但如果只以事件爲興味的中心，結果將無法問津於高級文藝，而高級文藝在他們眼中，也只成了一本排列事件的賬簿而已。

其次，同情於作中的人物，以作中的人物自居者，也屬於這一類。讀了西廂記〔四〕，男的便自以爲是張君瑞，讀了紅樓夢〔五〕，女的便自以爲是林黛玉，看戲時因爲同情於主人公的結果，對於戲中的惡漢，感到憤怒，或者甚而至於切齒痛罵，諸如此類，都由於執着事件，以事件爲趣味中的緣故。

較進步的鑑賞法，是耽玩作品的文字，或注意於其音調，或玩味其結構，或鑑賞其表出法。這類的讀者，大概是文人。一個普通讀者，對於一作品，亦往往有因了讀的次數，由事付興味進而達到文字趣味的。紅樓夢中，有不少的好文字，例如第三回敘林黛玉初進賈府與寶玉相見的一段：

「……寶玉看罷，笑道「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說，你何曾見過他。」寶玉笑道，「雖然未曾見過他，然看着面善，心裏倒像是舊相識，恍若遠別重逢一般。」……」

在過去有青埂峯那樣的長歷史，將來有不少糾紛的男女二主人公初會時，男主人公所說的言語之中，要算那樣說法為最適切的了。這幾句真不失為好文字。但除了在文字上有慧眼的文人以外，普通的讀者要在第一次讀紅樓夢時，就體會到這幾句的好處，恐是很難得的事。

文字的鑑賞，原不失為文藝鑑賞的主要部分，至少比事件趣味要勝過一等。但如果僅只執着於文字，結果也會陷入錯誤。例如詩是以音調為主

要成分的，從來儘有讀了琅琅適口而內容全然無聊的詩，不，大部分的詩與詞，完全沒有甚麼真正內容的價值，只是把平庸的思想辭類，裝填在一定文字的形式中的東西，換言之，就是靠了音調格律存在的。我們如果執着於音調格律，就會上他們的當。小說不重音律，原不會像詩詞那樣地容易上當，但好的小說，不一定是文字好的。陀斯道夫斯基 (Dostoyevski) 的小說，其文字的拙笨，凡是讀他的小說的人都感到的，可是他在文字背後有着一種偉大吸引力，能使讀者忍了文字上的不愉快，不中輟地讀下去。左拉的小說，也是在文字上以冗拙著名的，卻是也總有人喜讀他。

一味以文字爲趣味中心，僅注重乎文藝的外形，結果不是上當，就容易把好的文藝作品交臂失之，這是不可不戒的。中國人素重形式，在文藝上，動輒容易發生這樣的毛病，舉一例說，但看坊間的歸方評點史記等類的書，就可知道了。史記，論其本身的性質，是歷史，應作歷史去讀，而到了歸方手裏，就只成了講起承轉合的文章，並非闡明前後因果的史

書了。從來批評家的評詩，評文，評小說，也都有過重文字形式的傾向。對於文藝作品，只着眼於事件與文字。都不是充分的好的鑑賞法，那末，我們應該取甚麼方法來鑑賞文藝呢？

文藝是作家的自己表現，在作品背後潛藏着作家的。所謂讀某作家的書，其實就是在讀某作家。好的文藝作品，就是作高雅的情熱，敏慧的美感，真摯的態度等的表現，我們應以作品爲了媒介，逆溯上去，觸着那根本的作家。託爾斯泰在其藝術論裏把藝術定義了說：

『一個人先在他自身裏喚起曾經經驗過的感情來，在他自身裏既經喚起，便用諸動作，諸線，諸色，諸聲音，或諸以言語表出的形象來傳這感情，使別人可以經驗同一的感情，——這是藝術的活動。』
『藝術是人類活動，其中所包括的是一個人用了某一種外的記號，將他曾經體驗過的種種感情，意識地傳給別人，而且別人被這些感情所動，也來經驗它們。』

感情的傳染，是一切藝術鑑賞的條件，不但文藝如此。大作家在其作品中絞了精髓，提供着勇氣，信仰，美，愛，情熱，憧憬等一切高貴的東西，我們受了這刺激，可以把昏暗的心眼覺醒，滯鈍的感覺加敏，結果因了解解作家的心境，能立在和作家相近的程度上，去觀察自然人生。在日常生活中，能用了曾在作品中經歷過的感情與想念，來解釋或享樂。因了耽讀文藝作品，明識了世相，知道平日自認爲自己特有的短處與長處，方是人生共通的東西，悲觀因以緩和，傲慢亦因以減除。

好的文藝作品，真是讀者的生命的輪轉機，文藝作品的鑑賞，也要到此境地，才是理想。對於作品，僅以事件趣味或文字趣味爲中心，實不免貽『買櫝還珠』之誚，是對不起文藝作品的。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試看孔子對於詩的鑑賞理想如此！

我們對於文藝，應把鑑賞的理想，提高了放在這標準上。如果不能到這標準的時候，換言之，就是不能從文藝上得着這樣的大恩惠的時候，將怎樣呢？我們不能就說所讀的作品無價值。依上所說，我們所讀的，都是高級文藝，是經過了時代的篩子與先輩的鑑別的東西，決不會無價值的。這責任大概不在作品本身，實在我們自己。我們應該復讀冥想，第一要緊的，還是從種種方面修養自己，從常識上加以努力。舉一例說，哲學常識，是與文藝很有關聯的。要想共鳴於李白，多少須知道些道家思想，要想共鳴於王維，多少須有些佛學趣味。毫不知道西洋中世紀的思想的，當然不能真瞭解但丁（Dante）的神曲，毫不知道近代世紀末的懷疑思想的，當然不能真瞭解莎士比亞〔八〕的漢默萊德。

【作者略歷】

夏丏尊，浙江紹興人，日本留學生。歷任浙江春暉中學國文教員，上海暨南大學中國文學

文藝鑑賞的程度（夏丏尊）

科主任等職，譯有幸福的船，愛的教育，近代戀愛觀等書。

【注釋】

- (一) 三國演義 小說名，明羅貫中著。
- (二) 聊齋 小說名，清蒲松齡著。
- (三) 水滸 小說名，元施耐菴著。
- (四) 西廂記 傳奇體小說，元元稹作。
- (五) 紅樓夢 小說名，清曹雪芹作。
- (六) 史記 書名，漢司馬遷作。
- (七) 託爾斯泰 俄國文學家。
- (八) 莎士比亞 英國大戲曲家，漢默萊德即其所作劇本。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一）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二）之民歟！葛天氏（三）之民歟！」

【作者略歷】

五柳先生傳（陶淵明）

陶淵明，字元亮，東晉潯陽人。曾爲彭澤令，後歸隱栗里。入劉宋後，不復仕，因改名潛。

【注釋】

- (一) 黔婁 古之高士，齊人也。守道不屈。卒，覆以布被，非頭見，即足見；曾西曰：「邪引其被，則欲矣。」其妻曰：「邪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
- (二) 無懷氏 上古之帝，其民甘食而樂居，懷土而重生，老死不相往來。
- (三) 葛天氏 上古之帝，其治世不言而信，不化而行。

志未酬

梁啓超

『志未酬！志未酬！』

『問君之志幾時酬？』

『志亦無盡量，酬亦無盡時。世界進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衆生苦惱不斷如亂絲，吾之悲憫亦不斷如亂絲。

登高山復有高山！出瀛「」海更有瀛海。任龍騰虎躍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幾許？

雖成少許，不敢自輕。不有少許兮，多許奚自生？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寥遠兮，其孰能無感於余情！

吁嗟乎！男子志兮天下事，但有進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無志！』

【作者略歷】

梁啓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近代散文家兼藝術家。字卓如，號任公，別署飲冰室主

人，廣東新會人。幼聰穎，稍長，受學於康有爲，一同鼓吹變法維新，世稱康梁。戊戌（一八九八年）政變後，逃往日本。辦清議報，新民叢報，給與了極大影響於當時的學術思想界。民國成立，回國，先後任司法，財政總長；參加過反帝制復辟兩役。末年遊歐；歸後，專事著述講學。他的文章，極爲平易暢達，不受古文約束，實文學革命之先導。著述最要者有：飲冰室文集，清代學術概論，中國歷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注釋】

（一）瀛 音一，陽平；海也。

到青龍橋去 〔冰心〕

如火如荼的國慶日，卻遠遠的避開北京城，到青龍橋去。

車慢慢的開動了！只是無際的蒼黃色的平野和接連不斷的天末的遠山——愈往北走，山愈深了，壁立的岩石，屏風般從車前飛過。不時有很淺的濃綠色的山泉，在岩下流着。山半柿樹的葉子，經了秋風，已經零落了；只剩下幾個青色半熟的柿子掛在上面。山上的枯草，迎着晨風，一片的和山偃^{〇〇}動，如同一領極大的毛氈^{〇〇}一般。

『原也是很偉秀的，然而江南……』我無聊的倚着空冷的鐵爐站着。她們都聚在窗口談笑，我眼光穿過她們的眉上，凝望着那邊角裏坐着的幾個軍人。

『軍人！』也許潛藏在我的天性中罷。我在人羣中常常不自覺的注意軍人。

世人啊！饒恕我！我的閱歷太淺薄了，真是太淺薄了！我的閱歷這樣的告訴我，我也只能這樣忠誠而勇敢地告訴世人，說：『我有生以來，未曾親見過像我在書報上所看的那種獸性的沈淪的罪惡的軍人！』

也許閱歷欺哄我，但弱小的我，卻不敢欺哄世人！

一個朋友和我說——那時我們正在院裏，遠遠地看我們軍人的同學盤槓子——『我每逢看見灰黃色的衣服的人，我就起一種憎嫌和恐怖的戰慄。』我看着她鄭重的說：『我從來不這樣想，我看見他們，永遠起一種莊肅的思想！』她笑道：『你未曾經過兵禍罷！』我說：『你呢？』她道：『我也沒有，不過我常常從書報上看見關於惡虐的兵士們的故事。……』

我深深的悲哀了！在我心中，數年來潛在的隱伏着不能言說的憐憫和抑屈！文學家啊！怎麼呈現在你們筆底的佩刀，荷槍的人，竟盡是這樣的瘋狂而殘忍？平民的血淚流出來了，軍人的血淚卻灑向何處？

筆尖下抹殺了所有的軍人，將混沌的一團黑暗暴虐的羣衆，銘刻在人

們心裏。從此嚴肅的軍衣，成了赤血的標幟，忠誠的兵士，成了撒旦^{〔三〕}的隨從。可憐的軍人，從此在人們心天中，沒有光明之一日了！

雖然「閱歷」決然毅然的這般告訴我，我也不敢不信一般文學家所寫的是真確的。軍人的羣衆也和別的羣衆一般，有好人也更有壞人。然而造成人們對於全體的灰色，黃色衣服的人，那樣無緣故，無條件，概括的厭惡；文學家！無論如何，你們不得辭其咎！^{〔四〕}

也講一講人道罷！將這些勇健的血性的青年，從教育的田地上奪出來，關閉在黑暗惡虐的勢力範圍裏，叫他們不住的吸收冷酷，殘忍的習慣，消滅他們友愛憐憫的本能。有事的時候，驅他們到殘忍殺同類的死地上去；無事的時候，叫他們穿着破爛軍衣，吃的是黑麵，喝的是冷水，三更半夜的起來守更，走隊，在悲笳^{〔五〕}聲中度生活。家裏的信寄來了：『我們要吃飯！』回信說：『沒有錢，他們欠餉七個月了！』可憐的中華民國的青年男子啊！山窮水盡的途上，那裏是你們的歧路？……

我的思潮，那時無限制的升起，無數的觀念奔湊。然而時間只不過一瞬。車門開了，走進三個穿軍服的人。第一個，頭上是粉紅色的帽箍，穿着深黃色的呢外套，身材很高。後面兩個略矮一些，只穿着平常的黃色軍服，魚貫的從人叢中，經過我們面前，便一直走向那幾個兵丁坐的地方去。

他們略不注意的仍舊看着窗外，或相對談笑。我卻靜默的，眼光凝滯的隨着他們。

那邊一個兵丁站起來了，兩塊紅色的領章，圍住瘦長的頸子，顯得他的臉更黑了。臉上微微的有點麻子，中人身材，他站起來，只到那稽查的肩際。

粉紅色帽箍的那個稽查，這時正側面對着我們，我看得真切：圓圓的臉，短短的眉毛，肩膀很寬，細細一條皮帶，束在腰上，兩手背握着，白

絨的手套，已經微污了，臂上纏的一塊白布，也成了灰色的了，上面寫着：『察哈爾』總站軍警稽查……』以下的字，背着我們，看不見了。

他沈聲，靜氣的問：『你是那裏的，要往那裏去？』那個兵丁筆直的縱着，聽問，便連忙解開外面軍衣的鈕扣，從裏衣袋裏掏出一張名片和護照來，無言的遞上——也許會說了幾句話，但聲音很低，我聽不見。稽查凝視着他，說：『好，但是我們公事公辦，就是大總統的片子，也當不了車票啊！而且這護照也只能坐慢車。弟兄！到站等着去罷，只差一點鐘工夫！』

軍人們！饒恕我那時無道德的揣想。我想那兵丁一定大怒了，我恐怕有個很大的爭鬧，不覺的退後了，更靠邊窗戶，好像要躲開流血的事情似的。

稽查將片子放在自己的袋裏——那個兵丁低頭的站着，微麻的臉上，充滿了徬徨，無主。可憐。側面只看見他很長的睫毛，不住的上下瞬動。

火車仍舊風馳電掣的走着。他至終無言的坐下，呆呆的望着窗外。背後看去，只有那戴着軍帽，剪得很短頭髮的頭，和我在同一的速率中，左右微微動搖。

我深深的吸了一只氣，放下心來，卻立時起了一種極異樣的感覺。

到了站了！他無力的站起，提着包兒，往外就走。對面來了一個女人，他側身恭敬的讓過，經過稽查面前，點點頭就下車去了。

稽查正和另一個兵丁問答。這個兵丁較老一點，很瘦的臉，眉目間處處顯出困倦無力。這時卻也很直的站着。聲音很顫動，說：『我是在……陳副官公館裏，他差我到……去。』一面也珍重的呈上一張片子。稽查的臉仍舊緊張着。除了眼光上下之外，不見有絲毫情感的表现，他仍舊凝重的說：『我知道現在軍事是很忙的，我不是不替弟兄們留一線之路，但是一張片子，公事上說不去。陳副官既是軍事機關上的人，他更不能不知道火車上的規矩——你也下去罷！』

老兵了無言的也下車去了。

稽查轉過身來，那邊兩個很年輕的兵丁，連忙站起，先說：『我們到西苑去。』稽查看了護照，笑了笑說：『好，你們也坐慢車罷！看你們的服章，軍界裏可有你們這樣不整齊的？國家的體面，那裏去了？車上這許多外國人，你們也不怕他們笑話！』隨在稽查後面的兩個軍人，微笑的上前將他們帶着線頭，拖在肩上的兩塊領章扶起，那兩個少年兵丁，慚愧的低頭無語。

稽查開了門，帶着兩個助手，到前面車上去了。

車門很響的關了，我如夢方醒，週身起了一種細微的戰慄，——不是憎嫌，不是恐怖，定神迴想，呀！竟是最深的慚愧與讚美！

一共是七個人；這般凝重，這般溫柔，這樣的服從無抵抗！我不信這些情景，呈露在我的面前。

登上萬里長城了！亂山中的城頭上，黯淡飄忽的日光下，迎風獨立。四圍充滿了寂寞與荒涼。除了淺黃色一串的路駝從深黃色的山腳下，徐徐走過之外，一切都是單調的。看她們頭上白色的絲巾，三三兩兩的在城上更遠更高處拂拂吹動。我自己留在城半，在我理想中易起感慨的，數千年前偉大建築物的長城，呆呆的站着，竟一毫感慨都沒有起！

只那幾個軍人嚴肅而溫柔的神情，和平而莊重的言語和他們所不自知的，在人們心中無明不白的厭惡，這些事都重重的壓在我弱小的靈魂上。——受着天風，我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個我沒有！

【作者略歷】

冰心，現代女作家，姓謝名婉瑩，福建閩侯人。著有小詩集春水，繁星，小說集超人在事等。寄小讀者則係作者留美時的公開通訊。

【注釋】

(一) 青龍橋 地名，在直隸口北道延慶縣。其地兩山連峽，因通京綏鐵路，鑿深約十丈。

，闢爲站地；過此站向西行里許，即八達嶺，可登長城。

(二) 偃 是俯；是臥。

(三) 撒但 (Satan) 就是魔王。

(四) 辭其咎 辭，謂推辭；咎，謂過失。

(五) 笳 是一種軍中用的樂器。

(六) 察哈爾 即內蒙古之一部，今改爲特別區。

(七) 登上萬里長城 戰國時，燕，趙，秦三國，各以北邊山險，築長城以備胡戎；秦始皇滅六國，乃首尾聯綴之。北魏，北齊及唐，屢有修築，起自今甘肅安西縣布隆吉爾城，東至河北臨榆縣之山海關。長五千四百餘里，名萬里長城。

國文讀本 (No. A. 237)

一〇 文化學社

齊大饑 禮記

齊大饑，黔敖^{〔一〕}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二〕}輯履^{〔三〕}，買貿然^{〔四〕}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五〕}聞之，曰：「微與^{〔六〕}！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注釋】

- (一) 黔敖 齊人
- (二) 蒙袂 不欲見人也。
- (三) 輯履 輯，斂也；斂履，力疲不能履也。履音句，麻履也。
- (四) 買貿然 垂頭喪氣貌。
- (五) 曾子 名參，字子與，曾皙之子，孔子弟子。
- (六) 微與 微，無也。猶言，「少見呵！」嘆其狂狷也。

國文讀本 (No. A 238)

一 文化學社

答李翊「二」書 韓愈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

生所謂立言「二」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三」勝於人而取於人耶？抑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竦「四」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五」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

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六〕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七〕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拒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其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於古者希矣。志乎

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於利，聊相爲言之。

【作者略歷】

韓愈，字退之，唐鄧州南陽人，性明銳，操行堅正，由進士累官吏部侍郎，卒諡曰文，又追封昌黎伯，故世稱韓昌黎。

【注釋】

(一) 李翊 吳至父云：『李翊』宜改爲『李翱』

(二) 生所謂立言 左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主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三) 蘄 音機(ㄍㄨㄟ)求也；期也。

(四) 踈 (事矣切)待也。即古俟字。

(五) 暉 光明貌。

(六) 憂憂 音黠(ㄩㄞ) 齟齬貌。

國文讀本 (No. A 240)

(七) 汨汨音 (《X》) 水流貌。

四
文化學社

曾子易簣 禮記

曾子寢疾，病^{〔二〕}。樂正^{〔三〕}子春^{〔四〕}坐於牀下，曾元曾申^{〔五〕}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

童子曰：『華而晄^{〔六〕}，大夫之簣^{〔七〕}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九〕}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十〕}。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注釋】

(一) 病 疾甚也。

(二) 樂正 官名。周官大司樂，即大樂正；樂師，即小樂正；通謂之樂正。

(三) 子春 曾子弟子。

(四) 曾元曾申 曾子之子。

(五) 華而眈 華，畫也。眈，明貌。

(六) 簠 方言，牀，齊魯之間謂之簠。

(七) 季孫 魯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執朝政。季氏當國，權高於君。

(八) 革 急也。

(九) 姑息 息猶安息也。言苟容取安也。

送董邵南序 韓愈

燕趙〔一〕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二〕，連不得志於有司〔三〕，懷抱利器〔四〕，鬱鬱〔五〕適茲土〔六〕，吾知其必有合〔七〕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八〕仁者，皆愛惜焉。矧〔九〕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一〇〕移易〔一一〕，吾惡〔一二〕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一三〕？聊〔一四〕以吾子之行卜〔一五〕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爲〔一六〕我弔望諸君〔一七〕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一八〕者乎？爲我謝〔一九〕曰，明天子〔二〇〕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注釋】

(一) 燕趙 二國名，各爲戰國時七雄之一。燕，平聲，今直隸北部；趙，今直隸南部，其地皆在今河北，故以燕趙稱河北地。(二) 舉進士 唐制，凡應試者曰舉進士。試而合格曰成進士。(三) 有司 官吏也，古代設官分職，各有專司，故曰有司。書：茲用

不犯於有司。(四)利器 喻有美材者，言其才如刀刃之鋒利也。(五)鬱鬱 不舒展貌。(六)茲土 指河北。(七)合 言意氣相投也。(八)強 上聲，讀如腔，勉也。(九)矧 音晒，況也。(一〇)化 教化也。(一一)移易 變遷也。(一二)惡 平聲，音烏，何也。(一三)邪 同耶。(一四)聊 姑且也。(一五)卜 占卜也。(一六)爲 去聲，猶代也，下同。(一七)望諸君 燕將樂毅也。燕王信讒，毅乃之趙，封於觀津，號望諸君。(一八)屠狗 卑賤之業也。荆軻至燕。與屠狗者高漸離友，日飲燕市，酒酣而歌，皆不過之士也。(一九)謝 以辭相告也。(二〇)明天子 賢君也。

母 葉紹鈞

弱小的菊科的花開出來使人全不經意，卻顛顛地冷冷地鋪滿了庭階。無力的晚陽照在那些花的上面，着實有些兒寒意。原來秋已來了！

我們看那些學生一個個挾着書包，從竹籬外走出門去。竹籬上生滿了蔦蘿，綠的葉有些兒枯黃了，小的紅花此時已皺了擺來。那些學生往往立停了，采些花兒葉兒拿在手中，一壁玩弄，一壁慢慢地出去。

學生們都去了，我們就移了椅子在廊下坐着談天。那些階前的秋花值不得做我們的談資，不知如何却談到了兒童問題。一位姓文的是個富於情緒而又偏於直覺的，伊常常有說不出的憂愁，又常常有莫可名的喜悅；伊剛才二十三歲；伊對於這個問題頗有一種預測而堅定的主張。伊說：『兒童是家庭的安慰者。人生垂老，倘若沒有膝下的子女，一生算什麼呢？往後靠着誰呢？』一位姓簡的是個持獨身主義的，伊很有剛毅的性質，聽了

文君的話，表示很不屑的神情。說道：『自己的事業便是唯一的安慰者。雖然垂老，依舊有事業，就繼續不絕的有慰。兒童算什麼呢！』

這個當兒，我的注意力却被一位姓梅的吸引着。伊聽了兩人的話，眉目間的憂思格外深濃了——伊平時也露不歡喜的樣子。伊的眼睛望下直注，但並不是看伊的手指和伊的裙子，也不是在那裏觀賞階前的花；伊直內觀到心裏最深奧的地方，靈魂最繫戀的東西！伊二十五歲，是今年暑假後才來的，和我們是新交。我們看伊不大喜歡說笑，就難得和伊攀談，所知於伊的也因此不多了。伊教授學生非常認真，伊的沉着的讀音，清亮的講解，隔三個教室都聽得見。但一出教室，伊對學生彷彿不相識似的，不比我們常常牽着他們一大羣，說着、笑着、唱着，互傾自然的童稚的戀愛；伊只坐在休息室裏默想。

我被好奇心驅策着，便問伊道：『你是已有子女的人了。請問對於文簡二君剛才所說持什麼見解？』

伊定一定神，像是特別記憶伊剛才所想，怕他乘機逃脫似的；才很未經意的答道：『我不望他們來安慰我，也不想靠他們，然而他們是可愛的，所以他們是必需的。』

文君便接着說道：『你不該離開了他們到這裏來。我若是你，一定不這樣幹。』

梅君聽了這句話，很憂愁而興奮的說道：『誰願意這樣幹！並且誰也不會教我這樣幹！然而有個不可抗的勢力使我不得不這樣幹！』伊的聲音像琴弦一般抖動了。『我幾曾離開過他們！上半年我在本地任事，每晚看他們的笑靨，日間空一點鐘沒課，還抽身去撫抱他們一回。誰知這就是我的錯處，人家說我太戀家了！如今我到了這裏來，一個留在家裏，一個寄養在人家吃乳，他們在那裏是怎樣情境，我一些也不曉得。我夢也做够了，醒的時候——像現在——也差不多是夢了，然而只來得一個月呢。我想到下月、再下月、明年、後年、我真怕！我真不能想了！』

簡君雖曾說『兒童算什麼呢』，却也發一聲同情的歎息；我和文君自然更爲感動，所以再也說不出什麼。

風也不起，蟋蟀也不叫，花間小蟲跳躍的微聲也沒有，晚陽本來是無聲的，我們四個人真坐在寂靜的空間裏。



秋節到了，學校裏放假，梅君趁了航船歸去——伊天天在那裏計算盼望的居然到了。我知伊的心一定比伊的身體先到家裏；伊的靈魂一定先在那裏撫慰愛伊的兒女，當伊在航船上的時候。

隔了一天，伊來了。伊的眉目間更加上幾分憂愁的記號；伊的默默失神，不大說話，也更加厲害了。論理伊記望伊的兒女，伊去見了一趟，當伊抱他們在懷裏的時候，那種雙方感受的靈的安慰，便該改變了伊的眉目。然而伊適得其反。這不是一個疑問，又足以引起我的同情心好奇心麼？

天上洒了一回斷斷續續的雨，就黑了下來。桐樹的葉發出吹動的

的聲響，只有蟋蟀很沒氣力的接應着。室內點上了燈，我們蒙那暈圓的光懷抱着，覺得他是比較的親切有味。

梅君坐在一個籐榻上，呆呆地出神，眼角還滲出些晶瑩的眼淚。文君熬不住，就直捷問伊道：『你的兒女在家裏一定很安好；他們見你到家，不知怎樣的依戀你呢？』

梅君的淚離開了伊的眼眶了；繼續還有得滲出來，但也留不住。伊發出悽慘的聲音回答道：『歸去使我傷心罷了！出來更使我傷心，然而此刻又在這裏了！』

『你遭到了什麼了！』文君就接着問。我和簡君的注意力也都集中於伊。

『我那還沒斷乳的孩子，寄養在人家的，他先前是又白又肥，小拳頭竟像半個玉斲的球，如今却變了！皮膚裏顯出灰白的顏色，眼睛低陷下去，兩頤也瘦削了一半。他不是我初來時那個模樣了！』

『這也不能怪人家！他們有自己的孩子。母親的乳自然是孩子的權利，我兒却去分人家的孩子的權利。他們的孩子也換了模樣了，和我兒正在同一的命運裏！』

『我去看他，他只是對我哭。我抱他在懷裏，許多無形而銳利的箭攢集我的心裏。想給他吃一頓充量的乳罷，我自己一滴也沒有了！想給他換個人家罷，我又何忍再去分別一家的孩子的權利！我真沒法，只足足哭了兩點鐘。他們說：「常常給他吃些糕餅作爲補充品。」我也說：「以後更多給他吃些糕餅罷。」其實這句話是我的下意識。』

我和文簡二君的情緒都緊張了起來。我自己覺得脈搏快了些。但除了梅君顫動而變常的語音，室內更沒別的聲音。

『我如夢如醉的離開了他，』伊揩着眼淚，繼續說：『我真忍心！家裏的大女兒又哭着向我說道：「你要走開去，何不帶了我同去？你今來了，不放你去了。」我沒有話答伊，只有哭，只有醉夢一般的哭。』

『欲就此留在家裏罷，我還有別的责任！想起再來，又怎忍再來！後來我的腦子不能想了！我的脚載着我的身體走上了航船，兩岸的景物什麼都沒看見，同船有幾個男、幾個女、幾個老的、幾個少的，也沒有覺察。直到剛才一陣沙沙的雨打在桐葉上，方始提醒了我，知道我又在這裏了。

……』

伊說不出別的了。我們也沒有話說，只噓着氣，瞪着目，各自辨那描寫不出的感覺。

窗外桐葉吹動的乾枯的聲響，依舊只有蟋蟀很沒氣力的接應着。

國文讀本 (No. A 243)

八
文化學社

初夏的庭院

徐蔚南

這幾日；天氣怪不好，陰雨已三天了，到今朝還沒有放晴。早上無聲無息地下了一場細雨，大約不過二十分鐘就停止的；但是過了一小時許，瓦楞上滴瀝滴瀝地響，原來又是一陣急雨來了。這樣時小時大的雨若斷若續地落到晚上。夜間恐怕仍是如此吧。

我們在公司裏走不出去，簡直如小鳥一般被關在籠子裏了，心上雖然並沒有什麼憂慮，但總覺得悶悶地很是無聊。本來使人乏味的帳簿上的買客、日期、數目一類的統計，現在尤其令人疲倦。

但是今天離端午節祇有十六天，我們不得不努力算清帳目。

幸而在事務室裏，我坐的一個位置恰巧在窗邊，我打了一會兒算盤之後，可以任意向窗外望望。

窗外有兩株梧桐。三星期前，樹上的葉子是還沒有銀元大的疏疏朗朗

的幾許紅葉，如今已是密叢叢一樹肥大的綠葉了；玻璃窗上也映出一層暗綠色來。梧桐兩旁各有一行冬青樹，感謝園丁貪懶沒有來修剪，已長得很高了；深綠色的葉子經了幾番冷雨洗濯，更顯出翡翠一般鮮豔的色彩來。梧桐底對面，有五六株南天竹，瘦弱的枝幹負着瘦弱的綠葉，很伶仃地在顫動。天竹底旁邊還有一株枇杷樹。這樹卻很壯麗的，葉肥枝硬，傲然站立在那邊；雖然沒有梧桐那樣的高大，但頗有睥睨一切的氣概。在這小小的園子裏，除了樹木，本還種着幾株玫瑰，不過玫瑰花久已開過了，如今祇賸得幾個花萼帶着幾絲顫顫的花鬚罷了，從前落在泥上的一層鮮紅的花瓣都爛在泥裏了。沿着院子中間的荷花缸底四週，倒還有幾株雜草生着菜花一般的小黃花。雨止時，有二三小粉蝶時在這幾朵黃花上來回飛舞。麻雀也時時飛到花邊來啄取什麼似地跳來跳去，有時跳到冬青樹下，隱藏過了身體，然後吱喳吱喳地叫。

荷花缸裏除去銅錢大的浮萍外，新近長出了三張嫩綠的荷葉。葉上有

兩顆混圓的光亮的雨珠在滾動，有如女孩子底一雙眼睛一般活潑。小雨點落到缸中的水面打出無數的圓渦，雨止了，水面又平靜了。

我這樣仔仔細細地觀察了一會兒院子裏的景物，便又回頭去二百五十加三千四百地撥動算盤珠；算了一會又疲乏了，再去望望那個院子。如此，一刻兒向窗外眺望，一刻兒打算盤，那一厚本的出納簿（二）居然被我一點不錯地弄清楚了。

【注釋】

（一）出納簿，記金錢出納的帳簿。

國文讀本 (No. B316)

四 文化學社

澆花溪記

鍾惺

出成都南門，左爲萬里橋。西折，纖秀長曲，所見如連環，如玦，如帶，如規，如鈎。色如鑑，如琅玕，如綠沈瓜，窈然深碧，潏廻城下者，皆澆花溪委也。然必至草堂而後澆花有專名，則以少陵澆花居在焉耳。

行三四里，爲青羊宮。谿時遠時近，竹柏蒼然，隔岸陰森者盡谿。平望如薺，水木清華，神膚洞達。自宮以西流瀝而橋者二，相距各不半里，昇夫云，通灌縣，或所云，江從灌口來是也。人家住谿左，則谿蔽不時見，稍斷則復見谿，如是者數處，縛柴編竹，頗有次第。

橋盡一亭，樹道左，署曰，綠江，路過此則武侯祠，祠前跨谿爲板橋一，覆以水檻，乃觀澆花溪題勝。

過橋一小洲橫斜挿水間如梭，谿周之，非橋不通，置亭其上，題曰百花潭水。

由此亭還度橋，過梵安寺，始爲杜工部祠，像頗清古，不必求肖，想當爾爾。石刻像一，附以本傳，何仁仲別駕署華陽時所爲也。碑皆不堪讀。

鍾子曰：杜老二居；浣花清遠，東屯險奧，各不相襲。嚴公不死，浣溪可老，患難之於朋友大矣哉！然天遣此翁，增夔門一段奇耳。窮愁奔走，猶能擇勝，胸中暇整，可以應世。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貞子時也。

時萬曆辛亥十月十七日，出城欲雨，頃之霽。使客遊者多由監司郡邑招飲，冠蓋稠濁，磬折喧溢，迫暮趣歸。是日清晨，偶然獨往。楚人鍾惺記。

遊廬山後記 輝敬

自白鹿洞西至栗里，皆在廬山之陽，聞其陰益曠爽，未至也。

四月庚申，以事赴德化。壬戌侵晨，沿麓行，小食東林寺之三笑堂，循高賢堂，跨虎溪，却遊西林寺，測香谷泉，出太平宮，漱寶石池。甲子，渡江覽溢口形勢。乙丑，返宿報國寺；大雨，溪谷皆溢焉。丙寅，偕沙門無垢籃輿曲折行澗中，卽錦澗也。渡石橋爲錦綉谷，名殊不佳，得紅蘭數本，宜改爲紅蘭谷。忽白雲如野馬傍腋馳去，視前後人在綉紈中；雲過道旁，草木羅羅然，而澗聲清越相和答。遂躡半雲亭，睨試心石，經廬山高石坊。石勢秀偉不可狀，其高峰皆浮天際；而雲忽起足下，漸浮漸滿，峰盡沒。聞雲中歌聲華婉動心，近在隔澗，不知爲誰者。雲散，則一石皆有一雲繚之。忽峰頂有雲飛下數百丈，有如人乘之行，散爲千百，漸消至無一縷；蓋須臾之間已如是。逕天池口，至天池寺。寺有石池，水不竭。

東出爲聚仙亭，文殊巖；巖上俯視，石峯蒼碧，自下矗立。頃之，雲忽擁起至巖上，盡天地爲綃紈色，五尺之外無他物可見。已盡卷去，日融融然，乃復合爲綃紈色，不可辨矣。返天池口，東至佛手巖，行沈雲中，大風自後推排雲氣，吹爲雨，灑衣袂。蹊坐昇仙臺，附御碑亭，雲益重。至半雲亭，日仍融融然耳。無垢辭去，遂獨過鐵塔寺而歸。

天池之雲，又含鄒嶺神林浦之所未見，他日當羸數月糧居之，觀其春秋朝夕之異；至山中之所未至，亦得次第觀覽，以言紀焉，或有發前人所未言者，未可知也。

49
67-1-0